# 武俠世界

**泥菩薩**（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江南、江北兩位總捕頭管一見及沈鷹破案萬千，想不到到這次却要爲自己洗脫寃情。故事以有人送一座泥塑菩薩給沈鷹開始，隨即展開一連串詭異及緊張的遭遇來，使管一見及沈鷹頗有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之感。欲知這兩位神捕如何洗脫寃情，萬勿錯過本篇。




1163

## 編者話

雙鷹神捕故事「泥菩薩」今期刊出，內容情節，題材結構俱佳，故事描述有人送一座泥塑菩薩給沈鷹開始，隨即展開了一連串詭異離奇、緊張刺激的遭遇，最令人百思莫解的，就是江南、江北兩位總神捕，雙雙被一段難以解釋的寃情涉嫌入獄，幾番為自己洗脫寃情也無結果，終於……？結局如何，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太空爭霸戰掀起數番緊張刺激高潮，今期刊出故事之八：「怒闖鬼門關」，唐龍等人奉命到一個名符其實的絕地「鬼門關」追殺混世魔王，為了潛入魔王的總部，逼於無奈藏身於機械人的鋼甲之內，運用他的智慧，逐步推進，結果他能否完成任務呢？過程之凶險實在難以形容，讀者們自己欣賞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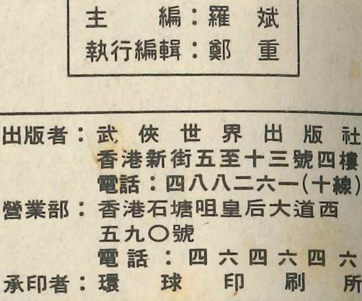
＊＊　　＊＊　　＊＊

「諜海亡魂」今期開始刊出，是篇乃一部以一件國際謀殺案為題材的間諜小說，充滿懸疑曲折氣氛，鬥智鬥力，殺機四伏，閱讀之下，驚心動魄。

下期選刊一部「千門點將錄」故事：「蝴蝶王」，是龍乘風繼「鴛鴦手」後另一巨著，敬希留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116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怒闖鬼門關故事的精采鏡頭）

唐龍負責到那個名符其實的絕地「鬼門關」，追殺混世魔王，為了潛入魔王的總部，他逼於無奈藏身在機械人的鋼甲之內，運用他的智慧，逐步推進，沒有人知道他有這種戰略，萬一他的眞相被揭露，他就完了，鬼門關裏有一千個機械人，他無法把它逐個消滅。

雙鷹神捕故事之二十

# 泥菩薩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 奇怪的禮物

北風呼嘯，大雪飄飛，街上行人欲斷魂。

這一場雪直至近黃昏才停住，然天色亦暗了，不少人家的烟卤都冒出嫋嫋的炊烟。

天氣仍然很冷，雪霧的景色加上似烟似霧的炊烟，這景緻出奇地美，一種恬靜的美。

鄭州城內一條小里弄上，兩個人一老一少，一男一女踏雪而行，鞋底踏上積雪，立即陷下，發出吱吱的聲音。

男的鬢髮灰白，穿着一件深藍色的破棉襖，女的只十四五歲，梳着兩條辮子，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大紅色夾襖。

少女的臉龐被北風吹得發紅，像兩個大紅蘋果似的，她右手扶着老人，一手捧着一件漆金的泥塑菩薩，菩薩在昏暗的雪地上仍似能發出神奇的光芒。

老人手拄枴杖，走得十分吃力，但雙脚仍堅強不退地向前跨去……

× ×

一座半舊的院子，四周人家疏落，門外不見一個人影，莊院裏也十分寧靜。

一陣猛烈的北風吹來，挾起地上的積雪，呼地一聲把大門吹開。門板擊在圍牆上，發出刺耳的聲音。

一忽，自內走出一個精壯的漢子，這漢子縮着頭快步把大門關回，門縫中還傳來一聲咒罵：「他奶奶的，好大的風！」

漢子關了門，快步穿過庭院，奔入廳堂，只聽偏廳一個聲音傳來：「商衛，誰來了？」

那個叫商衛的年青漢子彈開身上的雪花，搓一搓手，道：「這種天氣有誰來？來的只是北風！」

偏廳那人又道：「不知頭兒怎樣？那件案子不知查清楚了沒有？」

商衛哈哈一笑，快步轉入偏廳，道：「顧三哥，俺看你心中其實是惦掛着四姐！頭兒假如未能查清案子，四姐便不能回來跟你……嘻嘻！」

只見偏廳中生了一爐炭火，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斜倚在一張梨木椅上，神情落寞地想着心事，他便是江北總捕頭「閃電刀」顧思南了。

商衛也是沈鷹的一個得力手下，才二十歲的年紀，武功已頗不錯。他口中的四姐便是沈鷹手下的另一位大將，「雲上飛」雲飛烟。

當下顧思南臉上一紅，坐正了身子道：「你別亂說，誰說我掛着四妹？」

商衛笑嘻嘻地道：「這次頭兒故意不叫你去，而叫蕭穆去，俺看頭兒是個有心人！」

「甚麼有心人？」

「頭兒另有深意。」商衛故意不再說下去，拿眼瞧着顧思南。

顧思南怒道：「到底你想說甚麼還不快快地說出來！頭兒有甚麼深意？」

商衛笑嘻嘻地道：「俗語說小別勝新婚，頭兒他故意讓你們分隔……」

「胡說！」顧思南忍着笑，故意板起臉孔道：「甚麼小別勝新婚的！叫四妹聽到了不撕破你的嘴才怪！」

「好了，算俺說錯！三哥，這些日子沒有甚麼大案子，倒使咱悶了不少日子，那些歹徒眞他奶奶的該死！」

顧思南笑罵道：「你是越說越不成話了！難道你希望多死幾個人？好讓你表演一下身手？」

商衛不好意思地笑笑。「唉，俺又說錯了！」他抬頭斜望出去，暮色經已四合。便道：「三哥，今日天氣寒冷，咱早點吃飯吧！」

「好，你順便叫陶松他們出來，嗯，最好能溫上幾斤酒，這種天氣不喝幾杯，豈不大煞風景？」

商衛笑道：「俺喉頭早已發癢了，只是見三哥心情不好，不敢提議，嘻嘻，小弟這就去！」說罷翻身入內堂。



顧思南低頭抓起一根火棍在爐中撥弄了起來，就在此時，他忽然聽到一個拍門聲傳來，門聲在一忽之後，突然轉急，他暗道：「莫非小飛回來了？」連忙拋下火棍子，跑回去開門。

剛撥起木門，大門便被北風吹開了，出現在顧思南面前的果然是個俏麗的少女，不過却不是雲飛烟，而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

顧思南目光一及，不由一怔。「姑娘找誰？」

少女背後一個老頭吐了一口氣，噴出一道白烟：「請問沈恩人是在這裏麼？」

「那個沈恩人？閣下又是誰？」

「老朽只是個山野村夫，嗯，去年沈恩人替老朽平了一件寃案，使老朽得以免于難……嗯，咳咳，後來老朽千方百計才打聽到恩人姓沈名鷹，又聽到一個消息，說沈恩人住在鄭州城內……」說到這裏老頭兒突然嗆咳起來。

顧思南道：「老夫，你身上有病？進來喝杯茶吧！沈大人有事出去了，可能還要過一段日子才能回來。」

「哦，你是沈恩人的助手？失敬失敬！嗯，沒有甚麼的要緊事兒，老朽剛巧來鄭州探個親戚，所以，所以……咳咳！」

那少女接口道：「我爺爺念着沈恩人的恩德，又想咱貧苦人家有甚麼東西可送與恩人表示一下心意的？後來我爺爺叫我塑了一個菩薩送與沈恩人，今日咱剛到鄭州，我爺爺便急不及待地來了！」

「兩位的盛情，實在使人感動。」顧思南感動地說道：「咱們爲民平魔是應該

的！」

少女憤憤不平地道：「雖然是應該的，但這年頭那些做官的有幾個是認爲應該的？」少女把菩薩往顧思南手中一塞，「既然恩人要過一段日子才能回來，便請壯士代收下吧，這是我爺孫的一點心意！」

老頭咳了一陣也道：「是，萬望壯士收下，要不然老朽一家便更加難安了！」

顧思南眼角濡濕，只覺頗爲慚愧，這刹那他心頭突然泛起一個念頭：「頭兒近來把精力都放在破獲發生在武林大豪身上的案子，對民間的寃案是沒有以前的熱心了，咳，這是甚麼原因？」

「壯士，咱們不能在鄭州久候了，嗯，我們走啦，請壯士代向恩人致意，希望沈恩人長命百歲，萬壽無疆！」老頭兒扳一扳少女的肩頭，「小蕾，咱們走吧！」說罷又咳了起來。

顧思南瞿然而醒，忙道：「老丈身上有病，快請延醫，嗯，在下也有點不成敬意的禮物，希望老丈收下！」

老頭一呆，怔怔地望着顧思南，顧思南把一錠銀子塞在他手中。

老頭兒霍地跪在地上。「壯士，壯士的大恩老朽，老朽……」

「快請起來，老丈身上有病，姑娘你快扶你爺爺起來！」

少女扶起老頭又向顧思南福了一福，這才轉身離去。

顧思南心頭一動。「姑娘請慢，你爺爺叫甚麼名字，可否賜告？」

老頭哈哈一笑。「當年恩人做了好事也不留名，咳咳，老朽……免了吧！再說壯士賜金，老朽也沒問名……」聲音逐漸地遠去。

一陣北風吹來，地上積雪揚起半天，彷似一條張牙舞爪似的大白龍。老頭及少女的背影也消失在風雪迷漫處。

顧思南直至他倆背影消失仍滿懷激動地想着心事。

「三哥！顧三哥！」內堂傳來了商衞的呼喚聲，顧思南才在沉思中驚醒，連忙把門關好步入廳中。

偏廳內，一片暖和，爐火燒得正旺，陶松、葛根生、郎四、商衞及彭七等正圍桌而坐。「顧三哥，你去了那裏？」

「吸，剛才有位老人家送了一尊菩薩與頭兒！」

衆人都覺得奇怪郎四連忙接過來，一看之下：「咦，這尊菩薩塑的竟是頭兒的樣子！」

顧思南剛才在外面光綫暗淡沒有細看，聽了這話，也忙伸頭過來，一看之下，登時哦地叫了一聲，那尊菩薩的面貌跟沈鷹一模一樣，塑得唯肖唯妙！「看來那老人家實在是個有心人，竟然把頭兒的面貌記得如此清楚，還塑成個菩薩的模樣！」

郎四不禁道：「到底是怎回事？」

顧思南把那老頭的話轉述了一次，衆人都十分驚訝。郎四笑道：「想不到頭兒一下子變成了神仙！」他把金菩薩放在几上。「吃飯吧！」

衆人都紛紛舉箸，想到自己的頭兒竟得百姓如此愛戴，心頭都十分高興，喝得甚爲暢快。

吃了一陣，四郎道：「說不定，過了一段時日，也有人把顧三哥塑成一尊金菩薩，屆時咱……哈哈！」

顧思南笑罵道：「九成你又在挖苦我了！」

商衞道：「你們說菩薩能不能娶妻生子？」

郎四愕然地道：「你問這個做甚麼？不成你也想做菩薩？」

「小弟怎敢？剛才你說顧三哥也做了菩薩，假如菩薩不能娶妻，那麼四姐豈非要去做尼姑！」

衆人哈哈大笑。鍋中的白烟不斷升騰，商衞無意中回頭一望，忽地叫了起來：「哎喲，你們看，這菩薩塑得眞像是眞的般，頭兒，他，他好像在發怒哩！」

衆人轉頭望去，白烟中，那尊菩薩直似坐在雲烟中，望之更加栩栩如生。面上的神情果然有點發怒之色，這刹那衆人心頭都是一沉，無端端地覺得妖異起來。

郎四聲音發澀地道：「剛才咱明明覺得頭兒，不，他滿臉笑意的，怎地突然變了？」

商衞也道：「俺也清楚地記得，剛才他在笑……」

衆人再定睛一望，只見金菩薩的模樣兒又變了，變得怒意更盛。

顧思南心頭也是一沉，連忙伸手過去拿來一望，叫了起來：「哼，原來是臉上的金漆受不住熱，逐漸溶化了，你們來看看！」

衆人再一望，果見金菩薩的臉上的金漆溶了，變成液體淌了下來，把眉眼及嘴角的綫條拉下，笑容登時變成怒容了。

郎四道：「可惜可惜，塑得這般像，那些金漆却是假的！」

顧思南笑道：「我看那老丈一身破棉襖，家境絕不會好，他豈有錢用眞金調漆髹之！」

商衞用手指一指菩薩的額頭，道：「原來這尊菩薩是以泥塑的！不知是誰塑的，手藝兒這般靈巧！」

「這人必是個雕塑大師！」顧思南接過菩薩把它放在架上。「無論如何，咱都不能讓它的金漆再溶了，否則頭兒回來，如何對他交代？」

郎四斟了一杯酒。「大家乾一杯吧，頭兒做了菩薩，咱都成了天神天將了！」

衆人大笑。那架子剛好在顧思南對面，他抬頭一望，只見白烟中那尊菩薩的臉貌怒意更盛了，而且那種神色透出一種說不出的詭秘與妖異。

不知如何，顧思南的心又再一沉，也分不出是甚麼感覺，連酒也不想喝了。

## 叛賊同黨

「中州大俠」崔一山以及「百變神拳」司馬千鈞之子司馬城聯袂自冀南回到鄭州。

今年天氣惡劣，風雪交加，路途更加難走，但兩人一身武藝，也沒有把這放在心上。

這天到了汴京，天色經臨晚，入了城兩人便找了客棧歇下。可是城中的情況却使兩人生了莫大的疑惑，吃飯的時候，崔一山忍不住拉着店小二問道：「請問貴城



發生了甚麼事？」

那店小二詫異地道：「兩位客官不知道嗎？咳，這是件大事嘛！」

崔一山是老江湖了，他見店小二故意不說，便知道其心意，自身上摸出一塊碎銀塞在他手中，微笑道：「現在可以說了吧？」

那小二謝了一番才神秘地道：「小的聽說，知府大人昨夜讓人殺死了，兩位不知道啊？」

崔一山及司馬城對望一眼，又問道：「知府大人如何讓人殺死的？你可說來聽聽！」

那店小二轉頭四處望了一下，這才坐了下來，輕聲道：「昨日是裴大人的六十壽辰，而且聽說裴大人不日便將赴京榮陞吏部尚書，所以賓客好像人山人海般，到賀的不是達官便是貴人！嘻嘻，他們自然是來巴結裴大人的了！」

司馬城不耐地道：「你挑要緊的說吧！」他生性沉默，去年家內慘遭變故之後，便更加不喜言語了，也因此對那些嘮嘮叨叨，信口開河的人殊沒好感。

「是！」店小二陪着笑臉道：「聽說昨夜裴大人在他府內排了六十席筵席，座沒虛設，不料，當知府大人逐席敬酒時，突然自屋頂上躍下一個幪面賊，那賊子好大胆，衆目睽睽之下，一桿把裴大人刺死了！」

崔一山哦了一聲：「那賊子使什麼兵器？」

「聽說是一根桿兒！咳，客官請勿小覷這烟桿兒，竟然自裴大人的小腹刺進去，又自後腰透了出來！」店小二口沫橫飛地道：「這賊子也眞厲害，在衞兵圍攻下，仍然從容逃去，只是來不及拔出那桿烟桿兒而已！唉，當眞厲害啊！小的是聽見一個當兵的堂兄弟說的！」

崔一山道：「原來如此，難怪剛才老夫入城時見城門裏外，全是持槍仗刀的官兵！」

司馬城道：「那賊子是什麼模樣你可知道？」

「哎呀！官客，小的那有資格作座上客，又沒見過，怎知道他什麼模樣，而且，那賊子聽說臉上幪了一塊黑布，誰人知道！」

「好啦，你去替咱張羅些酒菜吧！」天氣寒冷，兩人不禁多喝了幾杯，崔一山道：「賢侄，老朽想在這裏多歇一天，去探一探高大哥！」

「是那位『神拳無敵』高明森高老英雄！」

「正是！說起來你跟他也不是外人，令尊年青時跟他是焦不離孟，曾經携手行走江湖幾年，只是後來各自成家立室，才較少來往而已！」

司馬城道：「不，小侄曾見過高前輩好幾次，去年初家父病重時，他也曾來探望過！小侄也想去拜訪他一下！」

「如此甚佳，現在才臘月初，賢侄便到老朽家中暫住一段日子吧，等過了年再說！」

「小侄如今也沒有去處，正想向崔叔叔討教一下武學上的疑難，便是多住些日子也無妨！」

崔一山哈哈大笑：「老朽生怕寂寞難耐，有賢侄相陪倒可解除不少孤寂，哈哈，說不定老朽便陪你到處走走，一則增長見識，二則行俠仗義一番，也免得這身老骨頭變懶了！」

「叔叔年紀雖大，豪氣及正義感則不減當年，眞的令小侄好生欽佩！」

崔一山又哈哈笑道：「想不到賢侄也喜替老朽臉上貼金！連日趕路，賢侄也有點累了，咱早點休息吧！」

× × ×

睡到半夜，崔一山突被一陣異聲驚醒，他是個老江湖，連忙把錦被捲成一堆，也不披衣只取了那把長劍，凝神一聽，那是一陣吵雜的脚步聲，來自門外走廊，他當機立斷，輕輕推開窗子，飛躍出去，又把窗子關回。

北風呼呼，再也聽不到什麼，他沿窗下，跑到司馬城的窗外輕輕敲打。冷不防司馬城霍地把窗子打開。

崔一山輕聲道：「賢侄，是老朽！」

司馬城也連忙翻出窗外：「崔叔叔，外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老朽也不知道，咱翻上屋頂瞧一下！」崔一山說罷脚尖一點，如大鵬般冲天飛起，司馬城也不落後，轉速竄起。

剛走了幾步，屋脊突然飛出兩條黑影，一把大刀，一對判官筆望兩人打來。

崔一山長劍立時一揮把判官筆接住，喝道：「賢侄小心！」

只聽那兩人喝道：「叛賊同黨在此，你們快來！」

崔一山怒道：「你們是誰？誰是叛賊同黨？」

使判官筆的那個高瘦中年漢子，冷笑一聲：「明人不做暗事，你倆還想抵賴！」判官筆一支架住長劍，另一支刺向對方的胸口！

崔一山左掌倏地切在筆桿上，長劍一翻反刺對方咽喉。「胡說，老夫是誰你們可知道否？」

那高瘦漢子冷笑一聲：「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中州大俠』崔一山及司馬城誰不認識？」

司馬城也怒道：「咱們幾時做了叛賊的同黨？誰是叛賊？」

使大刀的是個粗壯的漢子，看樣子此人的一身硬功也頗了得，大刀呼地一聲，劈向司馬城的左肩，同時道：「咱們是鷄吃放光蟲，大家心知肚明何必明挑！」

「放屁！說不定你們才是叛賊的同黨！」司馬城閃開一步，右拳倏地筆直搗出，挾起一股勁風撞向對方的胸膛！

「反了反了，你們竟敢拒捕，還不乖乖束手待縛，說不定還可以免了死罪！」那漢子倏地半蹲着身，大力一圈，斬向司馬城的下盤！

崔一山長劍急劈三劍，道：「賢侄，快擺脫他們的瞎纏，離開這是非之地！」

此刻，屋下燈火通明，人聲喧嘩，崔一山拿眼一瞥，只見下面的人全是仗刀的官兵，他不禁吃了一驚，忙道：「你們大概是聽了什麼人的饞言吧！咱可是循規守矩的平民！」

「留下來跟大人解釋吧！」高瘦漢子回頭喝道：「倪副將，你們快把四處圍住

，不可放過一人，找兩個上來帮手！」

崔一山心頭又是一動，長劍突地一偏，露出胸前的空門，高瘦漢子冷笑一聲：「老子豈會上當！」判官筆吞吐不定，並不急於刺出。

崔一山心頭一凜，忖道：「此人心思縝密，倒不容易對付！」急切間，又讓他想出一計，他把脚底一沉，暗暗踩碎兩塊瓦片，長劍倏地一快，一口氣連刺十三劍，那人一對判官筆在身前佈下了一重重筆網。

崔一山喝道：「看鏢！」長劍驀地倒收，足尖一挑，一塊瓦片呼地向對方面門飛去，同時身子急退！

那人只覺眼前一黑，呼聲不好，急忙把頭一低，目光一瞥，只見崔一山半空一個轉身，長劍刺向使大刀的後背！

他猛吃一驚，大喝一聲，提着一對判官筆飛撲過去！他怕同伴吃虧，人未至判官筆「嗤嗤」兩聲，急刺崔一山後背的「風門穴」及「靈台穴」！

崔一山身形突地一慢，接着上身向前一伏，「嗤嗤」兩聲，那兩支判官筆剛好在他背上三寸之處刺過！

那漢子暗叫一聲不好，只見崔一山長劍急速地自他雙腿之中向後一撩，「噗」地一聲，在他小腿上割下一大片皮肉來！

那漢子大喊一聲，判官筆急速地回收，又再度刺向崔一山的後臂及大腿，崔一山一劍得手之後，和衣在屋頂上一滾，長劍一閃，削向使大刀的下盤！

那大漢猝不及防，只得躍起避過，崔一山喝道：「快走！」左掌在屋瓦上一拍，身子便斜竄起來，向後急射出去！

司馬城的反應也十分快，幾乎與他同時躍下屋面，向圍牆飛去！

使大刀的怒吼一聲，仗刀追來，高瘦漢子急喊道：「快圍住他們，不要放走一人！」

那些官兵剛四散開來，尚未站穩脚步，只見屋瓦上飛下兩人，彷似天神下凡，都是一怔，一個官兵只覺手腕一緊，一把鋼刀已被司馬城搶去，接着大腿一痛，被人一脚踢倒！

司馬城剛抓過那把鋼刀，目光一瞥，見那大漢仗刀撲至，慌忙把鋼刀脫手飛出，喊了聲着，同時擰腰躍向圍牆！

與此同時，那高瘦漢子拐着腰單足跳至屋邊緣，喝道：「放箭，死的也要！」

崔一山巳先司馬城一步躍上圍牆，回頭一望，只見司馬城剛躍到一半，「颼」地一支冷箭向他後腦射來，他大吃一驚，仗劍飛下，向那口冷箭撥去！同時小腿向後反踢，「拍」地一聲剛好踢在司馬城的脚底，司馬城上升之勢倏地加速！

崔一山那一劍即將觸及那支短箭，不料那箭射得十分巧妙，倏地一沉，接着拐了半個圈子，向上斜飛，「噗」地一聲，剛好射在司馬城背上！

司馬城剛踏足牆頭，只覺後背一陣疼痛，不由哎唷叫了一聲。

崔一山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颼颼颼」一連幾支箭向他射來，他長劍迴旋把箭撥開，身子却向下沉去！急切間，目光一瞥，登時大喝一聲：「殺！」

這喝聲如同響了個霹靂，震得衆官兵雙耳嗡嗡亂響，好似沒了反應般！

崔一山强提一口氣，把身子拉開三尺，右脚忽地踩在一個官兵的肩膊上，只聽「喀嗤」一聲，那官兵的肩胛骨登時碎了，而崔一山却借力打了個凌空觔斗，向圍牆飛去！

待得衆人覺醒，崔一山及司馬城巳身在圍牆外，使刀的大漢急喝：「快追！」

崔一山躍出牆外，急問道：「賢侄你怎樣啦？」

「吃了一口冷箭，幸而入肉不深，還不致影响行動！」

「好，快跟着老朽！」崔一山仗劍先行，只見街頭巷尾都有官兵來回巡邏，氣氛森然。

崔一山及司馬城互望一眼，都是暗暗叫苦。「賢侄，看來咱想趁夜出城是不可能了！如今只好去驚動老友了！快來！」身子往黑暗中掠去！

兩人一連穿過幾條胡同，前頭便出現了一座莊院，崔一山輕喝一聲：「上！」携着司馬城的手躍入圍牆！

× ×

圍牆之內是個小花園，司馬城不小心擦着一棵花枝，發出一陣異响，只聽一個沉實的聲音自屋內傳了出來：「誰？」

崔一山忙道：「在下中州崔一山，有事求見高大俠，煩請通知一聲！」

一個中年漢子自內轉出來，手上捧着一座燭台，這漢子一臉英氣，虎背熊腰，目光一及忙道：「果然是崔叔叔，恕小侄不知，有失遠迎，請崔叔叔入內侍茶！」

原來此人便是高明森的兒子高松，高明森早婚，兩個兒子都巳成家立室，孫子也巳有了好幾個。

崔一山尚未答話，只一個蒼老的聲音自內傳了出來：「松兒，是那個朋友夤夜來訪？」

「爹，是中州崔叔叔！」

崔一山忙道：「高老哥，小弟來得冒昧，擾了你的清夢，心中好生不安！」

「松兒，快帶你崔叔叔到書房，爲父隨後就來！」

高明森的書房頗大，一邊放着幾個書架，另一邊放着好幾張梨木椅。

高松招呼他們坐下，道：「叔叔跟這位小俠請稍坐一會，待小侄去吩咐下人煮點點心！」

「賢侄不必客氣，老朽，唉！」崔一山口氣一轉，指一指司馬城道：「此是你司馬伯伯的公子，司馬城！」

司馬城忙站起拱手道：「小弟參見高大哥，當年曾見過兩面，只是年紀還小印象較模糊！」

「哦，原來司馬弟巳長得這麼高大了，哈哈，當年愚兄到府上時，你大概只有十一二歲吧！」

只聽一人道：「司馬侄後來來了幾次，剛巧你兄弟都不在，沒能見上面！」門口一閃，走入了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一張國字臉，一頦短鬚，十分威武。

高松喊了聲爹，便退了出去。

高明森笑道：「崔老弟，你跟司馬侄夤夜來此，大概是發生了什麼事吧！」

崔一山老臉一熱，道：「老朽跟司馬侄黃昏剛到貴境，一身汚垢，心想今早才



來拜訪老哥您，不料睡至半夜，忽然來了一隊官兵，硬說咱是什麼叛賊的同黨，唉！便糊糊塗塗打了一架，老朽心忖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咱雖不是秀才，可也犯不着跟他們瞎纏！半夜官兵守得十分緊，又出不了城，只好來老哥處住一夜！」

高明森眉頭一皺，道：「竟有這等事？爲首的是什麼人？」

「一人持一對判官筆，另一個使大刀的是個粗壯的漢子！」

「這人是本府的郝千戶，雖有幾斤蠻力，一些硬功，倒也不必怕他，此人生性耿直，跟老哥我還有點交情！」高明森捋鬚道：「那個持判官筆的却是裴大人的貼身護衛，此人心機深沉，倒是個棘手的人物！」

崔一山道：「老哥，司馬侄剛才後背中了一枝冷箭，你可有……」

高明森忙道：「哎，你怎不早說，司馬侄快讓老夫看看！」

司馬城轉過身來，高明森說了聲無妨便自抽屜裏取了包金創藥替他包紮起來。

剛弄好一些，高松跟一個下人捧了四碗麵進來。高松叫下人退去，便道：「崔叔叔跟司馬弟快趁熱吃！」

崔一山哈哈一笑。「那麼老朽也不客氣，咱一齊吃吧！」

四人邊吃邊談，崔一山嘆了一口氣。「老朽眞想不到這樣的一個罪名會飛到自己的頭上來！」

高明森道：「他們可有說出那叛賊的名字麼？」

「就是沒有，老朽才更加惱恨！」

「九成他們是把你當作是刺殺裴大人的同黨！否則那個使判官筆的怎麼會來找你？」

「那人叫什麼名字？」

「老夫只知他姓邵！」高明森見衆人都吃完，轉頭吩咐兒子快把碗收去，同時道：「松兒，你去拿兩套衣服來給你崔叔叔及司馬弟換上！」

崔一山道：「這個姓裴的官兒到底是怎樣被人殺死的？」

「被一個不知來歷的幪臉人殺死，後來內堂又發現被人搜過的痕跡，失了一大批賀禮及金錢！」

「這官兒平日爲人如何？」

「四個字便可概括他的爲人：貪贓枉法！」

「既然如此，他又怎會高昇？」

「老弟豈不聞朝內有人好做官？聽說他一個姪女，如今是聖上的寵妃！」

「原來如此！那麼殺他的那人大概是俠義道上的人了！此人死了倒也不寃！」

高明森眉頭一皺，道：「照老夫之見可能內情十分複雜，聽說並非一般刦殺這般簡單！你們暫且在此住幾天，待老夫派人去打探一下！」

崔一山道：「老朽天明便跟司馬侄離開，諒他們也奈不了我何！」

「話雖如此，但是犯上官非總是件痲煩的事！再說咱雖不怕他，也總得把情況摸明白，免得糊裏糊塗，揹上一個叛賊的罪名！」

司馬城道：「這罪名又怎樣？江湖上海闊天高……」

高明森臉色一沉，道：「你們少與官府來往，不知內情！假如裴培正這貪官被人殺了，罪名也只是刺殺朝廷命官，跟叛賊拉上什麼關係？這件事牽涉可能很廣，假如眞的有個什麼叛黨，兩位又不幸被誣跟他沾上關係，只怕江湖雖大，日後也難以安身！」

崔一山心頭一震，臉色大變：「哼！胡說！老朽一生最怕跟官場人來往，有什麼……」

高明森截口道：「俗語云，官字兩個口，他硬要如此說，你又能如何？且住下來吧，待查明了情況再說！」

崔一山及司馬城只好同意。

## 從禍天降

崔一山及司馬城在高家客房，睡了一陣，日巳近午，高松又取了一包藥替司馬城更換。

高明森家大業大，做事頗精細，吩咐下人不得把兩個客人來訪的事宣揚出去。

不久，出去打聽消息的人返了回來，高明森先問明了一切，才到客房找崔一山等。

「高老哥，可是查明了情況麼？」

高明森臉色凝重地坐在床沿。「前夜刺殺裴培正的那人，聽說本來是戴了一頂帽子的，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情況下殺了裴培正，那個姓邵的侍衛才醒覺，便與那人打了起來，不久官兵圍了上來，一干賓客紛紛作鳥獸散，那些官員平時好不威風，一旦遇着這種事便連身份也顧不得了，有人甚至藏在桌子下面，其中一個便是焦通判，老夫便是派人去問他的！」

崔一山微微一笑。「這種狗官本是如此，後來如何？」

高明森續道：「那人以寡敵衆仍然出手如電，有幾個侍衛却讓他抓傷，另外一個讓他踢斃！可是官兵越來越多，有個神箭手，冷不防射了一枝箭，那人倒也精靈，身子一低，想不到那枝箭却把他的帽子射落！」

崔一山道：「可惜！要是射傷了他，老朽也不致被無故誣衊！」

「那頂帽子跌落地上時，衆人一看，只見紅燭火光下，那人的頭頂一片油光却是寸髮不生！於是有人喊道：『是個禿頭的！』那人大吃一驚，長嘯一聲，雙手連揮又擊斃了一人，然後破屋而去！衆人竟目瞪口呆任他逃去，沒人敢追！」

司馬城接道：「他們職責在身，因何不追？」

「那人武功如此高强，處於官兵中好似虎入羊羣，他們即使明知職責在身，也不肯拿命去盡忠！」

崔一山臉色凝重地道：「此人的身手大是不凡，必是個人物！」他閉目想了一會，只覺即使自己易地而處，也不能這般容易便脫身，想了一會，禁不住問道：「那人除了禿髮之外，尚有什麼特徵？」

「那通判說後來那姓邵的說刺客能使鷹爪功！而且，而且那根烟桿兒是一件重大的綫索！」

「可有推想出其人的身份麼？」崔一山急得又再問一句。「通判如何說？」

「通判說此乃秘密，並且要老夫派去的人守秘密不得把這些宣揚出去！老夫派的人又問可有消息得知刺客是否有同黨？通判說有，而且很多！」

崔一山身子一震，忙問：「他們懷疑老夫？」

「可是通判却再也不說！」高明森憂慮地道：「老夫聽了之後，不知怎樣一顆心再也難以安定！」

正在說話間，只見高松急步跑了入來。「爹，外面有很多官兵對咱家逐步包圍過來！」

高明森臉色一變，高聲道：「不好！必是官兵派人跟了下來的！」

崔一山及司馬城同時道：「咱立即離開，免得連累你家！」

高明森哈哈一笑。「老夫連這樣也怕，豈非豬狗也不如？」

崔一山臉色凝重地道：「你我數十年交情，老哥的爲人老朽豈有不知，不過此事可大可小，你在此地家大業大，犯不着跟他們正面衝突，要老朽及司馬侄不在此處，他們便奈何不了你！」

高明森心念一轉，道：「老弟高義老夫十分感激！好吧，松兒你帶崔叔叔及司馬侄由後門離開，老夫由正門出去跟他們敷衍一下！」

「如此甚妙，事不宜遲，請賢侄帶路！」崔一山回頭道：「老哥，小弟冒昧求庇，連累了老哥，心中實在難安！」

「兄弟再如此說可要折殺愚兄了！請多保重，咱後會有期！此間事了老夫再上鄭州向老弟謝罪！」

當下崔一山及司馬城跟着高松穿堂過舍，由後門離開，臨別時，高松又塞了一柄鋼刀與司馬城，道：「司馬弟，路上小心，這柄刀雖不是什麼神兵利器，却也可防身！」

司馬城心頭一熱，謝了一聲，崔一山急步往小巷掠去。剛穿過兩條小巷便與官兵遇上了。崔一山輕輕握了司馬城一下，裝作若無其事般低頭往大街走去。

走了一陣，一個參將模樣的芝蔴綠豆官兒，喝道：「站住，你兩個可是本城人氏？」

崔一山鎮定地回答道：「將軍可是問老朽？老朽跟犬子世居本城，將軍有何吩咐？」

那參將一雙賊眼在他兩人身上看了幾下。「你們是本城人氏，怎地本將從未見過？」

崔一山乾笑一聲：「小的是尋常百姓，將軍軍務繁忙，日理萬機，即使見過小的，也難有印象！」

一個親兵插咀道：「這老兒口舌倒也便給。」

參將又道：「你們住在那裏？」

「東大巷兩號。將軍是否不信？」

參將及那名親兵，哈哈大笑：「本將信你豈非白痴！來人快上去把其綁了！」

崔一山急道：「將軍因何不信，咳，不如請將軍跟小的回家看看！」

參將怒道：「放你娘的屁！東大巷兩號五年前遭一場怪火燒毀，至今尚未住人，瞎了眼的狗賊，居然胆敢騙你將軍！」

崔一山及司馬城暗暗叫苦，只得抽出兵器衝了過去！

崔一山輕聲道：「賢侄，不要多殺生！跟老朽來！」長劍一撩，劍尖劃在一個兵官的手指上，「叮噹」一聲單刀登時落地。

兩人發起神勇，那幾個官兵倒了幾個之後，倒也不敢迫得太緊，那參將胡胡亂叫，却不上前。

崔一山拉着司馬城衝入一條小巷，倉皇而逃。只聽「砰」地一聲，半空爆開了一枝烟花。

司馬城失聲道：「不好，那參將發了信號，咱如何出得城！」

「見一步行一步！」崔一山拉着司馬城急步掠前。過了兩條小巷又遇上一隊官兵，崔一山道：「衝！」放開司馬城，仗劍衝前，長劍指東打西，那隊官兵登時散了。

兩人急奔了一陣，也聽背後喊聲越來越近，却是又驚又怒。

崔一山又道：「上屋！」兩人躍上屋瓦，如箭射飛去！

官兵看見了連忙射箭過來，崔一山喊了聲討厭，重新躍下去，急亂中慌不擇路，跑入了一條死胡同，却是一驚。

司馬城轉頭一望，道：「叔叔，咱們到此地步只好躍入屋內去了！」

「好！」崔一山當先翻過圍牆。司馬城緊跟在後。這屋頗大，落足之地是一座花園，忽聽一個冷森森的聲音自內堂傳了出來。「假如有生面人來你家，無論如何可得把他留住，然後派人通知我！」

崔一山及司馬城齊吃一驚，這聲音不是那個姓邵的護衛又是誰？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長官，到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若不信請隨便搜索一下！」

姓邵的厲聲道：「你道我不敢，來人，替我內外搜查一下！」

崔一山及司馬城又聽牆外人聲漸近，只好佝僂着背穿過花園自另一堵牆翻了出去。

牆外是一條小巷，小巷兩頭都有官兵持槍巡邏，兩人暗暗叫苦，司馬城見前面那座宅院十分高大，便當先翻了上去。

崔一山只好跟隨他入去。園牆內是一條暗廊，另一頭有一排房子，司馬城道：「入房！」推開窗子一望，裏面是一間書房，書架林立，看來主人必大有來頭。

兩人入了書房之後，重新把窗子關好，正想打開房門向外窺視，不料走廊上傳來一陣步履聲，兩人只好藏在屏風後面。

步履聲越來越近，接着房門呀地一聲被人推開，崔一山及司馬城連大氣也不敢喘上一口。

來人乾咳了一聲，又聞椅子的移動聲，一個圓潤的聲音道：「蔣參將，這封信異常重要，你千萬得小心，絕對不能失落，到了京師按址遞信，討了回音之後，便須星夜趕回來！」

「請焦大人放心，末將自然省得！」

「焦大人？」崔一山及司馬城心中都是暗叫一聲：「此人莫非便是本府的通判？」想到這裏，更是把呼吸放緩。

只聽那姓焦的官兒又道：「蔣參將，本官因何要把你自魯西調來本府？」



「這是大人提拔之恩，末將眞是沒齒難忘。」

「老夫費了這許多心神把你調來，用意有兩，一是你確是個有用之材，二是老夫另有重用之處！」他故意頓了一頓才續道：「送這封信便是一件大事，你初來本地，少人知道，最爲安全，嗯，還有，此次只准你帶一個親兵，改作平民，取過令牌下午便出發！」

「末將遵令，大人知遇之恩，末將粉身碎骨無以爲報，只要末將有一口氣在，這封信便必能送至京師。」

那官兒哈哈大笑好不高興：「蔣參將是明理之人，也沒枉老夫一番提拔的苦心？嗯，沒事了，你去準備吧！」

崔一山隨即聽到一個脚步聲離去，那官兒低語兩聲也離開了，崔一山一拉司馬城便自屏風竄出，探頭出走廊，只見一個矮胖的文官往西面而去，另一個武將却向東面離去，崔一山記住了他的背影，便返回書房，自窗子躍出去。

外面的官兵反而較少，大概是料不到叛賊同黨竟敢匿在判通大人的府內吧。

崔一山一直跟着那姓蔣的參將，轉入一座屋子內。

屋內只有幾個親兵，他叫了一個跟他入房，把其他人遣散，崔一山心頭大喜，這倒利於他行事。

那參將對親兵交待一番，兩人便在屋子裏更換衣服。崔一山向司馬城點頭示意，兩人倏地掩入，手指一落，那兩人哼也未哼一聲便自倒下了。

崔一山驚聲道：「賢侄，快把他倆的衣服換上！」

兩人換好衣服之後，又把腰牌取了出來，再重重點了幾指把他們塞入床底。

崔一山用劍把頷下的短鬚剃掉。「賢侄，把那厮的信取出來！」

未待他吩咐，司馬城把參將身上的東西全掏了出來，他一股腦把那些零碎放入懷中，道：「叔叔，這裏有兩封信，一封是給守城的官兒的，另一封是給京師的一個姓焦的人。」

「哦？」崔一山剃了短鬚，「把他拆開來看看。」

話音剛落，只聽外面有個人大聲地道：「啓稟將軍，于公子請將軍去他家玩骰子？」

崔一山眉頭一皺，粗着聲道：「這是什麼時候，替俺回絕了，還有，本將有事遠出公幹，不可洩漏出去！」

「是，小的知道！」

崔一山待那人去遠，才拉一拉司馬城，兩人大搖大擺離開，他故意把腰牌放在扎眼的地方，那些官兵問也不問他倆。

兩人施施然來到城邊，幾個看門的兵兒却把他們攔住了。「總兵大人有命，任何人不得出城！」

崔一山板起臉哼了一聲，把通判寫給守門的總兵的信取了出來。「請拿給總兵大人過目。」

一個兵兒取了信登上城樓，不久便聽他喊道：「大人有令，放他兩人出去！」

崔一山道：「請賜兩匹馬！」

那兵兒十分精細，問道：「馬匹都烙上官印，將軍有密令在身恐怕不宜吧？」

崔一山心頭一凜，忙道：「本將一時忘記了！請代向你總兵大人敬意，本將回來必揹上幾件寶貝給他吧！」

他說罷便昂首闊步而去，待到沒人處，兩人便展開輕功往林深處掠去。

跑了一陣，兩人才坐下來休息，一望天色却巳午後了。

## 報訊

兩人回想宵來的變化，都有點哭笑不得，無端端被人誣爲叛賊同黨，而且那姓邵的護衛已能道出崔一山的名號，看來今後必有一段痲煩的日子。

司馬城道：「叔叔，咱何不把那封信拆開來看？」

一言驚醒夢中人，兩人立即把信拆開，並且園觀起來，只見信上寫着：

「大哥如晤，敬啓者，久未見面，思念無日不止，諒兄嫂一家平安，並以爲盼，有關裴大人之事大抵巳辦妥，並巳稟報朝庭，一切情況一如預料，請大哥轉告恩人，請他放心！小弟官務纏身未克親上京師，特託人送上此函，此人十分可靠，大哥勿慮，匆促耑此，即頌近佳。弟建章敬上。」

信末還有一行小字，云：又及那禿賊的一個知己中州崔一山，適在本城，可能爲其看出點機關，請恩人另行佈置把其除去，免絕後患！

崔一山看了信不由罵道：「好毒辣的狗官，老夫剛才忘了一劍把其了結，實是失策。」

司馬城却驚呼道：「不好，信末的禿賊莫非是指沈鷹沈神捕。」

崔一山道：「不會吧，老鷹目下是皇上的紅人，而且他又豈會去殺掉裴培正那貪官。」

司馬城捧信再讀，拋信嘆道：「小侄實在不能不作此懷疑，叔叔請看這信說明怕讓你看出『機關』，小侄懷疑這裏面的確有個機關在內。」

「什麼機關？賢侄快說！」崔一山見他說得認眞，也不由緊張起來。

「小侄覺得有人設計要陷害沈前輩，而且這奸計異常毒辣，由京師至地方上都有他們的人。」

崔一山想了一下，道：「賢侄可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們要陷害的是老鷹。」

「那個刺客是禿頂的，他的武器是一根烟桿，而且他擅使鷹爪功，」司馬城道：「叔叔假如不信，可再看看這封信。」

崔一山道：「看來這的確是一個陰謀，莫非朝中有人妒忌他，而設計要把他除去麼？」

「大概是如此，咱好歹也得把消息告訴他，好讓他有個準備。」

「但如今沈鷹在何處咱根本不知，又如何通知？」崔一山憂慮地說道：「這件事假如讓奸黨得手，咱兩個以後也十分痲煩？」

司馬城道：「叔叔，鄭州城內的情況，你較熟悉，請叔叔去通知顧思南等人一聲，叫他們作好拯救的準備，小侄南下去找找沈前輩，也許吉人天相能讓侄子碰上了他也未定。」

崔一山道：「如此甚佳，這叫做盡力而爲，雖死無憾，老朽也得回去把僕人遣散，免得殃及魚池！」

「事不宜遲，咱便立即分頭進行，這封信讓小侄帶去！」司馬城隨即抓了一團泥塗在臉上，又在地上打了幾個滾，道：「叔叔，咱們後會有期，前途凶險，請叔叔多多保重！」

崔一山拍拍他的肩膊道：「賢侄也請保重，年青人遇些凶險也未必不是好事，賢侄做事只須小心謹慎，料也沒太大的凶險！」兩人又互相叮囑一番才放手，一個西去，一個南下。」

× × ×

司馬城心感沈鷹替他平寃的大恩，心中頗爲他的安全而担憂，因此日夜趕路，看看出了汴梁地界，便又改裝上道，買了一匹馬向西南方急馳而去，一路上暗中打探，都聽不到沈鷹的消息。

上月沈鷹曾對他說要到豫西南調查一件事，因此他便姑妄依此去找他。

這天到了許昌，日已下山，北風猛烈，天上飛飛揚揚地飄下鵝毛大雪，便找了一家客棧下榻，剛步入客棧的飯廳，已見一雙眸子一直注視着自己，當他轉頭過去時，那對眸子又再隱去，他心中暗自警惕，連忙低頭吃飯。

剛吃了一半，只見一個白衣青年走過道：「兄台貴姓？」

司馬城心中暗凜，連忙暗中把勁力運於臂上，慢慢把頭抬起，只覺這青年的一對眸子頗怪，直勾勾地望着自己，他不覺反問：「閣下找我有事？哼，既要請教別人的姓名，何不先把自己的姓名相告。」

白衣青年淺淺一笑，拉櫈坐下，伸手到司馬城的酒杯中醮了一下，然後以指代筆在桌上寫下幾個字。閣下可是複姓司馬？在下姓雲。

司馬城身子一震，又望了他一眼，忽地說道：「你是雲，雲……在下正是司馬城。」

那青年道：「司馬少俠因何來此？臉上又爲何黏上假鬚！」

司飛城輕聲問道：「沈前輩呢？在下有十萬火急之事要找他！」

「他不跟我在一起，司馬少俠，到底發生了什麼要緊的事？」

「雲女俠，你可是歇在此店？」

「正是，在下明早準備東下淮陽！」

「在下有些話跟你說，小二，快來結帳？」

原來此人正是雲飛烟所扮，他父親「變幻大師」雲千首，生前號稱江湖第一易容大師，她是他的衣砵傳人，雖女扮男裝亦唯肖唯妙，若非她自報姓雲，這個姓又甚少見，加上她那對眸子，才能司馬城猜出身份。

當下雲飛烟滿腹疑雲，帶着司馬城回房，司馬城把門窗都關起，然後把那封信交與雲飛烟。「請雲女俠先看看這一封信吧！」

雲飛烟接過信來，笑道：「小妹也非什麼女俠，司馬少俠如此叫，聽得人渾身不舒服，乾脆咱們兄妹相稱吧！」

「在下是固所願，不敢請矣！」

雲飛烟看了信詫異地道：「這封信有什麼奇怪！只是一個小弟向他哥哥話家常而已。」

司馬城嘆息道：「寫這封信的人是汴梁府通判，信中所指的禿賊便是暗指沈前輩！」

雲飛烟一怔，道：「這話如何說？」

司馬城這才把他跟崔一山在汴京所遭遇的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依雲……啊……雲大妹之見你認爲在下之懷疑可會有理。」

雲飛烟沉吟了一下，道：「這倒有可能，不過這也只是推測，小妹相信朝野沒人敢動沈叔叔。」

司馬城道：「最好是沒有這回事，但人云小心駛得萬年船，咱們還是先把沈前輩找着，跟他說一下，否則……假如這的確是妖賊的毒計，豈不危險？」

雲飛烟道：「這倒也有理，好吧，咱們明天便上嵩山那裏去找他，希望他還未離開那裏？」

兩人談了一陣，司馬城才返回房內睡覺，他連日趕路疲勞，一躺下便睡着了。

次日雲飛烟又替他重新易了容才聯袂上路，寒風自北南下，兩人逆風而馳十分辛苦，可也顧不得這許多，司馬城更是一馬當先。

不一日，趕到嵩山下的一條村莊，却找不到沈鷹，一問之下，才知沈鷹已早一日起程。

兩人不敢稍怠，又向鄭州方向馳去。

沿途詢問却問不着消息，兩人只好望城中馳去。入了城之後，兩人心頭忐忑，都怕沈鷹已遭不測。

幸而城中平靜如常，街上行人如過江之鯽，雲飛烟率先向沈鷹設在鄭州的「老窩」馳去。

只見大門緊閉，門裏沒有人聲，她翻身下馬，也不敲門便躍入圍牆內。

司馬城的馬匹因要閃避一個行人，慢了少許才至，走入那條小巷，心中無端端地生了一絲不祥預感，他連忙躍下馬匹，翻上一座民居，自屋上飛行。

臨到沈鷹那座大院，突聞下面有個聲音傳了出來，這聲音中十分綿實，一聽便知說話之人，內功造詣頗高，司馬城心頭一動，不由停了下來，伏在屋脊後，凝神偷聽。

「剛才進去的那人是誰，不像是那禿賊的手下，咱動不動手？」

另一個聲音十分尖銳，聽了使人極不舒服。「禿賊的老窩除了少數人知道之外，外人一概難知，這人既然爬入裏面，自然與禿賊有關係的了，咱動不動他倒頗難委決，事關禿賊還未就範。」

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接口道：「這人絕有可能是飛雲烟那雌兒，把她抓拿下來拷問，不怕不知那禿賊的下落。其他人大概都得到崔一山那老小子報訊逃掉了，這人更不宜放過！」

「祖兄之言極是，咱動手吧！」聲音尖銳的道。

「且慢！」那個姓祖的語氣仍然十分冷靜，「且等一會兒，等她出來，不是更好麼？韋兄你道如何？」

聲音綿實的道：「祖兄之言極是，待



小弟引她出來！」

司馬城只聽馬匹慘叫聲突發，希聿聿的長嘶不已。只聽雲飛烟在門內喝道：「誰？」

司馬城心知要糟連忙躍起，向沈鷹那座莊院掠去！他剛一動，下面那個姓祖便叫道：「屋面上有人！韋兄及梅兄請入裏面！」

司馬城揚聲大呼：「雲大妹小心，有狗賊在外面，千萬不要出來！」回頭一望，只見一條人影疾如星火地向他追來。

「小子大呼小叫不要命了麼！」灰衣人左爪右掌向他背後迫去！

司馬城大急，腦中靈光一現，放鬆手脚，身子吃那掌風一吹，去勢更疾，翻翻滾滾跌入莊院裏。

## 菩薩救命

司馬城足尖一頓，身子斜竄幾步，只見雲飛烟抽出長劍問道：「外面是誰？」

司馬城尚未回答，牆頭上已立着三個神定氣閑的老者。「你爺爺來瞧你啦！」

雲飛烟怒道：「你們擅闖私宅意欲何爲？」

「意欲何爲？」那個姓韋道：「難道會找你要樂子！乖乖地便束手待縛，免得多受痛苦，說不定你爺爺大發慈悲便放過你一條小命！」

姓梅的那人淫笑兩聲地道：「聽說這小妮子美艷動人，假如聽話，便請兩位高抬貴手，讓小弟把她帶走！」

姓韋的哈哈一笑。「梅兄又想多討一房妻妾麼？」

雲飛烟大怒：「狗嘴長不出象牙！看你們也像個人物，却連豬狗也不如！幹的都是偷偷摸摸見不得人的事！」

司馬城却忙道：「在下頭兒不在，未知三位有何貴幹？可否先把大名賜告？」

「你奶奶的！」姓韋首先忍不住衝下牆頭，舉掌望司馬城擊去，同時道：「梅兄，那妮子是你的了！」

司馬城只覺勁風撲臉，呼吸難暢，不敢攖其鋒，連忙閃退兩步！

「小子，你還跑得了？」手掌一翻望司馬城的後頸切去！

司馬城霍地蹲身，右手拳反手擊出！那姓韋的身軀雖然肥胖，行動却十分之快，電光石火間已收招後退。一退之下又進，司馬城剛轉過身來，他蒲扇般大小的巴掌已臨面門！

這刹那，司馬城心頭之震驚實在無以復加，急切間只好低頭讓過，左右兩拳胡亂擊出！

「呼」地一聲，一股勁風自頭頂上吹過，餘風掃及肩胛，火辣辣地疼痛！

他那兩拳拚力而施，姓韋的也不敢過份托大，只好收掌抵擋，「噗」地一聲，手掌抵在拳頭上，司馬城胸膛血液一陣翻騰，忍不住連退三步，這還是姓韋的出掌倉猝，只來得及運上七成功力而已，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姓梅以劍鬥劍，一上來有點輕敵，想不到雲飛烟的長劍輕靈快速，變化詭異，好幾招竟被迫於防守。

站在牆頭上觀戰的那個姓祖的冷冷道：「梅兄風流脾性不減當年，令祖某欽佩不已，不過還得小心呀，別吃不上羊肉，還惹了一身騷羶味兒！」

姓梅的老臉一熱，訕訕地道：「祖兄說笑了，要擒這妮子，還不是手到擒來！」口上雖如此說，却也不敢大意，振起精神，長劍如龍飛鳳舞，一口氣連刺十七劍，雲飛烟連退八步，脚跟巳觸及廳前的石階。

姓梅的嘻嘻一笑。「小妮子你知道大爺的厲害了吧，還不乖乖拋下兵器！」

雲飛烟一言不發，咬牙苦鬥，她劍法及輕功雖不錯，但內力及氣力大大不如對方，鬥了五十招巳是嬌喘連連。

姓梅的眼睛似要噴出火來般。「不得了，這妮子的媚功好厲害，大爺可忍不住啦！」

姓祖不禁怒道：「梅兄，你此行到底是來執行任務，還是來獵艷？」

那姓梅的也是大有來頭的人，聞言不禁有氣，反稽道：「小弟說幾句輕薄話也犯上了祖兄麼？咱姓梅的公私分明，你不曾見我正加緊施爲了麼？」

「梅兄能明理，祖某十分高興，只怕梅兄一時得意忘形，所以才提醒一下，請勿介懷！」

姓梅的重重地哼了一聲，長劍倏地轉了半個弧圈，向雲飛烟肩膊劈下去，雲飛烟長劍連忙斜伸，不料姓梅的劍法果然不同凡响，劍到中途忽地一沉，斬到小腹！

雲飛烟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後退，可是忘了背後的石階，登時跌倒，只聞「嗤」地一聲，小腹處的內外衣全被長劍割裂，露出一截雪白的肌膚來。

雪白的小腹上染了一抹鮮血，令人觸目驚心，幸而只傷及皮膚。雲飛烟又羞又怒又驚，急切間向側一滾，長劍急削對方的小腿！

姓梅長劍一沉，把雲飛烟的劍拋開，正想發話，冷不防背後一股勁風撞至，待他感覺時，經巳臨身，急忙中一側，肩胛仍中了一記，身子不由一幌，雲飛烟右脚一掃，把他踢開！

原來司馬城見雲飛烟危險，顧不得自身安危，拚盡全力向姓梅的後背擊了一拳！他雖然得手，但因分神之下，也被姓韋的左爪抓住了衣領，他拚力一掙，「嗤」地一聲，衣服破裂，脫身而出，冷不防姓韋的飛踢一脚，踢在他大腿上，身子登時向廳堂飛去！

雲飛烟把姓梅的迫退，也連忙躍上廳上。「司馬兄傷得多重？」

「快退！」司馬城忍痛地道，同時拐着腿向裏面奔去！那姓祖長嘯一聲，自牆頭上掠過來，人未至，掌風巳及，吹得廳上的紗幔獵獵作响。

雲飛烟拉着司馬城一側，「轟」地一聲，通往偏廳的牆壁登時穿開個大窟窿！

姓韋的及姓梅的也同時掠了起來，雲飛烟只好拉着司馬城由牆洞中穿了入去。

姓祖的喝道：「還往那裏逃？」

雲飛烟慌急中，下意識地抄起茶几，反手拋了過去！

姓祖冷笑一聲，右掌倏地拍出，「嘩啦」一聲，那張梨花木造的茶几登時四分五裂，碎木四下飛射。

司馬城抽出單刀急拋出去。「再接這個瞧瞧！」

姓祖的長袖一捲，單刀登時射落地上。「小子還有什麼法寶！」話音未落，冷不防一件黑黝黝的東西迎面而來，他連忙運掌擊出！

「嘩啦」又一聲怪響，破碎聲中，只見茶水茶渣四濺。雲飛烟哈哈笑道：「閣下的掌擊茶壺功夫，眞的是江湖一絕！」

她這下笑顏逐開，聲如銀鈴，姓梅的心頭一酥，不由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姓祖的老頭更是大怒，長嘯一聲望破洞飛去。

只見司馬城大喝道：「再請你喝一壺茶！」

姓祖的吃了一驚，生怕出乖露醜讓兩個同伴恥笑，只好退下閃開一步。

那物件便跌落地上，只聞「轟隆」地一聲巨響，天地河山都似崩裂，衆人只覺一陣巨大的熱浪如波濤湧到，胸口如受巨木所撞，猛地跌倒地上，人事不醒。

巨響之後，樑上的灰塵以及破瓦片紛紛瀉了下來，所有的聲音在此一刻好似靜止了下來。

× × ×

也不知過了好久，雲飛烟及司馬城隔了一堵牆，受影響沒有那麼大，首先醒了過來。

醒來之後，腦中一片渾渾沌沌，耳中嗡嗡作響。

「那是什麼？怎會如此？」

司馬城道：「是一尊漆金菩薩！」

「那是炸藥，莫非是江南霹靂堂的火器？」

司馬城跑過牆洞一望，不由目呆口瞪，廳內地上一片瓦礫，屋頂破了大半，樑柱也歪斜了。再向上一望，偏廳的屋瓦也不斷有沙石飛下來，牆壁也有點歪斜，與大廳相連的那牆壁，如蜘蛛網般龜裂。

那火藥只須再靠近一點，只怕連自己也難以倖免了。他身子一震之下，忽聞外頭有一陣吵雜的聲音，諒是隣居或官府跑來查看。

雲飛烟也聽見了，忙道：「司馬城快跟我來！」

## 拒捕

雲飛烟及司馬城出了鄭州城，又望來路走去。司馬城道：「咱去那裏？」

「去筑縣看看。」雲飛烟道：「也許頭兒會折去筑縣探他一個朋友。」

兩人怕被人認出面目，便化裝成兩個乞丐，司馬城傷了腿，拾了一根竹子當作柺杖，慢慢向西走去。

「不知那尊菩薩是誰放在架上的？又不知是什麼用意！司馬兄，你說小顧他們又去了那裏？」

司馬城淡淡地道：「在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但我却未曾聽聞叔叔跟江南的霹靂堂有任何嫌隙，他們爲什麼會送一尊這樣的菩薩來？」她見司馬城不答，又道：「朝中有什麼大臣要害叔叔？他們是妒忌叔叔的功勞還是另有原因？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組織？」

司馬城低着頭走路，不吭一聲。

雲飛烟嗔道：「你傷了喉嚨麼？」

「在下正在想，只是未曾有結果，說出來又有什麼用處，倒不如放在心中多琢磨幾下！」

雲飛烟心頭一怔，忍不住道：「俗語說一人計短，二人計長，兩個人商量總比一個人瞎猜好點。」

「是，姑娘說得有理。」

「那你爲什麼不說？」

「我們所掌握到的綫索及資料，實在少之又少，即使多幾個人商量，也大概琢磨不出什麼來。」司馬城仍用他那種不徐不疾的語調道：「而且路上人雜，提防有人跟着咱！」

這句話像一塊隔夜的饅頭般把雲飛烟的嘴塞住，她也賭氣不開口。氣了一陣覺得沈鷹手下的蕭穆跟司馬城倒有點相同，甚至顧思南也一樣。

再細想一下，又覺大不相同。蕭穆雖沉默寡言，却是他心中憂鬱太多，屬於那種落落寡歡的人，他因爲妻子被人姦殺，因此對那些無法無天的歹徒恨之入骨，恨不得把那些人全都繩之於法，澄清玉宇。

雖然如此，她却感覺到他心中的熱情，那是對捕快生涯的狂熱，同時他堅毅沉着冷靜，心思縝密。

顧思南在她面前雖然有如一頭呆鳥，說話結結巴巴，但他却絕非是個沉靜的人，他人很樂觀，有着一般年輕人對未來充滿憧憬的特性，他心靈手巧，性子却有點燥急。

司馬城却似另一種人，他沉默寡言，臉上毫沒神情，令人難以測忖其心中的喜怒，這人有一種不達目的絕不干休的脾性，帶點野性，但愛憎分明，是個光明磊落的漢子。

走了好一陣，司馬城道：「姑娘怎樣不開口？」

雲飛烟噘起小嘴，不理不睬。

司馬城道：「看來姑娘是要由在下拿主意了，嗯，咱在這小鎭歇一夜吧！」

雲飛烟忍不住道：「誰說由你拿主意？誰說要在這小鎭過夜？」

「那麼還是由姑娘作主吧，在下沒有意見！」

雲飛烟這才知道他是故意引她開口，心中不由忖道：「想不到這啞巴倒也聰明！」便板起臉道：「先進小鎭再說！嗯，餓了，先吃一頓吧！」

「是是，只是做乞丐只怕不能進酒樓飯館，還是去買幾個饅頭吧！」

雲飛烟又是一怔，心想早知不要扮乞丐了，便哼了一聲走入小鎭。

這小鎭不大不小，人口却不少，也頗熱鬧，此刻剛臨黃昏，天色尚未暗，飯館裏的人也不多。雲飛烟道：「你在這附近等我，我去買點乾糧來！」

司馬城蹲在牆角，哼哼哈哈地呻吟着。他背靠的是一家大酒樓的外牆。

不久眞來了幾個太陽穴高高鼓起的漢子，其中兩個老者更是目光淩厲，神定氣閑，其中一個白髮老者望了司馬城一眼，便率衆入內了。

司馬城待聽不到步履聲，才站直身子，偷偷自窗縫中望入去，只見那兩個老者和三個大漢佔了一張座頭，五個人低頭不



知說些什麼。

司馬城心頭一動，決定冒險一下，便又故意把衣服拉破一點，望酒樓走了入去。

此刻店中食客頗稀，店小二都在裏頭聊天，也沒留意及他，司馬城放輕脚步走前，只聽一個老者道：「等下禿賊來時，大家看老夫眼色行事，先把門口堵住！」

另一個長着三綹長鬚的老者道：「大家盡力幹，務必把禿賊擒下，事成之後，大人自然有賞！你們都跟咱不少年了，拿了這一筆花紅，也不愁下半生……誰！」

原來司馬城聽到緊張處，呼吸不由稍沉，那老者便發覺了。他忙道：「請諸位大爺大發慈悲，施捨點給小的，可憐小的已兩天沒吃飯了！」

另一個大漢手肘立即向後一撞，司馬城撲地跌倒，那些店小二聞得叫聲連忙奔來，喊道：「這裏也是你來得的地方麼？」伸手便要把司馬城抬出去。

那三綹長鬚老者喝道：「且慢，老夫請他吃頓飯！」站了起來望司馬城走去。

司馬城心頭一凜，知其不懷好意，可是自己落了單，要逃也逃不開，只好硬着頭皮假裝到底。「小的不敢……不敢與大爺同席！」

老者露齒一笑。「你怕什麼？」手指倏地點下。

司馬城覺得他那笑容說不出的陰險，又見他點的是麻穴，便不再閃避，刹那便被其制住。

老者手掌一落，像麻鷹捉小鷄般把他提起放在椅上，倏地又解了他的麻穴，待司馬城姿勢稍爲正常才再次把他制住。

「大家背向大門坐着，小二送些酒菜來！」

一忽，只見一頂暖轎飛快地奔來，暖轎放在門口，走出一個矮胖無比的人來，一身官服，却是汴京的通判焦建章。

他在衞兵的扶持下直走至最裏頭的那張桌子坐下，也是以背對着大門。「那人已來了，大家準備，等他一進來便把他的退路閉死！」

大堂內沒有人吭聲，只聞呼嘯的風聲自門口傳來。

× × ×

北風呼呼，大雪紛飛。

屋瓦及地上都是一片白皚皚的積雪。黃昏後，風更猛，雪更大，街上的行人一下子都似消失了般。

鎭尾一片白濛濛中，突然現出四個黑影，黑點逐漸擴大，終於臉目可辨，來的正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風雲刀」古逸飄、「雲燕十八騎」的老大卓湛以及沈鷹手下大將「鐵臉金劍」蕭穆。

古逸飄哈哈笑道：「老鷹，咱進去喝一杯吧，這種天氣便是硬迫人喝酒！」

沈鷹笑道：「你自愛喝，又何必把老夫拉來作擋箭牌？」當先踏入飯館裏，拿眼一掃，只見偌大的地方上有三四桌食客，這裏食客不是背着門，便是低頭吃飯。他覺得有點奇怪，回頭瞥及門口那頂暖轎，心想大概是那個財主在此顯威風，心頭釋然，找了一張較大的桌子坐下。

古逸飄急不及待地呼道：「小二，過來一下！」

沒人作答，沈鷹此刻才覺得奇怪，回頭一望，只見大門被幾個精壯的中年漢子封住。他冷笑一聲：「瞎了眼的狗賊，竟敢動老夫的念頭。」

「瞎眼的人不是我們，而是你！」焦建章緩緩轉過身來。「沈大人，下官等早已久候了！」

「原來是你！」沈鷹眉頭一皺暗感不對，口氣一轉，「今日難道是焦大人做東道？」

「正是！」焦建章哈哈一笑：「你們還不動手！」

那些坐着吃飯的食客都立時站了起來，望沈鷹走去。

沈鷹暴喝一聲：「且慢！焦建章，你是什麼東西，一個小小的五品官也敢對老夫無禮，還不與老夫跪下！」

「大胆叛賊！你殺死裴培正裴大人，皇上經已撤了你的職，還叫老夫來抓你去治罪，你敢拒捕麼？」

沈鷹大吃一驚，脫口道：「老夫幾時殺死裴大人？胡說！」

「證據確鑿，你還要抵賴？」

「什麼抵賴，半年來，老夫根本未曾到過汴梁，又如何殺得裴大人？焦大人可曾查明？」

古逸飄道：「正是，請問裴大人何時被殺的？」

「山野之民，也敢對本大人無禮！看來你也是叛賊的同黨了！」

「放屁！」卓湛火爆的脾氣，忍不住道：「你連裴大人何時被人殺死也不敢說，莫非是你自己幹的，做賊心虛却反來誣衊別人！」

三綹老者忍不住道：「小子，你放光棍點，等下有你受的！」

另一個道：「裴大人是半月前被你姓沈的殺死的！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聽聞你是個鐵錚錚的好漢，怎地沒胆承認？」

「放屁！」卓湛道：「半個月前沈神捕還在摩天嶺，如何分身到汴梁殺人！」

「住口！沈大人你與這種目無王法的狂徒走在一起，不怕皇上怪罪麼？」

沈鷹冷笑道：「老夫淸楚得很！焦大人，你又怎地和這江湖上成名多年的劇盜『金刀銀槍』司徒嚴、徐中平混在一起，難道這是皇上御准的？」

「他兩人已受朝庭招安，此刻正要爲朝庭效力！」

那個長着三綹長鬚的老者，自身上抽出一對短槍來，陰惻惻地道：「沈禿鷹，聽聞閣下神勇過人，可惜，今日是大限將至……」

沈鷹未待他說罷，倏地撲前，左爪向其臉上抓去，右掌直擊其胸！

這下突然發難，變生肘腋，銀槍徐中平意不及虞，登時手忙脚亂，不料沈鷹一發即收，身子一偏，右脚倏地飛起，踢在一個大漢的胸口上，只聽「喀喇」一聲，那大漢肋骨反刺入內臟，登時口吐鮮血，撲倒地上。

待得徐中平醒覺這是沈鷹的聲東擊西之計，沈鷹經已退回原處。他來去如風，不由震懾全場。

「哼！你們雖然人多，但老夫又有何懼？」

白髮老者司徒嚴厲聲道：「暗施襲擊

算得什麼英雄！」

「你們倚多敵寡，老夫若不先立下馬威，又怎對得住你們？來吧，閒話休提！」沈鷹言罷便又向徐中平撲過去。這次徐中平嚴加戒防，「銀槍」一擺，上刺面門，下刺小腹！

沈鷹右手在腰上一抽，烟桿把刺向小腹的槍尖撞歪，左手把另一桿槍移歪，烟桿閃電般敲向對方的手腕關節！

徐中平手腕一縮，槍尖斜伸向上，急刺沈鷹的胸膛，沈鷹身子一偏，滑前兩步，烟桿點向對方的「乳突穴」！

徐中平左手槍劃了半個弧圈，斜刺沈鷹的腰腹，沈鷹左手奇準無比地抓落，一握握着槍桿，槍尖離腰側只二寸距離！

幸而徐中平也非省油燈，右手槍一轉，刺向沈鷹的手腕！沈鷹只好鬆開五指，右脚忽地把銀槍踢高，欺前一步，烟桿一翻，烟咀急點對方的咽喉！

這兩招疾如星火，司徒嚴剛才已被沈鷹氣勢壓倒，此刻一上來便處于下風，心頭更是震驚。雙槍盪開，回防不及，只得向後急退！

「嘩啦」一聲却是撞倒了一張桌子，連司馬城也被掀翻。

沈鷹怒憤塡膺，喝道：「留下一命來！」身子急掠飛起，向徐中平撲去！

司徒嚴喝道：「休傷我兄弟！你們還不動手！」金刀急向沈鷹的後背劈去！

風雲刀古逸飄道：「老兒，你我同是使刀，老夫陪你玩玩吧！」風雲刀斜地裏把他接下！

眼看徐中平再難逃避，一個中年漢子持着一根鋼鞭，斜刺裏掃來！

沈鷹飛身掠起，躍過那漢子，身子在經過時，左脚忽然反踢，那漢子武功也自不弱，慌忙向前一伏，沈鷹烟桿忽地砸下，「噗」地一聲擊在他後背上！

那漢子五內一陣翻騰，兀自不肯退避，身子一旋，鋼鞭再度向沈鷹掃來！

沈鷹待那鋼鞭臨身，左手才倏地抓下，一爪抓着，用力一拉，那漢子脚跟一鬆，撲前兩步，沈鷹右脚飛起，踢在他胸膛上，一口鮮血登時衝天噴出！

說時遲，那時快，背後一個使劍的漢子，見同黨勢危，急刺過來！沈鷹身子一偏，左臂一揮，持鋼鞭漢子的屍體便向他撞了過去，同時右脚再度踹出，一屍一人身子如皮球般被拋飛！

此刻，沈鷹才覺得左臂及左掌一陣疼痛，原來那大漢的膂力十分之大，剛才沈鷹雖然一爪抓及，可是一只手臂也不由又麻又痛！

剛自定過神來，徐中平鼓起餘勇持槍又向他刺過來！另一個中年漢子也手持鬼頭刀上前助戰。

古逸飄一上來便佔了上風，五十招之後，司徒嚴只能間中反擊一下，另一個大漢只好上前助陣，此人使一雙流星鎚，不斷自遠施襲，古逸飄又不能奈之何，空自發怒，只得提起精神把司徒嚴纏得更緊。

司徒嚴得到手下協助，才逐漸扳回頹勢。蕭穆知道卓湛武功較弱，便道：「卓少俠請勿離開，咱貼背聯手應戰！」金劍一起，罩向一個使棍的漢子。他們以二敵三，只能戰個平手，蕭穆却不時要回身替卓湛遮擋，錯失了好幾次殺敵的良機。

古逸飄心想這樣下去終非辦法，猛吸一口氣，寶刀如暴風驟雨般攻了過去，一時之間，彷彿風雲亦爲之變色。

司徒嚴連退數步，古逸飄默查形勢，身子忽然倒飛而出，左脚一勾一踢，一張板櫈登時向那使流星鎚的漢子飛去！

那漢子只覺一件黑黝黝的東西飛來，左手鎚倏地飛出，「喀嗤」一聲，那張板櫈，登時斷爲兩截！刹那間，古逸飄已如猛虎般撲到，那漢子右臂剛一提，猛覺一痛，一隻手臂登時斷了！

流星鎚摔落地上，發出一聲巨响，古逸飄正想再加上一刀，猛覺後脅勁風臨身，知有人偷襲，只好收刀閃開一步。

沈鷹連冒三次險，才把徐中平的助手了結，可是立即又有人向他圍了過來，他耳聽八方，眼看四面，目光在焦建章臉上掃過，焦建章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只覺後背已被冷汗濕透。

隔了半晌，才顫聲道：「沈，沈大人，你竟敢違抗聖上的命令？這將罪加一等，不如跟下官回去，好好跟聖上解釋一番，也許尚有一綫生機！」

沈鷹心頭一動，手脚不由慢了。

焦建章大喜，忙又道：「沈大人蒙聖上寵眷，已非一日，當能明白其中利害，你即使能逃過今日，難道能逃得過一生一世！」

沈鷹身子一震，手脚更慢，身上凌厲之殺氣登時散了。

「下官如此也是爲了大人之前程着想。也許聖上念在大人勞苦功高，會格外開恩！」

沈鷹猛喝一聲道：「停！」聲如霹靂，震得衆人耳朵嗡嗡作响，不由都住了手，把頭轉了過來。

沈鷹嘆了一口氣。「好吧，老夫便跟你上京，面謁聖上！」

「多謝沈大人體察下官之苦衷，嗯，不過，還有一個條件，希望沈大人……」

「有什麼條件快說！」

「沈大人武功蓋世，沒人能敵，下官一介文弱，如何……，再說，說不定沈大人走了一半又自反悔，下官又如何阻攔得住了？」

「難道要老夫自縛雙手？」沈鷹厲聲道：「老夫是何等人，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話雖如此，但若非如此，失了大人，下官將連誅九族，實在是不得已，不得已之至！」

沈鷹想了一回，長嘆一聲道：「好吧，你們上來動手，老夫不反抗便是！」

古逸飄道：「老鷹，你……」

沈鷹喟然道：「老夫何嘗自甘束手待縛，但他的話又不是沒理，這件事可大可小，非跟皇上說個清楚不行！」

焦建章喜道：「沈大人之言甚是，料此行必定大吉大利！俗語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沈鷹眉頭一皺，伸開雙手，不煩地道：「不要多言，請即動手！」

蕭穆忙道：「頭兒，你不再考慮一下麼？」

「難道你想要陷老夫於萬刦不復之境嗎？」



焦建章道：「蕭龍衞也得同行。這是聖上之意。」

沈鷹看了他一眼，柔聲道：「小蕭！凡事有我，你便跟老夫去一趟吧！」

焦建章大喜忙道：「請司徒壯士立即動手，咱也即時上京。」

忽聞一人大聲喝道：「且慢，你既然口口聲聲說是聖上之意，可曾有聖旨在身麼？焉知你是否另藏禍心。」

沈鷹身子一震，忖道：「是啊，老夫怎地一時間竟沒想到此點？」當下立時收手轉頭望去。

只見一張歪斜的桌子旁倒着一個乞丐，那乞丐正以眼望着自己。

司徒嚴喝道：「臭乞丐，你活得不耐煩了麼？此地幾時輪到你胡言亂語！」金刀斜砍過去。

沈鷹心頭更加雪亮！冷笑一聲：「你們竟敢殺人滅口。」雙掌挾起兩股勁風望司徒嚴湧去。

司徒嚴不肯冒險，只得閃開一步，沈鷹立即護在乞丐面前，道：「小兄弟你因何在此？」雙目却四處掃射。

這乞丐自然是司馬城，他只被制住了麻穴，身子不能動，却可以說話。「前輩認不出我麼？小侄便是司馬城，我剛才偸聽他們的說話，讓他們制住了麻穴。」

沈鷹緩緩蹲下，在他背後連點三指，才把他麻穴解開，沈鷹踏前幾步，冷冷地道：「焦大人尚未答老夫之話！你可有聖旨？」

焦建章道：「聖旨還未到，但皇上已把此案交給蘇尚書處理，蘇大人有信給下官，要下官協助……」

「刑部蘇大人？」沈鷹道：「蘇大人的信呢？」

文部尚書爲正二品，沈鷹只是從二品而且是個閑職，對蘇尚書倒也不敢怠慢。

「嗯，下官匆忙，忘記了帶出來。」

「既然如此，焦大人不覺得太過孟浪麼？」

焦建章臉色一變，疊聲道：「下官該死，下官該死，請沈大人明義，跟下官去一趟，到得汴梁自會取出蘇尚書之信與大人過目。」

司馬城道：「焦大人既然如此，便請先行，咱隨後再來！」

沈鷹道：「老夫異日再跟焦大人在朝庭上見面，是非正義總有個清楚！」

「但下官又怎樣向蘇大人交待？」

「你便說老夫不相信你一面之詞！請吧！」

卓湛道：「前輩如此，豈不便宜了這狗官，不如把他扣下，一同上金鑾殿面謁聖上！」

蕭穆也道：「頭兒，卓少俠這話倒是有理，今日倘是放了他去，只怕又會另生枝節。」

沈鷹沉吟了一陣，拿眼望去司馬城，司馬城忙道：「這倒是最好的辦法，小侄也有話要問他。」

「焦大人你聽見沒有？」

焦建章臉色灰白道：「沈大人你憑什麼扣留下官，下官可是依令辦事而已！」

「誰說老夫要扣留你，你跟老夫上京師吧！」

「這個，這個裴大人剛死不久，最近公事繁忙得緊，下官……」

沈鷹臉色一沉。「焦大人，你官大還是老夫官大，老夫的話竟不聽。」

「但，但蘇大人他，他……」

「蘇大人又如何？老夫可有皇上御賜的一把尚方寶劍！」

司徒嚴忽然道：「焦大人，既然沈大人肯與你上京師在聖上面前說分曉，便請大人委屈一下吧！」

「司徒壯士你，你……」

「我也是爲了大人您好，好吧，咱也得回去覆命了！」司徒嚴回頭喝道：「走吧，沈大人咱後會有期，希望大人此去逢凶化吉！」

沈鷹道：「你們的頭子是誰，要向誰覆命。」

司徒嚴道：「請大人問焦大人吧！」語氣忽又一改，「嗯，告訴你也不打緊，咱是張大人的手下。」

「張大人？」沈鷹一怔，脫口道：「那個張大人？」

司徒嚴哈哈一笑，揚長出店。

## 狡計

大雪已歇，北風却更烈，地上的積雪不斷被吹飛。

沈鷹發了一會兒怔，回頭道：「請問焦大人，這些人到底是誰的手下！」

焦建章如喪考妣，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來。

店外突然傳來一道响徹雲霄的嘯聲，衆人均是一怔，隨即轉身望過去，蕭穆更快，拔劍向門口掠去。

沈鷹急道：「小心！」

語音未落，只聞一聲慘叫聲傳來，沈鷹又是一怔，再度轉過身來，只見焦建章伏在桌上，背上插了一柄明幌幌的長劍。

沈鷹一驚非同小可，暴喝道：「誰敢偸襲！」身子如麻鷹般衝天掠起，向樓上飛去。

蕭穆聽見聲音登時止步回頭，他見沈鷹正向上飛去，便自門口奔出，眼前一花，只見司徒嚴等人去而復返，目光向門一望，喊道：「沈鷹，你竟敢刺殺朝庭命官，好吧。咱便稟告蘇尚書，走！沈大人已着了失心瘋，咱快跑別讓他殺了。」

說罷又掠了出去，蕭穆急怒攻心，喝道：「司徒嚴你胡說什麼？」

古逸飄忙道：「賢侄們且留在此處，看住這狗官的屍體，老朽出去看看！」

只聽沈鷹的喝聲遠遠傳來，他來不及自門口出去，霍地一掌擊碎窗櫺自窗口竄了出去。

× × ×

沈鷹剛躍上二樓，只見窗外白影一閃，隨即逝去，他足尖一點也自穿窗而出。

只見那白衣人在雪地上飛奔，快逾奔馬，雪地上只留下淺淺的足跡，他此刻心中的惱怒實在無以復加，猛發一道長嘯，走勢更疾。

那人轉過一條小巷，沈鷹忽聽一陣兵器碰撞聲傳來，急提一口氣，去勢更急。

轉過巷口牆角，只見那白衣人跟一個

乞丐惡鬥，那乞丐一口長劍苦苦遮擋，元自擋不住白衣人的攻勢。

沈鷹喝道：「留下命來！」身子電射，烟桿急向白衣人刺去。

白衣人身子向上彈起，彷如白鶴沖天！沈鷹正想隨後竄起，忽見白衣人身子一沉，向他倒撞下來。

這下行動匪夷所思，沈鷹慮不及此，下意識地向旁一掠，「砰」地一聲白衣人直勾勾跌在地上。

天色雖已黑齊，但自小巷人家窗口投射出來的微弱燈光下，那乞丐目光一落，仍然見到兩件事物。「叔叔，他讓人用飛刀殺死。」

沈鷹詫異地道：「是你？烟兒，」目光一落，果見白衣人胸上血跡殷然，心房上釘着兩柄飛刀，他連遭挫折，心中如被火燒，足尖一點，向屋頂飛去，「狗賊，有胆的便留下來跟沈某見個眞章。」

目光所及，那裏還有人影，沈鷹猶不甘心，飛躍兩座平房，只見前頭雪地上有一行淺淺的足印，他心頭一喜，暗道：「天助我也！」飛身躍下。

忽地一陣强勁的北風吹來，地上的積雪揚起半天，待得目能視物，那行足跡已無影無踪。

沈鷹長嘆一聲：「天亡我也。」

「叔叔，這到底是怎一回事？」

沈鷹猛地轉過身來，粗着聲道：「烟兒，老夫正想問你，這是怎樣一回事，剛才你怎地讓白衣人掠起。」

他雙眼噴火，神情十分可怕，雲飛烟從未見過，心中委屈，一時竟忘了回答。

「快說。」

一個聲音自後傳來：「你何必對她發脾氣，人呢？」

雲飛烟抬頭一望，叫了聲古伯伯。

沈鷹像一頭鬥敗的公鷄，揮手道：「回去再說。」

× × ×

酒樓內靜得落針可聞，猛烈的北風却不斷吹打在門窗上，發出陣陣令人心顫的聲音。

司馬城道：「此地亦非久留之地，沈前輩，咱不如另尋一個地方過夜。」

沈鷹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咱去找一家客棧吧！」

雲飛烟道：「叔叔，剛才姪女找到了一家破廟，還可安身……」

司馬城道：「這就更妙。」

「妙妙妙！」雲飛烟嗔道：「你剛才跑去那裏，害我四處找不着你。」

古逸飄道：「有話到了那破廟再說吧。」他隨即抄起焦建章的屍體，把大門拉開。

一陣北風挾着雪花像狂龍般竄了入來，令人眼睛都難以睜得開。

六人順風而行，走了一陣才到了那家破廟，雲飛烟點燃了火摺，子道：「你看我連柴草都拾來了！」

火光下果見破神枱前堆放了一些乾柴枯枝，雲飛烟生了火，衆人便圍火而坐。

司馬城道：「雲姑娘，你又怎會碰上沈前輩的？」

「我買了一些饅頭，找了這家破廟，又張羅了柴草，到了原處却不見了你，以為你久候不耐回去找我，所以便在小鎮裏四處找起來，却原來你倒會享受跑到酒樓裏大喝大吃，我還以為你讓人抓去了！」

司馬城答道：「眞對不起，以後又如何？」

「後來我心想那酒樓門口停了一乘暖轎，有點奇怪，便再折回來，却見有一個白衣人自酒樓的二樓躍了下來，我便藏身牆後，又聽叔叔的嘯聲，便準備給那人一個冷劍，不想那人武功之强，實在出人意料，你呢？你又怎會跑到酒樓內去？」

司馬城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我看沈前輩等也都急欲知個大概，我便由頭講起吧。」於是他便由和崔一山在汴梁被人誣為叛賊同黨說起，如何在高明森處聽到消息，如何誤打誤撞跑到焦建章書房中聽到他和蔣參將的說話，又如何假扮蔣參將出城，看了信後分頭報訊，一直說到進入酒樓，偸聽司徒嚴說話不愼被其制住為止。

衆人聽得目瞪口呆，久久不能出聲，司馬城這才把那封信交與沈鷹觀閱。

沈鷹看了之後，臉色十分沉重，良久才道：「這是個可怕的陰謀，」沉吟了一會，問道：「司馬賢侄，那尊菩薩是什麼模樣的你可曾留意？」

司馬城說道：「當時情況十分危急，小侄推開窗子，準備把那菩薩拋過去之後，便與雲姑娘自窗口跳出去，根本沒有留意，料不到那菩薩所藏的炸藥威力竟然這麼大，隔了一堵牆，小侄跟雲姑娘也被震暈。」

沈鷹道：「那姓祖的長得怎樣？姓梅的模樣兒又如何？」

雲飛烟爭着把那三個的臉貌描述了。

沈鷹道：「看來姓祖的便是廿年前的那個魔頭『冷心冰袖』祖千秋了！姓梅的好色，料是多年聲名狼藉的『無仁淚子』梅一笑！」

古逸飄道：「矮胖的那人頭上可有頭髮？」

司馬城及雲飛烟齊聲道：「沒有。」

「此人便是『胖彌勒』韋光，早年曾敗在老夫刀下，不想如今又再出來興風作浪。」

雲飛烟道：「這三人如今大概都已魂歸地府，也不足為懼了。」

沈鷹道：「令老夫疑惑的是，老夫甚少上朝，連京師也少到，有誰跟老夫有仇怨？」

司馬城道：「也許是妒忌前輩！」

沈鷹搖頭道：「老夫雖是御賜從二品，但這只是虛名，論實質權力還不如一個四品官兒，朝中大臣都是執掌實力之人，老夫對他們構不成絲毫威脅！」

「這倒奇了！」古逸飄道：「莫非你無意得罪了什麼人？」

沈鷹長嘆一聲，道：「江湖上能造這樣的火藥數江南霹靂堂第一，霹靂堂雖不是什麼名門正派，但堂主秦烈為人頗為剛正，他豈會投靠奸佞？」

雲飛烟道：「所謂知人口臉不知心，也許秦烈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沈鷹長嘆一聲，負手面壁而立，良久才道：「這件事要避也避不了，老夫明日只好親自北上了！」



卓湛道：「晚輩等情願到蘇尚書面前為前輩作證！」

沈鷹不言不語，衆人心頭都十分沉重，廟裏光綫倏地一暗，原來那堆乾柴經已燒盡，四下裏又只聞北風的呼嘯聲及粗重的呼吸聲。

× × ×

小廟的破窗現出一絲白光，沈鷹道：「小蕭，你去找一張破蓆子來！」

蕭穆應了一聲開門而去，就在門被拉開時，光綫一亮下，衆人都見到沈鷹連兩鬢也似脫落了不少，往日油亮亮的頂門，今日似蒙上一層灰暗。

衆人心中都知道沈鷹昨夜思想未曾有一刻停過，也暗暗替他担心。

不一刻，蕭穆取了一張草蓆回來，他把焦建章的屍體連那柄劍一齊裹住，用蔴繩紮緊揹在後背上，一行人便望北走去。

經過一個馬販市場，沈鷹便叫雲飛烟及司馬城買幾匹馬。大雪飄飛，道途難行，買馬的人頗多，雲飛烟眼尖在人羣中見到一張熟悉的臉，她不由輕聲叫道：「商衞！」

一個青年警覺地拿眼四處瞄，雲飛烟分開人羣走前。「在下姓雲，商老弟忘記了麼？」

她臉上易了容，時值非常時期，商衞不敢貿貿然相認，雲飛烟又好氣又好笑，只好道：「我是雲四哥，傻子！」

商衞這才喜道：「四姐，啊不不，四哥，小弟找得你好苦，頭兒呢？」

「買了馬再說！」雲飛烟及司馬城挑了六匹神駿的馬匹便與商衞走回前頭，沈鷹等見了連忙翻上馬背。

雲飛烟指一指沈鷹的後背笑罵道：「頭兒就在你跟前，你認不出吧，你四姐的易容神技，你就算再學十年也學不到七分，你看你臉上東塗一塊泥，西擦一團油的像個什麼！」

沈鷹心神恍惚，還以為商衞是馬販子，此刻聽了聲音才道：「商衞，小顧他們都去了那裏？」

商衞忙道：「頭兒，小顧去淮陽，崔一山老前輩去了邯鄲，其他兄弟都四處去找你啦！」

沈鷹勒住馬韁，道：「那尊菩薩是誰送來的，你可知道？」

「是一個老頭及一個小姑娘要送給您的，顧三哥替您收下去的！」

沈鷹厲聲道：「那兩人是誰？為何要送這麼的一尊菩薩給老夫？」

商衞低下頭，道：「他自說您幾年前替他平了一件寃案，所以特地叫人塑了一尊菩薩與您！那尊菩薩用泥塑的，塑的正是您的容貌，手工十分精細神肖，還髹上金漆！這老頭也眞够意思。」

沈鷹喃喃地道：「泥菩薩塑上我的容貌？泥菩薩塑上……」

「對，眞的像極了，不過那尊菩薩身上的金漆却耐不住熱，咱們……」商衞嚅嚅地道：「咱們不明底蘊，把它放在几上，給火鍋的熱力一逼，金漆便溶了，幸而顧三哥發覺得早才把它拿開！頭兒別生氣，回去咱另叫人再髹一遍，將來把祂放在神枱上，點上香燭便……」

「住口！」沈鷹暴喝一聲，「蠢才！那尊菩薩裏面藏了好些炸藥，用意正要你們把祂供在神枱上，熱力到一定程度時，那些炸藥便要炸開了，你們也都得四分五裂，屍體不存！」

商衞吃了一驚，他從未見過沈鷹發這麼大的脾氣，不由忐忑起來，不敢說話。

古逸飄嘆息道：「好毒辣的奸計，任何手下見自己的上司如此受人尊敬，少不免把祂供奉起來，只要把香燭放在祂身前，便遂了他的奸計。」

雲飛烟這才把那尊菩薩爆炸的經過說與商衞知。商衞額上汗跡殷殷，失聲道：「幸而那時候咱正在吃飯，因為金漆溶了，顧三哥才說待日後再請高明重新髹上金漆才……幸而如此，否則……」

沈鷹這刹那好似蒼老了數年般，半晌，他才哈哈地狂笑起來……「好一條奸計，這泥菩薩自江南渡江而來，哈哈……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這不是明着挖苦老夫麼？」

一頓又道：「呸！老夫經歷過多少風浪，什麼事不都給老夫擺平，要想扳倒老夫可沒這般容易，泥菩薩過江，哈哈！」

衆人知他心頭憤怒，都想不出話來安慰他，沈鷹放馬狂馳了一陣，待蕭穆等人追了上來才道：「小蕭，把焦建章那狗官的屍體交與老夫，你們立即回去商丘，把弟兄們都找來，全力替我調查這件事，必要時到江南霹靂堂探查一下！」

古逸飄道：「老鷹，你想去那裏？」

「老夫立即上京，憑老夫多年來的功勞向聖上討三個月時間來追查此案，諒必沒多大的困難，你們先替我調查一下。」

蕭穆道：「頭兒，屬下跟你去吧，萬一有什麼事，也好有個照應！」

沈鷹搖頭道：「不必，外面的事先由你負責，烟兒速去找七省巡案張光宗張大人，把情況告訴他。老夫不把這件事調查清楚，這一口烏氣又如何能消受得下！」

古逸飄說道：「老夫便助蕭侄一臂之力！」

沈鷹抱拳道：「有勞了，異日事了老夫再行另謝。」他不待對方答話，雙腿一挾，拍馬急馳而去。

衆人目送他遠去，心頭都是十分沉重，不知他此去是禍還是福。

良久，蕭穆才道：「咱也走吧，路上大家小心一點，不要露出破綻，假如咱們有什麼閃失，頭兒要想洗脫蒙寃，就更加困難了！」

## 鐵牢雙鷹會

沈鷹日夕趕路，不一天便到了安陽，這天入了城，却見街頭上圍滿了人羣，他躍下馬，擠入人羣一望，原來牆頭上貼了張告示，告示之旁有張通緝令，上面畫了一幅肖像，可不是自己的相貌？

他心中哼了一聲，躍上馬，縱目四顧，分明是四處人羣房舍，腦中却是一片空空洞洞。

忽聽人羣中有人道：「昨天來了個大官，原來是為了這個兇賊而來的。」

另一人搭腔道：「聽說來的是位尚書大人呢！想不到連安陽也沾了點光，嘿嘿！咱們這地方已很久沒有大官什麼大人駕

臨了，不想到一來便來了個尚書大人。」

兩人相顧大笑，沈鷹聽在耳中，怒在心頭，過了一會，一咬牙，撥轉馬首望衙門馳去。

只見衙門外站了不少持槍的官兵，一片緊張，沈鷹把馬馳至石階前才按住，早有幾個官兵兩槍互交攔住馬首，喝道：「瞎了眼的老頭，竟敢來此放肆！」

沈鷹沉聲道：「老夫便是沈鷹，蘇大人在內麼？」

那些官兵齊吃一驚，一個道：「請，請吧，沈……稍候……」回身望內跑入去稟報。

沈鷹冷笑一聲，負手望天，看也不看那些官兵一眼。那些官兵都恨不得裏面早點傳出消息，偏那官兵好似石沉大海似的。隔了良久，才見一個牌官出來，彎腰行禮，道：「請沈大人入堂！」

沈鷹大刺刺地道：「帶路！」

牌官穿過走廊，一直把沈鷹帶至內堂一個花廳中，只見廳中坐着兩個官兒，一個正是蘇尚書，另一個却是本地的知州衙大人。

兩個官兒穿着便裝常服，見沈鷹進來，忙站立抱拳道：「不知沈大人駕到，有失遠迎！」

沈鷹心中冷笑一聲，嘴上却道：「爲了下官一點事，倒勞蘇大人迢迢千里來此，下官實在好生不安！」

「那裏那裏，你我同是一殿之臣，何必說這種客氣話，沈大人，快請坐下喝杯茶。」

「請。」

三人分頭坐下後，蘇尚書道：「下官聽見沈大人這件事後，頗覺詫異，想大人深明公理，豈會做出這般事來？這其中莫非另有什麼隱秘麼？」

沈鷹說道：「不知蘇大人信不信那些謠言？」

「下官根本談不上這個問題，聖上給了下官一道聖旨，下官只好下來調查一下！」蘇尚書憂愁地道：「沈大人，你可知道裴大人的一個姪女如今是聖上的新寵麼？這件事倒不好辦。」

沈鷹心頭一震，隨即道：「下官根本沒殺裴大人，他姪女是否聖上的新寵又有什麼分別？」

「話非如此，沈大人爲朝庭奔波數十年，下官實在不願見到你因這件事而……咳……沈大人可否把你所知的，以及這幾個月來的行踪告訴下官麼？」蘇尚書捋了一下短鬚道：「咱在此總較好商量，否則到了朝庭上便沒這個方便呢！」

沈鷹沉吟了好一陣才道：「下官認爲還是親上金鑾殿跟皇上說個清楚！」

蘇尚書嘆息道：「沈大人大概還不知事情之嚴重！」他稍頓了一下續道：「沈大人留在裴大人身上的那根烟桿兒聖上已看過了，聖上說這的確是沈大人之物，他去年曾經見過。」

沈鷹心頭大震，脫口道：「但那根烟桿下官幾個月前已把它拋掉，改用此根！」他隨即在腰帶上抽出那根長滿枝節疙瘩的烟桿來，也不知這是用何種木材造的。

蘇尚書道：「下官早說沈大人不是這種人，下官絕對相信你，奈何朝中奸佞之臣密佈，信沈大人之言的人便不多了，你還是把情況對下官說一下吧，下官有了個底，將來在金鑾殿上也好爲沈大人排解一二！」

知州衙大人也道：「蘇大人說得不錯，沈大人便先把情況說一說吧！蘇大人昨日下車伊始便向下官打探消息了，可惜下官也是毫沒所知，現在豺狼當道，像沈大人這種正直的棟樑是越來越少的，要是有什麼閃失，實是朝庭的一大損失！」

沈鷹心頭感動，喉頭一梗，竟說不出話來，他隨手拿起几上的茶盃道：「兩位大人高義，下官十分感激……請！」一仰首骨嘟骨嘟地把一大盅茶喝乾。

蘇尚書跟衙知州也陪着他喝了一口。

「事不宜遲，請沈大人說吧。」

沈鷹長嘆一聲，這才把自己幾個月來的行踪，以及把司馬城所歷的經過，和焦建章被殺的情況說了一遍。

這一說，幾乎說了近個時辰，才把經過說個清清楚楚。

蘇尚書拍几道：「好一條毒計，看來必是有人要陷沈大人于不忠不義之境了，沈大人且放心在此歇一宵，待本官今夜便寫一道奏章禀告皇上以伸正義。」

沈鷹感激地道：「有蘇大人仗義陳詞，沈某雖死也瞑目矣！」

「這是什麼話？下官忝爲刑部尚書，自當秉公處理，否則怎麼對得起天地及朝庭。」

衙知州接口道：「下官這就去安排酒席爲諸位大人接風……」

蘇尚書忙說道：「衙大人何必如此客氣？」

衙知州道：「此乃應該的，兩位大人都是朝庭的棟樑，下官一向好生欽佩，今日一定要好好招呼一下，否則天地都要怪下官呢！」

蘇尚書臉上突現忸怩之色，輕聲道：「衙大人，請問解手處在那裏？老夫今日茶喝多了，咳咳……」

衙知州忙道：「待下官帶大人去。」回頭對沈鷹道：「請沈大人稍候一下，小官即來陪你！」

沈鷹也覺得有點內急，可是回心一想兩人同到茅厠解手，總是有點不便，便忍住了。「兩位大人有事請便！」

蘇尚書及衙知州去了之後，沈鷹枯坐無聊，便站了起來，準備四處看看，不料那脚剛站起，便覺頭重脚輕，渾身酥軟。

他猛吃一驚，暗道：「不好，着了奸臣之計了！」正想衝出去，只見湧出一大批兵將來，沈鷹猛喝一聲，向一個參將衝去！

一口氣剛提起，眼前登時一黑，只聽兵將們拍手喊道：「倒也倒也！」咕咚一聲，摔倒地上，人事不醒。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沈鷹才逐漸恢復知覺，睜開一絲眼縫，只見眼前一片漆黑，鼻中聞到一股子衝鼻的霉氣，他動了一下，黑暗中只聽「叮噹」一聲，清脆響亮，他腦子忽然清醒過來，這是一座牢房，他手脚都被人用鐵鏈鎖上了。

那刹那，一股怒氣迅速冒昇，便張口大罵起來：「你奶奶的蘇振邦，你這個奸



佞小人，老子却把你當作君子看待！」

話音未落，耳畔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狂笑聲，這笑聲拌着叮噹叮噹的鐵鏈聲，似沒停止之勢。

沈鷹被他笑得心頭火起，猛然喝道：「你鬼笑什麼？」

笑聲仍然不息，沈鷹大怒，向前爬了過去。「再笑老子便打死你！」

笑聲倏地止住，一個冰冷的聲音道：「你是誰的老子？你想打死誰？」

沈鷹心頭狂跳，脫口說道：「是你？管老笑！」

「哈哈哈！老夫正愁獨坐沒味，想不到他們竟然把你送來與老夫作伴！眞是好笑啊好笑！管一見跟沈鷹一生也不知把多少人關進牢房，不想今日天下却變了，哈哈哈！」

他笑聲雖响，却沒一絲笑意，聽得人好不舒服。

沈鷹怒道：「你鬼嚎什麼？這是什麼地方？」

那人正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他聞言冷冷地道：「老夫正想問你呢，你却反來問我！」

「你不是先來的麼？」

「老夫失手已經月餘，被封在一個大箱子裏運到此處，誰知道這是什麼鬼地方！你在什麼地方被擒的？」

「安陽！他奶奶的，老夫是被蘇振邦誆住了！他奶奶的，那杯茶有鬼！」他連遭大變，將往日與今日對比，心情更不能平靜，說話也全不顧什麼身份了！

「蘇振邦那老小子是怎樣騙你的？」

沈鷹怒道：「你怎不先說？你又怎會來了此地？」

「你遲來該先說！」

「你先來更該先說！」

管一見怒道：「這種事有什麼好說的！他奶奶的，管一見生平第一遭被人擒下，實是奇恥大辱……」

沈鷹冷嘿一聲，道：「原來你還想擺架子，揣身份！你奶奶的，這個時刻還有什麼面子可講！老夫不也是頭一趟着了人家的道兒！」

管一見忽然道：「喂，他們是以什麼奸計誆你的？」

沈鷹道：「咱們一起說吧！」他心頭一轉，覺得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耳中聽見管一見喊道：「一、二、三！」

他一急之下，脫口道：「泥菩薩！」

「泥菩薩！一尊他奶奶的泥菩薩！」

管一見也同時喊道。

這刹那，兩人心頭却是一怔，半晌，兩人又同時道：「人家也是用泥菩薩對付你？」

話出了口，兩人又同時苦笑一聲。

管一見自氣窗望了出去，喃喃地道：「這一夜好長，怎地天還不亮？」

沈鷹心頭一沉，一時也說不出話來，料不到兩人竟在這般環境之下相見，不由喃喃地道：「你跟老夫享有同樣的榮華富貴，吃的苦自然也得一樣，否則皇天豈非無眼？」

管一見怒道：「現在皇天根本就無眼，否則怎會奸賊得道，忠臣被害！」

沈鷹道：「好罷，既然你不說老夫也不說，就讓奸賊更加得意吧！」

「難道你說了便能脫困重見天日，洗脫沉寃？」

沈鷹陰惻惻地道：「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這可也說不定！要是讓老夫脫出樊籠，老夫便把他鬧個天翻地覆！」

管一見精神也似一振，雙眼露出幾絲火焰。

## 審問

遠處傳來一聲幾不可聞的鷄啼，臨天亮，風又猛烈了。

北風自那只比巴掌略大一點的氣窗吹入來，發出一陣嗚嗚的叫聲，似訴似泣。

管一見道：「老夫便說與你聽吧！」

沈鷹精神一振便爬近了他身邊。「老夫洗耳恭聽。」

「上個月初，皇甫大人做七十壽辰，老夫應邀爲座上賓客……」

沈鷹突然截口道：「你指的是那個皇甫大人？」

「前右都御史，他退休在西湖畔頤養天年！」管一見續道：「到賀的賓客並不很多，只開了十桌酒席，席散後老皇甫把老夫留下過夜，老夫對他的廉潔耿直頗有好感，便欣然答應。」

說到這裏，管一見突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不想這一夜却使老夫陷於此地！」

「老皇甫誆害你？快說來聽聽！」

「那一夜，老皇甫叫老夫到他書房裏，老夫自然沒意見，待得他送走賓客，老夫才跟他到書房去。我便問他：『皇甫大人叫下官來此有何指教？』他哈哈一笑，捋了一下頷下的長鬚才道：『老夫正有事向你討教，希望管大人指教！』當時老夫心中十分詫異，心想這老皇甫博學多才，自己有什麼可教他的，況且他又不學武，於是詫異地問他：『管某一介野夫有什麼好教您的？』他又笑了一下，道：『這件事老夫早就想向人討教，奈何却所問非人，現在管大人來了正好！』他說罷便轉過身去……」

沈鷹又截口道：「到底是什麼事，他可還未說出來……」

管一見怒道：「你別打岔好不好，你往日可非如此！」

沈鷹哼了一聲，道：「好吧，老夫不做聲便是，你再說下去吧！」

「當時老夫也是十分奇怪，不知他要做什麼。」管一見續道：「就在此刻，忽聞老皇甫哎呀叫了一聲，接着便仰天倒下！老夫目光一落。原來老皇甫胸口上被人插了兩柄飛刀，胸口衣衫一片殷然。」

沈鷹不由啊地叫了一聲，管一見望了他一眼。「老夫心知有異，目光一抬，見窗子彷彿一動，心想必是有人在窗外暗施偷襲，正想自窗子追出去，不料却讓老皇甫一把抓住，他沙啞地道：『管大人……你一定……一定要替老夫報仇……』我答了他，便問：『老皇甫找老夫來此到底是何事？』他道：『茶……茶，老夫得到……幾塊茶餅……正想請管大人替……鑑定一下年期及品種……』他說罷，便自斷氣了！」

沈鷹忍不住說道：「那你便沒追出去了？」

「老夫擊碎窗櫺竄出去後，尚未看見人，却聞有人高聲喊道：『管一見殺人了！來人，管一見殺死老皇甫了！』老夫登時吃了一驚，心知這次難以解釋，喊聲過後，皇甫家的人果然都圍了過來，老皇甫的兒子皇甫拓便問道：『管大人是否眞的殺了人？』老夫當然不承認，他又問：『那麼大人身上因何有血跡？』老夫低頭一看，衣袖上果然沾了一片血跡，料是剛才扶起老皇甫時不愼沾及的，當下只得把經過對皇甫拓說了！唉……」

「他相信否？」沈鷹又問了一句。

「他若相信便沒事了，」管一見恨恨地道：「他拉着老夫到書房裏，看了一會兒道：『假如家父是被人暗殺的，應該是背部中刀才對呀！』老夫道：『當時他轉身要取茶餅讓管某鑑定！』他便在書房中找茶餅，可是書房中竟沒有茶餅，老夫一時怔住了。心知這是個可怕的圈套，當下便道：『皇甫兄弟，令尊的確是被別人殺死，管某敢以信譽保證，並且決定立即展開調查，爲令尊報仇以及洗脫管某的嫌疑！』說罷老夫便自窗口躍出，離開了皇甫家！」

沈鷹道：「如此誤會豈非更深？」

管一見想了一會道：「老夫回到杭州寓裏時，裏面竟沒一人，便亮起油燈，只見桌上放着一尊泥菩薩，這尊泥菩薩塑的竟是老夫的容貌。老夫十分奇怪，便把其取了上來，一入手便知這必是泥塑的，菩薩下面壓着一張字條，上面寫着幾個字：奉上菩薩一尊，請笑納！老夫當時心情十分煩燥，心想誰送這麼一尊泥菩薩給老夫？泥菩薩這豈非諷刺老夫麼？又想起剛才皇甫家那個圈套，心頭怒火狂升，便脫手把其拋向庭院的假山上！」

沈鷹嘆息道：「那必是菩薩爆炸，連假山也碎了！」

管一見苦笑道：「何止假山碎了，那一聲猛烈的爆炸聲以及强烈的震盪力，把老夫拋得老高，摔下去時竟沒了知覺！」

他又嘆了一口氣續道：「待到老夫醒來時，已是雙手雙脚被粗壯的鐵鍊緊緊鎖住了，身子還有好幾處傷勢。老夫被人裝在一口大箱子裏，一直送到此處！」

沈鷹道：「幸而你把菩薩拋遠，否則只怕早已屍骨無存了！」

「老夫的說話完了，你也該把經過說一下了吧！」

「且慢，你不懷疑這是皇甫家設下的奸計麼？」

「可能性不大，第一假如設計的是皇甫家的子孫，他們又怎忍心用老皇甫作餌，而且也犯不着如此！後來老夫想過，書房中可能眞的有茶餅，只是在老夫追出去後，那些茶餅却又讓人把其拿走了，使老夫更難辯白！」

「你剛才說老皇甫中了幾口飛刀？分佈的位置是如何？」

管一見詫異道：「怎樣你對這件事好似特別感興趣？是兩柄，分插左右胸！」

沈鷹手掌用力擊在地上，鐵鍊又叮噹地響了一下。「是了，必是同一人所爲！」他想起那個暗殺焦建章的白衣人也是用兩柄飛刀刺斃，情況正跟老皇甫一樣。

管一見怪叫一聲：「那是什麼人？快說！」

沈鷹嘆息一聲。「老夫若是知道，也就不必犯愁了！」他便把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

這席話說罷，天色已亮了。管一見道：「看來咱們的敵人倒是同爲一人了，但這人到底跟咱有什麼仇恨，爲何要置咱兩人於死地？」

「老夫相信此人必是朝庭上的某一個大臣！」

「咱們絕少跟那些人來往，又會有什麼仇恨？」

沈鷹道：「現在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脫困出去，否則多說也無益！」

「皇上那裏……」

「皇上那裏也難說話！咳，去年的事你忘記了，他整天在宮內……唉！」

管一見也自默然。

忽聽「嗒」地一個聲音傳來，接着牢門被人打開了，走入了四個太陽穴高高鼓起的漢子來，其中一個道：「你們放明白點，識時務的便乖乖走出去，免得大爺們動手！」

管一見冷冷地道：「去那裏？」

「蘇大人要親自審問你們！」

管一見哈哈大笑。「很好很好，不知他要怎樣審！帶路吧！」

那人陰森地道：「對不住，大爺怕你們反抗，得罪了！」身子倏地欺前，姆指及食指抓住管一見的琵琶骨，另一個也依法泡製把沈鷹制住。

沈鷹及管一見夷然不懼，慢慢邁着步子走了出去。走了一道長長的石階才到得上面，前面那兩人轉入一道迴廊，帶頭而行。

一忽，到了公堂，只見兩旁站了不少衙差、牌官以及八個身穿胄甲的大漢。

公案後坐着的正是蘇振邦，沈鷹怒目瞪在他臉上。眼中似要噴出火來般。

蘇振邦臉色一變，驚堂木一拍，喝道：「大胆反賊還不跪下！」

沈鷹冷冷地道：「沈某官職在身，恕不下跪！」

「呸！你如今已是刼賊，還講什麼官銜功名！」

「蘇大人說得實在好笑！」管一見接口道：「本官審案沒有一千也有八百件，却從未曾有未審便先定罪的！莫非蘇大人慣於如此麼？」

蘇振邦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胡說，此地是公堂，你們竟敢知法犯法？」

沈鷹道：「但不知本官所犯何罪，蘇大人又可曾有聖旨否？」

「放肆，皇上豈能每件事都寫聖旨，只要有人到本官處伸寃，本官便有權來審你！」

「很好，蘇大人問吧！」

蘇振邦扶一扶冠，沉聲道：「管一見，你如何殺死老皇甫，快從實招來。」

「本官未曾殺過老皇甫，而是老皇甫被別人殺死的！」當下管一見便把當日的情況述了一遍。

蘇振邦把驚堂木一拍，喝道：「滿口胡詞，你既然未能當場把你口中的那個所謂兇手捉住，又如何能證明你沒有殺人之動機？」



管一見雙眼一睜，道：「請問蘇大人，管某又有何殺老皇甫的動機？」

蘇振邦冷笑一聲。「你承認了麼？你殺死老皇甫便是欲反叛當今皇上！這罪名你可承認否？」

管一見怒極反笑。「你既然有欲加之罪，又何必多此一舉把管某請來此處看你做戲！」

蘇振邦道：「來人掌嘴十下！本官再警告你，你如再無視公堂便要動刑了！」

霎時間只見一個粗壯的衙差走前，劈劈拍拍地摑了管一見十掌，這十掌力度甚大，打得管一見雙頰腫起老高，他心中實在怒不可遏，不過他到底是個精細的人，硬生生把氣忍住，拿眼望着蘇振邦。

蘇振邦道：「本官若不傳證人，你是不服的了，來人把證人帶上來！」

一忽，一個衙差帶了幾個腹大便便的商賈模樣的人上來，蘇振邦喝道：「徐員外，當日老皇甫大壽，你們是否跟管一見同席？」

一個五十多歲的胖子說道：「啓禀大人，當夜，咱們三個正是與反賊管一見同席！」

「他在席上如何說了？」

「當日管賊喝了不少酒，便胡言亂語起來，啊不，是酒後露眞言！」

管一見嘿嘿冷笑不已！蘇振邦望了他一眼，又道：「他洩露了什麼眞言？」

「小的不敢照說，總之他說了很多污辱皇上的話，還說他連娘娘的身子也摸過……後來老皇甫見他越說越不成話便好言勸他，不料管賊却反而懷恨在心，當夜便把老皇甫殺死了，也許他在酒醒之後，知道犯了大罪，便幹起殺人滅口的勾當！」

蘇振邦驚堂木又是一拍。「你所說可有半句是虛造的否？你又沒有親眼看見他殺死老皇甫，又怎知是他幹的！」

管一見又是嘿嘿冷笑，拿眼瞪在胖子的身上，心想老子假如逃過此刼，就算不殺了你，也得把你的老舌頭割下，方洩心頭大恨！

徐員外道：「小的句句屬實，雖然小的不曾目擊，可是却親耳聽到管賊跟老皇甫的對話！」

「你快把經過說出來！」

「當時小的因便急，要去解手，無意中經過書房，却聽見老皇甫慘呼了一聲，接着他又道：『管大人你，你爲何要殺老夫？』只聽管賊道：『管某若不殺你，只怕你把剛才管某所說的話禀報朝庭，管某豈非要株連九族！對不住，待管某再加上一刀，你便一無所知了！』當時小的聽到這裏實在嚇得手脚不能稍動，幸而那管賊是由窗子跳走了，否則只怕連小的也要被他殺了滅口了！」

蘇振邦冷笑一聲道：「很好，你們先退在一旁，管一見，你現在尚有何言？」

「管某的話在聖上面前說！」

「那你是承認的了！」

「管某恨自己怎不把御賜的尙方寶劍帶在身上！」

蘇振邦臉色一變，半晌才說道：「沈鷹，你犯了殺死朝庭命官之罪，你認是不認？」

沈鷹冷笑道：「裘大人死時，沈某在數百里外，除非沈某是神仙，否則如何分身去殺人？」

蘇振邦冷笑道：「那麼殺死焦建章大人呢？你當時難道也在數百里之外？」

沈鷹一怔，怒道：「誰說焦大人是沈某殺的？」

蘇振邦道：「不招證人諒你也不認，來人，傳證人上堂！」

沈鷹道：「證人？證個屁！」

只見衙差帶着兩個中年漢子上來，沈鷹目光一瞥，認得這兩人便是司徒嚴及徐中平的手下，便先發制人地道：「原來蘇大人找的證人是兩個强盜！」

蘇振邦驚堂木猛力一拍，喝道：「放肆，你說他兩個是强盜可有證人？何況這也與本案無關！」轉頭道：「你兩個叫什麼名？」

「啓禀大人，小的姓孟名義，最近投在焦大人手下辦事。」

另一個自稱叫許發。

蘇振邦道：「沈鷹殺死焦大人兩位可在場？情況又是怎樣，趕快從實說來！」

孟義說道：「那天，焦大人帶小的等去石橋鎭想拿沈賊時，小的也在場，當時沈賊拒捕，便與小的等打將起來，他雖然神勇，但敵不過咱人多，大概有點鬼心眼，忽地一個轉身把小的身上的長劍擾走，翻身要制住焦大人，焦大人便四處躱閃起來……」

「他便把焦大人殺死？」

「是的，那柄劍自背後刺入去，小的兩人親眼看見。」許發接道。

蘇振邦道：「沈鷹，如今證據確鑿，你尚有何話好說？」

沈鷹怒道：「簡直是放屁！當時根本他們走得一個不剩！」

「你的意思是你把他們趕跑然後把焦大人殺死？」蘇振邦冷冷地道：「可是如此？」

沈鷹心頭在暗暗打鼓，却氣得手脚亂顫。

蘇振邦喝道：「沈大人，你今日既然知道害怕，又何必當初，來人，寫狀紙讓他劃花押！」

「呔！誰說沈某怕了？沈某一生光明磊落，正所謂閻羅王三更敲門也不驚，有何可怕的？」

「不怕因何手脚亂顫？」蘇振邦狡猾地一笑。「此刻公堂上並沒別人，沈大人認了又何須怕臉上不好看！」

沈鷹雙目似欲噴出火來，道：「沈某可否問證人幾句話？」

「本官若不答應，別人豈不懷疑沈大人是屈打成招？問罷！」

「你兩個狗腿子，老夫且問你，既然你說老夫敵不過你們人多，爲何又不在老夫殺了焦大人之後把老夫制住？」

蘇振邦道：「有理有理，許發你倆可有話說？」

「啓禀大人，小的們見沈賊殺了焦大人之後，便奮不顧身衝上前要把沈賊制服，不料他的强援突然掩到，所以咱們只得退下！」

蘇振邦道：「他那些狐羣狗黨都是些

亡命之徒，你們不與之硬碰，倒是明智之舉，沈大人，你尚有何話可問！」

沈鷹長嘆一聲：「老夫再問反而要氣傷身體了！」

「既然你已自承是殺死焦大人的兇手，便快請劃花押吧！」

沈鷹雙目盡赤。「老夫何時承認？」

蘇振邦驚堂木一拍。「大胆刁徒！剛才你分明道：『爲何不在老夫殺了焦大人之後把老夫制住？』請問這老夫是不是代表沈大人你？」

沈鷹氣得說不出話來，頦下短鬚根根豎起，似鋼針般。

「你還不認，來人，替本官打！」

「上！」衙差們一湧而上，準備動手，管一見喝道：「蘇大人想用刑是因公還是因私？不是想把老夫及沈大人打死獄中吧！告訴你，老夫的手下已上朝見聖上，管某假如有罪，朝庭自有定奪，何須你越俎？」

沈鷹突然問道：「請問蘇大人今日何夕？」

蘇振邦一怔，道：「臘月十七日，你問這個有何用意？」

「老夫來此之前已叫人去找張大人，他說臘月二十日趕來此處，大人何不多等三天？」

「胡說，張大人怎知老夫來此處？」

沈鷹看了他一眼，故意「嗤」地一聲笑了出來。「這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放肆！本官做了什麼害怕被人所知的事？」

「你心中自己明白，若老夫說出來，只怕蘇大人臉上不好看！」

蘇振邦臉色一變，忽青忽白，喝道：「既然你們自知有罪而稟報朝庭，本官便把你們押送上京由聖上親自處理，來人，把兩個反賊拖入牢房關押，等候發落！」

## 劫車

沈鷹跟管一見相對無言，五內翻騰，太陽穴隱隱發痛。

自氣窗透進來的光綫逐漸暗淡了，鐵製的牢門忽然傳來聲音，有人喊道：「拿飯！」

沈鷹及管一見互望了一眼，心中暗笑一下，此刻即使是山珍海味也下不了咽。

那獄卒又道：「人是鐵飯是鋼，不吃白不吃！」

沈鷹及管一見仍端坐如石像，那獄卒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人說沈神捕及管神捕如何英雄了得，不料却連個普通人也不如，你們不吃，即使張大人肯救你們，你們也自挺不住！」

這話倒有效，沈鷹爬了起來，伸手去接。鐵門上開了一個小洞兒，剛好能塞入飯盒子，獄卒道：「好吧，吃了飯便好睡覺了，養好精神才有重見光明之日！」說罷脚步聲逐漸遠去。

沈鷹把飯蓋子遞與管一見，道：「這人說得倒不錯，咱便聽他的話吃點吧！」

他把飯蓋子掀開，匙羹一落，忽然傳來「叮」地一聲輕响，心道：「這是什麼東西，怎地這般堅硬！」伸手一摸，却是一塊鋼鋸片兒，這剎那，他一顆心登時狂跳起來，靠近管一見身邊，輕聲道：「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管一見伸手一摸，一顆心也登時活了。「這人倒似像要救咱們！」

沈鷹雙眼在黑暗中烱烱發光。「他剛才那些話是否另有含意？」

管一見精神倏地一振。「別說了，先把飯吃下再說！」他又把飯盒子拿了起來，匙羹在飯中一陣翻挖，突又咦地叫了一聲，伸手一摸，竟摸着一張紙，此刻他心中實在驚異萬分，他看一看氣窗，道：「老鷹，這裏面有張紙，你站在牆角去，待老夫爬上氣窗看看！」

兩人立即放下飯盒，沈鷹站着牆邊，雙手下垂，雙掌交叉疊住，管一見提氣一躍，雙脚剛好落在他手掌上，把紙片湊到氣窗口。

借着那尚有的一點微光，把紙片攤開，只見上面被人用木炭寫上了兩個字：勿吃！

管一見重新躍落地上，把這兩字告訴沈鷹。沈鷹目光一亮道：「那人說吃了飯好好睡一覺，莫非飯中被人下了痲藥！」

管一見目光一閃，道：「正是，咱把飯倒掉！」他把地上的稻草掀起，將飯菜倒掉，沈鷹也依樣劃葫蘆。

管一見把飯盒自門洞拋了出去，故意道：「他奶奶的，這飯怎地這般少！」

兩人又商量了一陣，管一見便把身子遮住門洞，沈鷹却拿出那塊鋼片子輕輕在脚鏈上鋸動起來，沒想到那鋸片竟是塊上佳的利器，鋸得又快又穩，幾乎連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沈鷹把鐵鏈鋸得剩下五分之一，估計盡力一掙，已可折斷，這才替管一見鋸起來，鋸了脚鏈又鋸手鏈，弄好了一切，才倒在地上打着呼嚕。

× × ×

過了好一陣，只聽一陣雜亂的脚步聲傳來，牢門接着被人打開了，一個粗啞的聲音道：「任你是什麼鐵打的漢子，吃了這千日醉還不是睡得比豬還死！」

牢門內隨即傳來一陣笑聲，一個沉實的聲音道：「快把他們抬出去，不要點火，出去時盡量小心不要讓人看到，免得這兩人的手下在一旁看見。」

沈鷹及管一見心中暗喜：「你們不點火，正合老夫心意！」

心念未已，頭脚已被人握住，身子隨即離地而起，慢慢向外離去，走了好一陣，那沉實的聲音又再傳來，此次聲量低得多。「到了，把他們放入車中！」

沈鷹微睜開一眼偷看，只見地上放着兩架密不透風的車子，車廂十分結實，四角都包上鐵皮。

那些人把他們放入車廂後，又把蓋子關上，接着傳來叮叮噹噹的鐵鎚聲，沈鷹睜開眼來，只見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他不敢稍動，生怕功虧一簣，隔了好一陣，沉實的聲音隱隱傳了入來：「這兩人果然睡得像豬一樣，連動也沒動，好吧，開車！」

沈鷹暗罵一聲好狡猾的奸賊，車子便向前移去，照經驗估計，車子是被馬匹拖拉着的。



管一見及沈鷹雙雙被押在大牢中。

過了好一陣車廂裏逐漸氣悶，他輕輕側一側身，忽覺精神一爽，原來車底有兩個拇指般大小的通氣孔子，他不知馬車要把他們運去那裏，又不知有多少人跟着，便索性再等待下去。

他躺在車裏，做起吐納的功夫來，行了十二個周天，渾身上下無處不舒暢，精神與體力都在最佳狀態中。

正在不耐間，忽聞遠處傳來一陣如雷般的馬蹄聲，他猜不着發生了什麼事，心頭不由一沉。

× × ×

「希聿聿」的一陣馬匹驚叫聲中，沈鷹猛覺車廂一震，幾乎被掀翻，接着車子也逐漸停下來。

一忽，只聞零星的兵器碰擊聲傳來，馬蹄聲又再响起，這次却是自近而遠。沈鷹運起勁來雙手用力一掙，手鏈便自斷了，接着內力下沉，雙脚堅如柱石，猛地開聲吐氣，雙脚向外一拉，脚鏈也自斷了。

他正想運勁於掌擊破車蓋，猛聽「喀嗤」一聲，車蓋竟然被一硬物砸破一個洞，接着只見一隻流星鎚墜了下來，他心頭一怔，忖道：「莫非有人來救老夫？」

只聽有人喝道：「再砸！把他們亂刀分屍不要留下痕跡！」

這剎那，沈鷹腦中靈光一閃，什麼都明白了，暗罵一聲：「好毒的奸計！」雙掌猛力擊在車廂左側，嘩啦一聲，碎木橫飛，沈鷹一擰腰自車廂內竄了出來，同時喝道：「老管快動手！」

雙脚一沾地，目光一掃，只見四周不少馬匹，馬上之人個個都虎背熊腰，十分精壯，火把下但見殺氣嚴霜，刀劍之色四射。

那些漢子一見沈鷹自車廂裏竄了出來，顯然大出意料，都不由一怔，霎時之間，竟忘了出手！

「嘩啦」再一聲暴响，只見管一見自另一個車廂竄了出來。沈鷹急道：「動手搶馬，下手不要留情！」話未說罷，身子便撲向最前面那匹馬去！

只聽一人喝道：「兄弟們快動手，不可放走他們！」

沈鷹足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再度掠去，馬上那人左戟護胸，右手短戟向他刺來，沈鷹身子凌空移開三尺，右手倏地搭落戟身上，大喝一聲向前一拉，身子隨之沉下，那人左手短戟再度望他肩胛刺去，這一下他志切自保，使得又疾又急！

沈鷹右手倏地向後一送，那人正把力量沉在臂上與沈鷹的拉力相拒，這一來，來不及換刀，失去重心向後斜倒！

沈鷹見他仰面跌下，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右手向他左手臂急速地切下，那人手臂酸軟，短戟登時脫手飛出！

沈鷹左手在馬鞍上一按，如箭般竄射過去，半空一抄把短戟抓在手中，呼地一股勁風臨背，他身子倏地一沉，肩胛落地一滾，短戟斜刺而出，把那個倒地的大漢刺斃，順手抄起另一桿短戟！

這一切都在極短的時間中完成，沈鷹正想躍上馬背衝出重圍，不料剛才偷襲他後背的流星鎚，此際一收又發，「噗」地一聲一鎚把馬首擊碎，那馬狂嘶一聲，向前狂奔一陣才倒下！

剎那，一陣風衝來，一柄鬼頭刀挾風而至，沈鷹暗道：「老夫今日便大開殺戒一下，否則這口窩囊氣如何嚥得下！」待得鬼頭刀臨身，短戟才迎起，「錚」地一聲，刀尖被短戟鎖住，左手短戟疾快無比地刺在他脅下，順勢一拖，那人便連人帶刀跌下馬來！

沈鷹一脚踩在那人的心窩上，飛身躍上馬背，來回一陣衝突，幾番幾乎得手，都受制於那對流星鎚，他心頭大怒，決定先把此人斃掉！

× × ×

管一見反應也不慢，沈鷹剛一動，他也破車由地竄起，掠向附近那匹馬！

馬上那人使一根長棍，霍地向他心窩戳至，管一見把一切早已預料到，右足尖在左足面一點，身子又再升高！

使長棍的手腕一翻，一縮一伸向他雙

腳掃去，他變招不可謂不快，可是管一見比他更快，目光一瞥已有了計較，驀地一個沒頭跟斗翻下，足尖自馬臀上一點，身子向前急射而去，射向急衝而來的一個持長劍的漢子去！

那人眼花，管一見冒險衝來，大喝一聲，長劍猛地刺去！

管一見去勢不變，那人心頭剛一喜，只聽「噹」地一聲，長劍竟被一股大力撞高！

原來管一見見長劍戳至，手腕向上一揮，長劍剛好砍在他手腕上的鐵鉅，這一剎那，管一見身子也向下一沉，他手腕再一翻，連在鐵鉅上的那截短鐵鏈便抽在馬上，身子借力向上一升！

馬匹吃痛猛力向前一躍，管一見左腳凌空踢出，一招穿心腿把那人踢翻倒地！

說時遲那時快，那人跌倒地上正想爬起身來，管一見的鐵拳已狠狠地砸在他胸膛上，順手把其長劍奪走！

剎那，使長棍的那人也撥過馬首衝來，長棍一招「力劈華山」望他後背擊去！

管一見斜竄兩步，身子向地上一伏，接着如風車般滾動起來，長劍貼地劈出！

「格」地一聲，一隻馬腳應聲而斷，馬匹身子一顛，那人登時被拋落地上，管一見手起劍落登時把那人砍成兩截！

此刻，其他人亦策馬圍上來，管一見抄起長棍，隨手向一個使鋼鞭的戳去，他故意使得慢一點，引那人舉鞭擊下，他手上的長劍脫手射去！

「噗」地一聲，長劍刺入那人的胸膛，管一見的長劍出手，身子跟着掠起，向他飛去！

說時遲，那時快，腦門猛見「劈拍」一聲，一條長鞭如毒蛇吐信般向管一見的頭頂圈下！

管一見身子去勢不變，長棍向上一伸，讓軟鞭纏住，隨即鬆手，身子便穩穩當當坐在馬背上，他左手在馬背上一擊，向沈鷹衝去。

沈鷹一對短戟來回飛舞，十多件武器沒一件能攻得破，正在尋思脫身之計，一件黑忽忽的流星鎚迎面砸到，他連忙頭一低，左手把短戟放在馬背上，隨即一翻搭落，抓住流星鎚後的鐵鏈，用力一扯，那人雙腳一挾，馬匹向前衝來，左手另一隻流星鎚又再向沈鷹砸來！

這剎那，一根長槍望沈鷹的後背刺來，沈鷹左手一揮，把那顆流星鎚飛出去，「轟」地一聲，兩夥流星鎚在半空中相撞，飛起一蓬火星子！

沈鷹內力深厚，流星鎚向對方迫去，那人不敢回收，慌忙放手，挾馬奔開！

沈鷹右手短戟，向後一攔，「錚」地一聲把長槍擋開，這剎那另一個舞着雙劍的漢子，又挾馬奔來！

沈鷹左手抓起馬鞍上的短戟，脫手望其拋去！那短戟吃沈鷹內力的激發去勢如矢，那人長劍一擋，仍止不住去勢。「噗」地一聲插在肩膊上身子登時摔落地上。

沈鷹縱馬而去，待至流星鎚前，霍地使了招鐙裏藏身，猿臂輕舒抓起流星鎚，一陣飛舞，右鎚倏地飛出，使長槍的盡力一挑，沈鷹左鎚接着飛出，這一鎚不取人卻是取馬，「嗤喀」一聲馬頭迸裂，馬匹長嘶一聲，栽頭摔下。

沈鷹一鎚得手後，精神大振，雖然對方人多，但不宜久戰，但只要把其馬匹擊斃，脫圍便有望了。一撥馬首，望一個虬髯大漢衝去，流星鎚再度出手，不料這人騎術頗精，策馬避過！

沈鷹猛喝一聲：「再吃老夫一鎚！」左手鎚又再奔出，忽地空下右手，抓起那枝短戟脫手射出！

那人運勁手臂，舉手盡力劈下，不料馬匹被短戟射出，突然悲鳴一聲，躍了起來，那人猝不及防鋼刀登時落空，「嗤嘶」一聲，後心吃了一鎚栽倒馬下！

管一見見此亦知沈鷹的心意，揮劍縱馬奔前，長劍望一個使判官筆的砍去！那人左手一架，右手判官筆向前一刺！

管一見仰身閃避，長劍移開二尺，「噗」地一聲砍在馬臀上！

兩人雖然累得一身大汗，但也放倒了八九個大漢，十五匹馬，剩下的那些人都暗生懼意！

沈鷹長笑一聲：「老管咱走吧！」

管一見連日來的悶氣，經此一戰盡皆宣洩，哈哈大笑道：「多謝諸位解救之恩，異日定當再度面謝，後會有期了！」說罷策馬隨沈鷹背後追去。

夜風凜烈，雪花又再飄下，那羣大漢一時之間竟如石像般站住，不敢追趕。

北風不斷地把沈鷹及管一見斷斷續續的笑聲傳來。一個中年漢子長嘆一聲：「這一仗咱們是全軍盡墨了，今後的日子大家都知道該如何過！」

衆人心頭都是一沉，好似陷於四面楚歌之中。

一個大漢囁囁地道：「大哥，咱以後有何打算？」

「你還想有打算？準備逃命吧！大家分頭而走，今後數年間即使有機會也不可見面！」

剎那間，有馬的策馬而逃，沒馬的也提氣急奔，空地上一個不剩。

北風越來越烈，雪花也下得更密了。

## 跟蹤

沈鷹及管一見急馳一陣，前頭有兩座山包，中間一道通路，北風吹來在那裏打了個盤旋，激射在身上令人有裂膚之痛。

沈鷹霍地把馬拉停，管一見在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連忙把馬拉住。「沈老鷹，前頭有人？」

「不是。」沈鷹沉聲道：「那些人不失是一條有用的綫索，咱怎能輕輕放過！假如不把元兇找出來，你我兩人今後仍是舉步維艱！」

管一見心頭一動，點頭道：「不錯，那些人有馬的自然先行，無馬的自然落後，咱上去抓他幾個活口的！」

「假如他們一道而行呢？」

「這些人看來是假扮刦賊，志在殺人滅口，此刻事敗，看來都會沒命而逃，騎馬的豈敢放慢？」

沈鷹恨恨地道：「蘇振邦那狗賊不知跟咱有什麼仇怨，竟兩番三次欲制咱於死地！」

管一見雙目似若噴出火來。「他見不



能在公堂上判咱們死刑，所以只得出此毒招，假如咱被這些人殺死了，他便可對聖上說，在押解咱們上京半途，讓咱的手下救走了！」

「好毒計！」沈鷹接道：「老夫相信咱假如被殺死，他們必把車子拉到別處毀屍滅跡！這口氣老夫無論如何是嚥不下的了。」一拉馬首急道：「追回去！」

管一見忙道：「且慢，咱先把馬蹄用衣角包紮起來。」

「好！」沈鷹霍地躍下馬背，兩人弄好一切便策馬往來路奔馳過去，急馳一陣，前頭便見到兩個黑影在移動。兩人心頭大喜，待距離又再拉近便棄騎徒步急追！

追了一回，轉過一座山岩，那兩人突然失去踪影。沈鷹輕哼了聲：「這兩人倒也機伶，料是發現了咱們來追他們！」

管一見縱眼四望，野外寂寂，只見大雪飄飄，不見人影。

這一場雪下得頗急，此刻抬目所見盡是白皚皚之色。他目光一掃，只見雪地上有兩行淺淺的足印，在冷月照射之下，顯得十分詭異，他突然揚聲道：「沈老鷹，咱再追下去！」

沈鷹一怔，正想發說，只見管一見朝他打了個眼色，悄悄向一塊岩石走過去！他目光一落。也發覺那兩行足印，便沉聲說道：「好，老夫便不信那兩隻兔子的輕功能快得過咱雙鷹！」身子向外掠去，故意張開雙臂，使衣袂在北風中飄起，發出一陣獵獵的聲音。

奔了一回，兜了半個圈子，向山岩背後掩過去！

過了一陣，只見一個大漢探頭出來，喃喃道：「那兩個老不死的去遠了吧！」

另一個聲音傳來：「此刻離此只怕沒有十里也有七八里了！咱也走吧！」

兩人自石後爬了出來，沈鷹虎躍而去，冷冷地道：「老夫等得不耐煩了！」右掌向其中一個的面門擊去！

那大漢猛吃一驚，把頭一側，鋼刀翻上向他手腕削去！沈鷹冷笑一聲，左爪倏地伸出，一把抓住他的衣領，正想把其攫取過來，那大漢猛力一掙，「嗤」地一聲，衣領破裂，他一下子猛失重心，摔倒地上，另一個大漢見狀回頭逃跑。

沈鷹冷哼一聲，蹲前一步，把大漢踩住，那大漢十分兇悍，右手鋼刀一圈，向沈鷹的右腿削去！

沈鷹哈哈一笑。「老夫讓你劈着豈非八十歲老娘倒繃襁褓懷中！」左腿一飛，踢在對方手腕上，鋼刀飛出尋丈，沈鷹一轉身，手掌來回一陣亂揮。那大漢「畢畢啪啪」吃了十多記耳光，腦中發脹，幾乎暈了過去。

沈鷹食指一落，登時把大漢的痲穴制住，抓起他躍上石上一望，管一見也把另一個大漢制住。「管老頭，咱分頭盤問，要是兩人所供不符，咱便讓他們吃遍三十六道刑法，活活痛死！」

管一見道：「此言正合老夫心意！」抓起那人向遠處掠去。

沈鷹把大漢拋落石下，大漢痛得直吡牙，沈鷹盤膝坐在他身邊，喝道：「剛才的話你都聽見了麼？快說！是誰叫你們來的？」

「我們大哥。」

「你們大哥是誰？」

「那個使流星鎚，剛才已經讓您殺死了！」

沈鷹一怔，怒道：「好小子，老夫何時殺死他？你別以為老夫剛才殺昏了頭，殺死甚麼人老夫心中清楚，再說那個使流星鎚的也絕非是個頭兒！」他手掌在大漢胸膛上移動。

大漢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口中喃喃而叫。

沈鷹冷冷地道：「這是甚麼穴道？」

他每移動一次，大漢便應道：「天突、氣戶、幽門、太乙、心經……」

「很好，你記性真的不差。這些穴道依次點下，會有甚麼後果，你知道麼？」

那大漢額上暴出豆大的汗珠，殺豬般叫了起來：「呼……呼吸困難，五內翻騰，好像蟻咬虫噬……」

「你試過沒有？老夫給你一次嚐試的機會吧，一、二……」

大漢盡力一叫：「我說，我說！沈大人千萬不要……不要……」

「你很聰明，快說，說慢了，還有機會讓你試試！」

「我，我大哥是雷明天，他不是使流星鎚，他沒死，他……他跑了……」

「雷明天？」沈鷹腦子一轉，道：「河北的『金刀小霸王』？哼，二流腳色，憑他也配跟蘇振邦勾結？哼哼，老夫看你是想試試『萬蟻噬心』大法的了！」

大漢又叫了起來：「不是不是！我大哥也是受人所託的，事成之後咱可得到三千兩銀子……心想沈大人已服了『千日醉』，所以，所以才大着膽子……」

沈鷹喝道：「你大哥受誰之託！」

「大哥沒告訴我們，不過我們聽過大哥跟老二說話，曾經提及一個也是叫甚麼金刀的！小的一時想不出來，不是要瞞騙大人！」

沈鷹腦中靈光一現道：「可是『金刀銀槍』的司徒嚴麼？」

「啊，是是！那個司徒嚴是我大哥的師叔，聽說一柄金刀打遍江北無敵手！」

「別吹了，你別想在老夫走滿兩百招！」沈鷹雙眼一瞪：「還有沒有！」

「沒啦沒啦，小的只知道此事，假如事敗，大哥答應姓徐的說要匿跡江湖，就這許多！」

「好，老夫再去問問你的同伴，假如發現口供不對，便有得你受的了！」沈鷹翻過石頭而去。

他跟管一見會合了之後，互相交換結果的口供，大致一樣，不過管一見的那個俘虜還供出另一個綫索：司徒嚴跟焦建章一向暗中來往。

沈鷹道：「綫頭便在這裏了，不知綫末拉扯到甚麼地方！」

管一見抬頭一望，天色已露出魚肚白，緩緩地道：「假如咱們出其不意在蘇振邦那老小子臉前出現時不知他會怎樣？」

沈鷹哈哈一笑。「咱何不一試！」兩人找到馬匹，望安陽的去向馳去！

× × ×

到得安陽城外，管一見先替自己易了容，然後，才替沈鷹易了容，兩人扮作乞

丐，相扶入城。

入了城也顧不得吃飯，便自衙門後頭翻了入來，抓着一個小兵兒一問，才知道蘇振邦今晨早已回道京師了，而衞知州也不知去向。

兩人只得到酒樓吃飯，飯後才聽見城內的居民喧喧嚷嚷說衞知州在城外讓人殺死，屍體還掛在大樹上。

沈鷹向管一見打了一個眼色，兩人隨即結帳出店，跟着看熱鬧的人出城。城外的一座小樹林圍滿了人羣，沈鷹及管一見排衆而入，果見樹上掛着一個屍體，不是衞知州又是誰？

兩人一望之後，睚眦欲裂，原來衞知州身上還掛了一塊白布，上面用鮮血寫着一行字：雙鷹神捕殺此狗賊爲民除害，替天行道！

管一見輕聲道：「好一條移花接木之計！」

沈鷹眉頭一皺，道：「咱走吧！」拉着管一見退出人羣。管一見道：「咱往那兒去？」

「先去找一找咱的手下！」

「好，待老夫先回城買些應用之物再起程！」

兩人又重新易容及更換新衣，這回卻扮成商賈乘騎東下。

臘月下旬，兩人已趕至商丘。商丘有個沈鷹新設的行宮，外人甚少人知道，他知道蕭穆必會把人拉來此處。

這個秘密巢穴，表面上是一個當地財主的莊院，平時裏面的人甚少與沈鷹等人接觸，因此費了好一陣口舌，才讓他們進去。

一會兒，那個姓黃的財主出廳與沈鷹見面。沈鷹如今已經易容，他怕對方認不出來，便先道：「閣下可是黃鶴？」

那財主模樣的中年人哈哈一笑，道：「黃鶴豈非已飛走了！」

「但此地尚餘一座黃鶴樓！」

「閣下是詩人墨客？」

「非也，老夫便是故人，如今又乘鶴而返！」

那中年胖漢立即拜倒，道：「原來頭兒無恙回來了，可想煞咱們了！」

沈鷹道：「蕭穆等呢？」

「在裏頭，待屬下帶路！」那隻黃鶴便帶着故人走入內堂。

書房內，蕭穆及雲飛烟等正相顧無言，猛見黃鶴帶着兩個生臉孔的人入來，都是一怔。

黃鶴說道：「頭兒來啦，大家不用愁啦！」

管一見哈哈一笑。「還有管某呢！」

蕭穆抱拳道：「管大人高義，千里迢迢而來……」

管一見苦笑一聲，截口道：「老夫跟你頭兒一樣，都是着了泥菩薩的道兒，若非暗中有人搭救，只怕早死在荒野了！」

沈鷹接口道：「小顧呢？」

蕭穆道：「三弟跟古前輩到江南霹靂堂調查，散在四處的精萃兄弟都已集在附近了，只是查不到甚麼又沒有了頭兒的消息，所以正在犯愁，如今頭兒回來，屬下正好放下這副重担！」

沈鷹目注雲飛烟，問道：「烟兒可曾找着張大人？」

「找着了，他正在速趕回京師，勸聖上勿輕率行事！」

管一見心頭一動，脫口道：「張大人身邊可有甚麼武藝高强的衞士否？」

沈鷹這刹那也想起焦建章跟衞知州之死，心頭也是一沉。

雲飛烟道：「這個姪女可不知道，不過姪女已吩咐郎四及商衞暗中保護張大人上京，同時留在京師中探取消息！」

沈鷹嘆息道：「希望張大人途中不要出事才好，否則倒反害了他一命！」

管一見也道：「對，尤其蘇振邦聽見你說，已派人跟張大人聯絡，他豈肯放過他！」

雲飛烟也着急地道：「現在要追也來不及，反正再一兩天，假如一路平安，郎四到京師後也會發信鴿回來！」

沈鷹道：「你們即去探取司徒嚴及徐中平的綫索。這兩人一定要把他逮住！」

衆人出房去佈置人手。不一會只見黃鶴取了一張白紙入來。「頭兒，顧三哥有消息回來。」

「快拿來！」沈鷹一手把白紙奪過來，與管一見並頭拆閱。

「蕭二哥，秦烈極力否認有製作過泥菩薩火器之事，後來小弟調查出霹靂堂內有一個長老早年被撤除職務，此人是江南泥人張之後，泥塑之功夫，號稱江湖第一，製作火器也頗在行，小弟正與古前輩調查此姓張的長老的下落！顧三弟。」

管一見脫口道：「看來此人確有值得懷疑之處，若非泥人張之後，又怎能塑出這般神肖的菩薩來？」

沈鷹說道：「希望能盡速把其抓來拷問！」

× × ×

次日中午又接到顧思南的第二張信。

「蕭二哥：今晨忽遇端木盛，這才知道原來管神捕也已失了踪，事後杭州的老窩給人炸塌，他們也懷疑是江南霹靂堂所爲，來此調查，小弟把咱的情況告訴他之後，他已去招集門人，準備到江北跟咱一起調查。又及，小弟與古前輩今日即過江，因已有確實消息，證實那姓張名泥人的前霹靂堂長老已到江北月餘！」

管一見看後道：「盛兒果然不負老夫一番教導的心血，竟然憑老窩倒塌便查到霹靂堂身上！」

沈鷹也說道：「這小子的確是一個好孩子，將來必能出人頭地，可惜投在你門下！」

管一見笑罵道：「沈禿鷹，你是想搶人哪！啊哈，你手下那個蕭穆，表面上沉沉靜靜似個木頭，其實一顆心精靈得很，此人只怕將來也非池中物！」

兩人相視大笑，房門忽然又被人敲動起來，沈鷹忙道：「誰？」

「頭兒，屬下有事見你！」房外傳來黃鶴的聲音。

沈鷹把門拉開。「有什麼事？」

「頭兒，是我！」黃鶴背後閃出一個人來，正是葛根生。「昨天屬下在柳河遇見司馬城，他說見到司徒嚴及徐中平，他已跟了下去，叫屬下回來通知二哥，派人去接應！」



沈鷹及管一見心頭同時大喜，齊道：「快帶咱去！」

管一見道：「咦，咱即使現在追下去，也未必找着那個司馬城！」

葛根生道：「他已把聯絡暗記告訴屬下。」

沈鷹大喜，道：「眞是天助我也！司馬城這小子也眞招人喜愛！」

管一見又替自己、沈鷹及葛根生易了容，找了件稱手的兵器便趕往柳河。

## 張泥人

柳河離商丘不過數十里，三人三騎在半夜時分便已趕到。沈鷹說道：「咱找個地方歇一夜吧，明天才去找尋司馬城的暗記！」

三人找了家破廟過了一夜，次日一早，葛根生出廟，突然叫道：「頭兒，這裏有司馬城留下的暗記！」

沈鷹連忙出廟觀望，果見牆角下有人用白粉劃了一隻拳頭，拳頭五指的方向指向西。沈鷹轉過小廟一側，只見西牆上也有一隻拳頭，這次劃的方向卻是向前，也即是北方。

沈鷹說道：「他們向北而去，莫非上京師！快追！」三人連忙跨上馬背向前馳去。

到中午時已急馳了八十里，沿途的指示都是向北。一連追了三天，已至黃河南岸一個叫董董的地方，可是卻失去了司馬城的暗記。

沈鷹不禁担憂地道：「不成是司馬城被人發覺遭了毒手吧！」

葛根生道：「司馬城平日雖不說話，可是人卻頗精靈的，也許咱走錯了路！」

管一見道：「可能因爲對方坐船過河，他來不及劃下暗記便跟下去了！」

沈鷹搖頭道：「不可能！這人做事很精細，絕不會這般粗心大意，咱回頭走一程，也許那暗記讓人抹掉了！」

三人只得往回路走去，到了一座樹林處，沈鷹心頭一動，道：「進去瞧瞧！」躍下馬來掠進樹林。三人在樹林中仔細地搜索起來。

隔了一會兒，沈鷹見一棵大樹之後有那拳頭的暗記，但那拳頭上劃了一半，上面又讓人用白粉打了一個交叉。他沉吟了一會，沉聲道：「司馬城追到這裏讓人發覺了！」

管一見及葛根生聞聲而至，葛根生訝然問道：「頭兒，你怎知道？」

沈鷹指着那個暗記道：「這個拳頭只劃了一半，便加了個交叉，說明當時情況已十分危急，來不及把拳頭劃齊全了。而當時必是司徒嚴等人埋伏在樹林中引司馬城入來，到得司馬城發覺，已知身陷重圍了！」

管一見頷首道：「這小子實在很聰明，他怕對方發覺他留下暗記，所以必是首先竄了出去，把對方引開，所以這個暗記才沒讓對方抹掉！也許當時又是天黑，對方不曾仔細留意！」

沈鷹婉惜地道：「聰明有個屁用，所謂單拳難敵兩掌，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管一見也嘆了一口氣，道：「咱再找一找吧，假如他死了，對方必定就地把他埋掉！」

三人在樹林中再度仔細搜索起來，除了頗多樹枝有折斷的現象之外，別無異狀。「莫非讓對方捉住帶走了？」

沈鷹道：「不管什麼，咱總知道對方是往北去，咱先過河再說吧！」

於是三人便分乘三艘快艇，連人帶馬過河。當夜便到了一個叫徐鎭的地方。

沈鷹拍開一家客棧的門，店小二提燈打開。「客官要住店？」

「是，可還有房子？」

「有有，請三位跟小的進來！」

管一見忽道：「且慢，小二，借你那盞燈用一用。」也不理會對方，一手搶過燈來，蹲身在牆角下照射起來。牆角早見有一幅拳頭的暗記，這次劃的卻是用泥巴劃的，拳頭之旁，還寫了二個字：泥人。

三人齊是一怔，隨即一喜，葛根生正想開口問店小二，沈鷹却向他打了個眼色。「勞煩你帶咱們進去！」

管一見把燈籠交與小二，用鞋底把那個暗記擦掉！

小二把他們帶至西廂一個房間，道：「三位客官請屈就一下吧，小店今日客多，只剩下這間房了！」

「無妨，請回去休息吧，咱連日趕路也疲了！」

小二道：「三位可要熱水熨脚？」

「不必了！」沈鷹搖手道。

店小二樂得清閑，連忙退出去，順手把門帶回。

管一見待小二去遠，才輕聲道：「司馬城會不會尚在此店？」

沈鷹道：「假如小二的話沒錯，便大有可能了！否則這種地方平日有什麼客旅住過，怎會一下子住滿了人？」

「咱去探一探，假如遇上了便把司馬城救下來！」葛根生道。

管一見道：「且慢，剛才咱們進來時可能驚醒了人，待三更後才出去查看！」

沈鷹道：「有理！」脫掉鞋子，盤膝坐在床上調息起來。

三更的梆子聲隨夜風送至，管一見正想下床，忽聞屋瓦上傳來了一個極其輕微的聲音，接着沈鷹也警覺了，兩人互打一下手勢，靜坐不動。

屋瓦上那聲音忽然隱去，隔了一會，才再聞第二聲，這次聲音却已遠去。

沈鷹輕輕道：「根生，你藏在房中別動，待咱發了難，你才有相機出去！」他穿好了鞋，輕輕推開窗子，輕輕躍起，足尖在窗台上一點，身子便掠上屋頂。

管一見緊接在他背後上去。葛根生輕輕把窗子重新關好，提着長棍站在門後。

月色迷濛，四處視野不清。

沈鷹及管一見伏在屋瓦上，伸頭張望，只見前頭屋脊下，藏着一條黑影，一柄長劍在月下泛着冷芒。

隔了一忽，只見那人自屋脊後躍起向前掠去。就在此刻沈鷹心頭登時一動，暗道：「這人是誰？怎地背影這般熟悉！」

拉一拉管一見的衣袖，跟了下去。

到了西廂最後的第二間屋頂後，那人又再伏了下來。一忽，只見他手一揚，一塊瓦片望東廂那邊投了過去！

「嘩啦」一聲，瓦片碎裂，驚醒屋裏的人。只聽一片喝問之聲。脚下那房子內忽然有人道：「不可慌亂，中了人家調虎離山之計！」

沈鷹心頭一沉，道：「此人心機倒十分深沉！」

只聽那聲音又道：「屋上的朋友喝夠西北風沒有？還不下來，莫非要老夫上去請你！」

沈鷹正想躍下去，只見那個持劍的黑影冷笑道：「老夫下去會你又如何！」身子明明向前躍去，忽地一沉，「嘩啦啦」一陣亂响，屋頂竟被其雙脚運勁踏穿，那人也立即自屋洞中墜下去！

這剎那沈鷹已認出了那人。「原來是崔老弟，難怪這般臉熟！」

只聽下面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傳了上來。沈鷹向管一見打了一個手勢，翻身自屋後躍了下去。

他自窗口向裏望了入去，只見崔一山跟一個矮小的老頭打得難分難解。過了一忽，崔一山大發神威，逐漸佔了上風。

只聽一個清脆的聲音道：「這位老英雄，大概該停手了罷！你不是來救司馬城麼？」

沈鷹眼睛向牆角望去，只見地上坐着一個青年，依稀認得是司馬城，背後一個小姑娘，閃動着一雙大眼睛，手上拿着一柄明晃晃的七首，抵在司馬城後背上。

那小姑娘又道：「你若不停手，姑奶奶便一片片肉把它割下來，聽說這家客棧的那頭黃狗已有三天沒吃飯！吃了這些人肉一定可以長多不少氣力！」

沈鷹心頭一顫，忖道：「這女娃年紀雖小，心腸却比大人還奸毒！」

崔一山咬牙苦鬥，耳中不斷飄來女娃的話：「姑奶奶喊三聲，你若仍不停手，便輪到姑奶奶動手了！一——」

崔一山心神一震，劍上露出一個破綻，讓那老頭的短刀刺了進去，幸而他見機得早，一個倒縱，閃開過去！

那女娃格格一陣亂笑。「二！」

沈鷹也是心頭大震，忖道：「怎生想個法子把那女娃制住才好！」

「三！」女娃又清脆地喊了一聲，沈鷹正想不顧一切衝入房中，只見屋頂又是一陣「嘩啦啦」的亂响，一個人彷似飛將軍自天而降！

冷月的光芒自破屋洞中漏了下來，房中的視綫更清晰，沈鷹一望，來的正是管一見。

管一見冷笑一聲：「他要來救這小子，老子是要來殺他的！」手上的鐵鏈倏地望司馬城砸去！

那小女娃吃了一驚，連忙把司馬城拉開！管一見怒道：「這小子汚了老夫女兒的清白，豈可死在你手中！」鐵鏈一圈又向司馬城擊去！

女娃摟着司馬城在地上一滾，喝道：「胡說！」

「胡說？哼哼，原來是你這小狐狸精把他迷住，他才會拋棄老夫的寶貝女兒！好，老夫今日便成全你們，一併把你也做了！」管一見鐵鏈如靈蛇般在半空一轉，又再飛出。

崔一山猛喝一聲，一口氣劈了三劍把那老頭迫退，隨後向管一見竄去，長劍嗤嗤亂响，刺向管一見的後背！

管一見暗罵一聲糊塗，身子一閃，脚尖望小女娃的太陽穴踢去！「小狐狸精先死吧！」

崔一山見他踢的是小女娃便住了手，這次却是那老頭往管一見脅下扎去。「糟老頭，你胡言亂語些什麼？你們快來！」

管一見身子一閃，繞過崔一山身後，老頭的短刀便變成刺向崔一山。崔一山長劍一圈把其圈住，兩人又接戰起來。

管一見又向小女娃追去！老頭喝道：「茜兒，快去找你孟叔叔！」

「走？沒這般容易，兩個都給躺下吧！」管一見雙肩一動守住了房門口，把退路封死。

那小女娃一手提着司馬城，另一手向管一見一揚，喝道：「看刀！」

管一見應聲蹲下，那女娃却一個倒飛向窗口飛了出去，管一見見計得逞，哈哈一笑。「跑了小的，還有個大的！」鐵鏈貼地掃出，向老頭纏去！「張泥人，你也躺下去吧！」

小女娃上身剛探出窗外，只聽一聲冷笑，接着腰上一痲，咕咚一聲攤倒地上。

沈鷹食指再落，解開了司馬城的痲穴及啞穴，司馬城說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沈鷹笑道：「老夫還未多謝你呢！進來吧，傻小子！」抓起小女娃的身子，拍開窗子躍入房內。

那老頭聽得窗外之異响心知不妙，急喝道：「弟兄們還不快來，有強敵到！」

話音未落，沈鷹已躍了入來，笑道：「你喊得太慢了！再不停手，老夫便把你孫女兒活活扼死！」

那老頭嘿嘿笑道：「老夫之名本非張泥人，這名是別人叫的，你可知是什麼原因麼？因爲老夫跟泥人一樣，沒有心肝！」話音剛落，只見一陣急亂的脚步聲傳來，料是張泥人的手下。

沈鷹冷笑道：「很好，老夫也是個泥人！」手臂一掄，把小女娃望張泥人拋過去！

這一下，他運上內勁，是以那女娃去勢又急又勁，張泥人即使是泥人，也只得蹲身閃開！

說時遲，那時快！沈鷹已如痲鷹向他撲去，張泥人只得後退一步，突然小腿一緊，尚未來得及運力抵禦，已被人擊倒地上。

沈鷹喝道：「崔老弟守住門口！」食指鬼魅般點下，登時把那張泥人的穴道制住。

崔一山一邊揮劍擋住門口，一邊喜道：「老鷹是你？」

「正是！還有管笑面！」

管一見喝道：「你們頭兒已給咱制住，你們自信比他如何？」

那些人心頭一震，自忖逃命要緊，便都散去了。沈鷹拉着司馬城的手，喝道：「上！」登時穿屋而去。

葛根生聽得聲音也跟了出來，一行五人展開輕功望外馳去。

北風雖大，却沒下雪，一忽五人却失去踪跡。



## 冒險入京師

五人到了一座小樹林中才停下了脚。崔一山急不及待地道：「老鷹，你們怎如飛將軍般自天而降！」

「老夫是跟着司馬侄子的暗記追踪下來的！」

管一見道：「你呢，你怎地這般巧碰上？先說出來聽聽吧！」

「老朽去邯鄲找不着老鷹，便一路找下來。剛過黃河，老夫的船跟司馬侄的船擦邊而過，無意中探頭望出去，却見船上坐着一人彷似司馬侄子，當時他俯着頭，老朽不敢肯定，後來見他動也不動，登時放心不下，到了岸邊，終于忍不住，叫船家再把老朽載到河北。」

他喘了一口氣，續道：「過了河，老朽便一路跟了下來，今日下午他們歇在客棧中，老朽探清楚後，便候到半夜才動手，幸而遇着你們兩個，否則也不知救不救得出司馬侄子！」

沈鷹道：「司馬侄子，老夫聽說你跟踪司徒嚴的，怎地反被張泥人抓住？」

司馬城嘆了一口氣。「小侄確是跟踪司徒嚴及徐中平的，當時這個人也在裏面，不過小侄却不知他的身份。後來小侄被人發覺了還懵然不知！」

他又嘆了一口氣才續道：「小侄因怕跟得太貼，會被對方發覺，所以遠遠吊着。後來他們走入一座樹林中，小侄一時不愼也跟了入去，就這樣被他們抓住了。那時候，小侄才知道司徒嚴等已走了，却留下了一個姓張的來捉小侄！」

沈鷹道：「他們要把你押去那裏？」

司馬城微微一笑。「他們迫問小侄有關大人的行踪，小侄說在河北某地，他們問什麼地方，小侄說只知地方不知地名，他們便迫小侄帶路！」

沈鷹微微一笑。「好侄子，你眞的不愧是司馬千鈞的兒子！哈哈哈，虎父無犬子嘛！」

司馬城臉上一熱，忸怩地道：「若非諸位前輩相救，小侄這條命早毀了！」

崔一山哈哈一笑，道：「老鷹，輪到你們啦！」

沈鷹便把連日來的遭遇說了一遍，衆人都聽得目瞪口呆，崔一山道：「蘇振邦跟你倆有仇？」

沈鷹喟然道：「假如有仇，老夫亦不會在那個時刻，隻身去見他，也不會這般大意喝下那杯茶！」

「這倒奇怪了，莫非當今天子猜忌你倆？」

管一見身子一震，脫口道：「崔老弟，你這話怎說？」

「你倆官至極品，在江湖上又有不少朋友，威信又高，皇帝老兒即使沒有忌意，但假如有奸臣小人在他耳邊進些讒言，你說皇帝老兒會認爲愛惜人才要緊還是自己的寶座江山要緊？」

這席話聽得管一見及沈鷹三魂去了六魄，良久都作聲不得。

司馬城說道：「崔叔叔之言倒有點道理，不過這也只是臆測之言，事實未必如此！」

管一見精神一振，道：「老夫倒忘了一件事！」拍開張泥人的啞穴，喝道：「姓張的你的奸計好毒，那魯泥菩薩幸而沒有要了老夫的命，如今你落在老夫手中，當知道什麼後果！」

不料張泥人冷冷地道：「要殺便殺，何必多言！所謂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夫復何言！」

管一見臉色一緩，道：「你把話說清楚了，也許老夫能救你一命！」

「是麼？」張泥人神色一喜。「老夫只是受聘于司徒嚴，又只聞司徒嚴等受聘于大內，其他的一概不知！」

「司徒嚴受聘于大內？」管一見及沈鷹齊聲叫了出來，臉上都是一片駭然。

張泥人冷笑道：「所以，即使你們殺死了老夫，自己的命也長不了多久！除非你們到海外去！」

沈鷹臉色一沉。「你跟司徒嚴如何聯絡，找到了老夫，憑你們那幾個人便能把老夫制服了麼？」

張泥人臉色微微一變，半晌才道：「老夫找到你們便一方面跟着你們，另一方面派人上京通知司徒嚴！」

沈鷹冷笑一聲，道：「此地離京不近，不嫌過于痲煩麼？你當老夫是三歲小孩麼？」

張泥人臉色又是一變，道：「你不信老夫也沒法子！」

「姓張的你也跑了不少年江湖了，當知『萬蟻噬心』大法是什麼滋味吧！」

張泥人冷哼一聲，閉起兩眼，咬緊牙齦不再開口。沈鷹冷冷地道：「老夫絕非菩薩，對你這種人也絕不留情！」駢起雙指在他身上連點！

只見張泥人身上立即蜷縮起來。不斷地在地上翻滾起來。沈鷹道：「這滋味不好受吧！」

忽見張泥人蜷伏地上，一動不動。管一見忍不住走前一望，接着撬開張泥人的嘴巴，道：「這老不死自知受不住，竟事先咬斷舌根了，加上那一折磨，還有不斷氣之理麼？」

沈鷹大怒，奔前一步，飛起一脚，把張泥人的屍體踢得老遠。

管一見道：「沈禿鷹，你有何打算？咱還去不去京師？」說到最後，聲音竟微微發顫。

沈鷹緩緩點頭，半晌才自牙縫中迸出一個字：「去！」

× × ×

到了京師，已是新春，但街道上節日的氣氛仍隨處可見，京師的繁華景象，自非別處可比。

此刻，家家戶戶門前仍有不少小孩子蹲在地上燃放鞭炮，行人臉上都是一片喜氣洋洋。

沈鷹及管一見心頭都是一片酸苦，腸子纏在一起，似欲打結。

沈鷹道：「先去找張大人吧！」

司馬城道：「郎四兄不是先至此了麼？咱何不先去找他？」

「也好。」沈鷹脚步一緊，穿過幾條街道，到了一條胡同，回頭道：「你們在這裏稍候，免得人多不便！」

他快步穿入小巷，巷子中間那座小院

的大門已被京兆伊貼了封條，他連忙低着頭走去，兜了一圈，返回巷口道：「走吧！屋子已被封了！」

司馬城忽道：「沈前輩，您記得焦建章寫信給他兄長之事麼？」

沈鷹眼皮一跳。「這兔崽子老夫豈能忘記！」

「他那地址，小侄還記得！」

沈鷹大喜道：「還是司馬侄子仔細，得先去他那裏摸一摸底！」回頭跟管一見等說了，五個人便急步依址而去。

到了那裏，只見大門緊閉，四周冷冷清清。沈鷹目光一掠道：「崔老弟你們三個在外面把風，管老笑咱們進去看看！」

管一見道了聲好，當先翻上牆頭，回頭向下招手，沈鷹也躍了上去。

兩人一路蛇行鼠伏向內室竄了入去。只見椅桌傢俱全都蒙上了一層灰塵，似已久沒人住。兩人互望一眼，還是躡手躡腳望內走去。可是找遍內室，不但不見人影，連老鼠也沒有一隻。

可是沈鷹仍不死心，向一書房走去。他輕輕推開木門，裏面那裏有人？可是當他目光一落之際，却發現了一個疑點，便拉着管一見入去，又輕輕把房門關起。

## 泥菩薩

管一見十分詫異，正想詢問沈鷹，忽聞一個異響傳來，沈鷹連忙拉着管一見藏在書架之後。

一忽，只見書桌下一塊大方磚忽然升了起來，接着自下躍上一個人來。沈鷹自書隙中望去，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起來，原來此人赫然便是司徒嚴。司徒嚴之後又有一個人自地洞中爬了上來，這人重新把大方磚蓋好，便轉過身來，却是徐中平。

只見他喃喃地道：「蘇大人怎地還未到達京師？莫不要讓那兩個扁毛遇上了！」說罷便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司徒嚴也拉過一張椅子坐下，頹然道：「說也奇怪，那兩個賊子又怎樣脫困？即使他精靈，也最多是不吃那盒飯而已，但那手鐐脚鏈的鎖匙分明也還在喬大人身上，他們怎麼會反把小霸王等人打得落花流水！」

「莫非他們的手下有人混了入去？」

司徒嚴道：「這兩個霉星不死，咱的後果便堪憂了，難道整天困在此地？」

管一見及沈鷹心中暗暗冷笑，又怕驚動了他們，都把呼吸盡量放輕放緩。

徐中平苦笑道：「早知如此，老子也不淌這渾水了，說什麼做官較保險，又怎及得咱哥兒倆快意恩仇，橫行江湖那般風流自在！」

司徒嚴嘆息道：「現在才後悔有個屁用！問題是咱若做不成官，往後還得隨時提防那兩個霉星找上門！」

徐中平說道：「大哥不必太過悲觀，咱尚有一個蘇大人呢！他在官場上打滾了大半輩子，小弟便不信他鬥不過那兩夥霉星！」

「蘇大人？老二你也別再提了！」司徒嚴冷冷地道。「人家可沒承認咱，說不定是焦建章那老不死一廂情願的呢！」

「這可不是，咱可是接了蘇大人的快馬傳書才把姓焦的殺死行使嫁禍之計的！他可不能護着咱！」

「老二你頭腦也太簡單了，咱可有證據？人家已把書收去，屆時來個矢口不認，甚至反咬一口，你我兄弟都吃不着兜着走！」司徒嚴憂慮地道：「事實上愚兄這兩天都是心緒不安，咱懷疑姓蘇早已到了京師，只是故意避而不見！嘿嘿，說不定有人會派人來此把咱殺死了！」

徐中平吃了一驚，脫口道：「這樣說來咱哥兒再躲在地道中可是危險得很！」

司徒嚴長嘆一聲，「就是這樣，愚兄才把你拉出來；咱在書房也是不甚安全！反正此宅房舍甚多，咱隨便找個地方先躲上一躲，再過兩天假如仍沒進展，哼哼！他既不仁，也別怪老子不義！」

說罷便站了起來，道：「走吧！」

沈鷹及管一見互握一下手掌，相顧默笑，待得司徒嚴及徐中平的脚步聲走遠兩人才離開。

他們已看出這兩人已對蘇振邦生了不滿，是以決定暫不動手，留下他們兩命將來可能有不可預料的好處！

× × ×

二更過後，北風似洪水猛獸般肆虐京師，路上連個行人也沒有，僅有偶爾巡邏的官兵。

沈鷹及管一見兩人一路蛇行鼠伏，這種天氣對他們來說可有莫大的帮助。

避過了好幾隊巡邏的官兵，終於來至七省巡按張光宗張大人的府邸之外。

大門外的一對雄壯的石獅，傲視鋒利的北風，却沒一人。沈鷹向管一見打了一個手勢，走至後牆，然後翻身入去。

這座府邸沈鷹及管一見都曾來過幾趟，對裏面的地形頗為熟悉。涉足之地是張府的後花園，花樹在寒風中沙沙亂响，枯葉不斷自樹上飄落。

管一見及沈鷹剛走了幾步，只見假山後閃出一個灰袍人來：「兩位貪夜光臨，請把名報上來，否則休怪老夫無禮！」

管一見及沈鷹心頭俱是一凜，忖道：「這人耳朶倒靈，在風吹樹葉聲中仍聽出異响，實在不簡單！」

當下沈鷹道：「在下等來此絕無歹意，請閣下放心！」

那人冷冷一笑。「難道兩位來此便是專誠來告訴老夫這句話！」

「請轉報張大人，說江南跟江北兩位老朋友來找他！」管一見接道：「對不起，在下兩人此際處於特殊環境中，不便把姓名相告。但只要把那句話帶到，張大人便能猜出在下等的身份來！」

那人沉吟了一陣，輕聲道：「你們都出來吧！」話音剛落，只見假山及花樹後又閃出七八個大漢來。

灰袍人道：「請兩位稍候，假如妄動，那是自尋死路！」轉頭對手下道：「看住他們！」

沈鷹及管一見素來十分尊重張光宗，此刻有事求人更加不會貿貿然入去，兩人同時盤膝坐在地上，表示沒有歹意，那些大漢却團團把他倆圍住。

過了一陣，灰袍人自內回來，道：「大人問你們誰開口帶笑？」

管一見一怔，隨即道：「在下。」



「閣下是半個和尚？」

沈鷹苦笑點頭，灰袍人道：「請兩位跟在下進去！」說罷轉身而去，帶着管一見及沈鷹二人入去。

灰袍人把他倆帶到書房，點燃了燈，守在門口。過了一陣才聽見一個沉重的脚步聲傳來，灰袍人鞠躬道：「張大人！」

沈鷹及管一見連忙站了起來，只見門口人影一閃，一個臉龐清癯，滿面正氣的老兒走了入來，他目光掃及他倆的臉龐，眼神登時一變，訝然道：「兩位是……」

管一見忙道：「張大人勿慌，下官便是管一見，這是沈鷹。」

張光宗哈哈一笑，道：「老夫倒忘記了老弟善于易容。章兄，請你叫人烹一壺上回皇上御賜的貢茶，另外把烟絲烟具拿來！」

灰袍人應聲出去。

沈鷹哈哈笑道：「小弟一聽見大人這句話，心頭便先暖和了！唉，不瞞大人，小弟已將近一月未曾沾過烟呢！」

「小弟比你更久，此刻連茶是什麼味道只怕都品嚐不出啦！」

三人笑了一陣，臉上隨即泛上幾絲愁色。張光宗道：「兩位老弟如何弄至這個田地？老夫因為尚未摸清情況還不敢向皇上進言呢！」

沈鷹嘆了一口氣，這才跟管一見各自把自己的遭遇由始至終說了一遍。

剛說了一半，烟茶便都送了上來，兩人便老實不客氣地享用起來。

張光宗沉吟了一會，道：「朝中有誰跟兩位有仇，老夫却是想不出來，若說是聖上自己的意思，他也不會拿裴妃的叔叔裴培正大人來開刀！再說據老夫所知，蘇大人跟兩位也絕少接觸，這便奇怪了！」

管一見嘆道：「小弟等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沈鷹道：「蘇振邦那老小子不知到了京師沒有？」

張光宗道：「老夫未曾見着。也許尚未回到京師。兩位且在老夫處過一夜吧，明早上朝，老夫再探一探皇上的口風！」

× × ×

沈鷹及管一見醒來時，張光宗已早朝回來，兩人忙到書房探討消息。

張光宗道：「今天老夫問皇上說兩位犯了什麼大罪要勞動蘇大人出京處理？」

管一見道：「皇上如何說？」

「皇上說：『沈鷹及管一見殺害朝廷命官，知法犯法，罪不可恕！』老夫便奏道：『沈大人跟管一見對朝廷忠心耿耿按理不會做出這種事來，莫非是旁人陷害的，請皇上明察！』不料蘇大人也上前跪奏道：『微臣這次出京又查明了一件案子，沈鷹及管一見連汴京通判焦大人及安陽的衞大人都殺死了，實在是罪不可恕！』

「當時皇上的臉色登時變了，道：『莫非他兩人反了！』蘇大人道：『他倆殺人之後揚言是為民除害，替天行道！』皇上龍顏大怒：『替天行道，那麼他把朕當作什麼？哼！如今他兩人何在？』蘇大人道：『微臣將他們押解來京，好讓陛下親審，到中途，却讓他們的狐朋狗黨救走了！微臣失職，甘願受罸！』」

管一見及沈鷹臉色都甚難看，沈鷹顫聲道：「皇上又如何說？」

張光宗道：「皇上道：『請佟卿家協助緝拿！朕估計此兩人必定會偷潛入京，由即日起各門小心檢查！』老夫見皇上正在氣頭上也未敢多言，以免更形不妙！」

沈鷹及管一見默言不語，過了一陣沈鷹才喃喃地道：「咱如今怎辦？難道束手待斃？」

張光宗道：「你倆明早不如跟老夫上朝向皇上奏明一切，也許皇上能網開一面也未定！」

管一見道：「皇上最怕者乃有人以替天行道為號揭起反旗，此刻咱已一口讓姓蘇的咬死，皇上寧願殺錯，也不願留下他心目中的禍根！我若與老鷹上朝，那是自投羅網！」

沈鷹也道：「正是，皇上絕不會拿自己的龍椅開玩笑！沈鷹及管一見是什麼東西？他豈會看在眼內？」

張光宗道：「那也未必，去年若非兩位，說不定皇上已遭不測！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老夫就認為皇上未必會治兩位於死罪！」

管一見道：「若能免却死罪削為平民，小弟求之不得，俗語云伴君如伴虎，這個二品官銜當不當小弟也不放在心上！」

沈鷹道：「老夫也有此意，不過問題是皇上會不會免咱死罪？除非咱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被人陷害！」

張光宗說道：「依兩位之見又該如何呢？」

管一見道：「不知大人肯替小弟等冒險一下麼？」說罷便俯近對張光宗說了一番話。

張光宗道：「兩位是朝廷棟樑，老夫便是担上些風險又有何妨？」

× × ×

日已近午，北風稍止，陽光普照，街道上的冰雪溶消，娘兒們都在門口打掃雪花冰屑。

蘇振邦的尚書府前，僕人也拿着掃帚打掃。門口的四個衞兵却仍如雪人般佇立着。

掃帚的擦地沙沙聲中，挾雜着一陣急促的鞋履聲，如飛般奔至。

四個衞兵轉頭望去，只見街口一頂暖轎飛一般而至，扛轎的四個轎夫，都是身子結實的壯漢。轎前轎後還各有個神情呆滯的中年漢子，看來是護衞之類的角色。

衞兵正要喝問，只見前頭那個護衞高聲道：「張大人駕到，煩請代報！」

這人口氣頗大，一個衞兵冷冷地道：「京師之內張大人可有不少個……」

那護衞截口道：「那個張大人的官最大？」

說罷暖轎已放了下來，簾子一掀，一個臉目清癯的老兒，穿着一身便服走了出去。

一個衞兵眼尖認出是張光宗，連忙道：「不知張大人駕到，有失遠迎，請稍候，小的立即入內稟報！」

那個護衞冷哼一聲，道：「蘇大人的規矩可真嚴，連張大人到訪也要站立在門口喝西北風，若非今天風和日麗，冷壞了身子可是罪過呀！」

那三個衞兵，尷尬地笑了笑，都不作

聲。

張光宗輕咳一聲：「容安，不可無禮！往常老夫來此都是直接入偏廳，料必這是新規矩！咳，可不知到底是何原因？」

一個衞兵道：「小的也不知道，請大人原諒！」

「無妨，老夫整天坐着，難得有機會站站！」

說着只見一個管家模樣的人，快步走了出來。「張大人，老爺有請！」

「有勞帶路！」張光宗向二個護衞揮揮手，三人便跟着管家進去。

到了大廳，只見蘇振邦却巳站在駕前迎接。「張大人駕到蓬蓽生輝，恕下官不知失了禮數！」

「那裏那裏，下官一時心血來潮來探蘇大人，又沒事前通知，蘇大人又非神仙豈能知道！只不知蘇大人歡迎下官這個不速之客否？」

「張大人如此說，豈不折殺下官，你我一殿爲臣，本就應該多點來往！張大人快請入廳小坐，下官巳吩咐下人準備酒菜了，一會便可準備就緒！」

張光宗哈哈一笑。「蘇大人如此客氣，下官便不再推辭，叨擾一頓吧！」

蘇振邦也陪着他乾笑了幾聲，主客分頭坐下，蘇振邦說道：「這兩位是張大人的……」

「是下官收在府內的護衞，哎，近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上常不安寧，沒個人拱衞寸步難行呀！」

蘇振邦道：「張大人說得不錯，如今眞的是人心不古啊，在此之前誰能料到沈鷹及管一見也會，也會……」

張光宗道：「下官對這兩人倒也不怕他兩個！」

「那裏話，沈鷹及管一見素與大人知交，他找下官也不會找張大人霉氣啊！」

「下官回京途中聽說蘇大人身邊也有好幾個能人，難道用意也跟下官一樣？」

蘇振邦乾笑一聲，道：「張大人來此難道是爲了此事乎？」

「下官豈敢以此無聊之事來打擾蘇大人？」張光宗正容地道：「下官來此實有一事相問，大人今早說沈鷹跟管一見經巳被他的狗黨狐朋救走，可是有人親眼看見的？」

「這個自然，是安陽的一個參將親眼所見的！張大人如此問，莫非認爲下官謊言欺君！」

「大人誤會了，下官只是懷疑這個參將所說的一切。那參將當時若尚在場，豈有不被沈鷹殺死滅口之理？」

蘇振邦臉色微變。「當時那個參將是躲在暗處偷瞧到的，後來，沈鷹及管一見又回安陽殺了衞知州，這可是衙門裏不少人親眼看見的！」

張光宗嘆了一口氣，道：「但下官有個手下却親眼看見沈鷹及管一見在磁縣附近策馬追趕那羣刧車的强盜，他們沒時間趕回安陽殺人，不知是誰看錯了！」

蘇振邦臉色大變，半晌才哈哈笑道：「朝庭之事何不在皇上面前才議論，張大人千萬勿爲了小事而壞了咱的感情！」

張光宗一怔。「大人認爲會因此壞了咱的感情麼？」

蘇振邦嘆息道：「實與張大人明言，下官對沈鷹及管一見兩位，實在是敬佩萬分！」稍頓，又道：「聽張大人的口氣，難道懷疑下官跟他們兩個有仇！」蘇振邦倏地站了起身，負手在廳中走了起來。

這舉動使張光宗以及假扮護衞的沈鷹及管一見却是心頭一怔，再仔細觀察，只見蘇振邦眉宇之間頗有憂鬱之色，三人都是忖道：「莫非蘇老兒也是聽命於人？這人是誰？能够使蘇老兒聽命的人可沒幾個人！」

正在此刻，下人來報酒菜巳擺上偏廳了。張光宗回頭對沈鷹及管一見道：「你兩人在外面，老夫有話跟蘇大人商量！」

× × ×

沈鷹及管一見自有下人招呼，他倆匆匆吃了飯，那管家便帶他們回偏廳，管一見道：「龐管家，請問茅厠在那裏？」

龐管家道：「兩位跟我來！」

沈鷹道：「在下不急，管家便帶他去吧，在下自回偏廳！」

龐管家又說了幾句客套話才帶管一見去，到了茅厠，管一見道：「管家請便，在下認得路回去！」

龐管家忙道：「不妨！」可是等了一會，實在站不下去，便自回內屋了。

他剛離開，管一見便快疾無比地自茅厠內竄了出來，向內堂掠去。

此時正在中午，尙書府裏的防備鬆懈，管一見很容易便竄入內堂。只見兩個丫頭提着竹籃自小院子走了出來。

管一見連忙藏在牆後，一個丫頭道：「夫人今天又不吃飯，這樣下去也不知怎好！」

「也難說，夫人嫁了這許多年才生了個少爺，老蚌生珠自然……」

另一個丫頭忙道：「翠花你莫亂說，讓人聽見，老爺不撕破你的嘴才怪！」

只見腳步聲逐漸遠去，管一見心頭一動，便翻入小院裏，剛入去只見一個中年婦女以手支頤坐在窗前，管一見吃了一驚，連忙伏在一盆花樹後。

只聽女人突然幽幽地嘆息道：「還有五天，五天……唉，不知生兒如今如何？唉，也不知是前生造下什麼孽才生了這些事端來……」

一忽又道：「假如生兒有什麼不測，我也不想活了……唉，還是明天叫翠花陪我去臥佛寺上一柱香！」

說罷傳來「格」地一聲，諒是那女人把窗子關上，外面又遠遠傳來腳步聲，管一見怕時間躭擱太久會引人思疑，連忙竄出去。

× × ×

沈鷹不入偏廳，却沿着廳外的暗廊走入去，只見那裏一排雕花的窗櫺，上面封着白紗，沈鷹輕輕拉一拉，却不能動。

他湊首上前一望，隱約見裏面是間書房，心頭一動，自身上取出一柄薄如紙張的刺刀來，插入窗縫中，輕輕撬了幾下，窗子便打開了，他手在窗台上一按，翻身躍了入去，順手把窗子緊閉起來。

這書房頗大，擺滿了書架，一堵牆前放着一堂紅木太師椅，另一堵掛滿了前朝的古畫，餘下的兩堵牆都放着書架。

書房裏收拾頗爲乾淨，畫籍排列整齊






，沈鷹心中轉着念頭，雙眼四處投射，目光一瞥之下，見到正中那幅中堂畫的左首邊緣正中色澤較深，他心頭一動，奔前一看，原來那是因爲手汗留下的漬印兒，料是經常遭人掀動的關係。

想到這裏，他便轉身走到書架前，就在他轉身的當兒，一個念頭突然泛上他心頭：「那幅畫因何會經常遭人掀動，而且落手的位置都在同一處？」想到此，他心頭微震，慌忙轉身把畫掀開，畫後是一堵牆，可是沈鷹伸手在牆上輕輕一敲，便知裏面是空心的。

他再仔細一望，果然發覺牆上有道暗門，便在牆底下搜查起來，終於在書架下發現了一個小輪子，他咬一下牙齦，決定冒險一試，伸手握住鐵輪，用力一旋。

「刷」地一聲輕响，那道暗門倏地彈開，露出牆內的一個壁櫃來，櫃上擺放的全是些值錢的古董。

沈鷹心頭一陣失望，正想把櫃門關回，忽然發覺裏面放着尊菩薩，他心頭一動，禁不住伸手把其取了出來，一入手便知道這是泥塑的，見其手工十分精細神肖，望之令人心神俱醉。

他不由想起張泥人來，心頭一陣亂跳，發了半晌怔，便把一切重新弄好，待窗外沒人才再由窗子翻了出去。

此刻他巳可證明蘇振邦極有可能與張泥人有關係，但這尊菩薩到底隱藏了什麼秘密，他却想不出來。

到了偏廳，只見管一見臉露笑容對他點頭，他也回報他一個微笑，便走入偏廳道：「大人，時間差不多啦，佟大人說要來找大人您的。」

張光宗自然會意，再與蘇振邦虛應幾句便起身告辭了。蘇振邦直送到大門外。

沈鷹走了好幾步，無意中回頭，只見蘇振邦仍呆呆地站在大門口發怔。

## 漸露端倪

天未亮，桂夫人便坐着一頂暖轎離開尙書府，後面尙有一頂小轎坐着翠花，在親兵僕人的前呼後擁下向西而去。

到得臥佛寺，太陽巳升起老高，山上沒有北風，但春寒料峭，仍然十分寒冷，大概是新春的關係，上山進香的善男信女竟然不少。

桂夫人叫翠花擺上三牲菓品，插上了香，跪下禱告一番，直跪至累了才爬起來，把金紙焚了，觀賞了一陣才着翠花把三牲收了，把菓品呈與寺內的僧人。

出得廟裏，冷不防一個漢子低着頭撞了過來，那些親兵大喝一聲，漢子才如夢般驚醒，驀地把頭抬起，跟桂夫人打了個照面。

桂夫人忙把頭別開，翠花罵道：「你這漢子怎地這般無禮，尙書夫人你也敢冒瀆！」

一個兵兒喝道：「再不走開，打斷你的狗腿！」連推帶踢把漢子轟開。

那漢子大聲道：「誰說她是尙書夫人？若說是尙書夫人怎地臉有霉氣？啊！對了，夫人最近必是被一件煩心的事日夜折磨。」

那兵兒提着拳頭追打過來，喝道：「賊漢子，胡言亂語招打，可饒不得你！」

桂夫人身子一震，輕喝道：「別打！翠花你去問一問他是幹什麼的？」

翠花老大不願的走去，一忽回來稟報。「夫人，那漢子只說是個小神仙，懂得看相算命的，因早年還了一個願，要來臥佛寺上香油，所以才從江南千里迢迢趕來，他說跟夫人有緣，所以，所以要指點一下夫人！」

桂夫人哦了一聲，心想這人既自稱是小神仙，諒必不是白撞，心頭登時活動起來。

翠花又輕輕在她耳邊道：「夫人，那人說您來此是爲了少爺而來的。」

桂夫人一聽，不由花容失色，忙道：「翠花，你陪我上前。」

只見那漢子坐在一棵大樹下，似笑非笑地望着她，待得桂夫人來到跟前，他便道：「小的早知夫人會來，因爲剛才一個朝相之後，小的便巳把夫人之隱憂看了七七八八。」

桂夫人道：「聽說你說我是因子而來還願，不知還有什麼沒有？」

小神仙道：「夫人剛才可有在寺內加添香油，若尙未曾請即先去。」

此刻桂夫人早巳沒了主意，便又帶着翠花入寺，半晌回來後只見小神仙站在轎旁道：「請夫人坐在轎內。」

桂夫人也眞聽話，坐在轎內又把簾兒放下，只掀開一角窗簾。

「夫人是沒子，後來來此寺還願，是以菩薩賜了一個麟兒，夫人到此年紀才得此佳兒，自是寵愛有加，猶愛自己，可惜少爺得而復失，靈與不靈夫人先表示一下

吧！」

桂夫人顫着聲道：「靈靈，先生眞不愧有小神仙之稱也，但不知我兒可能平安回來否？」

「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

翠花啐道：「你這漢子盡打些什麼啞謎，難與不難都全佔去了，豈能不靈！」

小神仙沉吟了一下，又討了桂夫人生辰八字，口中唸唸有詞，捏指而算，半晌才道：「公子如今尚平安，夫人可放心，不過却不一定能回來，照我小神仙推算，公子之失踪乃是人爲，換而言之，即是受人所挾，不但如此也累及了夫人一家，嘿！難，難！」

桂夫人大驚，忍不住把窗簾掀開。「大師所述無一不符，請大師指點一條明路，我一家都沒齒難忘！」她見小神仙不開口，忙又道：「大師有何條件但說不妨，金銀財寶隨你開口！」

小神仙嘆了一聲道：「金銀財寶乃身外之物，豈在我小神仙眼中，小的一上此地便碰着了此事，這也是緣份！唔，明路倒不是沒有，小的時間緊迫沒閑再作精算，請夫人先把經過說與小的聽，然後小的再獻上一條可行之路與夫人參詳。」

桂夫人此刻已全然信服，便把失子之經過說了出來：「去歲十一月下旬，小兒跟一個僕人出門去逛街，可是到了黃昏，便有人送來一封信，並有一具屍體，這屍體是僕人的！」

小神仙截口道：「那封信說什麼？」

「他說小兒已經落在他手中，却沒寫名！」

小神仙看了她一眼，又問：「可有條件？」

桂夫人不答，放下窗簾，良久才道：「請大師指點一路明路，其他的便不必多問！」

小神仙冷笑一聲，道：「實與夫人說了吧，剛才小的早已把事情推捏好了，對方的條件是要你們以兩條命去換令郎的一條小命！」

窗簾突又掀起，桂夫人臉色青白，顫着聲道：「你，你……你如何得知？」

小神仙傲然一笑。「小的若不知道，豈敢自號小神仙，夫人，剛才在下又替那兩人算過了，尊夫想以此兩人之命去換令郎之命，實是以卵擊石，弄個不好，株連九族之大禍便將臨頭了！」

桂夫人嘴巴好似被一團臭泥塞住，半晌才嚅嚅地叫了幾聲。「你……這話怎說？」霍地自轎裏衝了出來，對小神仙跪地就拜，小神仙連忙把她扶起：「夫人如此可要折小的壽元了！」

桂夫人道：「大師若不救我，我……便不起來了！」

小神仙嘆息道：「實與你說了吧，那兩人可是上天的青龍白虎星轉世托生的，尊夫人又如何能殺害得了他，豈非不自量力！」

桂夫人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小神仙微微一笑。「除此之外尊夫尚有一件事被人捏在手裏，這件事要是讓對方揭發出來那麼尊夫這頂烏紗帽也是丢定的，說不得還得投下天牢！而偏又不知對方的身份，所以夫人才會如此憂心如焚！」

桂夫人嗚咽地說道：「大師既然全部知道……好歹也得替信女指點一條活命之路……」此刻她已當作小神仙是眞神仙的了。

小神仙道：「請夫人回轎，小的才好說話！」

桂夫人也眞聽話，立即鑽入轎內，只聽小神仙的聲音自簾縫兒鑽了入來，「這件事說來也簡單得很，打救尊夫一家的人便落在尊夫要害的那兩人身上！」

「啊？但，但這又如何……」

「夫人，小的所說的話只能說到此爲止，再說下去洩露天機太多，可要折小的壽元了！」

桂夫人掀開簾子，轎外那裏尚有那個小神仙的影子？「翠花，大師呢？」

「他一轉眼便不見了！」

桂夫人連忙走出暖轎，望天拜了三拜，然後叫轎夫迅速起程回府。

× × ×

黃昏時，張光宗府外忽然來了一頂暖轎，轎內走出來的却是蘇振邦，門公立即把他引入廳中。

不一忽，張光宗自廳中出來，道：「今日是什麼風把蘇大人吹來？」

蘇振邦乾笑一聲：「大人昨日駕臨舍下，下官豈能不回訪？咦，莫非大人不歡迎下官？」

「蘇大人說那裏的話來，說句實在的話，下官早已料到夫人遲早必來的了！」

蘇振邦一怔，脫口道：「大人莫非是神仙乎？」

「哈哈！非也！」張光宗捋鬚道：「其實你我兩人皆知沈鷹及管一見都是清白的，蘇大人必是另有苦衷的了，你自然會來找下官一訴衷曲！」

蘇振邦更加坐立不安，乾笑幾聲，說道：「下官的確是爲此事而來的，還請張大人念在同殿之誼，爲下官排解一二！來人！」

他一個隨從立即捧了一個四色盒子來，蘇振邦道：「這是下官送與張大人的一點心意，請大人笑納！」

「免！也不可把盒蓋掀開，否則下官便要逐客了！」張光宗道：「蘇大人你我既有同殿之誼，又何必如此！」

蘇振邦臉色十分難看，既羞愧又尷尬，他以袖遮住半邊臉龐。「下官一時急壞了，沒……」

張光宗臉色稍容，心想差不多了，便說道：「蘇大人的事，下官看還是由管大人及沈大人當面與大人說吧！來人，去書房請管大人及沈大人出來廳堂與蘇大人相見！」

蘇振邦「啊」地失聲叫了起來。

一忽，只見沈鷹及管一見聯袂而至，兩人臉色都是十分難看，管一見嘿嘿道：「久違了蘇大人！」

蘇振邦身子亂顫，雙脚一軟，既然跪了下去，沈鷹哼了一聲，拂袖一捲，把蘇振邦托起。「蘇大人，下官只想問你一件事，你有什麼痛處讓對方抓着。」

蘇振邦面白如雪，嚅嚅地道：「一件泥菩薩……那本是江南餘杭在去歲『萬壽節』（皇帝的生辰）送與皇上的一件貢獻，當時由禮部簡尚書清點貢品，由下官協



助，那時下官見了那件菩薩十分喜歡，看得出是江南泥人張後人所塑的，這人雖窮，但他若不高興，任你出多少錢也不肯動手，所以……」

沈鷹冷冷一笑，道：「後來，蘇大人便把它據爲己有的了？」

「下官取了那泥菩薩，簡大人取了一件白珊瑚，又塗改了禮册，弄好一切才送入內城鎖入庫房。」

「在何處清點貢品，當時還有誰在現場？」

「清點貢品地點在禮部內，那時並沒有別人在場。」

管一見道：「會否是由簡大人處洩露出去的？」

「簡大人過世已半年多……而且他也……豈會說出去？」

「也許他的家人！」

蘇振邦失聲道：「這……這……就難說……」

張光宗忽然插腔道：「三位大人請到花廳用膳，咱邊吃邊談吧？」

## 設計

次日一早，尚書府一個僕人走到焦建章兄長之府院時，拋了一封信緘入去。

這之後，蘇振邦都異常緊張，那封信已發了出去，可是却沒回音，到了次日黃昏，只見一個專司買菜的僕人慌慌張張地跑了出來禀告：「啓禀老爺，小的剛才買了菜回來，正想把菜卸下板車，不料車上却不知何時讓人放了一封信，信緘上寫明老爺親收的。」

「拿來！」蘇振邦緊張得連聲音也變了。他接過信又道：「你退下吧？」

他連忙把信拆下取了出來，信上寫着幾行字：

「字諭蘇尚書，大札已閱，所言不眞，吾確知沈鷹及管一見尚未落在你手上，令郎還得暫在舍下委屈幾天，恐怕大人善忘，特再提醒一次，限期至今只剩三天。知名不具。」

蘇振邦雙手發顫，慌忙把信塞入懷內，經內堂走入去，推開書房之門，裏面坐着兩個老僕，却狀甚悠閑地抽烟喝茶。

蘇振邦關回房門，把信掏了出來，道：「請兩位大人過目。」

這兩人便是沈鷹及管一見所扮，不用說臥佛寺前那個小神仙也是管一見所扮的了。

沈鷹及管一見看了信之後，齊聲道：「這厮倒奸滑得緊。」

「兩位大人，現在如何是好？」

「你且慢坐下，待咱另思一計，任他如何奸滑，也別想逃得過去！」沈鷹道：「昨日咱忘了一件事，咱兩人即使被蘇大人殺死，他也未必露面，隨便把蘇公子放了，咱又豈能知道其底細？」

「老夫倒有一個辦法。」管一見插腔道。

「快說來聽聽。」

× × ×

寒夜北風仍盛，沈鷹及管一見扮成更夫，邊敲着梆子及銅鑼，邊向焦府走去。

到得那裏，四顧無人便翻入牆內，把銅鑼梆子收起，向內堂竄入去，一路上小心翼翼，不但不敢點火，連呼吸也放緩，生怕驚動了人。

到了書房，仍不見有人，管一見這才把火摺子點燃，沈鷹把書桌下那塊大方磚掀了起來，低頭一望，下面黑呼呼，看不到底。

管一見把火移近，只見一道石階筆直伸下，沈鷹道：「老夫先下！」雙肩一縮便隱入洞裏，管一見待他下去了，才吹熄火摺子，躍入石階上，下了幾級弄好大方磚才沿級走落洞中。

兩人貼着洞壁摸黑而行，走了一忽，地道轉了個彎，大概了走了半柱香，地道似尚未有盡頭，估計已走了兩里路，前頭洞壁上忽然現出一片微弱燈光，兩人登時把脚步放緩。

火光在地道轉角處投射過來，走近時，談話之聲也傳了過來，沈鷹悄悄自壁角探頭出去一望，只見地上坐着兩個人，正是司徒嚴及徐中平。

徐中平的聲音傳了過來：「老大，咱們這樣下去終非辦法，那人是什麼樣子，咱根本不知，萬一讓蘇振邦那老小子看出破綻來，咱兩兄弟也不用想再在江湖上露面了。」

「照你這樣說，咱豈非該放棄！」司徒嚴道：「五萬兩銀子哪，還有官兒可做，這可不比其他可以含糊的！咱兩兄弟亡命江湖也有大半輩子，能够投身官場倒是一個好出路……」

徐中平道：「咱怕的是錢既拿不到，官也做不成，說不定，還會遭對方殺人滅口。」

「不會吧？」

「不會？」徐中平冷笑一聲，「咱一切只是跟焦建章聯絡，他只是這個事件的鎖匙人，一但死了，哼哼……」

沈鷹突然竄了出去。「嘿嘿，姓徐的總算還有點頭腦，姓司徒的可就財迷心竅了。」

兩人齊吃一驚，霍地自地上躍了上來，一見是沈鷹臉色登時變了。「你，你怎樣來此的？」

管一見也自牆後閃了出來。「我兩個若連這個也查不出來，豈不要叫人笑掉大牙！」

徐中平厲聲道：「你們兩個想幹什麼？」說罷把一對銀槍掣出手上，任誰都聽得出，這句話實在是色厲內荏。

沈鷹哈哈一笑，道：「老夫來此是爲了跟兩位做一件生意。」

徐中平及司徒嚴互望一眼，心中都是十分詫異，司徒嚴忍不住說道：「哼！姓沈的，咱兩兄弟武藝雖不如你們，但也不是沒有名號的人，要打便打，何必拿話刺人？」

「兩位誤會了，老夫眞的是跟兩位做一單交易，只要你們能把那人引來，老夫便放你們一條生路，不再追究這件事。」

兩人又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司徒嚴嚅嚅地道：「咱又如何相信你？」

「老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們若是不答應，自信能逃得過今日麼？而且那人十分陰毒，稍跟這件事有點關係的，一沒有利用價値都被殺死了，何能獨厚于兩

位，老夫給你們三盞茶時間考慮。」

徐中平忙道：「老大，沈……沈大人說得也有道理，小弟看你也別指望做官了！其實咱嘯傲江湖也不比做官的差。」

司徒嚴嘆了一口氣，道：「二弟既然執意如此，愚兄豈能獨斷獨行！好罷，咱兄弟便相信你，不過要引那人現身可不容易。」

管一見插口道：「老夫先問你倆，你們怎樣跟他聯絡，上次蘇振邦的信，你們如何交給對方的。」

徐中平道：「這地道的出口，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好像是一戶人家中，咱們只把信放在地道口，便得依規定返回地道中。」

「那他又怎樣找你們?」

「他要找咱，便有人進入地道拋下書信便離開，連話也不多說，這人到底是誰咱也不知道。」

管一見道：「這豈非奇哉怪也，你們既然一無所知，又如何肯聽他指揮。」

「我們有個聯絡的暗號及對話，這是焦大人一早跟咱們訂下的。」

「這也是笑話！到時他達到了目的之後，你們向誰收錢?」

「那人答應現身跟咱們見面！」

「你相信他?」

「相信，因為鎖住蘇公子的鎖匙在我們身上，那副手銬是咱交給他的！」

徐中平接道：「那是以海底玄鐵製成的，一般寶劍寶刀也砍不斷！」

沈鷹及管一見互視一眼之後，都齊聲笑了起來，地道中嗡嗡的迴响着。

司徒嚴臉色一變。「兩位因何而笑?咱兩人絕沒一句虛言！」

沈鷹臉色一沉。「老夫笑你們行走了幾十年江湖，也會讓人騙了！」

司徒嚴怒道：「這話如何說?」

「他的目的只是要老夫兩個死亡，別無他求，老夫兩人一死，他若不再露面，你們又能如何?再說蘇公子畢生戴着手銬又如何?就算把他殺死也沒人知道，哼哼，說不定現在他已把蘇公子殺死了！你倆人眞是財迷心竅，官迷心竅！」

司徒嚴及徐中平刹那間，都似鬥敗的公鷄似的，半晌也作不出聲來。

良久，徐中平才嘆道：「大哥，看來咱這一注是押錯了！」

司徒嚴一抬頭，沉聲道：「兩位大人為何尚不動手?」

「老夫希望你倆帶罪立功！」

「如何帶罪立功?」徐中平急問。

沈鷹道：「你們通常給信對方之後，對方多久才回覆?」

「次日同一時間！」這次答話的却是對沈鷹及管一見二人仍然有不少敵意的司徒嚴。

「很好，請兩位到書房寫一封信！」

× × ×

提筆的是徐中平，沈鷹坐在一邊唸。

「閣下至今仍然沒有誠意，使在下兩兄弟心灰意冷，明日請即來見面，並帶上三萬兩銀子，否則後果閣下諒能預料，知名不具。」

他寫後沈鷹看了一遍，道：「很好，你自地道上去投信！」

管一見伸手一攔，道：「且慢！徐兄弟，請把外衣外褲解下來，老夫代你走一趟！」

這句徐兄弟，使徐中平及司徒嚴，心頭舒暢，兩人對換了衣飾，管一見又取出易容藥，對鏡易起容來。

四個人依次再下地道，徐中平在前帶路，沈鷹殿後。到了地道盡頭，有一道石階，向上延伸，徐中平一步跳上石階，管一見竄上幾步，與他並肩而上。

徐中平走到石階盡頭，雙手向上托去，運了一會兒氣，接着雙手一旋，上面便露出一道隙縫來，隙縫中瀉下一絲微光，管一見示意徐中平把隙縫再弄得大一點，待一切弄妥，管一見一手自縫隙透出，手掌一按，引體上升，把頭探了出去。

上面是座假山，四周是座小院的模樣，管一見心頭一震，覺得十分眼熟，正在尋思間，忽聞一陣腳步聲傳來，他連忙把信拋出，隨即弄好假山。

## 真相大白

次日，地道內靜得令人窒息。

半晌，地道盡頭傳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司徒嚴及徐中平都是精神一振，徐中平拉一拉司徒嚴的衣袖向前掠了出去。

地道上一片光芒，只見一個身裁頎長的幪面人穿着一件灰袍，一手持火把，一手執着一個沉甸甸的布袋疾步走來，他略有所覺腳步倏地止住，雙眼露出一絲殺機，一閃即逝，嘿嘿笑着道：「累兩位久候了！」

司徒嚴冷冷地道：「閣下勿怪，在下兩兄弟為閣下做了不少事，雖然大功尚未完成，但所謂皇帝不差餓兵，嘿嘿，何況閣下也未跟在下等詳細談論過！」

那人左手一揮，那口布袋「撲」地一聲摔在司徒嚴腳前。「這不是帶來了麼?蘇振邦那裏的消息如何?」

「一切如常，司徒某的手下探得沈賊及管賊下午便能到京城，在下在江湖上混過不少年，年紀大了難免要小心一點，免得一片心血白花！」

那人格格乾笑道：「司徒兄所言極是，是在下一時疏忽了，這袋子內的三萬兩是利息，十萬兩本金事成後自當如數交與閣下！」

司徒嚴哈哈笑道：「如此在下兄弟便多謝了！只不知事成之後，閣下許咱什麼大官?假如得手的是蘇大人，那麼咱們的酬勞又如何……」

那人截口道：「老夫所要的只是這兩個奸賊的命而已，這十多萬兩的酬勞又算得什麼?至于閣下兩兄弟的官祿又不是取自老夫袋中，慷他人之慨又有何妨?哈哈哈！」

司徒嚴也哈哈笑道：「看來閣下倒是權傾朝野的一位……」

那人突然轉口道：「徐兄弟心中是否不舒服?怎地不發一聲?」

徐中平道：「閣下行動高深莫測，在下心中是有點不舒服！」

那人又哈哈笑了一陣，拍掌叫道：「來人，快把老夫要送與徐先生的禮物送上來！」



地道又出現了一個皂衣幪面人，此刻徐中平及司徒嚴才知道對方竟然帶了人來，臉色都是微微一變。

那人手上捧着一個朱漆盒子，弓着腰一直向徐中平走去，待至跟前，才停了下來。

那個幪面人說道：「打開讓徐兄弟觀賞！」

話音未落，朱漆盒子忽然破碎，幪面人身子向前暴漲，挾着兩道黃光望徐中平掩去！

徐中平好似被這現象嚇窒了，整個身子直向後倒下去！身子臨地時，左掌忽然在地上一按，腰一弓，自側仰了上來，左掌五指如爪望那人的幪面巾抓下！

這招的變化速度實在快疾無比，幪面人吃了一驚，慌忙往後飄退。

就在此際，灰袍幪面人暴喝一聲，雙掌如游龍一般向司徒嚴胸前要害襲去！徐中平大叫道：「先把這個幹掉！」身子一歪，擋在司徒嚴身前，兩掌反切對方的腕脈！

司徒嚴身形如游魚般自徐中平身後滑過，右手揮動間，金刀暴現，半空中打了半個圓圈，望皂衣幪面人劈去！

灰衣幪面人待徐中平雙掌迫到，倏地反掌為爪，一沉一張，向對方雙脅抓去！

徐中平嘿嘿一笑，身子一側，讓過雙爪，右脚倏地飛出，如白雲出岫，灰衣幪面人身子如紙張般飄飛，白光一閃，長劍離腰而出，反向徐中平的脚底刺去！

徐中平右脚一收，身子隨後而退，右肘倏地向後猛撞擊向皂衣幪面人的後背！

那人倏覺後背風聲急响，慌忙向側飄出，「嗤」地一聲，臉上的罩巾已被司徒嚴劈下！

灰衣幪面人怒喝一聲：「你兩人今日都得死！」長劍如毒蛇吐信，在徐中平胸前亂竄。

徐中平哈哈一笑，身子又再後退，目光一瞥，已見着皂衣人的臉孔，他不禁又笑了起來：「原來是大內侍衞隊長常武常大人，哈哈，果然不出老夫所料！」

灰衣幪面人手上不由一慢，驚呼道：「你，你是誰?」

徐中平冷冷地道：「枉你身為大內總管連這個也猜不出來！」

「你是管一見?」

「正是老夫！普天下除了老夫之外尚有誰人有此易容神技！」管一見冷冷地道：「黃山松黃大人，眞人不說假話，何不把臉上罩巾拿下來！」

幪面人忽然哈哈地笑道：「誰是黃大人！」手腕一抖，長劍泛起幾朵劍花，望管一見身上刺去，同時喝道：「來人，把管賊亂刀分屍！」

地道上傳來一個步履聲，來的不是幪面人，却是貨眞價實的徐中平，他雙槍一擺急刺常武的後背。「黃大人，你那些手下都不肯下來了！」

幪面人長劍急刺一下，身子反而向側飛去，長劍一發即收，回臂向徐中平的肩部劈去！「姓徐的，你先死吧！」

這一下變化大出徐中平的意料，急切間卸肩後退，幪面人手腕一抖，長劍向上一升，劍尖刺向他咽喉。

管一見身子如箭一般射出，右手食指如流星般快速戳向幪面人的「華蓋穴」！

幪面人無奈只好收劍改劈，管一見上身一低，食指却改點「笑腰穴」！

幪面人胸膛急促地的起伏，突然爆出一陣狂笑。管一見一怔，怒道：「死到臨頭尚有什麼好笑！」

那人突把罩布扯下，露出一張清瘦的臉龐來，雙眼深陷，鷹鼻薄唇，頦下蓄着一綹山羊鬚子，不是黃山松又是誰，他雙眼射出一片嚇人的神色來，緊緊瞪在管一見臉上。

此刻常武的慘叫聲倏地响起，打鬥聲亦隨之停止。

黃山松臉色一變，冷森地道：「老夫即使不幸死于此處又如何?你能逃得過皇上的治罪麼?裴妃娘娘肯放過你麼?誰來證明你是冤枉的?到頭來你不也是要裁在老夫的手中！」

地道中突有人道：「本官在此，當可證明管大人及沈大人是冤枉的！」

另一人道：「黃大人，你的死黨怎不下來接應?因為沈大人及管大人已在上面佈置好一切了！」

火光下清晰地見到這兩人正是張光宗及蘇振邦。

黃山松道：「蘇尚書，你早先對皇上如何說的?君子面前無戲言，你有胆反口不認?」

張光宗說道：「本官跟佟大人等自有辦法保蘇大人，這個倒是不勞黃大人操心了！」

黃山松怒笑道：「好，好，沈鷹及管一見果然不是易與之輩！」臉上閃起一絲殺機。

管一見急道：「徐中平、司徒嚴快保護兩位大人的安全！」

黃山松臉色劇變，身子如篩斗般亂抖。張光宗揚聲道：「黃大人你官至極品，又受皇上重用，因何還要設計陷害沈、管兩位大人?」

「誰說老夫受皇上重用?自從去年大內發生刺客驚龍的案子後，皇上已……」

管一見嘿嘿笑道：「原來如此，你的氣量也未免太小了！老夫跟沈禿鷹與你河水不犯井水，你竟連……」

黃山松截口喝道：「今年春老夫巡夜剛過御花園，皇上及花妃剛好在蓮花池畔賞月，老夫自遠聽見花妃那婊子說要把老夫罷掉，改調你兩個入大內，幸而皇上只說考慮一下！但這之後皇上在老夫面前臉色一直十分難看！」

蘇振邦道：「黃大人你說話可不得冒瀆聖上及娘娘！」

黃山松愕然道：「難道老夫還想活不成！」

管一見道：「你自那時起便開始籌劃這個陰謀?」

黃山松怒道：「老夫立即動手準備，剛巧焦建章的兄長早年行走江湖時與老夫有點交情，老夫動之以利，便把計劃逐步實現。這計劃本來天衣無縫，可惜——」

他聲音突然轉厲：「老夫好恨！」

管一見淡淡地道：「這種話老夫已聽了不少次，天下間眞的有天衣無縫的計劃麼?假如有那也只是碰巧遇不上識者而已

，令老夫奇怪的是你對做官却有這般大的興趣！」

黃山松冷笑道：「若沒興趣，老夫當年在江湖上何等逍遙，何必投入宦海？一個大內總管雖蒙聖上青眼，賜秩三品，超逾古人，但老夫又豈能滿足？有名無實又何好處！」

「你既然官迷心竅以至不擇手段，老夫只好把你交給聖上了！」

黃山松未待他說罷，長劍倐地刺出，一口氣使了十七招，這番拚命跟剛才又自不同，管一見空手應付，饒得他武功要比對方高出半籌，也被迫退數步！

黃山松嘿嘿道：「如今老夫的心願是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管一見你先替老夫墊背吧！」長劍刺得更急。

管一見只得提起精神，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本領，一雙肉掌透入劍網中，可是始終制止不住對方如江河水般的攻勢。

激戰中，管一見覷得眞切，食指一扣一彈，「錚」地一聲把劍彈開，手臂隨即暴張，望黃山松懷中點去！

不料，黃山松長劍被管一見彈開一尺後，又迅速回收護在胸前，管一見心頭一凜：「這老狐狸的一身功夫倒不能小覷！」手腕一翻化指爲掌！猛向對方的手腕切下去！

黃山松左手斜伸，食中兩指反劃管一見右手的腕脈！

管一見右手一沉，左掌挾勁猛切對方胸膛！

黃山松寸步不離，劍芒一吐，向管一見的左掌劈下。

管一見右脚霍地蹬起，黃山松的右脚也幾與此同時飛出，兩脚在空中互碰，兩人各自後退兩步！

就在此刻，地道出口的縫隙中突然傳來一片喧嘩：「不好啦！乾清宮失火啦！速去救火！」

只聽一個沉實的聲音傳來：「快去救火，先把皇上護至安全之地！」

乾清宮是皇上的寢宮，這刹那，黃山松心中不由忖道：「莫非是熊大屯使的圍魏救趙之計？」心念未巳，身子巳迅速向出口掠去！

管一見怒喝道：「往那裏跑！」提氣急追。但起步較緩，加上兩人間相差四步，急切間終未能追及。

只見黃山松掠上石階，自隙縫中躍了出去。

黃山松甫出地道，只覺眼前一片光亮，雙眼不由瞇成一條細綫，原來天巳大亮了，那脚尚未站穩，猛覺足踝一緊，尚未來得及運氣，巳被人按倒！

這刹那，黃山松心中之驚怒，實非筆墨能喻，正想挺腰躍起，剛一動，腰際一麻，又再跌下，他抬頭一望：「原來是你這頭禿鷹！」

沈鷹咀角肌肉一陣牽動，眼前一花，只見管一見也自地道竄了出來。沈鷹冷冷地道：「不略施小計，你若自栽，咱豈非死沒對證！」

黃山松不由破口大罵起來，管一見怕他效張泥人之法，連忙把他啞穴也制住，也多點了幾道麻穴。

一陣粗豪沉實的笑聲傳來，五門提督佟維雄率着侍衞走了過來，哈哈笑道：「沈大人之計果然使得！」

黃山松被制住後，管一見才道：「說來慚愧，若非老夫昨日認出這座小院是大內侍衞隊長常武及熊大屯的住所，這件案子，恐怕至今尚未能水落石出！」

沈鷹亦嘆息道：「老夫怎也想不出主兇會是他！」

管一見接口道：「若非他親口說出來，老夫又何嘗會想到，去年咱入大內帮他捉拿刺客，竟會惹出這般風波來！」

地道出口又爬上兩個人來，却是蘇振邦及張光宗，管一見問道：「徐中平及司徒嚴呢？」

「他們兩個走了，臨走時還託下官轉告兩位，說他們從此絕跡江湖！」張光宗道：「不知蘇公子找着沒有？這是徐中平交與下官的鎖匙！」

佟維雄道：「找着了，讓黃山松這老狐狸當作囚犯幽禁起來，身子瘦得……咳咳……太醫正在替他診症。」

蘇振邦忙謝道：「佟大人大恩，下官沒齒難忘！」

忽然見兩個黃衣太監走來，說道：「諸位大人，皇上正在養心殿等候，請跟我來！」

衆人連忙整理一下衣冠，隨着太監走去。

這件行動事前巳徵得天子同意，此去自不會有什麼風險，沈鷹及管一見互望一眼，心中都十分坦然，脚步亦邁得十分平穩。

（完）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

# 血刀

馬騰・文
黃耀基・圖

## 一將功成萬骨枯

一輪旭日自雲海交接處的天邊跳突出來，將殘夜驅除殆盡。

光明驅走了黑暗。

迎日崖上，一個身形挺健的青衣人，面向旭日，凝然不動。

這個青衣人全身浴在旭光中，乍看有如天神降臨一樣。

一陣急風自青衣人背後而來，松動草擺，吹得青衣人的衣袂獵然飛舞，而他的人直似乘風飛向旭日。

× × ×

旭日在雲海中波蕩浮升，旭光將海波雲浪映幻得五光十色，確是奇偉玫麗。

那青衣人似巳溶入旭光中。

驀然，一下一下如鐵錘擊地的脚步聲，打破了崖上清寧明靜的氣氛，將歡唱不休的雀鳥也驚走了。

而那青衣人依舊在旭光中動也不動。

脚步聲越來越近，也越來越响亮，倐然間戛然而止。

在脚步聲停歇的刹那，青衣人在旭光中仍然動也不動，甚至連髮梢也沒有顫動一下，但却說話了。「你很守時，來得恰是時候。」

語聲有如旭日般明朗溫煦。

「戚某既然約戰閣下於此，又怎會不準時到達！」發自青衣人背後的語聲威烈凌霸。

「柳某在此巳經恭候多時，可以動手了吧？」青衣人在旭日光輝中霍然轉過身來。

他明銳的目光立刻看到一個身着黑緞勁裝，披一襲寶藍風氅，身材壯碩高大，相貌凌凌，隱然有一股梟霸之氣的中年漢子，就站在距他丈二左右的地方。

青衣人雙目眯成一條縫，目光有如旭日般明亮，頷下五柳長鬚，面目清朗，年紀大約四十歲左右。

這青衣人不是別人，正是以一套「如意千幻」劍法飲譽江湖，自創如意門的掌門人——柳日照。

如意門雖然創立不到十年，門人不過半百，但在柳日照的領導下，却聲譽日隆，與少林，武當，峨嵋等七大門派，不遑多讓。

× × ×

柳日照端目凝視着面前這個威霸凌凌的中年漢子，朗聲說道：「請閣下賜告大名。」

原來柳日照還未知悉約戰者——中年大漢的姓名。

中年大漢霸氣十足地凌聲道：「戚天豪！」

柳日照耳聽中年大漢報上姓名，心中却在打轉，記憶所及，從來沒有聽聞過這個姓名。

柳日照不禁有點惑然地睜開雙眼，重新打量這位名不見經傳的約戰者，並不清楚了解這位寂寂無名的戚天豪，怎會莫名其妙地突然挑戰他這位飲譽江湖的知名人

士。

他雖然從來沒有聽聞這位挑戰者的姓名，但却沒有生出絲毫輕視之意，因爲他不是一個自滿自大的人，何況，這位戚天豪那種凌霸的氣勢，也令到他不敢心存輕視。

——沒有那樣的份量，稱不出那樣的斤兩，柳日照深悉這個道理，他隱隱感覺到，這位戚天豪，是個有份量的挑戰者。

「閣下請亮兵器。」柳日照表現出一位名家應有的風度。

戚天豪烈笑一聲，伸手在領口一摸，風氅自肩上滑落在地，接右手一摸腰間，嗆然聲中，一抹寒光乍現，亮出一柄四尺長刀。

刀才出鞘，一股凜烈的煞氣立刻瀰佈在兩人站立之間的地方。

「好刀！」柳日照目光更亮，注視在戚天豪的長刀上。

長刀長四尺，背厚刃薄，刀身只有兩指闊，彎如眉月，鋒刃處散出一層白濛濛的森光，端的是一把寶刀。

「此刀名眉月，的確是把寶刀！」戚天豪長刀在手，氣勢逼人。

柳日照陡地沒來由生出一絲怯意，忙吸口氣，淡淡地說道：「柳某亮劍了。」

劍隨聲現，一柄形式古雅，劍身發出一層青濛濛毫光的長劍，握在柳日照的右手中。

「劍名青鋒，亦是好劍。」柳日照扣指一彈，劍如龍吟。

「青鋒劍乃天下十大名劍之一，當然是柄好劍。」戚天豪長刀一轉，刀鋒映日，寒光大盛。

柳日照亦一震長劍，鋒刃上的青芒立刻暴長半尺。

兩人未動手，已互顯顏色。

× × ×

柳日照左手一捏劍訣，擺開門戶，穩重地道了聲：「請發招。」

戚天豪踏前一步，長刀斜指，煞威凜凜。「戚某有僭了。」

聲落身進，倏忽已搶欺到柳日照身前，長刀一圈一刺，刀尖光芒暴吐，竟以刀作劍，刺向柳日照的咽喉！

柳日照料不到戚天豪一出手就施出怪招，不禁微怔了怔，尚幸他早已蓄勢以待，微怔之後，不閃不避，劍尖一劃，青芒乍閃，劃刺向戚天豪執刀的右手腕脈。

這一招同樣大出戚天豪意料之外，而且後發而先至，戚天豪若不撤招退避，不但傷不到柳日照，右手腕脈還會被柳日照的劍尖刺傷。

照道理，在這樣的情形下，戚天豪必定撤招退避，但他不去這樣做，電光石火間，奇招又出。

——猝然間手臂一擰一沉，長刀斜削柳日照腰腹！

柳日照心頭一凜，叱一聲：「好招式！」半身一旋，長劍下撤，恰好接住了戚天豪那一刀！

刀劍一觸即分，戚天豪一聲：「好身手！」招式突變，長刀如雷電乍發，刀光在陽光照射下，分外耀烈，以開天闢地之勢，疾斬柳日照。

柳日照身形變幻，長劍如幌射波蕩的陽光，但聽一連十一下「叮叮……」激响聲中，以劍尖連點戚天豪刀鋒，接下了他的一輪急攻。

戚天豪十一刀之後，刀勢一變，由急而緩，一連劈了七刀！

這七刀每一刀劈出，就如樵夫持斧砍樹一樣，一下一下，理路分明。

但柳日照的神情却霎時變得凝重無比，雙眼眯成一條綫，注視着戚天豪斬下的長刀刀鋒。

憑着他的見識及經驗，他已看出，戚天豪每一刀斬出，皆含有包羅天地萬物的變化，而他一時間，却想不出破解這七刀的辦法。

所以他只有退，不敢接。

戚天豪七刀斬出，柳日照被迫退七大步！

七步之後，柳日照不敢怠慢，搶回先機，長劍幻舞穿射，恍如照臨大地的日光般，罩向戚天豪！

戚天豪的身形立刻被柳日照的青色劍芒所籠罩。

在劍芒籠罩下的戚天豪，身形挺得筆直，長刀急舞，刀光織成一片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的護身光網。

柳日照長劍幻化成的千萬道「光刺」，竟然穿透不進戚天豪的刀網中。

——只要有那抹一絲「光綫」射透入戚天豪佈起的光網中，不死也會重傷！

由此可知柳日照功力及劍法之精純神妙。

柳日照見施展出「如意千幻」劍法中的「天梭織錦」，仍然奈何不了戚天豪，不禁暗暗佩服這位名不見經傳的挑戰者的高超身手。

要知道，他這招「天梭織錦」連少林的天龍大師，武當的無塵道長，華山的「一劍迴天」顧一笑，亦曾敗在這一招之下，可見這一招之威力無窮。

但這個戚天豪却接下了。

柳日照心頭震動不已，倏地長嘯一聲，劍招突變！

——他欲施展出「如意千幻劍法」之中最具威力，最玄幻莫測的一招「幻影重重」。

但也就在他的長嘯聲發出的同時，戚天豪亦發出了一聲如獅吼虎嘯的暴吼聲。

這一聲暴吼聲動崖空，草偃樹葉落，聲勢端的駭人。

而突變也就在這時發生了。

但見一道刀光如蛟龍騰空般，驀然衝破了柳日照劍光織成的「籠牢」。

但聽一連串急擊的交擊聲中，戚天豪人刀化作一條光龍，將柳日照被撕裂開的劍網裂隙中，飛騰向天。

而與此同時，柳日照亦整個人倒飛出去。

× × ×

戚天豪落地時，身上最少有十多處裂口，衣裂肉開，沁流出血絲。

但他仍穩如磐石般，持刀挺立着。

反觀柳日照，全身上下雖然沒有損傷，但落地時，身形搖擺得很厲害，以劍拄地，才勉强站穩身形，一張臉煞白，雙眼也黯然無光。

粗重地喘息了一陣，柳日照才艱難地



抬起頭，直視着戚天豪，咀唇噏動了一陣，才發出低啞的語聲：「閣下剛才施展的一招，可否賜告？」

戚天豪亦是胸膛起伏不已，但那種凌霸之氣依然沒有稍減。「戚某剛才那一招，乃是自創的一招『潛龍升天』！」

「好身手，好刀法！」柳日照喘息着說：「戚天豪眞的是你的眞姓名？」

戚天豪傲然地點點頭說道：「千眞萬確！」

柳日照原本黯淡的目光倏然一黯，張口「咯」地噴出一大口鮮血，身形幌了幌，終於穩住，氣促聲弱地說道：「柳某死不……瞑目……死不……瞑……目……」

張口接連咯出大口大口的鮮血，接身形一歪，摔倒在地上，頭一歪，突然不動，但雙眼却瞪得老大。

他眞的死不瞑目！

——因爲他是死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挑戰者手下。

戚天豪望着柳日照倒地死去，倏地仰天大笑起來。

笑聲震動崖空，迴响不已。

倏地笑聲一歛，回刀入鞘，踏前兩步，伸手抽起柳日照插在地上的青鋒劍，轉身飛馳下崖。

× × ×

翌日，如意門的大門上，赫然插着掌門人柳日照的青鋒劍，在劍旁，刻着幾個草書大字：戚天豪決戰柳日照於迎日崖，敗而殺之！

如意門的弟子發現了掌門人的劍和門上的字後，俱皆又驚又怒，急忙將劍拔出，並削去門上的刻字，同時派出人手，趕赴迎日崖。

結果，抬回了掌門人的屍體。

而如意門掌門柳日照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挑戰者——戚天豪擊敗殺死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了武林江湖。

戚天豪也就從一個寂寂無名的的武林人，變成了一個名聲响遍全武林的知名人物。

武林中本就是弱肉强食，而要揚名武林，更是要用別人的鮮血將自己的名號染紅才成。

戚天豪就是用柳日照的鮮血，塗抹在自己的名字上。

——越多別人的鮮血塗抹在自己的名字上，則名聲越响亮，這是江湖武林成名的一種途徑。

而戚天豪正是循着這條途徑走下去。

只不知又有那個武林人物的鮮血，塗抹在他的名字上。

× × ×

「有去無回」方勇，仍是以勇悍拚命聞名於江湖的硬漢子。

凡是與他交過手的武林人物，皆「有去無回」，死在他的一雙鐵爪之下。

他不但在一雙鐵爪上造詣高深，與對手拚搏時，更是出名的拚命三郎。

高深的武功加上拚命的打法，令到他名揚江湖武林。

他自出道以來，大小不下七十餘戰，但他總是「有去有回」，「有去無回」的，都是倒在他鐵爪下的對手！

所以他得到了一個「有去無回」的外號。

而江湖上絕大多數的武林人物，一聽見他這個外號，無不避之則吉，不敢與他交手。

誰願意「一去無回」，送掉一命？

但如今却有一個不怕死的的武林人，竟然約戰方勇於龍虎坪。

是什麼人這樣大胆，不怕「有去無回」，挑戰這位拚命三郎，武林煞星？

× × ×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一戰成名，擊殺如意門掌門人柳日照的戚天豪。

他這次選中了方勇，想用方勇的鮮血，塗紅他的名字。

只不知他這一次能否用方勇的鮮血，塗紅他的名字，抑或是他與方勇一戰，有去無回。

× × ×

龍虎坪本就是武林人經常決鬥的地方，也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的鮮血，染紅了這裏的泥土。

說來也眞的令人奇怪，龍虎坪方圓百十丈的地面，泥土是紅色的！

難道眞的是被鮮血染紅的不成？

對於這種奇異的現象，來這裏決鬥的武林人物皆沒有留意或感到詫異，今天在這龍虎坪決鬥的戚天豪與方勇，亦沒有留意。

——他們只想着如何可以擊敗對方。

× × ×

戚天豪與方勇面對面站在龍虎坪上，雙方相距約二丈左右。

戚天豪的刀仍在刀鞘。

「有去無回」方勇的一雙鐵爪，亦掛在腰間。

但兩人的目光，却對上了。

方勇的身形不高不矮，精悍結實，戚天豪的身形比他高壯多了。

「你就是那位一戰成名，擊敗殺死柳日照的戚天豪？」方勇悍厲地注視着戚天豪。

「戚某正是！」戚天豪那股凌霸的氣勢，比挑戰柳日照時，凜烈了幾分。

就連「有去無回」方勇這樣悍勇不畏死的人，在看到戚天豪那股凌霸的氣勢後，心頭亦不禁有點怯。

「久聞閣下大名，今日一戰，不知你我兩人之中，哪一個『有去無回』？」戚天豪伸手輕撫刀把。

方勇吸口氣，悍厲地說道：「我當然希望是閣下！」

「我亦希望是閣下。」戚天豪威烈地一笑，「多說徒費口舌，你我還是動手，看誰『有去無回』吧！」

「老子早就有這個意思，亮刀吧！」方勇說話時，已取下腰間雙爪，雙臂一動，一雙鐵爪並合着舞了一圈。

戚天豪騰地踏前一步，到停下時，眉月刀已脫鞘把在手中。

白濛濛的刀芒映日生花，方勇雙眼瞳孔暴縮，雙爪一錯，擋在雙眼之前。

「好一把利刀！」方勇雙爪一擊，發出「錚」的一聲脆响。

戚天豪抖腕一震長刀，發出嗡然吟响聲。

雙方各逞聲勢。

× × ×

兩人在聲勢上毫不示弱，動手時，更是捨生忘死！

幾乎是在同時，兩人叱喝一聲，發動了攻擊。

刀芒暴漲之中，戚天豪人刀撲斬向方勇。

他決定以悍鬥悍，看誰比對方不怕死之決心！

這正合方勇的心意，鐵爪揮舞中，一爪擊向戚天豪小腹，另一爪大張着迎向戚天豪的長刀。

戚天豪的長刀若被方勇的鐵爪鎖拿住，只怕他很難避得開方勇的另一爪，那他就會被抓個腹破腸流，「有去無回」了。

戚天豪對於方勇抓向他長刀的鐵爪，竟然視若無睹不閃不避，長刀走勢更快！

方勇不由心中暗喜。

但隨即吃驚不已！

他抓向戚天豪長刀的鐵爪，竟然像木製的一般，張開的五爪竟被一刀斬斷！

他幾乎不相信看到的是事實，要知道，他這雙鐵爪是用精鐵打造的，若非是削鐵如泥的寶刀，斷不能斬斷他的鐵爪。

但眼見的事實，不由他不相信，他驚詫得發出了一聲呼叫。

而於驚詫的刹那，攫抓向戚天豪腹部的那一爪，不由慢了那麼一下，却被戚天豪乘機凹腹躬腰，避過了那一爪。

方勇雙爪一毀一抓空，疾忙飄退半丈，雙爪一迴一攫，攫抓戚天豪的咽喉。

戚天豪長刀筆直削斬向方勇剩下的一爪。

——對於另一只已被他斬毀的鐵爪，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因爲他無法可以傷到他。

方勇一眼看見戚天豪長刀削斬向僅剩的一只鐵爪，吃過一次虧當然不會再上當，鐵爪倏的一沉，抓拿戚天豪的大腿。

戚天豪一聲：「來得好！」身形倏地躍騰起，鐵爪自他脚板底抓了個空。

而他的長刀以天雷轟頂之勢，劈斬向方勇天靈！

方勇悍厲地怪叫一聲，身形一矮，貼地疾滾，鐵爪呼的一聲，攫抓戚天豪的右足踝！

戚天豪雙足在半空中一蹬，下半身陡地騰升了一尺有餘。

方勇那一爪又抓了個空！

待到戚天豪躍落在地上，方勇從地上挺躍起，兩人相約丈七八。

兩人幾乎是同時轉回身，面面相對。

方勇鐵爪舒合間，悍聲道：「方某看走了眼，想不到閣下的長刀，原來是把寶刀！」

戚天豪哈哈笑聲中，一揚手中眉月刀，宏聲道：「刀名眉月，不知閣下曾否聽聞？」

方勇聞言怔了怔，眼珠一轉，搖搖頭說道：「天下十大寶刃中，可沒有這個名字。」

戚天豪傲然一笑道：「戚某這柄刀雖然不列入天下十大寶刃之列，但確是一把寶刀！」

「若不是寶刀，也斬不斷我這只鐵爪！」方勇有點惋惜地看了那只破爪一眼。

「閣下是否要換一樣兵器？」戚天豪亦目注方勇那一只破爪。「戚某不想在兵刃上佔你的便宜。」

方勇搖搖頭，悍然道：「好意心領，咱們還是快動手分個高下生死吧！」

話未說完，那只完好的鐵爪呼地飛出，像八爪魚一樣飛抓向戚天豪的面門。

戚天豪一矮身，身形貼地平射向前，長刀貼地展佈，如一片水銀瀉地般，削斬方勇雙脚！

方勇一爪擊空，眼見一片寒光匝地掃至，心頭暗懍，急忙將身形縱起，同時一迴鐵爪，抓擊戚天豪的背心。

那知戚天豪的反應迅疾如電，他的身形才縱起，戚天豪左掌一拍地面，身形斜縱躍起，追斬他的雙腿。

方勇這一驚非同小可，呼的一聲，鐵爪一開一合之間，罩向戚天豪的後腦！

戚天豪身形倏的一沉，長刀迴斬。

錚的一下微响，方勇那僅剩的鐵爪，被戚天豪那一刀連爪帶鍊斬斷。

方勇猝然上身一沉，探臂一掌擊向戚天豪的背心。

戚天豪料不到方勇反應如此之快，心中一驚，却驚而不亂，長刀如刺，向上搠向方勇的掌心。

兩人在這刹那間的變招都極之迅疾，所以戚天豪的長刀將方勇的掌心刺了個對穿！

方勇痛哼出聲，却不撤掌，一脚蹴向戚天豪的腦袋！

戚天豪料不到方勇悍猛如斯，疾急將腦袋一垂。

方勇那一脚雖然踢不中他的腦袋，但却將他頸背擦去一幅皮肉。

戚天豪負痛擰刀，硬生生將方勇的一只手掌絞碎！

方勇痛得嘶聲大叫一聲，身形倒縱，斷掌洒下一溜血雨，蹤落地上。

戚天豪亦側背落地，一滾後立刻挺縱起。

× × ×

方勇斷掌處血如泉噴，痛得他渾身抖顫，一張臉煞白，但仍兇悍如昔，狂吼一聲，舞着斷掌，衝向戚天豪。

戚天豪才挺躍起身軀，就見方勇不要命地向他衝來，不由臉色微變。

——他現在見識到方勇的那股子拚命的氣勢。

方勇斷掌處的血珠像暗器一樣射洒向戚天豪，令到他不得不閃避。

方勇却有進無退，倏忽衝到戚天豪面前，斷掌亂揮，另一掌却迅如電閃般，拍向戚天豪的心窩。

戚天豪一咬牙，左掌接連揮出，封擋揮落方勇斷掌的狂擊及洒射出的血珠，同時偏身一閃，長刀帶起一溜寒森森的刀芒，截斬方勇的另一掌。

方勇對於戚天豪截斬向他左掌的一刀毫不理會，頭一低，像頭蠻牛一樣斜撞向他的胸腹！

這一着眞是大出戚天豪的意料之外，戚天豪雖然一刀斬下方勇的左掌，但他也閃避不開方勇的那一撞！

向幸他在方勇撞上他的胸腹時，身形急退，卸去一部份勁道，但饒是如此，他



仍被方勇一頭撞飛出丈外，胸骨斷裂了三條！

哇的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戚天豪的一張臉也變得煞白。

方勇那一撞之力，令到他胸腹受傷不輕，內腑顯已因受到震動而受了傷。

方勇雙掌碎斷，血如噴泉般從斷掌處洒出，但他仍站得穩穩地 悍然望着戚天豪 厲聲叫道：「老子今日與你拚了！」

雙臂狂揮亂舞，像一頭負傷的豹子般，衝撲向戚天豪。

戚天豪吸口氣，壓下胸中翻騰的氣血，忍着劇痛，偏身一閃，雙手執刀，力劈向衝來的方勇！

方勇這一次眞的「有去無回」，明知拚不過戚天豪，仍然不顧一切衝前去！

單是這一股勇悍不要命的氣勢，就可以嚇到很多心臟不大健全的人。

可惜戚天豪的內臟雖然受了傷，心臟仍很健全，不爲所動！

刀光如駭電乍閃之下，方勇的身軀被斜肩帶背，揮斬爲兩截！

兩截屍體分離飛開，落地疾滾了幾下，才噴湧出大股大股鮮血。

鮮血瞬即染紅了泥土，滲入地下。

戚天豪以刀拄地，張口又噴出一口鮮血。

他雖然戰勝了方勇，用方勇的鮮血染紅了他的名字，但他也拚掉了半條命。

難道一個人必須用別人的鮮血，才能染紅自己的名字？

× × ×

「有去無回」方勇雖已死，但他的一雙斷碎的鐵爪，却出現在會英樓外的牌坊上。

會英樓是武林人聚會喝酒的地方，所以每一個到會英樓的武林人，皆看到了方勇的那雙斷碎的鐵爪。

每一個看見的人，無不吃驚變色。

因爲他們皆看到，在鐵爪的旁邊，還貼着一張紙，紙上當然有字。

——戚天豪決戰方勇，斬殺彼於龍虎坪！

連出了名的拚命三郎，「有去無回」方勇，也死在戚天豪的刀下，這位一戰成名的人物的厲害，可想而知。

而戚天豪斬殺方勇於龍虎坪的消息，亦立刻傳遍了江湖。

戚天豪的名頭，又响亮了不少。

× × ×

武林人士自從戚天豪接連擊敗斬殺如意門掌門柳日照，「有去無回」方勇之後，對於這個名頭逐漸响亮的崛起者，注意並議論起來。

幾乎每一個武林人物，皆集中注意議論戚天豪下一個將會向誰挑戰的問題。

他們列出了戚天豪最有可能挑戰的對像的名單：

無敵堡主——雙鎚震天雷震。

「恨地無環」萬夫勇。

「九轉金環」袁敬義。

「天鷹」展鵬。

「三絕手」屠不羣。

這五個人，在江湖武林中，皆是大名鼎鼎，獨當一面的人物，名氣比柳日照，方勇還要大。

若戚天豪能够擊敗五人中的其中一人，那麼，他就會成名立萬，成爲武林頂尖人物。

這五人中，戚天豪將會挑戰誰呢？

這是很多武林人物關注的問題。

× × ×

結果却大出武林人物的意料之外。

因爲戚天豪沒有挑戰雷震等五人中的其中一個，而是挑戰當今武林人尊崇爲一代宗師，譽爲泰山北斗的少林掌門無名大師。

當這個消息在江湖武林中傳開時，哄動了整個武林，每一個知道這個消息的武林人物，都認爲戚天豪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必定是瘋了，不然，斷不會瘋狂到向少林方丈無名大師挑戰。

而決鬥的地點，就在嵩山絕頂。

所有的武林人物皆被這震動武林的決鬥所吸引，紛紛趕赴嵩山，欲一睹這場罕世難逢的龍虎鬥。

× × ×

數百位武林豪雄趕到嵩山，但却被少林弟子極有禮貌地阻截在山下，予以招待，並聲明這是奉了方丈無名大師的法諭，任何武林同道不得擅自踏上嵩山一步，否則，將被視作少林派的敵人。

這幫武林豪雄雖然憤憤不平，亦不甘心，但誰也不敢得罪少林派，所以沒有一個人胆敢偷潛上山。

但他們也沒有走，就留在山下，知道誰勝誰敗也是好的。

決鬥就在當日的日出時分。

由日出到日落，在山下翹首以待的羣豪，既興奮又焦急，每個人皆望眼欲穿，瞪望着那條登山小路。

——因爲少林弟子曾答應過，無論是誰勝誰敗，都會將結果公佈出來。

他們翹首以待的，就是決鬥的勝敗結果。

結果，他們等不到誰勝誰敗的結果，却等到了一個人——

那人就是胆敢挑戰少林方丈無名大師的戚天豪。

羣豪之中雖然有很多沒有見過戚天豪其人，但亦有人見過，所以當有人喊出戚天豪的名字時，羣豪立刻騷動起來，爭欲一睹戚天豪的廬山眞面目。

而更多的人，急欲知道誰勝誰敗。

羣豪蜂湧向戚天豪，呼叫詢問之聲，混成一片。

但戚天豪却對於羣豪的舉動呼喊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神情有點消沉地在兩名少林高僧的護送下，避開羣豪，急馳而去。

這一來，羣豪在失望及氣憤之下，鼓噪起來。

但却一樣得不到結果，因爲少林僧人很快地便撤回山上。

羣豪只好懷着失望的心情，逐漸散離而去。

但每一個人的心中，皆留存了一個急切想知道答案的疑問——究竟是戚天豪擊敗了無名大師，抑是戚天豪被無名大師擊敗。

這是一個謎，一個每一個武林人急欲解開的謎。

可惜，這個謎始終無人解得開。

因為威天豪對於這一戰的結果，三緘其口。

而少林派亦保持了沉默。

這令到每一個武林人皆心癢難熬。

為了解開這個謎，有不少武林人準備找到威天豪，不惜動之以武迫他說出來。

但威天豪像忽然在地上消失了般，沒有人找到他的蹤跡。

× × ×

忽然消失了的威天豪在武林人對他與無名大師一戰的結果開始淡薄的時候，忽然又像從地下冒出來般，重現江湖。

這已經是差不多三個月後的事情了。

所以，立刻又引起了武林人的興趣及注意。

× × ×

最先找到威天豪的是「恨地無環」萬夫勇。

但嚴格點說，是威天豪找上了他。

因為，他之所以找到威天豪，是因為威天豪向他下了挑戰書。

所以他在一處名叫大樹坡的偏僻地方，找到了威天豪。

大樹坡就是兩人決鬥的地點。

兩個人這時已面對面站在大樹坡的一片比較平坦的坡地上。

雖然這一戰勝負未卜，萬夫勇劈面第一句就問：「威天豪，究竟那一戰是你勝，抑或無名大師勝？」

這個大秘密，在萬夫勇看來，比自己的生死還要重要。

威天豪手按刀柄，仰天一笑說道：「你若能擊敗我，那時再告訴你還未遲。」

「為什麼現在不可以說？」萬夫勇有點不解地望着威天豪。

「因為你若敗在我手上，必死！那麼，我現在告訴你，豈不等於沒告訴你？——對於一個死人來說，就算知道更多的秘密，又有何用？

萬夫勇這次明白了。「好，那咱們就動手決個勝負吧。」

× × ×

威天豪的眉月刀已亮出。

刀氣與煞氣渾為一體，直逼萬夫勇。

萬夫勇亦亮出了重達九十三斤的鑌鐵板。

鐵板在手，萬夫勇恍如天神下降，神威凜凜。

他不但力大無窮——執着九十三斤的鑌鐵板恍如執着一塊木板般，一套威猛無儔的「驚天十三式」板法，更是出神入化，他自出道以來，還未有人接得下他「驚天十三式」中的頭五式。

× × ×

可惜他這一次將「驚天十三式」板法悉數施展開來，竟然奈何不了威天豪，被威天豪一一巧妙地接下。

威天豪雖然接下萬夫勇的驚天十三式，但心內却暗暗驚凜不已，因為接下了萬夫勇的十三式後，他已被震得雙臂痠痳，血氣暗湧。

萬夫勇確不愧號稱「恨地無環」，神力驚人，鑌鐵板橫闔直砸斜掃，五六丈外的草樹被那強勁的勁風擊得倒伏折斷，眞可以說得上驚天地泣鬼神。

威天豪吸口清氣，不等萬夫勇再施展驚天十三式——因為他自問決抵擋不了萬夫勇的再次施展，長刀以迅雷疾電般，從一個不可能的角度——亦是萬夫勇的死角，刺削出！

萬夫勇正想重新施展驚天十三式，可惜已沒有機會了。

因為他根本就閃避封擋不了威天豪那一刀。

所以他只有死。

他亦像柳日照一樣，死不瞑目。

但柳日照死時，咀是閉合的，但他却是大張着。

可能他在臨死時，仍想問威天豪與無名大師那一戰的結果。

可是他却問不出聲就死了。

那個秘密他亦永遠不會知道。

而他身體上流出的鮮血，染紅了綠草黃土。

毫無疑問，亦染紅了威天豪的名字。

× × ×

威天豪留下了萬夫勇的屍體，却帶着他的鑌鐵板，及那個武林人亟欲知道的大秘密，走下了大樹坡。

× × ×

當武林中人皆被威天豪擊殺萬夫勇的消息震動了的時候，威天豪已在另一個地方，與另一個被挑戰者面對面站着。

這個被挑戰者，就是無敵堡主，「雙鎚震天」雷震。

當雷震從威天豪的口中知道萬夫勇已於兩天前敗在他的手上，陳屍大樹坡後，一點也不驚懼，只問了一句：「閣下與無名大師的一戰，誰勝誰敗？」

威天豪像答萬夫勇一樣答雷震：「你若挫敗我，我才告訴你。」

雷震再說了一句：「老夫在動手時，自會留分寸，不會將你一鎚擊成肉醬。」

威天豪淡淡道：「請動手。」

× × ×

威天豪與雷震決鬥的地點就在無敵堡外三十里的白楊溝中。

這裏雖然叫溝，但却沒有水，而且地勢很闊，是個決鬥的好地方。

溝內只有作生死一戰的威天豪與雷震，所以沒有人知道兩人這一戰的過程及劇烈的程度。

但結果却只有威天豪一人出溝，手上提着雷震的一雙混金鎚。

不言可喻，被擊敗的當然是「雙鎚震天」雷震了。

他不但敗了，而且還陳屍在溝中。

當然，他亦永遠不知道威天豪與無名大師那一戰的結果。

這個秘密究竟誰人可以知道呢？

這可不能肯定。但在目前來說，只有威天豪與無名大師知道。

× × ×

威天豪與無名大師一戰的結果，連「九轉金環」袁敬義，「天鷹」展鵬，「三絕手」屠不羣，也不能從威天豪的口裏知悉。

因為他們都不是威天豪的敵手，分別在三個不同的地方，死在威天豪的刀下。

死人又焉能夠從活人的口中問到秘密呢？



× × ×

威天豪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從如意門掌門柳日照開始，接連挫敗擊殺當世武林七位鼎鼎大名的高手，他的名氣在江湖武林中，响叮噹，成為一位與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齊名的知名人物。

如今他的名氣，就連華山，峨嵋，崑崙，點蒼等名門大派的掌門人也及不上。

他成名了。

他用別人的鮮血，鋪向成名之路。

而他的名氣，亦是用別人的鮮血染紅的。

能够在武林中迅速崛起，成為頂尖人物，在武林中，這樣的例子實在罕有，所以，有不少未成名的武林人物，都很羨慕威天豪的成就。

而威天豪亦沾沾自喜。

因為，他已是武林中一位成名人物。

一位用別人的性命與鮮血踏上成功之路的成名人物。

但又焉知道，別人不會用他的鮮血與性命，踏上成名之路？

## 名利到頭盡皆空

威天豪自從成名之後，亦有了一個外號——

血刀！

血刀威天豪。

而這個外號很貼切，他的刀確實沾滿了別人的鮮血。

× × ×

血刀威天豪雖然成了名，但是却很孤獨。

他並不快樂。

因為有不少無名之輩，有樣學樣，向他挑戰。

那些挑戰者像蠅附蜜一樣，絡繹不絕地找上了他。

只要能擊敗他，就可以一戰成名，這是一條成名的捷徑。

但那些挑戰者皆沒有一個挑戰成功，全部被他所擊殺！

他的刀沾上了更多的鮮血，而他的名氣更响亮。

他差不多已成了戰無不勝的化身。

但是所有武林人皆對他遠而敬之。

那是由於妒忌、仇視、懼怕與猜疑所造成的。所以他在江湖武林中沒有朋友，沒有知己。

這種高高在在高在上，却不着實地的空虛，只有他才深切體會到。形勢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所以他無可奈何。

他唯有將自己完全孤立起來。

× × ×

人的野心是永無止境的。

就正如一個人做了皇帝，就想長生不老，永遠不死，永遠做皇帝一樣。

威天豪現在的名氣雖然與少林掌門無名大師，武當掌門千葉道長齊名，但他仍想更上層樓。

他要用千葉道長的鮮血，令到他的名聲如日中天。

所以他挑戰千葉道長。

× × ×

決戰的地點就在一座名叫插雲峯的陡削絕峯上。

這座絕峯就算在白日，也雲霧繚繞，峯名插雲，再貼切不過。

武當與少林兩派，被武林人視為北斗泰山，千葉道長與無名大師的一身修為，更被武林人公認已達超凡入聖，高深不可測的境界。

如今血刀威天豪，竟然挑戰千葉道長，這個消息一傳開去，立刻轟動了整個武林。像一鍋沸了的粥那樣，凡是知道了這個消息的武林人，無不議論紛紛，興奮莫名。

因為這是當世難得一睹的決戰！

所以，每一個人在知道了決鬥的地點後，立刻趕赴插雲峯。

每一個人皆不想錯過這百年難遇的盛會。

更不顧放過觀看這驚天動地的一戰。

離決戰之期還有三日，插雲峯下，已聚集了上千的武林人。

登峯的山路陡窄，只容一人攀登，所以那些武林人只好忍耐着，一個個順序登上峯頂。

尚幸峯頂很平闊，足有百數十畝，那些先登的就只好啃干糧，露宿在峯頂。

最後一個登上峯頂的，已是翌日的午夜時分。

距威天豪與千葉道長決戰的時間，只有三個時辰左右。

而兩人決鬥的時間，就在日出後的三刻鐘。

上千的武林人皆圍成一個圓圈，席地而坐，中間那數十丈的空地，就是威天豪，千葉道長的決戰場地。

上千的武林人皆興奮得坐以待旦——其實又有哪一個睡得着呢？

長夜漫漫，但在這羣武林人來說，却不覺其漫長。

因為有的在擲骰子賭錢，有的在喝酒談笑，喧嘈熱鬧，所以不覺長夜之漫漫。

旭日終於薄雲而出，白天又開始了。

羣豪立刻收聲歛氣，千多雙眼睛，一齊望向那條登峯小路。

每個人的心情皆緊張非常。

但是連眼也望瘦了，却望不到威天豪與及千葉道長的身形出現在登上峯頂的路口。

有人開始不耐煩起來。

鼓噪聲與低罵聲四起。

因為這時距日出之後已足有大半個時辰。

太陽已高高掛在天上，陽光穿過雲霧，射在焦急不耐煩的羣豪身上，分外覺得燠熱。

有不少人已忍不住奔到登上峯頂的路口，向下探望。

望到脖子也僵了，威天豪與千葉道長依然踪影不見。

現在過了約定的決戰時間足有一個時辰，羣豪再也忍耐不住了，騷動喧嘈咒罵起來。

峯頂像一鍋煮開了的粥。

究竟威天豪與千葉道長怎樣了？

為何不依約到插雲峯舉行決戰？

× × ×

威天豪與千葉道長暫時還是好好的。

說他們暫時是好的，是因為兩人還未分勝負，不知誰會濺血當場。

兩人之間的決戰，依約舉行。

不過，決戰的地點却改了。改在武當山的解劍坪，而不是在插雲峯。這是千葉道長提出的，戚天豪也答應了。

之所以改換決戰的地點，因為千葉道長不欲像一個江湖賣藝人一樣，被那樣多的人圍觀。

他畢竟是一代宗師，一派掌門。

他必須保持他的身份與尊嚴。

就在日出後三刻，戚天豪與千葉道長在解劍坪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決鬥。

在場觀看的只有八名武當道士。

這八人就是名震江湖的武當八子。

武當八子是千葉道長的師弟。

這一戰關乎到武當派的聲譽，武當八子怎能不在場觀看。

× × ×

千葉道長年約五十多歲，一派仙風道骨，望之令人肅然起敬。

戚天豪那股子凌霸之氣，比起初戰柳日照時，又濃厚了很多，還加上了那股子傲然之氣。

他現在十足一個不可一世的梟雄。

反觀乎千葉道長，道氣盎然，淡雅古逸。

兩人面對面站着，形成强烈的對比。

「道長請。」戚天豪亮出了眉月刀。

刀才出鞘，一股凜冽的寒氣，從刀鋒上散發出，連站在坪邊觀戰的武當八子，也感受到那股侵肌的寒氣。

刀是好刀，人亦殺氣瀰漫。

武當八子瞧得俱不由心頭緊了緊。

千葉道長却神色依舊，慢慢抽出了腰間長劍。

劍是好劍，才出鞘，被旭光一照，泛閃出百千道金燦燦的霞光。

戚天豪神色微動，問道：「請問道長，此劍何名？」

千葉道長挽了個劍花才答道：「劍名金電。」

戚天豪動容道：「金電銀霜，併稱天下無雙寶刀，想不到落在道長手上。」

千葉道長抬眼望一下東邊，說道：「是時候了，施主請先。」

「有僭了。」戚天豪一挺長刀，躍步欺身，但見刀光如濤，猛湧向千葉道長。

千葉道長長劍一震，幻出百十朵劍花，迎向那遍刀濤。

但聽「琤琮」連響，千葉道長接下了戚天豪的一輪快攻。

「武當劍法，果然精妙！」戚天豪刀勢一變，刀鋒帶起一片激光，一刀就是一刀，斜斜劈斬向千葉道長。

千葉道長劍光一凝，劍上金芒凝止，硬接戚天豪那一刀！

「噹」的一下激響，刀劍交擊，兩人皆沒有移動身形。

而刀劍亦無損。

如果說戚天豪的第一刀像雷霆暴發，那麼第二刀可說像山摧地崩！

千葉道長再接下了戚天豪的第二刀。

兩刀之後，戚天豪接連劈出了五刀！

一刀比一刀威力强猛。

千葉道長再接下五刀。

總共接下了七刀！

兩人的身形依然沒有移動分毫！

刀劍鋒刃上亦連一點白痕也沒有。

不過，兩人站立的地方，已下陷了足有寸半深。

這是內力的拚鬥。

從表面上看，兩人的內力修為，竟然不相伯仲。

× × ×

千葉道長接下戚天豪的七刀後，長劍嗡然震鳴聲中，一劍化千鋒，像無遠弗屆的陽光一樣，罩射向戚天豪全身上下。

戚天豪長刀迴舞，護住全身。

一片叮叮急激連響聲中，千葉道長至少刺出了百二十劍，但俱為戚天豪長刀一一接下。

「好刀法！」千葉道長千鋒凝而為一，當中疾刺向戚天豪的咽喉。

戚天豪竟然封擋不了這一劍，只好暴退。

千葉道長竟然一劍就逼退了戚天豪！

他在劍上的造詣，可想而知。

而他逼退戚天豪的這一招，就叫「千鋒聚一」。

武當八子見掌門師兄一招逼退戚天豪，俱不由心內暗喜，各自吁了一口氣。

千葉道長劍式不變，劍隨身進，緊逼戚天豪！

戚天豪一退盈丈，但千葉道長那玄芒暴長的劍尖，依然只差那麼寸許，刺向他的咽喉！

他不由臉色微變，再退！

這一退兩丈有餘。

千葉道長的身形如一片飛絮般，跟踪追擊，劍尖仍然刺向他咽喉，相距仍是寸許。

這一次戚天豪神情為之震動了，但却無可奈何，三退！

這一退足逾三丈。

可是仍然擺脫不了千葉道長的追擊。

他的臉色變了。

在旁觀看的武當八子，既緊張又興奮，恨不得掌門師兄的劍尖，刺入了戚天豪的咽喉內！

這一來，武當的名頭，就會超越少林，天下第一！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這是武林人的一大通病。

× × ×

戚天豪手心已捏汗，三退之後，只好再退。

千葉道長追擊不捨。

那知戚天豪這一次身形才退，却驀然一頓。接一拗腰，施展出鐵板橋功架！同時一脚飛踢千葉道長的小腹！

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其間沒有絲毫間滯，快得就像幾個動作一霎間使出。

千葉道長對於戚天豪這一着危招，似乎沒有預料到，長劍嗤地貼着戚天豪的鼻尖刺過，而他的身形亦不由一傾，變成撞向戚天豪飛踢起的那一隻脚。

武當八子在旁看得很清楚，對於這突變，吃驚得差點驚呼出聲。

好個千葉道長，臨危不亂，就在根本無法閃避戚天豪那一脚的刹那，左手疾出，按拍在戚天豪踢起的脚尖上！



而他整個人藉着這一按之力，騰飛向空。

千葉道長應變之快捷，令到戚天豪亦不得不心生佩服！

武當八子俱不由喝一聲彩！

戚天豪那一脚雖然踢了個空，但却破解擺脫了千葉道長的那一招。

千葉道長人在空中，身形迅急地一旋，人劍如流星飛墜一般，長劍曳起一溜如電光般的金芒，墜刺向戚天豪的心胸！

戚天豪雙目被燦烈的劍光耀得只好將雙眼瞇成一條縫，不敢硬接，足下力蹬，身形像離弦急矢般，平飛倒射出去！

也幸虧他沒有硬接，不然，他身上可能會像蜂巢一樣佈滿了血孔！

就在他剛倒縱離原地的那刹那，那一劍如天星倒洒，金光洒閃，罩向地上。

那方圓半丈之內，地上出現了密如蜂巢般的百十個洞孔！

這一招名為「金星倒洒」！

倒縱出二丈過外的戚天豪，看得心頭震動，手心捏滿了汗水。

千葉道長見這一招威力無窮的「金星倒洒」，依然傷不了戚天豪，神色微微一變。

戚天豪倒縱出去的身形如閃電，但反撲的身形更快！

千葉道長的雙脚才沾地，戚天豪的長刀已幻成一道弧光，揮斬而至！

千葉道長身形疾旋，脫出弧光範圍，反臂一劍刺向戚天豪眉心！

戚天豪急叱一聲，身形一矮，避過那一劍。

接着身形一竄，長刀急踩向千葉道長的雙脚！

千葉道長雙脚如踩蓮花般，點縱急躍，連劈十八刀。

戚天豪猛一聲吼喝，如獅吼虎嘯，刀勢一變，反手從下至上，倒削千葉道長的腹胸！

千葉道長亦發出一聲如龍吟般的長嘯，身形陡地拔起！

騰拔起三丈有餘。

戚天豪亦緊隨着斜縱而起，長刀改削為斬，揮斬向千葉道長的腿股！

千葉道長長劍斜撇，「噹」的一下激响，擋煞了戚天豪那一刀！

藉着一擋之力，身形斜彈向一邊！

戚天豪身形一震，接一擰腰，刀在身前，追射向千葉道長！

兩人追逐的身形，在空中宛如兩條蛟龍！

千葉道長的身形倏地一折，雙腿一擺，如神龍迴天般，長劍如金蛇揮展，斬削向緊追不捨的戚天豪。

戚天豪長刀一橫，恰好封擋了千葉道長那一劍！

兩人却同時被震得身形一翻，向兩邊溜墜落地。

× × ×

兩個人激鬥了差不多半個時辰，依然不分勝負，誰也勝不了誰。

日頭已升起了老高。

兩人相距兩丈多遠，各自在喘息着。

武當八子看得在不知不覺間，雙拳握起。

千葉道長深長地吸了口氣，目注戚天豪。「閣下身手高明，刀法精妙，貧道二十年來未遇百招之敵，閣下是第一個。」

戚天豪吐出一口濁氣，霸氣凌凌地道：「道長的劍法神妙，戚某自信仍能擊敗你！」

武當八子在旁聽了，不由氣往上衝，差點脫口罵出聲來，尚幸及時將話嚥回肚子內。

千葉道長却氣不動語不惱：「閣下只管施展，貧道若敗在你手下心服口服。」

「看招！」戚天豪首充發動了攻勢！

這一次，他的攻勢有如排山倒海，兇猛絕倫。

千葉道長恰好與他相反，劍勢如柳舞風中，飄柔隨意。

好奇怪，戚天豪那勢若排山倒海般的大攻勢，竟然壓不到千葉道長那柔弱的劍勢。

這就是千葉道長高明之處——以柔制剛。

戚天豪一輪剛猛的攻勢奈何不了千葉道長，驀地刀勢一變。

他斬出了一刀！

這一刀與剛才那雷霆萬鈞的攻勢大異其趣，一點氣勢也沒有，就像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太婆，拿着一柄沉重的刀那樣，顫巍巍的切向一塊豆腐。

在旁觀看的武當八子不由看得瞪大了雙眼，不明白戚天豪何以忽然會斬出這樣拙劣的一刀！

但他們立刻看出了戚天豪這一刀的神奇詭奧。

他們的一顆心不由收緊。

像心意相通般，八個人的右手，同時摸在腰間長劍的劍柄上。

——千葉道長若有不測，立刻出手相救！

× × ×

千葉道長一見戚天豪斬出那一刀，神色立變，凝重非常。

而他所有的動作亦停頓下來。

雙目神光暴射，注視着戚天豪那顫擺不定的長刀！

千葉道長之所以如此凝重，是因為看不出戚天豪這一刀所蘊含的所有變化！

所以他不敢貿然出劍！

因為他若稍有錯失，便會喪命在這一刀之下。

戚天豪那顫擺不定的長刀，已斬臨他身前不倒二寸之處。

而千葉道長仍然窺不出破解這一刀的破綻。

所以他仍然沒有出劍！

刀鋒泛出的寒氣，已透衣侵膚，距離不過一寸！

若再不出手，就會被斬殺於刀下，千葉道長盡管心中沒有破解這一刀的把握，但情勢迫在眉睫，已不容他再作猶豫了！

一咬牙，千葉道長出手了。

攻出了沒有把握的一劍！

顫擺的長刀忽然一凝，刀光暴盛中，但聽格崩一响，千葉道長的金電劍，竟然崩折！

而他的人亦像一棵被雷電殛斷的樹木般，身軀忽然斷為兩截！

戚天豪也發出一聲悶哼，身形倒飛而起，墜跌出二丈過外。

× × ×

這一驚人的變化，震驚得武當八子像木頭人一樣，怔立在原地。

「噗噗」兩響，千葉道長那被斬爲兩截的屍身，倒地滾了滾，斷口處像噴泉般，噴湧出大股血泉。

鮮血染紅了洗劍坪的泥土。

墜跌在二丈外的戚天豪，差點沒有摔趴在地上，身形搖搖欲墜 一手拄刀在地，另一手撫着左邊胸肋。

而他的咀角，正有一縷鮮血淌流出。

他剛才雖然以內勁貫注在刀鋒上，摧折了千葉道長的長劍，並將之斬爲兩截，但他也挨了千葉道長在臨死前擊向他右邊胸肋的一掌。

那一掌不但將他擊飛，也將他的肋骨擊斷了三根！

由於內勁消耗過度，加上受了掌傷，震傷了內腑，這時候的戚天豪，已無再戰之能。

張口接連噴出了兩大口血，戚天豪臉色煞白，形容疲累，胸脯起伏急喘不已。

這時候武當八子若想殺他，簡直易如反掌。

武當八子確有殺他之意。

這一次，戚天豪非死不可。

因爲他玥在已欲逃不能。

但他實在不想死。

但又有誰能救他？

× × ×

武當八子從震驚駭慌之中回過神來，一眼看到掌門師兄那慘死的情狀，俱不由悲呼一聲，一齊湧上前。

武當八子圍站在千葉道長的殘屍前，神情悲憤，鬚髮俱豎。

「掌門師兄！」八子悲呼出聲。

然後霍地轉過身來，眶眦欲裂，怒視着戚天豪。

戚天豪不由倒吸了一口氣。

武當八子之首一葉道長戟指戚天豪，恨怒地道：「你雖然斬殺了敝派掌門師兄。但你一樣也要死！」

「你這個雙手沾滿了武林同道的煞星，從今後，再不會爲害江湖了！」殘葉道長咬牙切齒。

「爲了除去你這個江湖煞星，免得更多的武林同道死在你的刀下，說不得只好出手將你除去！」一葉道長的長劍嗆然出鞘。

戚天豪强壓胸中翻湧的氣血，瞋目嘶聲大叫：「戚某與敝派掌門乃公平之戰，你們如今竟然昧着良心說話，罔顧江湖道義規矩，欲殺害戚某，枉你們自稱名門正派！」

張口又咯出一口血。

百葉道長目中噴火，陰狠地道：「任你如何說，今日你也要躺在這解劍坪。」

戚天豪猛一挺腰，長刀指向武當八子。「老牛鼻子，有種的只管動手，戚某死也要拖你們一起上路！」

百葉道長陰沉着一張臉，狠聲道：「那就讓貧道除去你這武林煞星！」

武當八子刷地展動身形，人影閃幌中，將戚天豪圍了起來。

戚天豪這一次插翅也飛不了。

八子全都亮出了長劍。

只要八力之首的一葉道長發令，八子就會展開致命的一擊。

戚天豪當然知道逃不過八子的聯手一擊，但他死不甘心，雙手執刀，刀尖斜指向天，那股子凌霸之氣，依然懾人心魄！

也就在這生死一髮之間的刹那，登上解劍坪的那條山路上，傳來一陣陣喧騰的人聲與脚步聲。

八子聞聲不由露出驚詫之色，一齊擰頭望向登山小路。

戚天豪亦循聲望過去。

他的目中立刻露出興奮的光芒，長長地舒了口氣。

他看到了一大羣形態服式各異的武林人，正蜂湧躍登上來。

武當八子見了，却臉色驟變。

因爲，他們欲殺死戚天豪爲掌門師兄報仇，並保住武當派聲譽的企圖，被這樣不速之客撞破了！

殘葉道長心不甘情不願地回過頭來望了戚天豪一眼，正欲不顧一切，撲向戚天豪，却被一聲呼喝窒住了。

「啊哈，各位快來看，血刀戚天豪擊敗了千葉道長！」這是一個滿臉大鬍子，身材粗壯如牛的大漢叫出來的，他亦是第一個登上解劍坪。

更多的人登上了解劍坪。

武當八子的臉色，變得鐵青一片。

從今後，武當派的聲譽，因了掌門千葉道長的敗亡，而一落千丈。

這是一種羞辱。

武當八子直恨不得地上有條縫，好讓他們鑽下去。

戚天豪却依然挺立，不可一世！

他挑戰成功，名聲與地位將會更上層樓。

但他却沒有想到，他之有今日，全是用別人的鮮血鋪染成的。

× × ×

登上解劍坪的羣豪，就是在插雲峯上等候了一晚的上千武林人。

他們之所以會趕來武當山，是因爲他們都不甘心被戚天豪與千葉道長愚弄了。

他們要找這兩人理論，而插雲峯離武當山只不過五十多里路程，所以他們先趕來武當山，找千葉道長的晦氣。

想不到却救了戚天豪一命。

× × ×

這時，登上解劍坪的武林人，擠得針插不入，餘下來的數百武林人，只好擠塞在山路上。

武當八子眼見這麼多武林人，發作不是，不發作又鱉着一肚子羞憤之氣，一時間臉色陣青陣白，差點兒沒有將一口牙咬碎。

最先登上坪地的幾個武林人，一眼就看見躺在地上，屍身斷成兩截的一具人體，看清楚之下，無不聳然動容！

——他們都認出了武當掌門千葉道長的屍體！

他們不禁張口發出了驚詫的呼叫聲。

——他們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屍體，就是當今武林中與少林方丈無名大



師齊名，武當掌門千葉道長。

但事實擺在眼前，不到他們不相信。

既是鐵一般的事實，那麼，這就表示，千葉道長之所以陳屍解劍坪，是被戚天豪所殺。

換言之，戚天豪擊敗了千葉道長。

戚天豪與千葉道長的一戰，就在這解劍坪上。

羣雄本來是窩着一肚子氣而來的，這時早被這眼前驚人的結果驚得把甚麼也全忘了。

那最先幾個武林人的驚呼聲立刻被後面的武林人聽見了，立時蜂湧向前，唯恐落後。

武當八子羞憤愧怒得直想將所有的武林人殺個倩光。

但他們碍於羣豪勢大，不敢胡亂發作，忍着一口氣，怨毒地瞪視了戚天豪一眼，摔袖登返上清宮。

更多的武林人看到了千葉道長的屍體，但有更多的人，歡呼着擠向戚天豪。

——他們對於能挫敗擊殺千葉道長的戚天豪，視作大英雄，眞好漢，崇仰萬分，將他捧上了雲端。

而戚天豪亦飄飄然如在雲端。

因爲他已被一羣武林人高高的捧了起來。

而千葉道長的屍體，雖然仍有很多武林人爭先恐後地爭着一睹，但那種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千葉道長的屍體，就像死狗一樣躺在地上，看的人皆投下輕蔑的一瞥。

更多的人蜂湧向戚天豪，將他簇擁起來，高高拋向天上。

× × ×

自從挫敗並擊殺了武當掌門人千葉道長之後，戚天豪意氣風發，不可一世，大有天下武林第一人的氣概。

而當時的武林人，對他亦阿諛奉承，將他捧上了九霄雲端。

這一來，更加令到戚天豪自以爲天下無敵。

× × ×

與武當掌門千葉道長齊名的，是少林方丈無名大師。

戚天豪若想攀上巔峯，則必須將無名大師挫敗，那才名符其實，成爲武林第一人。

所以他[illegible]躊躇之下，再向無名大師下了挑戰書。

消息一傳開之後，立刻轟動了整個江湖武林。

但是這一次，沒有一個武林人趕去觀戰。

因爲他們經過上一次的教訓之後，知道這一場決戰，他們是同樣觀看不到的。

所以他們只焦急萬分地等待着這一戰的勝負結果。

——是戚天豪勝，還是無名大師勝。

× × ×

戚天豪曾與無名大師決戰過一次，但那一戰的勝負，却是一個謎。

當時每一個武林人皆想知道那一戰的結果，可惜戚天豪與無名大師守口如瓶，令到天下武林人物，心癢難熬。

他們都希望戚天豪與無名大師這一戰，不要像上一次一樣，沒有結果。

× × ×

戚天豪與無名大師的一戰，地點就在思過崖下。

所有的少林弟子，皆奉無名大師之命，不得在決戰進行時，接近思過崖。

換言之，思過崖下，就只有無名大師與戚天豪。

× × ×

戚天豪與無名大師已站在思過崖下。

他們這一次是第二次見面交手了。

第一次見面交手之謎，無名大師解答了。

「施主名利之心不但沒有消淡，反而變本加厲，用別人的血，洒在你成功的路上，老衲玥在有點後悔，對施主太心慈手軟了！」

聽無名大師的說話，當時那一戰，戚天豪敗在他的手下，而他本佛門好生之德，沒有下殺手。

戚天豪的臉色變得異常難看，狂笑兩聲，說道：「戚某今次捲土重來，有信心將大師擊敗，成爲天下武林第一人！」

無名大師念了句「阿彌陀佛」，目中神光一現即斂。「施主已被名利之薰心，若不再猛省悔悟，將會永墮苦海！」

戚天豪傲氣凌人地道：「戚某生來不是佛門人，大師不要多費唇舌了，還是動手吧！」

無名大師又唸了句「阿彌陀佛」。「施主若再冥頑不靈，別怪老衲不再網開一面了。」

戚天豪氣勢凌凌地將眉月刀拔出，大聲道：「戚某若沒有九成把握，又焉會送上門找死？」

無名大師目中神光陡現，一搖手中禪杖。「施主既然不耐煩，那就動手吧。」

× × ×

天下武林人與少林弟子，皆不知道無名大師與戚天豪這一戰的經過。

而在事後，他們只知道，無名大師沒有被戚天豪所殺，仍然活生生地做他的少林方丈。

至於戚天豪，却像忽然在地面上消失了般，沒有人知道他的生死下落。

這一戰，仍然是個謎。

但很多武林人從表面的現像，猜測戚天豪與少林方丈無名大師的一戰，是落敗了。

他們之所以這樣猜測，是因爲這一戰若是無名大師敗了，必然被戚天豪擊殺！

——與戚天豪交過手的武林人物，沒有一個不被殺的！

很多武林人皆知道這一戰的結果，但無名大師却三緘其口，問得多了，只說了一句：「此事自有分曉。」

× × ×

戚天豪與無名大師的一戰，果然自有分曉。

不過那已經是一年後的事了。

一年後，戚天豪忽然又再出現在江湖上。

只不過他已經削髮出家，成爲一個和尚。

一個苦行僧。

一個法名思過的苦行僧。

（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季伯玉往成都向擎天劍沈振山拜壽時，却被幾個武林高手誣諲他是「紅粉輓歌」，原因是每次「紅粉輓歌」殺人時，他都在場。由於季伯玉交不出可以證明其身份的師門信符神龍令，那些武林高手更一口咬定他是兇手，決定將他送往太湖。季伯玉在少城時認識了兩個和尚，一個是師父，一個是徒弟。至成都時又再碰頭，老和尚要求暫借神龍令，條件是他能安全離開成都，却被季伯玉所拒。幸而往太湖途中被小和尚救出，送至一艘船上，老和尚吩咐水大娘母女倆將他送回虎林。他易容改扮成一個船夫，還要跟水飄香學四川口音。

## 寶藥變毒藥　難救恩師命

水飄香道：「這不關你的事，我娘欠和尚伯伯的，只要將你送到虎林，他們就兩不相欠了！」

季伯玉道：「就算這樣，姑娘母女這份恩情，在下必有一報。」

水飄香道：「咱們不希望你報答甚麼，要報你報和尚伯伯去。」

季伯玉一嘆道：「在下慚愧得很，身受大師師徒救命之恩，却連他們的法號都不知道。」

水飄香道：「和尚伯伯法號悟德，是少林掌門普慧禪師的親傳弟子，只因他喜歡管江湖上的閒事，為少林惹來不少是非，少林掌門一怒之下，就將他逐出門牆了，小和尚名叫光宗，是和尚伯伯離開少林之後收的。」

季伯玉道：「這就難怪他要自稱野和尚了，姑娘母女呢？能够告訴在下麼？」

水飄香道：「咱們是打漁的，學了一點莊稼把式，要是跟和尚伯伯名門正派相比就差得遠了，哦，我編了三百多句常用的話，你跟着我學。」

× × ×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人也有他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水飄香不想多說，他自然不便追問。

不過小姑娘的確是彆壞了，除了她們水家，任何事她都肯說，整天像一隻畫眉鳥兒似的，吱吱喳喳的說個不停。

這天到達宜賓，是岷江的出口，過了這兒就進入長江水道了。

他們這條船原本不必靠近碼頭的，但水大娘却吩咐年老爹直向碼頭駛去。

此時季伯玉與水飄香全都立在船頭，他們已發現碼頭一帶正有不尋常的事在進行。

那是一隊官兵在檢查船隻，似乎發生了甚麼大事，令人不解的是官兵之中竟有幾名便裝人員在協助檢查，船隻緩緩接近碼頭，季伯玉臉色忽然一變，因為他瞧到了一個熟人，他是成都沈家的總管汪哲。

那麼官兵檢查船隻，目的是在緝捕季



伯玉了，沈振山能够勞動官兵，果然具有通天之能，只是他有點不解，水大娘必然也發覺了碼頭上的危機，為甚麼還要送上前去？

立在他身旁的水飄香瞧出他神色有異，於是輕輕咳了一聲道：「沉着一點，少俠，沒有人能够認出你來的，不過你可不能自露馬脚！」

季伯玉吸了一口氣，讓情緒逐漸穩定下來，然後點點頭道：「我知道，只是，咱們不能躲遠一點麼？」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躲遠一點就表示咱們害怕，跟着而來的麻煩就大了。」

季伯玉聞言一怔，暗忖：「這話不錯，如果一躲麼，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打自招了，自己堂堂五尺之軀的大男人，還趕不上一個小姑娘的見識。」

他臉上訕訕的，不好再說甚麼，只是一雙目光却不時向汪哲投下一瞥，神色之上總是有些不大自然。

此時那隊官兵已經到達左側一丈之處，那兒泊着一艘豪華無比的巨型江船。

金烏正在向西山之後隱沒，晚霞投射在那艘豪華的巨船之上，但見霞光耀眼，顯得美麗已極。

像這麼豪華的巨船，在長江大海之中都不易多見，那麼它的主人，必然不是等閒人物了。

不錯，巨船的前艙之外，挑着一對大紅紗燈，燈上寫着兩個大字「王府」。

王府的主人不是王爺麼？這就勿怪它會如此豪華，這般氣派了。

那批查船的官兵，只是一些小人物，最大的不過是一個伍長，見了王爺只怕連姓什麼都忘了，他那有胆量敢去查船！

不過像這等光彩奪目的豪華巨舟，必深具有極大的誘惑之力，只要經過這裏，任誰也會想開開眼界的。

這隊官兵果然遠遠的停下了脚步，以羨慕的目光向豪華巨舟投下一瞥，連沈家大總管汪哲也不例外。

這一瞥應該沒有甚麼，因為他們並未失禮，也沒有犯着別人，但出人意外的巨舟上艙門右側的那盞紗燈忽然飛了起來。

此時微風拂面，枝葉不驚，那盞紗燈的飛起，絕不是風力造成的。

不是風力吹起它如何會飛？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怪事最容易引人矚目，碼頭上下所有的目光幾乎都被這盞紗燈吸引過去。

正當衆人瞧得忘形之際，人叢中忽然傳出一聲慘叫，一具人體同時仆倒下去。

倒下去的是汪哲，他兩眼上翻，口吐泡沫，好像忽然中了邪，神智已經陷入暈迷之中了。

此時不知道是誰喊了一聲：「我的媽呀，有鬼！」

可不是有鬼？紗燈憑空飛起，一個活蹦亂跳的大男人忽然中了邪，不是鬼魅作祟怎會這樣。

鬼魅無形，人人害怕，因而碼頭上的閒人一哄而散，也有不少船隻解纜啓碇，來個遷地為良。

水大娘似乎也怕鬼魅，立即吩咐開船，不過由於時間已晚，他們只能駛入長江，然後移舟對岸，找一個清靜之處泊了下來。

「香兒，妳過來。」

泊好船隻之後，水大娘的神色依然十分穆肅，她呼叫水飄香，可能有甚麼要事吩咐！

「娘……」

「誰叫妳出手殺人的？」

「那人認識季少俠嘛。」

「季少俠易過容，那人如何還能認出？就算妳非殺他不可，也不能弄壞王爺的紗燈，咱們避禍還來不及，妳還生出一些是非！」

「娘，當時我沒有想到嘛。」

「香兒，不是娘怨妳，妳弄壞了王爺的紗燈，犯了他的大忌，他絕對不會甘休的，此人心胸狹仄，睚眦必報，一旦被他纏上，就寢食都不能安寧了。」

「娘，他怎知是女兒弄壞他的紗燈？咱們不承認，他又能把咱們怎樣？」

「妳這是小看王爺了，娘估計明天一早他就會找上咱們，娘不怕他，但有顧忌，至少妳娘跟季少俠不能被他纏上，快去收拾一下行囊，乘天還沒有全黑，你們還可以趕一程路。」

「娘要咱們先走？」

「不，由妳單獨一人送季少俠返回虎林。」

「為甚麼？娘……」

「世事滄桑，沒有人能够逆料，娘如果能來，自然會趕上你們，否則妳只好勉為其難了。」

「好吧。」

這雙母女的對話，季伯玉聽得一字不遺，他與水大娘母女素昧平生，竟替人家帶來這麼多的麻煩，無論怎麼說都有點過意不去。

於是他走上船頭，向水大娘雙拳一抱道：「大娘……晚輩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大娘不要見怪。」

水大娘道：「不要緊，你說。」

季伯玉道：「晚輩不敢麻煩飄香姑娘，而且千里迢迢，也有些不便。」

水大娘微微一笑道：「咱們送你是為悟德大師，你根本不必領情，更不必有甚麼不安，再說，為人嘛，總要講一個信字，老身已經答允悟德大師，就算你不願意，咱們也非送不可。」

此時水飄香已經提着兩個包裹走來，她交一個給季伯玉道：「少俠，這是你的衣物，乘天還沒有黑咱們走吧。」

季伯玉知道推辭不得，只好抱拳一禮，辭過水大娘及年老爹夫婦，然後隨着水飄香向岸上奔去。

經過一個多更次的奔走，待趕到李莊，已經接近三更了。

季伯玉叫開了店門，在此地寄宿一晚，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繼續上路。

他們走的不是官道，因而很少遇到一個行人，經過一陣奔走之後，水飄香忽然哼了一聲道：「嗨，你是怎麼啦？難道你是一個啞吧？」

季伯玉啊了一聲道：「我只顧趕路，忘記姑娘累不累了，要不要歇息一下？」

水飄香撇撇嘴道：「累你個頭，才走了幾步路就累了，我只是要跟你聊聊。」

季伯玉道：「好哇，我正想要請教姑

娘。」

水飄香道：「你想知道甚麼？」

季伯玉道：「那是個甚麼王爺？聽令堂的口吻，好像他也會武功。」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他那個王爺麼，就跟姓張的叫張爺，姓李的叫李爺一樣，只是一種尊稱，並不是什麼分茅裂土的王侯。」

季伯玉道：「原來是這樣的，我還以爲他當眞是一位王爺呢。」

水飄香道：「此人原是太極門的叛徒，被逐出師門之後，不知在那兒習得一身十分厲害的武功，他再出江湖，居然不念舊惡，反而協助太極門渡過一次極大的難關，所以江湖朋友都尊重他，稱他一聲王爺。」

季伯玉道：「如此說來，他還是一個好人了。」

水飄香道：「他不能稱好人，只能說是一個怪人。」

季伯玉道：「哦，他怎樣怪法？」

水飄香道：「他十分好名，你如果遇到他，只要恭恭敬敬的稱他一聲王爺，任甚麼事都好商議，要是像我弄壞他的紗燈，就被認爲大不敬，今後就是他的生死大敵了！」

季伯玉道：「那怎麼辦？」

水飄香道：「管他呢，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季伯玉道：「妳見過王爺麼？」

水飄香道：「見過，此人身材高大，金袍長髯，威儀頗爲不凡，他還有幾個得力的屬下，值殿雙煞龍霸虎威，行宮四嬌輕柔嬌媚，都是一些不易招惹的人物。」

季伯玉一嘆道：「但願他不要找上咱們，否則那就麻煩了。」

水飄香撇撇嘴道：「別說那些喪氣話，王爺固然不好惹，咱們可也不是省油的燈。」

季伯玉道：「我相信姑娘不會害怕王爺，但在下却是一個累贅。」

水飄香道：「不要灰心，少俠，你只是受了內傷，並不是甚麼不能醫治的絕症，哦，少俠，咱們去太白山。」

季伯玉一怔道：「去太白山？」

水飄香道：「聽娘說，神醫乙無路是在太白山隱居，此人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只要找到他，你的內傷就可痊癒了。」

季伯玉道：「太白是秦中三大名山之一，廣大高寒，登陟不易，乙無路既是隱居，所住之處必然十分隱秘，咱們只怕會走勞往返，找他不到。」

水飄香道：「這有甚麼要緊，咱們多的是時間，一天找不到一月，一月找不到一年……」

季伯玉說道：「如果一年都找不到他呢？」

水飄香道：「十年。」

她那十年二字說得十分乾脆，幾乎是脫口而出的，但在說出十年二字之後，她的粉頰無端的忽然印上一抹嫣紅，同時眉兒一挑，纖足一跺道：「你存心跟我過不去，我不理你了。」

她當眞不理他了，柳腰一擰，逕向路旁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去。

那塊山石原是可供兩人共坐的，她靠邊坐了一半，另一半留了下來。

先瞪他一眼，再抿嘴一笑，水姑娘的點子倒是蠻多的。

「站在那兒不嫌累？歇歇留一點體力吧。」

不錯，前面的道路遠得很，有得走的，能夠歇自然應該歇息一下，於是他在另一半山石上坐了下來。

水飄香掉頭向他一瞥道：「喂，決定了沒有？」

季伯玉道：「決定甚麼？」

水飄香道：「去太白山呀，難道你不想早點把傷治好？」

季伯玉道：「當然想，只是麻煩姑娘過多，叫在下難以心安。」

水飄香道：「你這人怎麼啦？我不是跟你說過，這是我娘欠和尙伯伯的，不關你的事麼？」

季伯玉道：「就算這樣吧，令堂只答允送在下回虎林，並沒有承允找人替在下療傷。」

水飄香道：「不，咱們送你回虎林，就要送一個完完整整的，你身負內傷，不能提聚眞力，在練武的人來說，不能使用武功，就是一個廢人，咱們縱使送你回去，我娘欠的債只是還了一半。」

季伯玉道：「姑娘既這麼說，咱們就到太白山去碰碰運氣吧。」

水飄香道：「好，咱們一言爲定，不過我還有一點提議。」

季伯玉道：「姑娘有甚麼高見儘管說吧。」

水飄香道：「咱們千里同行，時時都在一起，如果住店或有人查問什麼的，咱們之間的關係，應該如何解說？」

季伯玉從來沒有想到這些，不由神色一呆。

水飄香撇撇嘴道：「怎麼，沒有想到嗎？」

季伯玉尷尬的一笑道：「在下的確沒有想到，請姑娘指教。」

水飄香白他一眼道：「你現在不會想麼？」

季伯玉果然很認真的去想，他想到了很多關係，全都認爲不妥，最後還是交了白卷。

水飄香一嘆道：「原來你是一個木頭腦袋，這就勿怪武林第一家要日趨沒落的了。」

季伯玉見水飄香輕視他的師門，一時忍受不住，竟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水飄香知道她的話說得太重，因而引起季伯玉的不滿，遂微微一笑道：「生氣了？我道歉，好嗎？」

季伯玉說道：「沒有，姑娘說的是事實。」

水飄香道：「那我就舊話重提了，咱們聯袂千里，難免會有人問起咱們的關係，今後咱們以兄妹相稱，你看怎樣？」

季伯玉道：「兄妹？」

水飄香道：「不是兄妹，難道是……」

難道是甚麼，她沒有說下去，季伯玉秉性方正，對男女之間的事還是一個雛兒，他自然不明白水飄香在想些甚麼。

只不過水飄香刁鑽潑辣，美麗大方，雖然還不足十七歲，但情竇已開，正是一



個抱着美麗憧憬的懷春少女。

沒有人知道她所說的「難道是……」的下文，只是她卻紅飛雙頰，嬌羞無限，那副神韻，實在動人已極

季伯玉雖生性方正，但飲食男女，人之大慾，這是與生俱來的，而且愛好美麗的事物，也是出自天性，面對這麼一個可愛的姑娘，季伯玉怎能不大發痴呆！

水飄香原是偏過頭去的，待好半晌不見動靜，她感到有點詫異，及回頭一瞥，敢情季伯玉還在似笑非笑，傻呆呆的瞧着她。

先是噗哧一笑，接着大發嬌嗔道：「你是怎麼啦？瞧你這副傻相！」

季伯玉挨身坐到山石之上，紅着臉傻笑道：「我是想，是想……有妳這樣一個妹子，實在叫我太高興了。」

說起話來巴巴結結，但水飄香却十分欣賞，道：「眞的麼？大哥。」

季伯玉道：「是眞的，妹子。」

水飄香道：「那你也願意跟我去太白山？」

季伯玉道：「當然願意。」

水飄香道：「好，咱們走。」

他們由巴縣渡江，在重慶買了兩匹坐騎，然後沿鄰水，大竹，宣漢之綫，逕向陝西奔去。

這一路之上，季伯玉享受到從未享過的福，也受到從未受過的氣，因爲水姑娘對他溫柔體貼，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至，只不過這位姑娘有着刁鑽潑辣的本性，在她不高興的時候，就會動輒得咎，往往弄得季伯玉哭笑不得。

這天他們到達陝南鎮巴縣境，剛剛到達星子山麓，前行的水飄香忽然猛力一收韁繩，同時哇的一聲大叫道：「大哥，你瞧。」

其實走在後面的季伯玉早已瞧到了，他的神色也是一片嚴肅。

他們前面約莫十丈之處，斷肢殘股，血跡斑斑，地上躺着十幾具屍體，一幅活生生的人間地獄。

這般罹難者之中，只有四個人還活着，兩個傷勢較輕的，正爲另二人施救。

除了這些死傷之人，還有三輛翻倒的鏢車，白花花的銀子，散落得滿地皆是。

顯然，這幫人是保鏢的，但殺人並未刦鏢，必然出於仇殺。

水飄香走到傷者之前，向一名黑衣老者雙拳一抱道：「老丈，需要咱們兄妹幫點甚麼？」

黑衣老者向水飄香二人打量一眼，然後搖搖頭道：「謝謝，好意心領。」

水飄香道：「貴局雖有傷亡，所幸鏢銀未失，總算不幸中的大幸。」

黑衣老者苦笑一聲道：「他們刦走了雪蓮朱草，這些銀兩自然不屑一顧了。」

水飄香愕然道：「刦走了雪蓮朱草？是什麼人刦走的？」

黑衣老者道：「秦嶺雙煞，姑娘如果走過江湖，必然聽過這兩位煞星。」

水飄香啊了一聲道：「秦嶺雙煞名噪江湖，咱們當然知道，老丈，他們逃了多久？從那條路逃走的？」

黑衣老者指着通往星子山的山道，說道：「約莫一柱香的時辰，姑娘，你們當眞……」

水飄香沒有再理會黑衣老者，伸手拉了季伯玉一把，道：「大哥，快追。」

纖足輕輕點地面，彈身躍上馬背，雙腳一磕馬腹，逕向星子山放轡急馳而去。

季伯玉原本不願多管這檔子閒事，因爲他負有內傷，自顧不暇，但水飄香這麼一走，他又不得不跟隨上去。

追過幾座山頭，他追到了，水飄香跟一對長相奇醜的男女，正在一片山坡之上交談。

季伯玉飄身下馬，先將兩匹坐騎繫好，這才趨至水飄香的身側道：「妹子，咱們自己的事要緊，何必管別人的閒事！」

水飄香悄聲道：「傻瓜，誰管閒事？要不是爲你，我才不會跟這兩個醜八怪打交道呢。」

季伯玉恍然大悟，敢情水飄香是想奪得雪蓮朱草替他治療內傷，內心一陣激動，不禁握着水飄香的玉手道：「妹子，這兩人不好惹，死生由命，咱們走吧。」

水飄香道：「別担心，這兩人我還能應付，你退遠一點，別讓我分心。」

季伯玉見水飄香不肯放棄，只好退遠一點，心情的緊張，使他有着手足失措的感覺。

他猜想水飄香的身手頗高，却不知高到何種程度，秦嶺雙煞名震江湖，盛名之下無虛士，水飄香向他們打交道豈不是與虎謀皮！

他沒有猜錯，秦嶺雙煞的確是一雙高人。

他們是夫婦，都在三十上下的年歲，男的名叫袁江，據說是一隻通靈神猿，由江中救他起來的，那時他才只六歲。

十八年之後，神猿再度由江中救起一名投江的棄婦，就是袁江的現任妻子郁雀兒。

這對夫婦本性殘暴，憤世嫉俗，自出道江湖以來，動輒置人於死地，他們隱居在秦嶺子午鎮附近，江湖朋友因而稱他們爲秦嶺雙煞。

殺人刦鏢，在秦嶺雙煞來說，只是芝蔴綠豆一般的小事，估不到竟然有人追來，而且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女，不由大感訝異。

及後季伯玉隨後趕來，他們仍未放在心上，像這樣的毛頭後生，再多幾個也沒有什麼要緊。

現在季伯玉退開了，小姑娘居然要以一敵二，他們不只是驚異而且大爲惱怒。

郁雀兒哼了一聲道：「妳做甚麼？小丫頭，莫非妳想找死？」

水飄香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嘛，甚麼死不死的，我只是想跟你們訂個商議而已。」

郁雀兒道：「跟咱們打商議？嘿嘿，妳爲甚麼不先去問問閻王爺？」

水飄香撇撇嘴道：「那多費事，只要將你們打得趴下，不就解決了麼？」

郁雀兒大怒道：「小丫頭好大的口氣，妳知道咱們是誰麼？」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秦嶺雙煞唬不了人，別在本姑娘的眼前充字號。」

郁雀兒一呆道：「妳是誰？」

水飄香道：「水飄香，沒聽說過，是

嘛？」

郁雀兒道：「的確沒聽說過，妳找咱們做甚麼？」

水飄香道：「我想要雪蓮朱草，所以跟你們打個商議。」

袁江面色一沉道：「妳想黑吃黑，小丫頭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趁咱們還不想殺人，妳快走吧。」

水飄香冷冷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留下雪蓮朱草我不爲難你們。」

袁江哈哈一陣狂笑道：「好大的口氣，雀兒，給她一點敎訓。」

郁雀兒道：「來吧，小丫頭，咱們過幾招玩玩。」

水飄香道了一個好字，足尖輕輕一點，嬌軀彈了起來，雙掌左右開弓，立即傳出兩聲脆响。

秦嶺雙煞的字號絕不是檢來的，但名列秦嶺雙煞之一的郁雀兒竟然一連挨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別人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娃兒，但那兩記耳光她却躲它不過。

只不過這兩記耳光打出了郁雀兒的殺機，口中一聲暴吼，一拳平胸搗出。

這平胸一拳她已經使出了十成眞力，但見勁風怒吼，聲如雷鳴，威勢之强，不亞於疾雷撼山。

一拳擊出的同時，她忽然晃身急躍，左手屈指如鉤，猛扣水飄香的肩頭。

郁雀兒連續兩招，全是她仗以成名的絕學，看來她是存心將水飄香留在這裏。

可惜那威勢絕倫的平胸一拳，被水飄香以風擺殘荷般的身法避讓過去，最後就只剩下左手的一記擒拿了。

這一抓倒是抓着了，不過是她的手腕被別人抓着，同時全身一陣酥麻，鐵金剛變成病美人了。

郁雀兒終日打雁，估不到竟被雁啄了眼睛，這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

不過她雖是落在水飄香的手裏，形勢並不太糟，因爲她還有一個有力的後援，及擧目向身後一瞥，那裏還有袁江的踪影？她呆了一呆，忽然哈哈大笑起來。

水飄香當然也瞧出袁江逃走了，她却柳眉雙皺，感到份外的困惑。

雪蓮朱草是在袁江的身上，他竟然不顧妻子的安危拔腿開蹓，這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也有點不合情理。

更令人不解的是郁雀兒，袁江絕情寡義，丢下她不管，她不只是毫無氣憤之色，而且高興得哈哈大笑。

也許因爲他們是秦嶺雙煞吧，這對夫婦的行爲，原是不能以常情來衡量的。

只是水飄香這口氣可就大了，反臂一掌揮出，將郁雀兒擊得翻倒地上。

「還笑不笑？醜八怪。」

「小丫頭，妳可不能不講理，難道妳高興的時候不會大笑？」

「高興？妳的男人絕情寡義，不管妳的生死，妳居然還能高興？」

「妳說錯了，袁江這麼做是對的，他如果爲了我將雪蓮朱草交給妳，那才是忘恩背本，無情無義的人呢！」

「噯，醜八怪，妳該不是得了失心風，在胡說八道吧？」

「小丫頭，妳說話要客氣一點，對武林前輩這麼無禮，妳家大人是怎麼樣敎妳的？」

「啊，妳也知道尊敬武林前輩？」

「哼，妳這是在門縫裏瞧人了，我丈夫如果不是爲了救治師父，他怎能不顧我的生死！」

「救治他的師父？是神猿病了？」

「妳胡說些甚麼？猿姥姥五年前就巳經去世。」

「那你們的師父是誰？」

「我爲甚麼要告訴妳？」

「醜八怪，別忘了妳的生命揑在我的手裏。」

「廢話，要殺要剮動手就是。」

郁雀兒軟硬不吃，要想使她吐露她師父是誰，就算殺了她只怕也是白費。

此時季伯玉巳經走了過來，道：「不要爲難她，妹子，放他走吧。」

水飄香愕然道：「你是怎麼啦？大哥，咱們好不容易才遇到這兩樣寶物，怎麼能輕易的放棄？」

季伯玉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冥冥中一切都有定數，是勉强不得的。」

水飄香道：「不，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只要找到他們住的地方，不怕姓袁的不乖乖的交出來。」

季伯玉長長一吁道：「算了吧妹子，他們也是爲了救人，何況我還死不了。」

水飄香纖足一跺道：「我不讚成你這種婦人之仁，你還年輕，前途無限，他們的師父只是一個糟老頭子，死了也沒有什麼可惜的。」

他倆在對話，在爭吵，郁雀兒一直在靜靜的旁聽，此時忽然插嘴道：「這位少俠得了甚麼病？」

季伯玉道：「內傷。」

郁雀兒道：「內傷？這是一點小事，只要我師父好轉，必然能够給你治癒。」

季伯玉道：「尊師是那位高人？」

郁雀兒道：「家師乙無路。」

季伯玉水飄香同時啊了一聲，兩人面面相視，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千里跋涉，就是爲了尋找乙無路，估不到在星子山竟然遇到乙無路的弟子。這一巧遇，自然會替他們帶來幾分喜悅。

然而，乙無路是神醫，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現在竟需要秦嶺雙煞搶到靈藥爲他續命，可見乙無路只怕巳達油盡燈枯的境地，這又是一憂。

想到這些，水飄香忽然一把扣着郁雀兒的腕脈道：「郁雀兒，我不殺妳，也不想搶奪你們的靈藥，不過妳得帶領咱們去見尊師。」

郁雀兒道：「好，我帶你們去。」

水飄香道：「那就快走。」

快走？她封閉了郁雀兒的武功，如何快得起來？

屈指一彈，震開了郁雀兒的穴道，然後給他嚴厲的警告道：「郁雀兒，你跟我老實一點，我如果要妳死，妳絕對瞧不到明天的太陽！」

郁雀兒哼了聲道：「少跟我要狠，小丫頭，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事我看得多了，老娘的命在這裏，想要妳拿去就是！」

水飄香氣得柳眉倒豎，就是將她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忍下這口氣道：「妳走快



一點不行麼？」

郁雀兒道：「走快有甚麼用？無論咱們走得多快，待咱們趕到地頭，袁江必然巳將雪蓮朱草喂給師父服食了，死了這條心吧，小丫頭，待我師父的病情好轉，他會救治妳的大哥的。」

季伯玉也和聲相勸道：「她說的是實話，妳就不必催她了。」

碰到這麼一個軟硬不吃，生死不懼的郁雀兒，水飄香實在恨得牙癢癢的，這天趕到「上司鎭」，巳是落日含山了。

翌晨繼續上路，經西鄉至固城，再東向至寧陝，折向北行，逕向子午鎭奔去。

在途中，水飄香替郁雀兒買了匹馬，她催着一路急趕，半點時辰也不肯躭擱。

有內傷的不是她，她却比自已有傷還要着急，季伯玉雖是不同意這般趕法，却也不忍心阻止她。

而且無論怎樣趕路，對季伯玉的照顧，從來沒有半分疏忽，這份情意也使季伯玉感激不巳。

這天晌午時分，終於趕到了神醫乙無路的隱居之處，待瞧到那幢竹籬茅舍，郁雀兒忍不住吁了一口大氣道：「到了，小姑奶奶，咗，再要這麼趕幾天，不趕掉我這條老命才怪。」

水飄香撇撇嘴道：「有四條腿馱着妳，那一點累着妳了？」

她語音甫落，一股悽厲的叫聲忽然由茅屋中飄出，郁雀兒大吃一驚道：「不好，是袁江……」

甩蹬飄身，快如急箭，身形幾個起落，便巳撲入茅屋之中了。

水飄香道：「大哥，神醫乙無路只怕出了意外，咱們快去瞧瞧。」

季伯玉道：「好的。」

他們催動坐騎，馳到茅屋之前，先將馬匹拴好，再聯袂走進茅屋。

進門是一個大廳，木桌竹椅，陳設極爲簡陋，左右兩側各有一個房間，一片嚎哭之聲正由左側的房間傳出。

水飄香突然眉峯一皺道：「大哥，要是……」

季伯玉知道她想說甚麼，却搖搖頭道：「別担心，妹子，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即使兩樣都落了空，咱們不見得就會束手無策，只是我有點不解……」

水飄香道：「你有甚麼不解？」

季伯玉道：「家師頗明醫理，小兄也略有涉獵，據神農百草所載，雪蓮出產於極寒之地，狀如洋菊，一生兩株，分別生長於相隔一至二丈之處，此物藥性極熱，如若單獨服食，必然會導致血管破裂，七竅流血而死。」

水飄香道：「啊，莫非袁江只給乙無路服食雪蓮？」

季伯玉道：「應該不會。」

水飄香道：「那朱草呢？」

季伯玉道：「朱草就是朱英，俗稱瑞草，此物能生精長髓，調理萬機，雖然不能使人返老還童，却能袪除百病，益壽延年，如能與雪蓮合用，任何不治之症，都能立竿見影，藥到病除。」

水飄香道：「那乙無路……」

季伯玉道：「咱們還不明白他們的情形，待袁江夫婦出來之後再問問他們。」

此時哭聲巳止，袁江夫婦在裏面交談，又過去盞茶時分，這雙哭得像淚人兒的夫婦出來了。

袁江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兩位，在下爲了拯救家師，前此……」

季伯玉道：「袁兄沒有錯，過去的事你就不必提了，只是令師……」

袁江含淚悲聲道：「在下一個時辰之前趕到，當即將雪蓮及朱草搗碎，餵給先師服食，不料服後不久，先師竟然……」

說到此處他巳經聲淚俱下，語不成聲了。

季伯玉道：「此事只怕另有蹊蹺，令師服藥後的形狀究竟怎樣？」

郁雀兒道：「七竅流血，全身發黑，像是中了劇毒一般。」

季伯玉道：「袁兄！餵給令師之後，有沒有剩下的藥汁？」

袁江道：「有。」翻身奔進房裏，取出一個瓦罐。

季伯玉見瓦罐之內還留有少許藥汁，其色若墨，但聞不出甚麼異味。

郁雀兒道：「公子，要不要試試？」

季伯玉道：「最好能够試試。」

郁雀兒立即奔入房後，抓來一隻花貓，她將藥汁灌入貓嘴，然後鬆手將貓放開。

花貓只不過由桌上跳落地面，忽然一聲急鳴，立即倒地斃命，縷縷血絲同時由口鼻溢出。

季伯玉嘆息一聲道：「好强烈的毒力，令師如何能免……」

水飄香道：「大哥，這毒是那兒來的？莫非雪蓮朱草合在一起便產生劇毒？」

季伯玉道：「不可能，說不定這是一樁預謀！」

水飄香道：「怎麼說？」

季伯玉道：「這就要問袁兄夫婦了，他們是怎麼知道那鏢隊有雪蓮朱草的？」

袁江面色一變道：「我該死，雀兒，咱們走。」

郁雀兒一嘆道：「師父還在床上，咱們怎能撒手一走？再說，咱們既然明白了，還怕他們逃到天上去不成？」

水飄香道：「到底是怎麼回事？說出來咱們大家研究研究。」

袁江黯然道：「兩年前先師的精神逐漸萎弱，他老人家說，除非找到像雪蓮朱草這等天生靈藥，只怕會不久於人世，因此咱們夫婦就分班出去尋找，三個月前的一個晌午……」

水飄香道：「袁兄探到雪蓮朱草的消息了？」

袁江道：「不，在下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整天在長白山上奔走，弄得筋疲力盡，才放棄了這次的搜尋，當天晌午在老嶺附近的大甸子……」

郁雀兒哼了聲道：「你又喝酒了？」

袁江說道：「是的，我借酒澆愁，結果……」

郁雀兒道：「結果又喝醉了，沒出息的東西！」

袁江一嘆道：「我還沒有醉，但是想到師父的病情，心中一急，就伏案哭了起來。」

季伯玉暗忖：「這兩位使人聞名喪胆的煞星，原是性情中人，江湖傳言可見並

不可靠。」

此時郁雀兒再問道：「後來呢？」

袁江道：「店裏客人不多，除了我就只有一個約莫六十出頭的青衣老婦，她像是同情我，過來跟我攀談，我在情緒激動之下，就將一切都告訴她了。」

郁雀兒面色一變，忽然一拳搗出，擊中袁江的左肩，袁江在毫無防範之下，被擊得滾了出去。

郁雀兒足尖一點地面，跟踪撲了過去，袁江還沒有站立起來，她就拳脚交加，沒頭沒腦的一陣痛擊。

她雖然沒有使用眞力，但出手也不算輕，袁江不敢回手，一會兒就巳遍體鱗傷了。

水飄香見郁雀兒還沒有停止之意，只得一把扣着她的腕脈，將她拉過一邊。

打不着了，口中還是不能饒他，她一邊嚎哭，一面破口大罵起來。

「死漢子，死豬，蠢材，窩囊廢，你害死了師父，我絕不能饒你的，嗚嗚……嗚嗚……」

水飄香勸慰道：「袁大哥這是無心之失，大嫂妳就原諒他吧，再說咱們還要查出仇人替令師報仇，今後任重道遠，妳打壞了他豈不糟了！」

季伯玉巳經將袁江扶了起來，好在只是皮肉之傷，只要稍微調養一下就可沒事了。

這雙新經遽變的夫婦，似乎巳經失去主意，幸經季伯玉與水飄香曉以大義，細爲解說，他們才節哀應變，先將乙無路安葬在茅屋之內，然後準備天涯海角去追尋仇人。

安葬乙無路之後的第二天，袁江夫婦與季伯玉水飄香作了一次懇談。

郁雀兒道：「季公子，咱們夫婦十分抱歉……」

季伯玉道：「好說，兩位是要去尋找仇人麼？」

郁雀兒道：「是的，殺師之仇，不共戴天，愚夫婦一刻也不能等待，不過，咱們希望兩位暫時住在這裏……」

袁江接着道：「愚夫婦識字不多，無法承受先師的衣鉢，但先師手著的醫書很多，都是他老人家積數十年的經驗所得，而且此間存有不少藥物，有些是市面上花錢買不到的，公子暫留此地，對你的內傷也許會有點帮助。」

水飄香道：「使不得，那樣咱們豈不是喧賓奪主了？」

郁雀兒道：「別這麼說，水姑娘，愚夫婦天生愚笨，先師的這些遺物，咱們留着也毫無用處，兩位可以找有用的留着，餘下的全都燒掉，以免落到壞人手裏。」

水飄香道：「兩位既這麼說，咱們就恭命不如從命了，只不過……」

郁雀兒道：「水姑娘有話盡管說。」

水飄香道：「在賢夫婦還沒有回來之前，咱們如果需要離開呢？」

郁雀兒道：「能够帶的兩位儘管帶，不能帶的除了這棟房子，其餘的全部燒掉吧。」

水飄香道：「好吧。」

袁江夫婦同時雙拳一抱道：「愚夫婦就此告辭。」

他們帶着包裹兵刄，到乙無路的墳前拜了三拜，然後聯袂急馳而去。

季伯玉瞧着他們的背影感慨的一嘆道：「一對至情至誠的夫婦，却被人視若毒蛇猛獸，江湖當眞是一個黑白不分，是非不明的所在！」

水飄香道：「你才知道？要不你怎會被人硬指爲紅粉輓歌呢？」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其實芸芸衆生之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將個人的一切，投入爲生活而奔波的忙碌之中，他們沒有害人之心，也沒有濟世之念，只要能够庸庸碌碌，平平安安的渡過一生就滿足了。」

水飄香道：「但壞人也不在少數，譬如陷害你的那一批，以及毒害乙前輩的那般壞人……」

季伯玉道：「不，這只是極少數，但心存忠義，以濟世救人爲宗旨的還是多於壞人，所謂邪不勝正，就是這個道理。」

水飄香嫣然一笑道：「好像有點道理，走，咱們到乙前輩的練丹室瞧瞧。」

季伯玉道：「好的。」

練丹室是與乙無路臥室相連的一間茅屋，裏面全是一排排的木架，上面擱的只有兩種東西，書籍以及各類藥物。

這些東西却琳瑯滿目，令人如入寶山，有着目不暇接之感。

這間茅屋裏的遺物，是乙無路一生心血的結晶，他的兩名弟子却不能繼承衣鉢，實在令人惋惜。

季伯玉由於師門的薰陶，對醫藥全有涉獵，功力雖是不深對此道却頗爲喜愛。

此時他的手中，捧着一本「醫理闡述」，這是乙無路的手抄本，也是一篇醫理心得，季伯玉一經翻閱，立即被它精闢的內容所吸引，一矮身坐到一張蒲團之上，竟然目不轉睛的閱讀下去。

水飄香也在到處瞧着，可是她對這些東西全都不感興趣，只是走馬觀花隨便瞧瞧而巳。

及見季伯玉如此神專目注，她不敢打擾，悄悄走出練丹室，着手準備午間的飲食去了。

此後季伯玉每天都到練丹室閱讀，這巳經成了他的常課，有時他也帮助水飄香做點家務事，生活過得平淡而恬適。

一幌十幾天，水飄香不只是沒有打擾季伯玉，也從不問他有沒有找到治療內傷的方法，她只是像一個賢淑的妻子，細心照顧他的飲食起居。

這天早餐之後，季伯玉又在練丹室閱讀，在木架的一角，放有一些手稿，是乙無路往年診治病人的實例，他曾經就架上翻閱過，並沒有取它下來。

現在又瞧到了這些手稿，暗忖：「這都是乙前輩的經驗之談，何不取下來參詳一下？」

他取下那些手稿來了，但神色忽然一呆，接着是一片詭異之色。

敢情手稿之後另有暗格，莫非其中藏有極爲貴重的財寳。

醫書他可以閱讀，藥物他可以使用，這些都是袁江夫婦允諾的，但財寳就不同了，非份之財，君子不取，這個暗格他如何能開？



他站在木架之前考慮，還沒有作出決定，就巳經遭遇了意外的遽變。

他忽然感到頭腦暈眩，內腑翻騰，眼前一黑，竟然咕咚一聲栽倒下去。

水飄香正在清理草堂，這聲巨响她自然聽得十分明白。

「怎麼啦？大哥。」

她連續叫了兩聲沒有人回答，小姑娘面色一變，嬌軀猛的一擰，像風一般的向練丹室撲去。

「啊，大哥……大哥……」

她抱起季伯玉焦急的呼喚，同時眼眶一熱，一股急淚巳經奪眶而出。

季伯玉虛弱的喘着氣道：「別急，妹子，我……中了毒，那邊……有解藥……」

有一個木架上擺着很多瓷罐，瓷瓶，水飄香也知道其中有五瓶是劇毒的解藥，但不知道季伯玉應該服用那一種。

她先將季伯玉放在地上，然後奔往木架將五瓶解藥一起拿來，待要詢問季伯玉，及目光向他一瞥，竟然驚得大叫起來。

「大哥……大哥……你醒醒……」

季伯玉巳經暈了過去，如何能够聽到她的呼喚？

更令她担憂的是季伯玉的臉色，因爲他的面頰之上，忽然現出一股黑氣，可見他所中之毒是如何强烈了。

她急得憂心如焚，却不敢有半點躭擱，病急亂投醫，只好碰碰運氣。

她先餵給季伯玉兩粒白色丸藥，似乎藥不對症，情形並未好轉。

再餵紅色的，這下碰對了，季伯玉雖然沒有醒來，臉上的黑氣却在逐漸消退。

她吁出一口長氣，再餵給他兩粒紅色解藥，然後將他抱起來放到房間的床榻之上。

約莫頓飯之後，季伯玉臉上的黑氣褪盡，人也清醒過來，他剛剛睜開雙眼，就瞧到一張迷人的嬌靨。

淚跡未乾，啼痕猶存，但那種興奮的神情，及雨過天青般的清麗美艷，又是那麼扣人心弦。

他呆了，目不轉睛的向她瞧着看。

「大哥，你還好吧？」

她以爲他餘毒未盡，才有這般傻呆呆的景象，不由又担起心來了。

「別担心，妹子，我完全好了。」

「眞的？」

「是眞的，妹子。」

「那你爲甚麼要這樣子看着人？我不依……」

「對不起，妹子，我是在想……」

「想什麼？」

季伯玉道：「我在想要不要打開那個暗格瞧瞧？」

「還瞧呢，適才差點嚇死人了！」

「適才是想不到暗格有毒，所以沒有防範，現在就不怕了，只要口中先含一顆解藥，就不會被劇毒所侵。」

「爲甚麼一定要瞧那個暗格？莫非你認爲其中藏有寳物？」

「不，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縱然其中當眞藏有寳物，我也會一介不取的。」

「那你瞧它做甚麼？」

「妹子，你知道這十幾天我在忙些甚麼？」

「我當然知道，只是怕你生氣，所以不敢問你有沒有找到治療內傷的法子。」

「找到了……」

「啊，那你還等甚麼？」

「我雖然找到了治療內傷的法子，但要一年以上長期治療才能生效，所以我還在找。」

「終於被你找到了那個暗格，不過我却可以肯定，那暗格之內必然不是靈丹妙藥。」

「妳憑甚麼如此肯定？」

「憑乙無路本身，如果眞有靈丹妙藥，他何至於一病不起，最後還是被人所害呢！」

「話不能這麼說，妳知道乙無路活了多久了？」

「聽說他巳經超過百歲。」

「不錯，人生百年，終有一死，他年逾百歲，巳經油盡燈枯，縱然有靈丹妙藥，也無法挽回他的生機，所以……」

「所以你抱着一綫希望，還是想打開暗格瞧瞧？」

「是的。」

「好吧，但你要小心一些。」

「我知道。」

他先找了兩根一尺多長的竹竿，口中含着解藥，才到練丹房開始行動。

及用竹竿緩緩將暗格挑開，一綫耀眼的金光忽然由暗格之內射出，待定眼一瞧，原來是一個光彩奪目的獨角怪獸。

水飄香遠遠站在他的身後，此時忍不住歡呼一聲道：「好美，大哥，快取出來讓我瞧瞧。」

季伯玉道：「不，別人的財寶咱們不能要。」

水飄香噘着嘴道：「誰說要他的，我只是瞧瞧嘛，何況它不見得就是財寶。」

季伯玉道：「它是純金做的，當然是財寶。」

水飄香道：「就算是純金，那又能值多少錢？乙無路行醫一生，難道會看重這麼一點金子？」

季伯玉一怔道：「妳是說……」

水飄香道：「我想它的貴重之處，絕不是因爲它是金子，所以你最好將它取出來仔細瞧瞧。」

季伯玉道：「好吧，你快去找一隻竹籃子來。」

水飄香道：「要竹籃子做甚麼？」

季伯玉道：「怕它有毒，先拿去用水沖沖。」

水飄香道：「好辦法。」

季伯玉待水飄香取來竹籃，才單臂貫勁，以筷子取食的方法，用竹竿向獨角怪獸夾去。

他無法提聚眞力，原以爲不一定夾得起獨角怪獸，結果却輕易的夾了起來，使他大感意外。

待他將獨角怪獸放入籃中，水飄香迫不及待的一把抓起竹籃，道：「大哥，快來。」說話聲中，她巳奔往後院。

季伯玉先將暗格回復原狀，再將幾瓶解藥放進百寳囊中，然後來到後院。

水飄香目光一抬，道：「大哥，我巳經沖過三桶水了，能不能拿它出來？」

（未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 粉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曉風來到開封城的魏府，魏府的少主人魏高立是楊曉風的「莫逆之交」，當時「神彈公子」許三城及一位青年高手「黑貓」柯展翅也在魏府中，三人在「無歸園」爲楊曉風洗塵……「慈心劍」盧拓六十壽辰，魏高立帶着三位好友前去道賀，席上賀客衆多，其中一位叫南宮血衣的在席上向楊曉風找碴，兩人遂在庭院中比武，鬥至最後不分勝負，南宮血衣越牆離去……豈料，當夜盧拓被一位持劍幪面高手刺殺，並刦去所有賀禮，盧拓是背後中了一劍，衆人懷疑那一招有如南宮血衣所施，但又不敢肯定……

## 粉盒藏殺機　秘笈起疑雲

### 仗義援手

到了晌午，人未困，馬已疲。

路旁有一叢小樹林，附近綠草如茵，楊曉風解下鞍，任由馬匹在附近吃草。

他却飛身上樹掏出乾糧進食，白雲飄散，陽光越來越猛烈。

樹上綠葉蔽日，倒是一個休息的好地方。

馬蹄聲忽然急驟地響起來，跟着望見一羣人馬自西向東馳來。

楊曉風撥開枝葉，偷眼望了一陣，心中暗納悶。

人馬突然停在他藏身之樹的附近。前面那一羣剛停下，後面那羣人迅即追到，雙方俱是刀劍在握，殺氣騰騰。

前面那羣人，有個五十多歲，身材矮小，但臉上頗爲威嚴的人喝道：「雷震遠！你眞的要趕盡殺絕？」

後頭那羣人馬馳出一匹白馬，馬上乘着一個十分威猛的漢子，額上長了一塊白斑，也是五十來歲的年紀，聞言道：「二哥這話教人好生難明，今日正是咱五年一屆的比武之期，爲何不辭而別，又把大哥遺下的秘笈帶走？」

那個二哥哈哈大笑，聲音沙啞無力。

楊曉風忖道：「此人莫非受了傷？」

那二哥笑畢，怒道：「今日算我龍飛天栽了！你要殺便殺，何必假惺惺！」

雷震遠道：「二哥此言何意？私自取走秘笈，又……」

龍飛天喝道：「住口！今日你我兄弟之情已盡！你若自問於心無愧，便請先回去，明年中秋再來洞庭湖決一雌雄！」

雷震遠一聲長笑。「你既不仁在先，休怪小弟不義在後，今日若不放下秘笈，休想離開！」

龍飛天身邊的一個綠衣中年美婦滿懷怨恨地道：「咱在你谷中中毒，尚未跟你算帳，你倒想趕盡殺絕，雷震遠，你好毒辣的手段！」

雷震遠臉色一變，冷冷地說道：「小



弟早料到二哥及二嫂必會懷疑是小弟下的毒！」

那中年美婦厲聲說道：「不是你還有誰！」

雷震遠冷冷地一笑，道：「二嫂何不問問你的寶貝女兒？」

中年美婦呸了一聲，怒道：「你既有胆下毒，却無胆承認，反而倒咬一口，天下無恥之徒算你第一個！」

雷震遠臉色大變，怒道：「二嫂含血噴人是想迫小弟提前動手？嘿嘿，若果小弟有心下毒，何不下穿腸鎖喉之劇毒，而下什麼『化功散』勞什子的！」

龍飛天臉色一變，回頭沉聲喝問道：「凝兒，你三叔說的可是眞的麼？」

他身後那個少女聞言，身子起了一陣顫抖，她平生最怕父親，一時之間答也不是，不答又不是，一急之下，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雷震遠嘿嘿冷笑。

楊曉風認出她正是那日自己在飯店遇到的那個被喚「凝妹」的少女。

龍飛天臉色鐵青，喝道：「好個吃裏扒外的丫頭，連父母都不要的麼？」

少女忙伏在她母親懷裏，哭道：「爹，女兒……」

龍飛天氣得身子發抖，罵道：「瞎了眼的丫頭竟會看上雷聲鳴那個油臉滑嘴的小子！哼哼！竹君，你教的好女兒，你挑的好女婿！」

他妻子符竹君也是又氣又窘，澀聲道：「凝兒，你……你豈能連爹娘也害了！天哥，凝兒年紀還小，不知好歹，你千萬不要氣壞了身子。」

話還未說完，龍飛天已哇地噴了一口鮮血，他一生英雄十分自負，除了他結義大哥之外，餘者全不在他眼中，想不到今日連番失算，更想不到下毒使自己喪失功力的竟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心中之氣惱一發不能收拾，終於忍不住咯出一口鮮血。

符竹君與龍碧凝見狀大驚，連忙上前扶他，龍飛天怒火高升，喝道：「滾開！」抬頭對雷震遠道：「所謂龍困淺水被蝦戲，龍飛天今日便遂你之願，來吧？」說罷飛身下馬。

「白額虎」雷震遠冷冷地道：「你管教不了自己的女兒，怪得誰來？今日若不成全你，豈不讓人笑我怕了你！」說罷也是躍下馬來。

符竹君怕龍飛天有失，慌忙拔出一把蛾眉刺，站在龍飛天身畔。

雷震遠喝道：「你們夫妻一起來吧，今日雷某便成全你們之願！！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他左掌右爪同時把龍飛天和符竹君罩住。

龍飛天夫婦奮力抵擋，可惜他們此刻都剩不了三成功力，二十招之後已是氣喘吁吁，陣脚大亂。

龍碧凝悔愧交集，看了場上一眼，知道五湖精英今日都將盡喪於此，更何且無端端賠自己父母之命，想到此悲從心來，不可斷絕。

倏地拔出佩劍，叫道：「爹爹娘親，女兒對不起您兩位老人家，女兒先走一步了。」抬劍往頸上抹去。

楊曉風一聽她的說話，便知她欲自刎，慌忙折下一枝樹枝脫手飛出。

龍碧凝自忖必死，倏地劍上一歪，傷着了肩膊，跟着見到一條白影自樹上射落地上。

楊曉風道：「姑娘何必自殺，令尊及令堂也未必會死！」說罷便像一陣風衝入場中，軟劍一閃彈出，手腕一抖，劍尖泛起一團劍花，刺向雷震遠雙眼。

雷震遠吃了一驚，不明此人如何能够避過自己手下的監視闖了入來。「小子何人，胆敢破壞白虎谷的事。」

楊曉風道：「龍飛天你們退下。」軟劍攻勢不竭，倏地刺向雷震遠左掌的「勞宮穴」！

雷震遠急忙化掌爲抓，五指如勾向楊曉風的軟劍扣去！

楊曉風輕笑一聲，手腕一翻向雷震遠的手腕絞去！

雷震遠一邊抵擋，一邊大聲下令：「快動手，別讓五湖帮的人走漏一個。」

白虎谷的徒衆立即把龍飛天及五湖帮的弟子包圍起來，跟着雙方便展開斯殺！

楊曉風喝道：「你若放過龍飛天他們，我便放過你！」

雷震遠冷冷道：「小子你在作夢！」

楊曉風大怒，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只好成全你！」一口軟劍使得更快更絕！

一眨眼間已連刺四十七劍，雷震遠心頭思道：「這小子不知是何來歷，怎地武功竟如此之高？」口中忙道：「閣下是誰？何門何派？」

楊曉風說道：「是楊曉風，你聽過沒有？」

「無名小卒？」

「你自忖比之南宮血衣如何？」

雷震遠道：「他是你什麼人？」

楊曉風笑道：「他對我尚不敢說這種話，起碼他拚盡全力亦不能打敗我！」

雷震遠心頭倒吸一口冷氣，這兩年南宮血衣的名頭，中原亦漸有所聞，他實在不信楊曉風能與南宮血衣戰成平手。

楊曉風偷眼一看，只見龍飛天夫婦被一個壯健高大的中年漢子迫得連連後退。險象橫生，一提氣連刺七劍，把雷震遠迫退兩步，跟着一個凌空倒翻向那個中年漢子飛去！

那中年漢子是白虎谷巡山堂堂主，他一刀砍出，驀覺背後勁風臨身，倏地翻身反砍一刀！

「噹」！刀劍相觸，飛起一蓬火星！

雷震遠急喝道：「巴堂主小心。」

楊曉風存心立威，軟劍甫觸及巴堂主的大砍刀便借力一登升空。

擰腰彈腿，憑一口眞氣在空中連變幾個方向，跟着一個跟斗翻下，向巴堂主後背落下，手腕一翻，軟劍反手刺出！

「嗤」一聲，劍尖刺入背肉一寸，接着以絕快的身法轉身過來，一伸手食指點在他後腰麻穴上。

此事說來雖慢，實際快如脫弦之箭，雷震遠此刻才剛撲近！

楊曉風一翻身，軟劍自左肘下穿出，直刺對方心窩！

好個雷震遠急忙沉身揮掌，一掌拍開劍勢，左手食中二指飛插楊曉風眼窩。

楊晓風猛使一個鐵板橋，雷震遠見狀大喜，右掌跟着使出向楊晓風小腹印下。

楊晓風左足立地，右足倏地飛出，蹬在雷震遠的大腿上！

雷震遠立足不穩，連退三步，此刻他心頭之驚恐實無以復加，立即乘勢急退。

楊晓風身子如皮球般彈起，軟劍倏地刺出，雷震遠脅下陡地一痲，一口氣再也提不起來，登時跌落地上。

楊晓風長嘯一聲，聲震四野道：「住手！」

兩方的人都不自覺地住了手，望了過來。

龍飛天忙道：「多謝義士相助之恩，五湖寨兄弟無不五內俱感，請恩公把大名賜告！」

楊晓風哈哈一笑，道：「在下楊晓風，多謝倒也不必，在下乃是瞧在令媛份上才出手的，當日令媛與雷公子商討下毒時，在下剛巧在場，聽到一點，嗯，這件事還是讓她自己說吧？」

龍碧凝淚掛腮邊，向楊晓風拜了一下，然後嗚咽地道：「女兒因見爹跟三叔爲了一本秘笈多次相鬥，每次都死傷了不少人，所以才出此下策，希望能把一場血戰消於無形……」

楊晓風插腔問道：「那到底是什麼秘笈，值得如此大動干戈？」

龍飛天這才把前因後果說了出來。

原來「五湖龍王」龍飛天，「白額山君」雷震遠及「白髮獅王」褚紀勝本是異姓兄弟。

褚紀勝名義上雖是大哥，實際上武功比兩位拜弟高上許多，龍飛天及雷震遠的武功實際有一半是褚紀勝傳授的。

後來褚紀勝組了個三君帮，他自任帮主，雷震遠及龍飛天分任左右護法，可惜褚紀勝因練功不愼走火入魔以致身亡，三君帮也就烟消雲散。

龍飛天及雷震遠兩人功力不相伯仲，又互相不服對方，便各自帶了手下另行發展。

褚紀勝死時遺下一本「白玉玄功秘笈」，他們便訂下五年比武一次，勝者便能把秘笈擁有五年，從而進行研究。

第一屆是雷震遠得勝，第二屆却是龍飛天贏了，今年剛好是第三屆之期。

楊晓風聽了不覺哈哈大笑起來。

龍飛天訝道：「恩公因何失笑？」

「我說那本秘笈本身必有問題，否則，第一屆雷震遠得勝，研習了五年，可是第二次比武反而敗了，這是何道理？龍帮主在五年前既然能把雷震遠打敗，五年後的今天，武功應該大大勝前才對，但不知龍帮主練了五年可有發展否？」

龍飛天的臉色一變，悄悄地說不出話來。

楊晓風拍開雷震遠的穴道，道：「雷谷主的看法如何？」

雷震遠也是臉如死灰。

楊晓風道：「依在下看，這本秘笈記載武功的還是不練的好，否則令大哥又因何會走火入魔？」

刹那龍飛天及雷震遠冷汗自額上簌簌淌下。雷震遠看了龍飛天一眼，問道：「老二你練了功之後，是不是經常有煩悶的感覺？」

龍飛天道：「豈只如此，有時甚至胸腹間有酸痲的感覺！」

雷震遠嘆息道：「如此楊大俠之言果然不幸言中，五年前小弟明知能够避開你的那掌『葉底游龍』，可是在擰腰時，小腹突然一痲，便閃不開了！那時你尚未練到秘笈上的武功……而小弟却還以爲是偶然的現象。」

龍飛天如戰敗公鷄，訥訥地道：「如此咱這十年豈不是白打又白練了。」

雷震遠哭喪着臉說道：「只怕正是如此！」

刹那兩人都是啼笑皆非。

雷震遠道：「二哥，咱都吃了虧，這件樑子便揭去如何？那本秘笈小弟不要了，任由二哥處理！」

龍飛天苦笑一陣，倏地自懷中摸出一本小册子，跟着把它撕破拋掉！

他雖亦頗感懊喪，却未曾望過雷震遠一眼。

符竹君忙道：「本就是一家兄弟，何必爲一本什麼秘笈鬧得兄弟反目。」

楊晓風見已沒事，便向他們告辭。

龍飛天忙道：「楊恩公何不到小寨盤桓幾天，也好讓龍某畧表心意。」

雷震遠道：「雷某多得楊小俠一言驚醒夢中人，才不致蹈兄長之覆轍，恩同再造，敝谷就在附近，不如請小俠到寒舍盤桓幾天！」說着把「化功散」的解藥拋給符竹君，說道：「二嫂這是『化功散』的解藥，請即服下，並請二哥二嫂重回小弟蝸居，待武功恢復了再走未遲？」

楊晓風見他們盛意拳拳，便道：「在下的確有事在身，異日有機會再行登門造訪！」說罷立即展開身法向外馳去！

他撮唇一喝，坐騎聞聲奔來，楊晓風一躍上了馬向鄭州馳去！

× × ×

楊晓風一口氣馳了五六里，半空突然爆開一枚烟花，五光六色煞是好看。

楊晓風一怔之下，前後左右已出現了不少黑衣大漢，爲首的幾個以黑布幪面。

楊晓風冷哼一聲：「閣下等乃衝着楊晓風而來乎？」

中間那個幪面客手持判官筆，嘿地哼了一聲。

楊晓風哈哈一笑，道：「既然有爲而來，爲何沒臉見人？諒必是鼠輩之流！」

持判官策的大怒，喝道：「你要找死，休怪老夫心狠手辣，上！」

黑衣大漢立即把楊晓風圍住，楊晓風夷然不懼，抽出軟劍，扣指在劍上一彈，「錚」地一聲龍吟。「快說！你們受何人指使而來的？」

幪面客哈哈笑道：「閣下連最近與何人結怨也忘記了麼？」

楊晓風脫口說道：「南宮血衣！他何在？」

幪面人道：「他自有大事要幹，沒空伺候你，吩咐咱陪你玩一陣！」

楊晓風勃然大怒，喝道：「那就拿命來！」飛身一躍離鞍直撲幪面人。

手持判官筆的幪面人尚未動手，他左右的另外二個幪面人，分持刀劍迎向楊晓風！



楊晓風軟劍一絞，架開刀劍，身子又借勢凌空打了個跟斗，向手持判官筆的幪面人飛去。

人未至，劍先至，劍尖閃起幾點寒芒，罩向對方的胸前七大死穴。

一聲猛喝聲响，判官筆在胸前洒下一道光芒，「錚錚錚」連响七聲，把楊晓風的七劍盡皆解去！

楊晓風喝了一聲好，身子突然倒飛，撞向那兩個持刀劍的幪面人。

那兩人見狀大喜，刀劍齊施，分刺楊晓風後肩。

楊晓風待刀劍將要臨身突然蹲下身，右手軟劍緩揮，「噗」一聲，一條小腿登時橫飛，接着慘呼立即响起。

刹那幾條黑衣大漢從旁撲上，楊晓風脚一蹬，身子登時畢直衝天飛起，半空腰一折，向一個持棍的大漢飛去。

那大漢猛喝一聲，揮棍擊出。

楊晓風軟劍在棍上輕觸一下，身子再次移形換位，左足一飛，踢在他手腕上，長棍登時落地，右手一掄，軟劍把他的頭顱捲飛，鮮血立即自斷頸處噴出。

再一個斜閃，軟劍刺倒一個持劍的大漢，接着又飛撲那個手持判官筆的魁首。

判官筆側擊楊晓風脅下，楊晓風倏地一閃，判官筆緊纏不放，改刺楊晓風「肩井穴」，楊晓風沉腰御肩，軟劍同時飛起，直刺對方心窩！

那人連忙倒退一步，楊晓風手腕一抖，軟劍自下向上揮，「嗤」一聲，幪面黑布破裂，露出一張清癯的臉龐。

那人一驚，急退三步，那些黑衣大漢也不由住了手。

楊晓風哈哈一笑。「閣下原來是陜甘道上頗有點名氣的『鐵筆勾魂』馮年馮大俠，難怪馮大俠要以布幪面，哈哈，馮大俠幾時做了南宮血衣的走狗？」

馮年滿面羞愧，喝道：「退下！」領着手下倉皇後退！

楊晓風也不追趕，撮唇一嘯，半晌仍不見坐騎奔來，不覺一怔。

四處一找，才見樹後倒斃着一匹馬，正是自己的坐騎！楊晓風大怒，心想必是那批黑衣漢所爲，沒奈何只得徒步而行。

× × ×

連番受阻，楊晓風比預算遲了一天才到達鄭州。

入了城已是晌午時分，楊晓風汗流浹背，又飢又渴，抬頭見前頭有座酒家，忙快步走去。

尚未入酒家門，倏地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楊晓風一愕，抬頭一望，原來是蘇振堂在二樓窗口朝他招手。

楊晓風心忖道：「蘇振堂不是要趕回樊城麼？怎地又來鄭州？」

尋思間已上了樓，蘇振堂迎於梯口，熱情地拉着楊晓風，道：「楊兄弟快坐下喝杯酒解解渴！」

座上坐了二個五十多歲的漢子，臉上顯有風霜，但精神却異常旺盛。

蘇振堂指着座中的那個錦衣人道：「這是鄭州的平安鏢局總鏢頭劉志傑劉大哥！」哈哈一笑，轉對劉志傑笑道：「劉大哥，這位就是小弟剛才提的四方鏢局的恩人，楊晓風楊大俠，你倆親近親近！」

楊晓風連聲不敢，雙方寒暄了一陣才各自坐下。

楊晓風此刻才認出了一個老者，乃那天把柳如眉帶走的四方鏢局的人。

董雄替楊晓風斟了一杯酒，道：「楊大俠想必已記不起老朽是誰了！咱兩年前可見過面，還打過一仗哩！」說罷哈哈大笑。

楊晓風無奈地陪他笑了一陣。不知怎樣他總覺得這人面目頗爲可憎。

「老朽乃當年梅花寨的香主董雄！多謝當日大俠不殺之恩，老朽才有自新的機會！」

楊晓風這才驀地想起，當日自己與柳殘月合力攻破梅花寨時，除了當場把寨主戴景刺殺死外，餘者全都釋放，當時董雄果在其中。

當下問道：「你如今是在四方鏢局供職？」

「當日得楊大俠當頭棒喝，使老朽迷途知返，決心走回正途，剛巧蘇總鏢頭招聘人手，老朽便在局裏担了個閑職！」

蘇振堂接口道：「老董武功雖然低微，但做事細心謹愼，加上跟黑道方面的頗有點交情，這兩年來敝局能够風平浪靜，他確實立下了不少的功勞！」

楊晓風連盡三杯，飲狀頗豪，劉志傑頗有劉伶之好，對他頗覺投緣連連勸杯。

喝至半酣，楊晓風心頭一動，想起一事，問道：「蘇鏢頭不是說要回樊城，怎會又來此處？」

蘇振堂輕喟道：「當日余小姨把珍珠送到彭七家中，彭七沒可奈何才放了蘇某……」當下把當時的情況略述了一遍。

說到此處，苦笑一聲：「那時在下如脫樊困，連忙帶人離開，可是却忘記一件最重要的事——還沒讓彭七在交收手續上簽字，所以只得再走一趟鄭州！」

「原來如此，」楊晓風跟他閒聊着：「此刻手續清楚了沒有？」

蘇振堂苦笑道：「現在不清楚也變得清楚了，早知也不用再走一趟！」

楊晓風訝道：「此話怎說？」

「哦，楊兄弟大概尚未知悉，彭七一家昨夜一夜之間被人殺盡！」

此言一出，楊晓風不覺一跳，大聲道：「鄭州彭七讓人殺了？兇手是誰？」

蘇振堂道：「只怕是個謎，現在官府正在調查！」

此時，店小二把酒菜佈滿一桌。

蘇振堂道：「劉大哥久在鄭州，情況較熟，這件事便請劉大哥說吧，蘇某也不甚了了！」

劉志傑道：「來，咱們邊吃邊講！」

楊晓風肚子早已餓得咕咕亂响，也不客氣地舉箸挾菜吃喝起來。

吃了一半，劉志傑才道：「劉某有個老友是本城的捕快，據他對我說，外間傳說彭府一家全部死淨，確有不實之處，除了放假回家探親的家丁之外，尚有幾個只受重傷却未有死去的護院武師！」

他又喝了滿滿的一杯，續道：「據受傷的武師說，襲擊彭府的人頗多，而且尚有幾個內應……」

楊晓風脫口道：「彭府裏有內應？」

「是，而且還當了護院武師的頭目，

因此對方進入了府裏，才被發現，這一役彭府可說是倉猝應戰，而且當時多處地方起火，不多久陷於各自為戰，所以一敗塗地！」

楊曉風道：「既然有人未死，應該能够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

「可惜來人都以黑布幪面，看不到面目，而且事後對方把遺下的屍體也搬走！所以蘇老弟才說這是一個謎！」

楊曉風沉吟了一陣，心頭一動，道：「彭七的武功不錯，他也未能逃出來？」

劉志傑放下酒杯，道：「屍體尚在現場，今晨老朽去了一趟，他背後中了一劍，深可透背，連心房也破碎了，豈能不死呢！」

頓了一下，又道：「哎，對啦，老朽幾乎忘記了一件事，那個殺彭七的兇手，穿了一件紅衣！」

楊曉風心頭一動，暗道：「莫非是南宮血衣所為？彭七當年也曾參加殺害他姑丈的行列？哼，難怪他半途派人阻延我來鄭州！」

回心一想：「你派人阻延入鄭州，難道說他們以為我會破壞他的計劃？」心頭更是詫異。

想到這裏，他決定到彭府走一趟，便起身告辭。

蘇振堂忙道：「下月廿日之會，楊兄弟千萬要賞個薄臉！」

楊曉風道：「在下尚有空當不會爽約！後會有期！」

× × ×

楊曉風找了間客棧，梳洗了一番，正想到藏春閣找個女人解解悶，路上經過魏記布莊，心頭一動，入店詢問。

他寫了張便條然後叫店內的人用信鴿放出。

這一夜，他一直泡在藏春閣裏，直至日上三竿才回到客棧。

一入店內，一個小二道：「楊爺，剛才魏記布莊的掌櫃派人來找您！」

楊曉風連忙折回原路，趕着去魏記布莊。

掌櫃道：「少爺有信給你！」取出一張便條交與楊曉風。

楊曉風連忙拆開一看。

小風：有消息說南宮血衣官沿途西行，可能會去洛陽。弟高立頓首。

楊曉風看過連忙辭別掌櫃，然後到馬販處買了匹健馬，兼程趕去洛陽。

路上楊曉風一直小心戒備，提防再遭阻截，不知是對方認為阻截不了他，還是這趟楊曉風取道官路，南宮血衣認為太顯眼而沒有派人阻截。

總之，巍峨的洛陽城在望時，仍沒有發生過絲毫的動靜，楊曉風這才舒了一口氣。

一到洛陽，楊曉風彷彿回到了自己故鄉。

× × ×

洛陽是六朝古都，城中文物繁盛，不時招來不少文人雅士前來附會風雅，因此商業亦十分繁榮熱鬧。

城內的賭場青樓，出入的都是有身份的豪客，因此，楊曉風及柳殘月雖然四處浪蕩，但泡在洛陽的時間比任何地方都要長。

× × ×

連日趕路，風塵僕僕，楊曉風一身臭汗，入了城，楊曉風便不期然想起春媚。

春媚在萬春院裏，論姿色雖然不是頂尖兒，但能歌善唱，尤其是侍候男人洗澡，更是令楊曉風讚賞。

想到此，楊曉風彷彿精神一振，一撥馬首，轉入左邊一條較小的街道。

萬春院便是座落在這條街上，這是比較幽靜，行人較稀，楊曉風正是取其此點，因此每逢到洛陽，必宿在萬春院。

若說洛陽像是楊曉風的故鄉，萬春院更像是他的老家。

這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萬春院的生意一向不惡，因此引來同行的妒忌，三番兩次僱請流氓到那裏搗亂，適逢楊曉風在場，便把他們打退。

更有一次替其捉了一個到萬春院光顧的江洋大盜。

有此兩點原因，老闆便特地把彩雲樓的二樓闢了兩個套房給他倆師兄弟。

無論生意如何他都不讓這二間套房讓其他人使用。

也因此萬春院的每一個人對楊柳兄弟無不熟悉。

× × ×

馬兒停在門口時，立即有人熱情地跟楊曉風打招呼，並把馬拉去馬廐上料。

此刻剛交巳時，萬春院內的人似乎尚沉睡在夢中，四處一片寧靜。

楊曉風也不驚動旁人，穿堂過舍直去彩雲樓。

廳堂之後是座花園，奇花異草，小橋流水，假山亭閣無一不備，無一不刻意求工。

花園的四周分立四座樓閣，彩雲樓在西首那邊。

花香樸鼻，楊曉風不由地深深吸了一口氣，目光一抬，眼角瞥及彩雲樓上二樓欄干處，人影一閃，跟着窗口無風自動。

楊曉風心頭一動，既驚且訝，冷哼一聲，雙足一點，如蒼龍拔起半空，半空蜂腰一折，一式雁落平沙，斜向滴水飛簷窗落。

驀地一道尖銳短促的慘呼聲响起，彷彿發自春媚之口。

楊曉風心頭一顫，去勢更速，身子如脫弦之矢疾向窗口射去！半空中，軟劍經已在握，上半身剛探入窗內，兵刃挾風吹落後頸之上！

好個楊曉風，左手按在窗台上，蜻蜓抵柱般倒立着，白光一閃，一把長劍在眼前掠過。

楊曉風軟劍急揮，「叮叮叮」，一陣兵刃碰撞聲過後，楊曉風已翻身入房。

目光一抬，只見一個身穿紅色勁裝的幪面人，身材高大，彷彿是南宮血衣，他右手持劍，左手抱着一個黃木梳粧箱子。

春媚的屍體倒臥在他腳邊，那人對楊曉風嘿嘿冷笑。

楊曉風大怒，喝道：「你就是南宮血衣？」

幪面人嘿嘿一笑，右手長劍分心便刺，劍至半途，身子一歪，斜飛向另一個窗口。



楊曉風早已有料及此，左腳倏地倒踢，蹬在牆上，身子立即如箭般向幪面人射去！

軟劍一抖，帶起一片破空之聲，直刺對方後背，這一劍蘊力何止千鈞！

幪面人見逃不開，反身揮劍一架，「錚」一聲巨响，震耳欲聾！

楊曉風猛地使千斤墜，雙腳一踏實地，軟劍立即急刺！

幪面人也不示弱，長劍注滿眞力，見招破招。「叮叮叮」一陣珠走玉盤的聲音連响，兩人在這刹那已交了六十三劍！

那人的劍法跟南宮血衣有點相似又不盡相似，而且招式純而不純。

楊曉風接連幾招絕招，都讓對方輕易破去，彷彿自己的武功劍術對方都能了然于胸一般。

楊曉風吃了一驚，緩緩吸了一口氣，沉聲道：「閣下不像南宮血衣，却又何必學人穿紅衣！」倏地猛喝道：「到底你是誰！」

幪面人冷笑一聲，充耳不聞，只顧揮劍。

楊曉風心頭大怒，喝道：「你不說難道楊某便不會把你的幪面巾取下麼？」

幪面人再一聲冷笑，笑聲充滿譏諷及不屑。

此刻，樓上的打鬥聲已驚動了整座萬春院，紛紛奔來查看。

楊曉風喝道：「有賊，你們散開，千萬不可走近！」

衆人見到房裏一片刀光劍影，沒待楊曉風開腔，早已一哄而散。

幪面人趁楊曉風分神說話時飛快地劈削一劍，楊曉風連忙一側身避過！

幪面人一發劍，攻勢便如江浪般不能止歇，手腕一抬劍尖改刺楊曉風的雙眼。

楊曉風斜踏一步，手腕一沉一振，軟劍直刺對方胸前的「乳突穴」！這一招劍如遊龍，既快且疾，彷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幪面人藝高人胆大，陡地吸氣吞胸，同時長劍改刺為劈。

楊曉風一矮身，劍尖離對方的「乳突穴」尚有三寸之遙，驀地向上一劃，疾刺咽喉。

這一劍變化奇詭，大悖常理，兼且渾然天成 大出幪面人意料。

這刹那幪面人一驚非同小可，他背後便是一堵牆壁 眞是進退維艱。

生死頃刻間，幪面人腰向後一折，霍地使了招鐵板橋。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但楊曉風招式變化更急劇。幪面人剛使了鐵板橋，他的劍已改刺小腹。

幪面人料不到楊曉風連使幾劍都是虛招，此刻下身全是空門，眼看必死無疑。

楊曉風亦是心頭大喜，心忖：「殺了他很多事情都不能明白，再說他來此何為？」心念電閃，劍勢不由一緩。

就在此白駒過隙之一刹那，幪面人雙足用勁，胸口向上，頭前腳後向後倒飛！

頭後三尺便是牆壁，楊曉風暗道聲不好！不料那人手肘撞在牆上，一借力，人即如壁虎般，貼牆升上去。

「嗤」的一聲，劍尖在他雙腿之間一刺入牆！

這一劍注滿眞力，劍刺入牆三寸。楊曉風尚未拔出軟劍，驀見頭上生風，隱約見到有一團物體飛下！

他左掌立時向上一拍，「蓬」一聲，那物體被擊飛，「嘩啦」一聲跌倒地上。

原來是春媚的梳粧箱子。箱子已給楊曉風擊穿，梳子，口紅，眉筆及香粉散滿一地。

幪面人見機不可失，左掌反擊在牆上，腰一彈，飛向對面窗口。

楊曉風猛喝一聲，御劍追擊！

「嘩啦」的一聲，窗櫺破碎，木屑橫飛！

幪面人已穿出窗口，刹那楊曉風軟劍已追至，「噗」一聲，劍尖刺在幪面人右腳的履底！楊曉風不由心頭一喜。

不料幪面人却借這一劍之力，猛地竄飛三丈，左足在簷角一點，掠到花園中的假山上，接着右腳點下，身子再度騰空，飛上對面屋瓦上。

楊曉風一呆之下，仗劍急追，待躍上對面小樓屋面，只見幪面人已離他七丈，跳躍奔騰疾如星丸，絲毫沒有受傷跡象！

楊曉風心頭更疑，那一劍他自忖劍尖刺入對方腳底，起碼三寸，但對方却彷似沒有感覺。

心頭驀地一動，抬腕一望劍尖晶瑩，不見血跡。

這刹那，幪面人已離他十丈，楊曉風忙收懾心神，提氣猛追。

幾個起落已至鬧市，幪面人躍到街上，盡往人多之處奔去。

楊曉風追至一個街角，已失了幪面人的踪跡。他心頭大怒，不肯罷休，排開人潮，仍向前飛去。

楊曉風在城內來回奔了兩圈，折騰了半天，仍找不到幪面人。

他懊喪之餘，心頭一動，忖道：「那人只需換掉一件衣服，扯下罩巾，即使站在我面前，我又何能認得他！」沒奈何只得折回萬春院。

× × ×

萬春院鬧哄哄的，廳堂上站滿了人，老闆負着手長嗟短嘆，一顆心跳動得又快又高，幾乎自口腔中跳了出來。

正在惶恐之中，一抬頭，猛見楊曉風提劍回來，臉上登時露出笑容。

楊曉風有氣無力地問道：「報了官府沒有？」

劉老闆苦笑道：「咱不知情況，正等你回來，豈敢胡亂報官！」

楊曉風又問了一句：「樓上沒有人去過？」

劉老闆聽了這話，肥胖的身子顫了一下，顫聲道：「哎，誰，誰：誰敢去！」

楊曉風暗中吁了一口氣，道：「很好，待我上去看看！」自他旁邊走入去。

劉老闆急道：「死人有什麼好看！」

楊曉風不理他，足不稍停，飛身上樓，走入房內。

一入房，一股血腥味，衝鼻而來。楊曉風一雙眼睛在房中搜索起來。

地上零零碎碎散滿了女兒家的用物。

楊曉風看不出奇怪之處，大聲呼道：

「桃花，桃花！」聲音遠遠傳了出去。

半晌，桃花才一臉驚恐地出現在門口。「楊爺……」

「桃花，你進來看看　看有否不見了什麼東西？」

「我……賤妾……好怕！」

楊曉風道：「有什麼好怕的　我陪着你嘛！」

桃花這才硬着頭皮在房中翻箱倒櫃起來。

良久，桃花才道：「沒有失落什麼貴重的東西。」

楊曉風心頭滿是疑雲，沉思了一陣，道：「桃花，你把地上的東西都搬到你房中去，還有，一會兒你替我準備一盆水，我要洗澡！」

「爺，你要在那裏洗澡？」

「你房中。還有，叫人把春媚好好地安葬！」楊曉風在身上摸出一張銀票放在她手中。

桃花臉色才漸漸恢復常態。「爺，賤妾這就去！」

× × ×

楊曉風躺在桃花床上，心中一直在推敲對方殺害春媚的動機。

房門「呀」地一聲打開，桃花捧着一盤食物入來。「楊爺，午時已過，先吃點東西吧！水就快送上來。」

楊曉風胡亂吃了一點便把衣服脫個精光，躺在澡盆裏。

桃花關好門窗，也把外衣脫掉，只穿着一件紅肚兜，跪在盆邊，仔細替楊曉風洗刷起來。

楊曉風閉着雙眼養息。泥垢跟疲勞一齊逐漸消失。

他睜眼一看，桃花俯着身替他淋水，兩團酥胸幾盡入眼簾，耳邊又聽到桃花細細的嬌喘聲，楊曉風再也按捺不住，陡地跳出澡盆。

桃花嚇了一跳。「爺，你，你……」

楊曉風邪笑一聲，一把把她抱上床。

桃花又羞又喜，半推着他，嬌嗔道：「爺忍不住啦……」

「爺，你一身是水……」

楊曉風哈哈一笑，「嗤」地一聲把肚兜撕開，兩顆硬大晶瑩的乳峯應聲彈出。

楊曉風喉間「咕」地响了一聲，撲在桃花身上。

房裏春色無邊，嬌啼聲及喘息聲，此起彼落……

倏地楊曉風停止一切動作，跟着自床上彈起，一手抄起枕邊的軟劍，一手拿起一件外衣披在身上。

桃花吃了一驚，無限的春意立即烟消雲散，驚呼一聲：「楊爺，你，你要幹什麼？」

話尚未說完，楊曉風已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桃花尖叫一聲，慌忙拉着錦被遮着身子。

楊曉風穿過走廊來到另一頭，一脚踢開一個房門，房門立即應聲而開。

床上倒着一個女人，咽喉上正滴着鮮血，房內窗戶洞開，床上有點凌亂。

楊曉風心頭一沉，伸手一探，已沒有了鼻息。

他伸頭出窗環視一回，外面一切如常不見人影。

當楊曉風準備走回桃花房間時，走廊上碰見了劉老闆跟兩三個龜奴，他們是聽到桃花的叫聲趕來的。

劉老闆見到楊曉風臉上稍有血色。「楊爺，發生了什麼事？」

楊曉風道：「夏萍讓人殺死了。她今日的客人是誰？」

一個龜奴說道：「這兩天她都沒有見客。」

「哦？」

龜奴笑嘻嘻地道：「她身子不舒服，嘻嘻，就是女兒家那回事！」

楊曉風道：「那麼兇手是從外頭入來的了！哼！好快的身手，我剛聽到夏萍一聲短促的叫聲，趕過去時已來不及了！」

劉老闆的身子如篩米般顫抖起來，一雙眼睛如死魚般翻白。「楊爺你好歹替我把兇手捉交官府，多少錢你開個價！」

楊曉風不耐地揮手道：「別煩我，讓我冷靜地想一下，你們去替夏萍收屍吧！」說着推開房門入去。

桃花看見他心頭不定，急問道：「楊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楊曉風不想她再受到驚嚇，道：「沒什麼事，老闆找我商量一點事！」

桃花無限風情地倚了上來。「爺，剛才你還沒有…… 還要嗎？」

楊曉風興趣索然，道：「你叫人把澡盆抬下去吧！」

桃花有點幽怨地穿上衣服，突然又倚在楊曉風懷裏。「爺，你送給春媚的那盒粉，現在她已……不如改送給我吧！」說着拿起那個粉盒不斷地撫弄。

楊曉風右手倏地飛出把粉盒搶了過來，跟着打開盒蓋，粉塊中間低低凹了一點，顯得春媚不捨得亂用。

楊曉風又抓住桃花的手臂，桃花大吃一驚：「楊爺，你若捨不得也就算了！」說着嗚咽地道：「人家對你跟春媚有啥兩樣？偏你硬是向着她……」

楊曉風沉聲道：「你怎知道這盒粉是我送給春媚的？」

「哼哼，差不多整座萬春院的姊妹都知道，稀罕！」

楊曉風臉色一沉，喝道：「快答我的話！」

桃花流下兩滴委屈的淚珠，却又不敢不回答。「是春媚姊告訴賤妾的。哼，她以爲有啥了不起，整天在姐妹面前提起，夏萍幾次給她氣得要死，可惜她自己也沒有福份……」

楊曉風在她粉頸香了一下。「桃花，別再說了！下次我送幾盒給你！」

桃花這才回嗔作喜，輕輕擂了他一下。「你不要哄我歡喜，你不送給我，人家對你還不是……」

楊曉風的心念却一直地轉動着。

他記得那天夏萍也向他的客人索取金裝粉盒，這才提醒了自己懷中藏有一盒。莫非自己跟春媚的對話讓夏萍的客人聽到？

又莫非那個客人就是殺害柳殘月的兇手，或者是帮兇？

剛才幪面人殺死春媚顯然是爲了這個



粉盒而來，他是爲了毀屍滅跡？

這個粉盒又藏有什麼秘密？使兇手動殺機？

殺死夏萍是不是爲了滅口——因爲夏萍知道他的身份！

這個人又是否即是殺死春媚的那個幪面人？

一定是這樣！

——殺死柳殘月的兇手必是與夏萍的客人有關。後來，他又自夏萍的口中知道自己已把粉盒送給了春媚，所以便把春媚殺了，意圖奪回粉盒。

但，這個計劃却被自己無意中破壞了。於是他爲了防止夏萍洩露了他的底蘊，便回頭再把夏萍殺掉！

× × ×

當楊曉風從一個龜奴那裏知道了那天七月廿二日上午夏萍陪伴的那個顧客姓名之後，他便像一頭發怒的獅子衝了出去。

洛陽的街道楊曉風瞭如指掌，他很快便找到了那座紅磚屋。

門响了一陣，才有一個少婦跑來開門，她看見楊曉風不覺一愕。

楊曉風忙道：「趙大房在家麼？」

婦人搖搖頭，要把門關上，楊曉風以掌抵住，溫聲問道：「我是他朋友，請問嫂子是他何人？」

「大房是賤妾外子。」婦人談吐頗斯文，看來讀過點書。

「原來是大嫂，請問大房是何時離家的？」

「外子已離開了好幾天啦，尊駕找他有事？」

「是有點事要求他。嗯，大嫂知道他去何處麼？」

「外子的事一向不對賤妾提及，這趟也不例外。」

「難道他一句話也沒說？」

「外子只說他要出城一趟，多則半年，少則三個月才會回來。嗯，看樣子他好像要出遠門。對對，賤妾想起了，他說以後可能要搬個地方住，叫賤妾準備把房子賣掉！」

「哦？有這等事他怎不告訴我！」楊曉風詎她：「他這句話什麼時候說的？」

婦人想了一陣，才道：「詳細日期賤妾也記不起了，好像是半個月前吧！」

楊曉風心裏滿是疑團，他見再問不出什麼，只好離開。

楊曉風又在城內打聽了一些趙大房的事跡。知道此人跟自己一樣，吃喝嫖賭無一不好，可惜他賭運不濟，欠下了一筆不少的賭債。

此人雖然游手好閑，但武功頗過得去，一桿長棒，在洛陽城內頗有點名氣。因此得了個「大棒」的外號。

可惜查不到趙大房的去向。

楊曉風一邊走回萬春院，一邊把柳殘月被殺的整個事件從頭至尾想了一遍。

他又忖思道：「春媚跟夏萍已死，下一個對象會不會是桃花——因爲桃花跟夏萍及春媚私下感情都不錯。」

想到這裏他飛快地奔前。萬春院內一片愁雲慘霧。桃花因夏萍被殺，哭暈了過去。

楊曉風又摸了一張銀票交給劉老闆。

「老闆，這銀票你交給桃花，叫她到外頭住三兩個月，告訴她是我交代的……」

「楊爺，你要走了！」

楊曉風嗯了一聲，飛快地奔向馬廐。

這刹那他又自桃花身上想到了沈翠鳳。

沈翠鳳也看過這個粉盒，她會不會有危險？

一想到這裏，他再也顧不得街上人來人往，抽鞭在馬臀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馬兒希聿聿地呼痛，洒開四蹄向城東馳去。

街上的行人紛紛閃避，唯恐遭了無妄之災。

× × ×

夕陽在山坡後散發最後的一點餘威，天邊像塗了一團鮮血。

楊曉風背披紅光，策馬狂鞭，一路上鞭如雨下。

馬兒含枚疾走，彷彿在追趕面前人與馬的投影，却是越追越遠。

人與馬的投影越來越長。

楊曉風生怕又落在兇手之後，一顆心緊張得像拉滿的弓弦。

短短的一段路，此時在楊曉風的感覺中，無異像十萬八千里般遙遠。

「呱呱呱！」一羣歸飛的烏鴉自他頭頂飛過，楊曉風心中不祥之念更盛。

林邊山下的那棟白屋　終於在望。一顆提起的心才逐漸放鬆。

目光一落　放下的心又立即提起。

養在屋前的那羣鷄爲何不見？

這刹那楊曉風一顆心幾乎奪腔跳出來，脫口呼道：「小翠，小翠！」身子亦立即用蹬飛起，蜂腰一折，射向大門！

身在半空，劍已在手。「小翠，小翠！」叫聲未已，雙肩微側，直向大門飛撞過去！

肩膊尚未撞到門板，大門倏地打開，楊曉風收勢不及，身子直飛而入。

「砰」一聲之後是「哎唷」的一聲嬌呼！

楊曉風冷不防撞及一團軟肉，刹那之間，他左臂一環摟住一條纖腰，定睛一看，不是沈翠鳳又是誰？

他一怔之下　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沈翠鳳一臉驚異　嬌聲問道：「什麼事這般慌張？」

楊曉風用臂揩去額上的汗水，傻乎乎地道：「你沒事便好！好好，很好。」

沈翠鳳鼻中突然聞到一股濃烈的汗臭味及男子的氣息　此刻才發覺被楊曉風抱住　禁不住粉臉一紅，輕輕推開他的手，嬌嗔道：「看你像頭驢子似的，吃了飯沒有？」

楊曉風笑嘻嘻道：「你爲我煮了？」

沈翠鳳輕啐一聲。「我怎知道你會來？」一顆芳心却像小鹿般怦怦亂跳起來。

她忙半轉身子，輕聲道：「桌上有茶，我先去替你燒水洗澡，然後才吃飯！」

這語氣就像是妻子對丈夫的口吻，楊曉風身子如通了一道暖流，怔怔地望着她的後背。

沈翠鳳聽不到一絲聲音，不覺轉過頭來，目光觸及楊曉風灼熱的目光，連忙移開，一張嬌靨如被火燒，慌忙一頭鑽入厨房。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沈勝衣冒充黑貓應幽冥公子之邀，按址前往，當他到達冷香閣時，花飛巳先他而至，而紅梅則在其旁。沈勝衣先與花飛論及殺手致勝之道，繼而比鬥武功，結果飛花死於沈勝衣劍下。紅梅初疑沈勝衣冒名頂替而來，但被沈勝衣砌詞文飾，未露破綻。紅梅乃引路前行，來至一片竹林間，沈勝衣發現婁敬與孫松。紅梅即問沈勝衣是否認識此二人，沈勝衣竟能脫口道出兩人姓名。紅梅始深信沈勝衣是爲黑貓本人，可是婁敬却因前此與黑貓有殺子之恨，乃邀孫松聯手夾攻沈勝衣，紅梅且聲言，若其不能對付兩人，即無資格參與風雷行動……

## 力鬥兩梟雄　苦勸俏嬌娃

婁敬冷笑。「這非要好好的見識一下不可了。」

紅梅只是笑，沈勝衣忽然道：「萬一我不幸倒下，幽冥說不定眞的要重新考慮一下這兩位老前輩的能耐。」

紅梅笑應道：「公子事實沒有交帶過，萬一倒下的是你，又應該如何。」

沈勝衣道：「連我都沒有把握的事，幽冥倒是如此看好。」

紅梅道：「所以你非要拚盡全力不可了。」

沈勝衣道：「不錯。」

婁敬又稍理衣衫，雙臂陡振，「嗆啷」兩聲，拔劍出鞘，交搭胸前。

孫松纓槍旋即一沉，式作「滴水」，斜指着地面。

他們兩人在江湖上到底也是成名之輩，武功雖然沒有黑貓的高强，合二人之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應付得來。

紅梅都看在眼內，仍然一面的笑容，也沒有躍下。

沈勝衣緩緩轉了一個半身，忽又道：「這一戰下來，少不免要砍倒幾株竹樹，再弄壞了這一片竹林亦未可知。」

紅梅道：「弄壞了可以重植。」

沈勝衣頷首道：「我現在相信這一個風雷行動一定會驚天動地的了。」

紅梅反問：「那你怎樣打算。」

沈勝衣道：「難得被挑選參與這一次行動，我當然非要悉力以赴不可。」

紅梅嬌笑說道：「兩位老前輩要小心了。」

婁敬孫松齊發出一聲長笑，舉步向沈勝衣迫前，婁敬走得比較快一些，雙劍姿勢不變，孫松的槍左右遊移，似是在揣度這小徑的寬闊。

沈勝衣仍然不動，劍也沒有出鞘。

婁敬突喝一聲：「拔劍！」

沈勝衣說道：「該拔劍的時候自會拔的。」

婁敬一笑，身形突然開展，疾撲向前去！

劍光暴閃，鴛鴦雙劍左右刺向沈勝衣的頭顱，孫松纓槍同時毒蛇般掠至，攻的却是下三路！

沈勝衣還是不拔劍，身形一動，斜刺裹欺進旁邊竹林之內！

婁敬雙劍交剪，「刷刷」兩聲，連斷兩根巨竹，却追不及沈勝衣的身形。

孫松纓槍那刹那突然脫手，「颼」的飛進竹林內，追刺沈勝衣的後背！

沈勝衣耳聽風聲，一擰腰，斜閃三尺，「奪」的槍從肩側刺過，刺進一株竹樹內，那株竹樹立時中斷！

孫松身形接掠至，手一探，正好抄住了槍柄末端，身形接一長，欺進竹林內！

婁敬脫口一聲：「小心。」

孫松冷笑道：「一個九宮八卦陣，還難不倒我！」說話間，竹林中迅速穿插，緊接在沈勝衣身後。

他們的身形移動得非常快，看似亂闖亂撞，但細看之下，却不難發覺，其實是甚有規則。

沈勝衣始終搶在孫松身前二丈，孫松連發三槍，都不能將沈勝衣刺中，第四槍便不再刺出，只是緊追在沈勝衣身後。

婁敬在竹林外看得眞切，雙劍一振，亦欺了進去。

在他眼前分明是一條直路，直通到沈勝衣置身之處，那知道一步才跨進，沈勝衣便已經不見。

婁敬心頭一凜。「這小子好快的輕功。」脚步一緊，迅速跨前三步。

這三步走出，非獨沈勝衣不見，連那條直路竟然也消失。

「奇怪——」婁敬不由自主地回頭一望。

這一望之下，更加奇怪，非獨看不見那條白石小徑，而且一片蕭森，竟然是無盡的竹林，左右也一樣。

在小徑上望進來，他清楚看見孫松緊追在沈勝衣身後，現在却全都不見，只見一株株參天竹樹。

婁敬仰首一望，亦只見竹葉搖曳，看多幾眼，甚至有一陣輕微的昏眩感覺。

「這難道眞的是一個陣？」婁敬心頭「怦」然震動，對於這門子學問，他實在完全不懂。

竹濤聲一陣接一陣，在竹林中聽來，特別响亮，令人魄動心驚。

除了這竹濤聲，婁敬便什麼都也聽不到，他一再望去，猛一聲暴喝，雙劍剪向眼前一株竹樹。

「錚」的雙劍交擊，那株竹樹分明在眼前，但一剪之下，竟然消失不見。

婁敬那刹那的感覺就像是行走間一步踏空，心頭不由一凜。

他搖了搖頭，一閉眼睛才再望去，那株竹樹竟然又奇蹟的出現眼前。

他方得再試一劍，旁邊竹叢陡然一開，突然出現了三個人。

三個同一樣裝束的人，深壓的竹笠，漆黑的衣衫，身材非獨一樣，連動作也是一樣。

寒光一閃，那三個人一齊拔劍出鞘，向他刺來。

這一劍迅速而巧妙，婁敬一看劍勢不禁由心一寒，他實在沒有信心將這三個人的劍都接下，心念一動，他的身形立即暴退！

那一刹那他看得很清楚，在他身後半丈並沒有竹樹擋着，那知道才退出三尺，後背就撞在一株竹樹上。

婁敬這一驚非同小可，那三柄劍把握機會，迅速刺了過來。

劍光閃耀，突然一斂，三支纓槍同時出現，正迎着那三柄劍。

婁敬同時看見了三個手執纓槍的孫松，槍與劍接連交擊了七次，三個孫松身形一旋，變成一個，落在婁敬身旁，纓槍一旋，迫住了沈勝衣的劍勢，接一聲輕喝：「左三步，前四步！」

婁敬應聲左跨三步，前踏四步，眼前陡然一清，雖然一樣竹樹葱蘢，但經巳沒有了那種恍恍惚惚，陷身於萬千竹叢的感覺。

他亦看到了沈勝衣與孫松，兩人距離他只不過丈許，槍與劍蓄勢待發。

「錚」的一聲，槍與劍在兩株竹樹中交擊，那兩株竹樹「簌簌」的立時倒了下去！

孫松連換三個位置，刺出了六槍。

沈勝衣接兩槍，閃四槍，身形迅速在竹樹中穿插，迫向婁敬！

孫松同時向婁敬接近，一聲：「後三右四，退！」

婁敬應聲脚步移動，身形一急，倒退了出去。

這一退，正好退出竹林外，婁敬這才吁了一口氣，再往內望去，只見孫松沈勝衣又巳鬥在一起。

孫松纓槍長近丈八，在竹林之中，實在不容易施展，距離遠稍有作爲，一接近，便是招架也甚不容易。

婁敬看在眼內，脫口道：「孫兄快退，我們在竹林外再與他一決生死！」

孫松聽得很清楚，也很想退出林外，只是巳身不由己，沈勝衣巳然封住了這個竹陣的生路。

婁敬當然看不出其中奧妙，看見孫松沒有反應，又叫道：「孫兄，不要再猶疑了。」

孫松仍沒有回答，竹樹上的紅梅反而忍不住道：「老人家再叫，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婁敬霍地抬頭，冷笑道：「你知道什麼？」

紅梅笑笑道：「我只是知道，姓孫的巳經被堵斷了生路，不得不留在陣內。」

婁敬心頭一凜，道：「老夫就將這一

片竹林完全劊斷，看這個所謂陣能否再起什麼作用。」

紅梅嬌笑。「隨便，只是老人家萬一再失陷陣中，可不干我的事。」

婁敬一步巳準備跨出，聞言不由得又怔住。

說話間，孫松巳然連刺出數槍，但都被沈勝衣從容接下，沈勝衣的脚步迅速移動，竟到了孫松身後。

孫松緩緩轉過半身，突然說道：「佩服。」

沈勝衣道：「我若是不明白這個竹陣的變化，根本不會闖進來。」

孫松頷首。「看來這眞的是我看得自己太高了。」

沈勝衣道：「老人家方才若不是助婁的離開，還有機會脫出陣外。」

孫松一搖頭。「我原以爲他多少也懂一些，那知道他竟然一竅不通。」

沈勝衣道：「這種玩意不是每一個人都感興趣。」

孫松冷笑道：「你的興趣倒是大得很呢。」

「這大概因爲我知道懂得越多，越活得久。」沈勝衣劍一抹，又踩出一步。

孫松看在眼內，面色大變，沈勝衣這一步踩出，巳將他迫入死門。

紅梅竟然很熟悉其中變化，倏的又一笑。「你現在就只有火器在身，足以將這片竹林燒光，也沒用的了。」

婁敬脫口道：「爲什麼？」

紅梅道：「這位黑貓殺手非獨看出其中的變化，而且能够將這個竹陣加以利用，現在巳經將你那位孫兄迫進了死路。」

婁敬雖然懷疑，却又不能不相信，他巳經看出孫松的面色一變再變。

沈勝衣看出孫松眼瞳中的恐懼，忽然道：「斷你的右手，我放你一條生路。」

孫松冷笑道：「只可惜你不能够代表幽冥。」

沈勝衣「嗯」的一聲。

「你看來也不是一個這樣仁慈的人。」孫松一面脚步，橫移一面道：「我明白你想省回一些氣力以便對付婁敬，可惜我雖然沒有你那麼聰明，還不會上你的這個當。」

語聲一落，人與槍突然向前欺上，他是看見沈勝衣並沒有隨着移動，這一欺正好破陣而出。

那知道他身形才欺出五尺，一排竹樹便迎面壓來，三個沈勝衣同時在不同的三個方位出現。

孫松一聲不好，脚步一頓，便倒退回去。

這一退，竹樹亦倒回，三個沈勝衣變回一個，道：「這個竹陣的變化，老人家似乎還未能够完全掌握。」

孫松一聲冷笑，身形再一退，貼着一株竹樹，突然毒蛇也似遊竄上去。

沈勝衣同時拔起了身子，半空中竹樹間撲向孫松！

孫松左手一搭竹樹，右手纓槍急刺三槍，沈勝衣槍影中翻騰而過！

三槍刺空，孫松面色大變，手一鬆，倒瀉而下，沈勝衣追着亦撲了下來。

孫松身形才着地，纓槍巳然從脅下刺出，貼地再一個翻滾，接彈出一團槍花。

槍槍都刺空，沈勝衣撲到了一半，巳然橫翻到孫松的右側！

孫松槍勢未盡巳看見，却不是一個，竟然是三個，一齊向自己迫來。

劍同時刺到，三柄劍。

孫松悶哼了一聲，脚步迅速的移動，一槍抖開，同時攻向三個沈勝衣。

看樣子，他竟然不知道那一個沈勝衣才是眞正的沈勝衣。

這正是竹陣奇妙的地方，那些竹樹依着九宮八卦排列，一步走錯，光與影便影响視綫，生出幻像。

沈勝衣對於這個竹陣的變化，顯然比孫松更加熟悉，孫松沒有走錯，他却將孫松迫進死門去，迫使孫松生出幻像。

沈勝衣的武功本就在孫松之上，連那一個是沈勝衣，孫松若是也不清楚，還有什麼比之更危險？

孫松不停的移動脚步，就是要踏回正確的方位，可是他移動，沈勝衣也跟着移動，始終脫不出。

沈勝衣移動着向孫松迫近，劍隨時都準備刺出。

孫松也知道處境危險，一支纓槍毒蛇般盤旋在身前，吞吞吐吐，不離那三個沈勝衣，他知道其中兩個是幻影，但到底那兩個才是，到現在仍然不能够肯定。

距離逐漸縮短，再短，纓槍的威力便完全不能够發揮，孫松當然也明白，暴喝聲中，全力一槍刺出，刺向當中那個沈勝衣！

「拍」的一聲，一株竹樹在槍尖下斷裂，那個沈勝衣同時消失。

另兩個沈勝衣也消失了一個，只剩下左面那一個。

孫松掌握機會，不再讓沈勝衣移動，咆哮衝前，連人帶槍，急刺沈勝衣。

沈勝衣偏身一閃，纓槍從身旁刺過，奪的又刺斷了一株竹樹，旋即吞回，立又吐出，接連七槍。

一槍一株竹樹，孫松纓槍連斷七株竹樹，却刺不倒沈勝衣，甚至連沈勝衣的衣角也沒有沾上。

沈勝衣繼續在竹樹間緩緩移動，每一步都恰到好處，都搶在纓槍之前。

孫松每刺空一槍，沈勝衣就接近半尺，婁敬竹陣外看得清楚，空自替孫松担心，不知道怎樣才能助孫松脫出這個危機。

紅梅的語聲即時又傳下來。「婁老人家可以準備應戰了。」

「什麼？」婁敬當然心中明白紅梅的意思。

說時遲那時快，沈勝衣人與劍突然迫前，其快如閃電！

孫松正好刺出了第十三槍，刺斷了另一株竹樹，竹樹未倒，沈勝衣巳到了他身旁。

他槍勢巳盡，但仍有變化，右手一沉，到了槍桿末端，以槍桿接住了來劍！

沈勝衣的身形即時一轉，孫松人槍亦急旋，那刹那小腹巳然感到了一陣刺痛，目光一落，正好看見沈勝衣的劍從小腹抽出來。

血怒激，孫松一槍巳刺出，但只是刺到一半，槍尖一沉，奪的刺進了地面！



他雙手執着槍桿，身子往前一栽，沉聲道：「我本該在外等你……」

沈勝衣沒有作聲，轉過身子往外走去，孫松看似要拔槍刺出，却有心無力，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雙手終於一鬆，貼着槍桿疾倒了下去。

沈勝衣頭也不回，脚步不停，走出竹陣。

婁敬巳在竹陣外蓄勢待發，鴛鴦雙劍，交搭胸前，一雙手青筋畢露。

沈勝衣在白石徑上，半轉過身子，突然道：「幽冥到底還要我再殺多少人？」

紅梅笑應道：「只有這一個的了。」

語聲甫落，婁敬巳然大鵬鳥也似飛撲向沈勝衣，雙劍交剪而下。

沈勝衣看着他撲下，身形一欺，標前三丈，一個風車大翻身，倒縱而回，一劍反襲向婁敬背後！

婁敬半空中身形待轉，一劍反刺了過去！

「嗆」一聲巨响，婁敬竟然被凌空壓了下來，沈勝衣的劍貼着劍鋒接劃下，婁敬左手短劍忙亦架前去，總算將沈勝衣的劍勢封住。

沈勝衣身形迅速着地，繼續追前。

婁敬只覺得對方的劍重逾千斤，不由被迫得步步倒退。

沈勝衣步步進迫，一下子竟然將婁敬迫出了十丈之外！

婁敬幾曾有過這種遭遇，老臉發紅，連運三遍眞氣，一聲暴响，勁透雙劍。

沈勝衣總算被他這一劍迫回去。

婁敬再一聲暴喝，反迫回去，雙劍交飛，一劍急一劍，攻向沈勝衣。

他自知巳完全沒有活命的希望，雙劍展開，盡展所長，混身氣力亦毫無保留，只求與沈勝衣拚一個同歸於盡！

沈勝衣當然看得出婁敬的心意，以他的武功，要與婁敬搶攻而擊殺婁敬，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是這一來，必然耗去不少的氣力。

而婁敬孫松之後，幽冥到底還安排了他什麼人，他並不知道。

紅梅雖然說沒有，他還是懷疑，到現在爲止，他雖然仍沒有與幽冥接觸，巳發覺這個人實在不簡單。

從他對挑選參與這件事的人的審慎看來，這所謂「風雷」行動的確不比一般。

那到底是怎樣的行動？

若說是刼奪，天下間還有什麼地方，什麼東西需要一個這樣審愼的計劃？

沈勝衣想不透，婁敬也不容他有思索的餘地，雙劍瘋狂的進攻。

鴛鴦雙劍並不易使用，能够相互配合的人也不多，婁敬顯然是其中之一。

他雙劍上下翻飛，此消彼長，變化之複雜實在令人歎爲觀止，可惜他連刺百三十六劍，也沒有一劍刺中沈勝衣。

沈勝衣只是閃避，只退出丈八，巳然脫出了婁敬的雙劍的威脅。

婁敬既驚且怒，突然凌空拔起，人與劍翻滾着向沈勝衣撲來。

這是他鴛鴦劍法最後的一招，也是變化最複雜的一招，雙劍展開，簡直就有如一頭混身佈滿了尖刺的刺蝟！

沈勝衣全身迅速被罩在劍光之下。

婁敬雙劍旋即迎頭痛擊，沈勝衣眼看巳避無可避，那知道雙劍才擊下，他人巳貼地竄了出去。

劍光一散，婁敬悶哼一聲，身子着地又拔起，第二次凌空，又施展出那最後一擊。

沈勝衣再次被籠罩在劍光下。

婁敬雙劍咆哮聲中疾壓了下去，聲勢比第一次更凌厲。

沈勝衣沒有再閃避，迎着壓下來的雙劍，攻出了三劍，第一次閃避他巳經看出劍勢雖然凌厲，並不是全無破綻！

「叮叮」的兩聲，沈勝衣兩劍正擊在雙劍的劍尖上，將雙劍封在外門，第三劍乘隙而入，正刺婁敬的眉心！

婁敬一個身子頓時如遭雷殛，猛一震，倒飛了出去，一道血虹同時凌空灑落在地上。

沈勝衣看着婁敬摔落在地上，回劍入鞘，又木立不定。

紅梅看着沈勝衣也沒有動。

風吹竹濤，一陣接一陣，沈勝衣的衣袂巳然平服，倏的又飛舞起來。

他的劍突然出鞘，寒光一閃後，再入鞘。

到他的劍入鞘，紅梅寄身那株竹樹才倒下來，紅梅也好像這時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驚呼一聲，凌空飄落。

她脚步才穩，沈勝衣巳到了她面前，紅梅却嬌笑起來。「這是你對女孩子的態度？」

沈勝衣道：「難道你仍然不累？」

紅梅道：「看來你還是一番好意。」

沈勝衣緩緩道：「幽冥還準備了什麼人歡迎我？」

紅梅看來很吃驚的說道：「你還想殺人？」

沈勝衣道：「不想。」

紅梅道：「那你隨我來好了。」

沈勝衣道：「去見幽冥，還是只到歇息的地方去？」

紅梅溫柔的道：「你連番激戰，相信巳經累了，當然是先去歇息的好，否則公子怪罪下來，我可是担當不起。」

沈勝衣淡然道：「對於姑娘這一番好意，在下當然是非要接受不可。」

紅梅道：「公子言重了。」一頓轉問：「公子練的到底是那一門派的劍術？」

沈勝衣道：「你看呢？」

「看不出。」紅梅一面前行，一面道：「我巳經看得很仔細的了。」

沈勝衣道：「這樣說，在劍術方面姑娘顯然也甚有研究。」

「江湖上有名的劍術我大概都能够看得出。」

「不簡單。」沈勝衣亦步亦趨。

紅梅倏的又回頭一笑。「我却是從未看見過公子那種劍術。」

「在下那種劍術姑娘看如何？」沈勝衣淡然接問。

「不好看，但非常實用。」紅梅由衷道：「比任何一種劍術都要實用。」

沈勝衣道：「好看的劍術，通常都不很好用，我的劍術也不是要給人看。」

紅梅道：「你用的是殺人的劍術？」

沈勝衣道：「每一招每一式都是爲了

殺人而變化，甚至可以說，已完全沒有招式。」

「這是隨機應變，信手拈來，俱成妙着。」紅梅沉吟着。「據說只有眞正的用劍高手，劍術已臻化境，才能這樣。」

沈勝衣道：「也許我眞的已經是一個高手。」

紅梅笑笑道：「翠蝶花飛，婁敬孫松都不是等閒江湖人，却是如此輕易倒在你劍下，若說你不是一個高手，江湖上，只怕就沒有高手的了。」

沈勝衣淡淡道：「難怪我能夠活到現在了。」

紅梅再上下打量沈勝衣一遍。「我却是奇怪，以你的武功，竟以殺人爲生。」

沈勝衣道：「殺人這種工作至死而已，中途你就是要罷休，別人也不容你罷休，這個道理，說你也不明白。」

紅梅一笑。「現在我明白了。」

沈勝衣轉問：「這些話也是幽冥要你試探我的?」

紅梅搖頭。「是我好奇這樣問。」

沈勝衣沉聲道：「一個人好奇心太重，絕不是一件好事。」

「也有例外的。」紅梅脚步忽停下。「我眞的不能夠看到你的眞面目?」

沈勝衣沉吟了一下，道：「我與一般人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兩隻眼睛，一個鼻子。」

「每個人的眼睛鼻子以我所知都不一樣。」

沈勝衣沒有再說，緩緩將竹笠掀起來，紅梅目光灼灼，盯着沈勝衣的臉龐。

沈勝衣以笠作扇，輕搧了幾下，忽然問：「看清楚了?」

紅梅不由自主的頷首。「你與我想像的完全是兩個樣子。」

沈勝衣詫異道：「你以爲我是怎樣子的?」

「目露殺機，面容峻冷。」

「這才像一個殺手?」

「花飛不像是那樣子。」

「一個殺手被人覺得他是一個殺手，已經失敗了一半，縱然能夠成功殺人，也只因爲對方的武功比他不上，而防範又不足。」

紅梅點點頭。「無論怎樣看，你却都不像一個殺手，一些也不像。」

沈勝衣淡然道：「這大概所以我能夠活到現在。」

「你的武功比我想像的高很多，連九宮八封那種變化，想不到也難不倒你。」紅梅輕聲問：「我實在難以想像，你竟然懂得那麼多。」

沈勝衣道：「那其實不太難懂。」

紅梅說道：「只是用得着的時間並不多。」

沈勝衣道：「學得到的我都學，懂得越多，我的命便越長。」

紅梅怔怔的望着沈勝衣。「你不覺得做一個殺手，實在太浪費，太可惜。」

「我還沒有動過這念頭，這相信是因爲到目前爲止，我還沒有找到第二種更適合的工作。」

紅梅輕歎了一口氣，移步前行，目光好容易才離開沈勝衣的臉龐。

沈勝衣緩緩將竹笠戴回，跟在紅梅身後，一顆心總算放下來，他看出，紅梅事實並不認識他，而花飛，婁敬，孫松的手使他黑貓的身份更加眞實，更令人信服。

幽冥公子若是因此而放心，這一次他的行動，可以說已成功了一半。

花飛是一個殺手，殺人無算，而且是一個眞正的殺手，只看錢，其他一概不管。婁敬孫松獨霸一方，無惡不作，殺這三個人，沈勝衣一些也不覺不安。

他雖然認識這三個大並不深，却深信黑貓對他們的評價。深感沒有殺錯人。

在黑貓殺人的記錄上，殺的那些人該殺不該殺，都寫得很清楚，他們的背境也調查得很清楚。

沈勝衣相信那一份記錄，而最令他開心的，正是黑貓對某些人的見解與他不謀而合。

那一份記錄他仔細看了幾遍，所以婁敬孫松雖然出現得很突然，他還是立即知道到底怎麼回事，也所以沒有露出破綻。

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鬆警戒，幽冥公子雖然還沒有露面，經過這連番試驗，他已經知道，這個人絕不簡單。

竹林盡頭是一道粉白高牆，月洞門上篆刻着「冷香閣」三字。

風吹一陣又一陣，到竹濤聲聽不清楚的時候，沈勝衣紅梅已到了冷香閣外。

那是幾進的建築，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地方雖然沒有外出那一個院子寬敞，却更加精緻。

周圍遍植梅樹，名符其實，只是這不是梅花盛開的時候，看來難免令人有一股蒼涼的感覺。

紅梅安排沈勝衣在二進一個樓子裏歇下，隨即有丫環奉來茶點。

環境招呼都令人滿意，沈勝衣只覺得脂粉味重了一些。

這冷香閣的主人，難道竟然是一個女人?

× × ×

時間在靜寂中飛逝，紅梅沒有再出現，沈勝衣出外走了一趟，除了那兩個丫環之外，沒有再見到任何人。

那兩個丫環看來都不過十四五歲年紀，沈勝衣並沒有向她們打聽什麼，也因爲他相信不會打聽到什麼來。

周圍也沒有什麼特別，只是梅樹多了一些，沈勝衣回到小樓的時候，晚膳已經拿來。

幾式小菜，色香味俱全，沈勝衣信口問了一句。「什麼人弄的。」

「紅梅姑娘。」一個丫環回答。

「想不到她還有這個本領。」

「姑娘這是第一次親自下廚燒菜。」

沈勝衣「哦」一聲，並沒有再說什麼，這看來也許使他更像一個殺手。

紅梅嫪得一手好菜，却從未爲別人下廚，只有這一次，這無疑就是說，紅梅對他特別有好感的了。

這個紅梅到底是幽冥公子的什麼人?沈勝衣想過這問題，却沒有問紅梅，現在當然不會問那兩個小丫環了。

這一頓，他吃得很多，這無疑已表示那很對胃口，也表示了他對紅梅的謝意。

丫環將殘餘的飯菜搬走的時候，夜色



已深濃。

小樓內亦已燃起了燈火，不太亮，而四面紗帳低垂，人在其中，在外面看來，就像置身於雲霧之中。

由外面走進來的人從樓內看來，也是一樣。

紅梅就像是天外飛仙也似。

沈勝衣閒進了一周，才在牀上臥下，紅梅就來了。

她換過了一襲淡紅色的衣裳，兩頰也是兩抹淡紅色，走得並不急，却是說不出的動人。

沈勝衣好像並沒有看見，眼睛低垂着，紅梅掀開了輕紗，也沒有任何反應，竟似已睡着。

紅梅走到了床前，一笑，伸出一隻手指點向沈勝衣的鼻子。

沈勝衣並沒有反應，聽由紅梅的手指點在鼻尖上，才悠然張開眼睛。

紅梅「噗哧」的一笑。「你眞的睡着了?」

沈勝衣搖頭，紅梅又問：「那你怎麼不閃避?」

「你這只是一隻手指。」

「若是劍，你現在還保得住性命?」

沈勝衣笑了笑。「是劍是指我是感覺得到的，是不是幽冥要見我了?」

紅梅嗔道：「你怎麼連睡覺也記着那件事?」

沈勝衣笑笑道：「我本來就是爲了那件事來的。」

紅梅說道：「告訴你，公子明天才到來。」

沈勝衣道：「那我大概可以安穩的睡一覺了。」

紅梅笑問：「你喜歡睡覺。」

「能夠睡覺的時候我一定睡覺。」沈勝衣道：「這大概因爲，我能夠睡覺的時間並不多。」

紅梅又問：「除了殺人睡覺之外，你沒有其他喜歡做的事了?」

沈勝衣淡然道：「好像沒有了。」

紅梅欠身坐到了床上，輕聲問：「聽說你有一個很要好的女孩子。」

沈勝衣沒有作聲，紅梅接下去。「聽說她就是易金虹的女兒易菁菁。」

沈勝衣淡然一笑，紅梅又問：「她是不是很美?」

「嗯。」沈勝衣淡應。

紅梅咬咬嘴唇忽又問：「以你看，是她美還是我美?」

沈勝衣奇怪道：「這有什麼關係?」

紅梅催促道：「你說啊。」

沈勝衣笑了笑。「要我說，當然都是差不多的了。」

紅梅亦一笑。「你這個人原來也不大老實。」

沈勝衣反問道：「你知道這不是老實話?」

紅梅道：「你其實已經承認了。」

沈勝衣道：「這大概因爲我釘子已實在碰得太多。」

「想不到你原來也風流得很。」紅梅嬌笑着問。「第一個讓你知道，不要將兩個女孩子比較的是誰?」

「忘掉了。」沈勝衣又垂下眼蓋。

紅梅道：「你不像那麼健忘的人。」

「生命有如朝露，記那麼多幹什麼?」沈勝衣看來有些感慨。

紅梅輕歎一聲，半身一欺，埋入沈勝衣懷中，沈勝衣沒有推開他，也沒有說什麼。

紅梅輕聲道：「你看我怎樣?」

「聰明美麗，像你這樣的女孩子不多。」沈勝衣這倒是實話。

紅梅凄涼的一笑，沈勝衣接又道：「而且又嫪得一手好菜。」

紅梅道：「可惜我不能給你燒多少次了。」

「這實在可惜得很。」沈勝衣道。「這件事完結之後你會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紅梅閉上眼睛，睫毛中彷彿凝着淚水。

沈勝衣道：「我不是要向你打聽幽冥，在這件事之後，若是有命，總希望能夠再吃到你燒的飯菜。」

紅梅道：「你沒有騙我?」

「那雖然不是什麼珍饈，却不易吃到。」沈勝衣忽然問。「你是揚州人?」

紅梅張開眼睛，奇怪道：「你怎麼知道?」

「那是地道的揚州菜。」沈勝衣笑了笑。「就是不進口也看得出來。」

「你莫非也是揚州人?」紅梅細望着沈勝衣。

沈勝衣搖頭。「我只是在那兒住過一段頗長的時間，你呢?」

紅梅無言頷首，沈勝衣道：「揚州本來是一個好地方，可惜太俗氣。」

「做生意的人太多?」紅梅笑問道。

「的確多了一些，生意人的嘴臉，雖然不全都難看，但難看的着實不少。」

紅梅道：「這倒是，原來你曾經住在那兒，我還以爲只是我的菜燒得好，你才多吃。」

「這也是事實，好像我這種人，不會太懷舊的。」

「但無論如何，以後我都會記着，曾經認識有一個你這樣的人。」紅梅仰首望着沈勝衣，整個身子都偎入沈勝衣懷中。

沈勝衣輕摟着紅梅，道：「今夜的月色看來很不錯，我們到樓外走走。」

紅梅笑笑。「無論怎樣看你都不像是一個呆子。」

沈勝衣說道：「到現在爲止，却還很像。」

「不是我難看?」

沈勝衣搖頭。「你並不難看，今夜到來，却不知是否你個人的主意。」

「不全是。」紅梅搖頭。「但我也絕不後悔。」

「有些事情，一滲入他人的意念，便會變得毫無情趣的了。」

紅梅垂下頭，眼淚忽然流下來，沈勝衣伸手緩緩輕撫着紅梅的秀髮。「幽冥到底要一個怎樣的殺手?武功高強、機智、冷靜之外，還要什麼?」

「不知道。」紅梅的聲音很低。「但相信，沒有比你更適合的了。」

沈勝衣感慨已極的一聲歎息。「這是我所見，城府最深沉的一個人。」

紅梅抬起頭。「你也不簡單，能夠看

透他的動機。」

「錯了。」沈勝衣搖搖頭。「有些事我所以不願意做，只因爲，我仍然將你當做朋友。」

「是眞的？」紅梅顯得很意外。

沈勝衣無言頷首，紅梅眼淚奔流。

「這樣怎能够看清楚樓外的月色？」沈勝衣舉袖替紅梅輕輕將眼淚印去。

× ×

月色迷濛，精緻的園林在月光下看來另有一番風味，沈勝衣走着不由慨歎一聲。「設計這地方的人，必定是一個絕世奇才。」

紅梅的面上已又有了笑容。「我也是從未見過第二個這樣精緻的地方。」

沈勝衣忽然問：「其實你本來是幹什麼的？」

紅梅却道：「你猜？」

沈勝衣在一方石上坐下。「以我看，你只怕眞的是一個殺手。」

紅梅一怔。「憑什麼你這樣肯定？」

沈勝衣道：「你的出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你殺的人還是太少。」

紅梅詫異道：「只看我的出手你就能够肯定了？」

「大概你還沒有忘記我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殺手。」

紅梅深望着沈勝衣。「我看你却是不像，不是說你掩飾得很好，而是你沒有那種殺手獨有的味道，尤其是在取下竹笠之後。」

沈勝衣並沒有回答。

紅梅一聲微喟。「但事實你却是有名的殺手，難道我竟然眞的看錯了。」

沈勝衣笑笑道：「做殺手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話你若是還聽得進，不要繼續下去。」

紅梅垂下頭，沒有作聲。沈勝衣接問道：「是不是因爲受制於幽冥？」

紅梅頭垂得更低，沈勝衣淡淡道：「幽冥也只是一個人。」

「你難道不怕我將這些話轉知公子？」紅梅反問。

沈勝衣只是笑笑，紅梅推手一掠秀髮。「爲什麼我們總是說這些事？」

沈勝衣道：「我來得不是時候。」

「哦？」紅梅詫異的望着沈勝衣。

「幽冥應該在殘冬邀我到來。」

紅梅恍然。「你喜歡梅花？」

「更喜歡像梅花那樣的人。」

紅梅忽然笑了笑。「你來得雖然不是時候，但不是一朶梅花也沒有看見。」

沈勝衣明白，一笑道：「而且是一朶紅梅。」

紅梅又笑笑，沈勝衣忽然問：「你眞的是叫紅梅。」

「是眞的。」紅梅又偎進沈勝衣懷中。「要不要知道一些關於公子的事？」

沈勝衣道：「知道固然好，不知道大概也沒有什麼壞處。」

「你是担心給公子知道了不好？」

沈勝衣頷首，紅梅道：「你不說有誰知道？」

「你知道的相信也不會太多。」沈勝衣摸摸鼻子。「我雖然還沒有見過幽冥，但亦可以想像到，這種人絕不會讓別人知道太多。」

紅梅顯然很同意沈勝衣這些話。「我見過公子多次，却不知道他其實是怎樣的一個人。」

頓一頓，紅梅才接上。「有一次他是一個老人，老態龍鍾，有一次，他却是一個混身活力充沛，高大英俊的青年，更有一次，他竟然變了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易容？」

「也許是，也許那些人眞的每一個都不同，只是來替他傳達命令。」

「他們的聲音是否一樣？」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的聲音，他所有的命令都是寫在信箋上。」

「這個人實在小心，但像他這樣，縱然能富甲天下，活得只怕也並不快樂。」

沈勝衣沉吟着轉問：「你如何知道，來的人是他？」

「他的一雙手無時不戴着一雙銀光閃閃的手套。」紅梅想想道：「若是我沒有看錯，那應該是他的兵器。」

「江湖上用銀手套做兵器的人似乎還沒有。」

「我却是一點看不出他那雙銀手套的妙用。」

「你也從未見過他出手？」

紅梅點頭，沈勝衣嘟喃道：「這個人的確莫測高深。」

「不過他的信用一向很好，計劃也從未出現錯漏，你又不是與他作對，盡可放心。」

「他每次接見那些邀來的人，是不是都在不同的地方？」

「每一個地方只用一次。」

「好像這樣的地方，要弄一個已經不容易。」

「他從未約人來這裏，也沒第二個這樣的地方。」紅梅目光一轉。「連我也是第一次到來，這顯然是他居住的地方。」

沈勝衣奇怪的看着紅梅。「這裏有很多詩畫，字蹟與他的完全一樣。」

「以常理推測，他應該不會邀約別人到來這兒。」

「除非他已經準備放棄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的刻意經營來看，應該不會隨便放棄，這一次的行動，難道竟眞的如此重要？」

「只怕就是了，」紅梅歎息，「我却是想不出有什麼地方值得他如此犧牲。」

「我也想不出，」沈勝衣嘟喃道：「這個地方所花的心血。實在難以估計，若是賣出去，只怕也沒有多少人買得起。」

紅梅同意道：「要我說，這個地方已經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沈勝衣苦笑道：「這個人的行徑我實在猜不透。」

「也許他突然瘋了。」

沈勝衣竟同意點頭。「我現在實在希望早一些見到這個瘋子。」

明月已經在中天，但距離黎明，仍然有很長一段時間。

沈勝衣仰首天望，不禁歎了一口氣，紅梅就在這時候離開了他的懷抱。道：「我要走了。」

「也不早的了，」沈勝衣笑笑，「我們總不能坐待天明。」



紅梅低聲道：「不是我不願意伴着你，只是，明天你要見公子，也許他還要多方面試探你的，所以你現在必須歇息，以應付萬一。」

紅梅搖頭道：「今宵一別，我們也許是不會再見的了。」

沈勝衣無言。

紅梅站起身，走了一步，忽又回頭道：「每年的秋天，我都會到棲霞看紅葉，你知道棲霞紅葉，最美是那兒？」

「我知道。」沈勝衣仍然坐在那裏。再聲：「珍重——」紅梅脚步不停，頭也不回，走了出去。

沈勝衣看得出紅梅眼中的關切，只是道：「我會的。」

她走得很快，雖然背對沈勝衣，沈勝衣看不到她雙流的眼淚，却已經感到了那股悲傷。

他沒有追上去，只是以目相送。

這個女孩子將會變成怎樣，現在他當然不知道，却眞的希望能够變好。

無論如何她還不太壞。

× ×

——壽終後世，尤深尤劇，入其幽冥，轉生變身……

幽冥，也就是地獄，而地獄則是梵語捺落迦，泥犂之義譯。

捺落迦泥犂却本爲不樂，可厭，苦難的意思。

傳說中，這實在不是一個舒服的地方，除了我不入誰入的高僧之外，大概沒有什麼人願意去的了。

以幽冥自稱的人，自然也令人有一種旣恐怖，又神秘的感覺。

幽冥公子一向給人的也正是這種感覺，至於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最低限度，沈勝衣現在仍然不知道，但已經很接近的了。

清晨的陽光雖然溫暖，進入了這個大堂之後，那種溫暖的感覺已經完全消散。

沈勝衣又戴上那頂竹笠。來接他的是那兩個丫環，出了冷香閣，東行穿過竹林，便來到這個有如祭壇一樣的大堂。

大堂非常高，也非常寬敞，觸目都是石造的東西，當中一個石鼎上青熒熒的，也不知燃燒着什麼，火焰不住的跳躍，看來令人極不舒服。

石鼎後，是一個巨大的石像，差不多兩丈高下，高立在一座石壇之上，刻的是一個年青人，相貌英俊，帶着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勢。

刻工精細，栩栩如生，沈勝衣抬眼一望，不由有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

大堂之內一片靜寂，只有沈勝衣一個人。

「軋軋」聲突起，兩扇石門自動合攏，將天光完全隔斷。整座大堂立時陷入一片青熒熒的光芒中。

沈勝衣沒有動，凝神傾聽，却沒有聽到其他的聲響。

門一關，這座大堂更靜寂，却很快就被一陣笑聲擊破。

那種笑聲開始的時候很低沉，逐漸高吭，迅速充斥整座大堂，說不出的怪異，而竟是由那個石像的口裏發出來。

沈勝衣本以爲聽錯，但仔細聽下去，却是眞的來自石像的口裏。

沈勝衣很沉着，一聲不發，垂手立在原地，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笑聲持續了一會，停下來，一個沉雄的聲音接道：「好一個黑貓！」

這語聲入耳，沈勝衣不由混身一震，令他震驚的並不是說話人深厚的內力，而是這語聲聽來是那麼熟悉。

「在那兒聽過？」沈勝衣的思想迅速轉動，然後他突然省起了一個人。

——不可能，沈勝衣立即推翻了這個念頭，那個人也事實絕沒有可能是幽冥公子。

——人有相似，聲音當然也有，却是完全一樣？奇怪？

竹笠遮住了他的臉龐，也遮去了他詫異的表情。

那個聲音一頓接道：「一直以來，每策劃一件事，我總是分錄開幾個册子，交給聘用的人，只有這一次，是例外。」

沈勝衣沒有作聲，心底却更詫異。

「因爲這一件事實在太重要，任何的疏忽都足以引致失敗，所以我必須一再詳加解釋，同時回答任何一個參與者的任何問題。」

沈勝衣仍然不作聲。

聲音又道：「你能够踏入這兒，已經獲得准許參與，你若是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可以直說。」

「我沒有。」沈勝衣簡短的回答。

聲音接道：「你不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

沈勝衣冷冷道：「你請我到來，難道是請我說話。」

一陣沉默，聲音道：「取下你頭上的竹笠。」

沈勝衣回以一聲冷笑，那個聲音亦一冷，道：「我現在是你的主人。」

沈勝衣道：「要看我的臉的人，必須先讓我看到他的臉。」

「是麼？」

「你請我到來，也不是要看看我的臉龐。」

「不錯。」聲音沉下來：「但能够看到你的臉，我這個主人總會好過一些。」

「彼此，」沈勝衣毫不妥協。

「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會看過我的臉。」

「但你要看我的臉，却必須如此。」

笑聲一起一落，那個聲音道：「我看你只怕不是黑貓本人！」

沈勝衣道：「我看你，也不是眞正的幽冥公子。」

「黑貓的朋友據知並不多，能值得他如此信賴的，相信更只有一個人——沈勝衣。」

沈勝衣不作聲，聲音接道：「好，今天我就破例一次，讓你一見。」

一落，便沉寂下來，沈勝衣傾耳細聽，隱約地聽到石像中好像有脚步聲由上而下。

未幾，石壇下一扇暗門「軋軋」的移開，一個人從石壇內走了出來。

那是一個中年人，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鬍鬚，四十五六年紀，一襲紫綉團胸長衫，氣宇軒昂。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 武林一條街

## （第二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五絕、尚儀、尚食、尚工、金糊塗等人經兩場比武後，均被提升為一品武士。其他尚有三人亦獲晉升，計一品武士共八人。未獲晉為一品武士的六十四人，則被帶往別處集訓。至於八名一品武士乃由霍二龍設宴招待。席間，朱五絕要求晉見武林一條街街長，並獲霍二龍允為引見。其後尚儀再請准與朱五絕暫時離席。兩人經商量後，決定於晉見時若發現嫦娥谷主處境危殆，即發難搶救。但當霍二龍要引見八武士時，並非全體同往。朱五絕雖知此計難逞，但此時亦不得不與尚儀隨同進入木屋，但只聞街長之聲，却不見其人，且語音嚴峻……

### 本着慈悲心　左右做人難

尚儀姑娘插口道：「街長，屬下希望多了解一下朱五絕，他奉命去辦何事？」

她這一問的目的，是希望引誘他說出嫦娥谷主被朱五絕「刦」來的事，以便了解嫦娥谷主目前的情況。

新武林街長沉默了片刻，才答道：「本街長派他去尋覓十二個美女，結果他只帶來了兩個，忽然就沒了音訊。」

尚儀姑娘問道：「街長要十二個美女幹麼？」

新武林街長說道：「本街長即將統治天下武林，當然需要一羣美女來陪襯陪襯我的身份地位，這是我要十二個美女的原因。」

尚儀姑娘道：「已經找來的兩個美女容貌如何？」

新武林街長道：「還不錯，可惜其中一個跳河自盡了。」

尚儀姑娘道：「另一個呢？」

新武林街長道：「另一個很好——奇怪，妳追問這些幹麼？」

尚儀姑娘道：「屬下曾經見過幾個如花似玉的美女，只不知街長喜歡哪一類的美女，將來有機會，屬下便替街長弄幾個來。」

新武林街長聽了似乎很高興，笑道：「好！好！妳若能替本街長帶來幾個美女，本街長自有重賞！」

朱五絕道：「要美女很簡單，就怕街長不肯善待她們。若找來美女又姦又殺，那就有些不道德了。」

新武林街長忙道：「不，沒有！本街長豈是那種凶暴無禮之人？就以朱五絕擒來的第二個美女來說，直到今天，本街長都沒傷她一根汗毛，本街長對美女是以禮相待的，絕不做唐突佳人之事！」

朱五絕和尚儀姑娘聽了這話，心寬不少，前者又接口道：「不錯，不錯，對待女人一定要彬彬有禮，切不可霸王硬上弓，那是沒一點意思的。」

新武林街長忽又變回粗獷的聲調道：「好了，你們夫婦即刻離開此谷，去尋找朱五絕的下落吧！」



尚儀姑娘問道：「我們的月餉何時領用？」

新武林街長沉聲道：「霍副總管，你開一張兩千兩銀票給他們，立刻送他們出去！」

霍二龍恭應一聲，就領着朱五絕和尚儀姑娘退出堂屋，去另一個小房間開出一張銀票，遞給五絕收下，然後領他們回到廣場上，說道：「我還要帶人晉謁街長，賢伉儷就此去吧。」

朱五絕抱拳一禮道：「是，愚夫婦決盡力完成街長的託付，就此別過。」

他接着向在場的金糊塗和尚工、尚食打個招呼，便與尚儀姑娘往出谷的洞道走去……

× × ×

回到黃河對岸的山中茅屋，已是次日上午，尚宮、尚寢正在屋中照顧雲英姑娘，她們看見朱五絕和尚儀姑娘無恙回來，都很高興，忙問入谷經過，朱五絕一一詳述，最後說道：「聽那新武林街長之言，嫦娥姑娘目前似無危險，只可惜沒有機會和她相見……」

他見雲英姑娘仍在昏睡，模樣又比昨日憔悴了幾分，心頭為之惻然，長嘆一聲道：「妳們沒有再讓她醒來麼？」

尚宮姑娘黯然神傷道：「有的，今早天亮時，我又解開她的睡穴，結果情況依舊，她還是大叫大嚷，我怕被人聽見，只好又點了她的穴道。」

朱五絕對雲英姑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聽了尚宮的陳述，心中更憂，道：「這樣一直昏睡可不是辦法，要趕快請個大夫替她醫治才行。」

尚宮姑娘道：「是的，我和尚寢也是這樣想，但這附近沒有大城鎮，何處去找大夫呢？」

朱五絕道：「等一會尚工、尚食和金糊塗回來的時候，大家再想想辦法……」

尚寢姑娘問道：「那新武林街長究竟是何怪物，為何不肯現身與你們相見？」

朱五絕道：「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對我們這些投效者尚不敢信任之故；還有一點也非常怪異，他說話的聲音常常變來變去，有時細聲細氣，有時雄亮粗魯，倒像新武林街長不只一個而是兩個似的。」

尚儀姑娘道：「正是，那兩種聲音完全不一樣，實在不像出自一個人之口。」

尚寢姑娘道：「當時你們五人為何不動手？」

朱五絕搖頭道：「不行，那新武林街長防患甚嚴，而且那黑、白二護法是很可怕的人物，我們要是動上手，獲勝的希望不大，反而會把事情弄得更糟。」

尚宮姑娘笑道：「他命令你們去尋找朱五絕，你是否打算把自己交給他？」

朱五絕聳聳肩道：「這件事要好好想一想，目前咱們尚不知『武林一條街』坐落在何處，如何應付未來的情況，等會金糊塗到此——」

一語未畢，忽聞屋外有人接口道：「五絕，你在說我甚麼？」

隨着話聲，金糊塗和尚工、尚食二位姑娘一齊走入屋中來了。

朱五絕大喜道：「你們都回來了，有沒有發生問題？」

金糊塗笑道：「沒有，我們三人各領得一千兩銀票，總共賺了三千兩銀子！」

朱五絕介紹尚宮、尚寢二女和他認識，接着問道：「你們的任務是甚麼？」

金糊塗道：「他要我去殺一個人。」

朱五絕道：「誰？」

金糊塗道：「翁長興。」

朱五絕面色一變：「金陵翁長興？」

金糊塗點頭道：「不錯。」

朱五絕駭然道：「你知道這個人的底細麼？」

金糊塗微微一笑道：「他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大富翁，所經營的各種生意遍佈十幾個大城市，光是客棧就有十七家，酒樓也有十二家，最著名的金陵酒坊日產萬斤茅台，還有武夷名茶大紅袍由他一人控制，這樣一個人，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朱五絕道：「新武林街長為何要取翁長興之命？」

金糊塗聳聳肩道：「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他曾經說過『武林一條街』經營三項買賣，其中第三項是為人解決各種困難收取酬勞，因此我想，翁長興也許並未得罪新武林街長，而是有人要殺翁長興而委託『武林一條街』行之。」

朱五絕道：「果然如此，對方所付的酬金一定很高。」

金糊塗道：「那是當然，翁長興是全國知名的大財主，他的命十分寶貴，如今有人想要他的老命，那一定要付出很可觀的一筆銀子。」

朱五絕道：「翁長興沒有武功，但他的身邊有十多個保鏢，個個都是高手。」

金糊塗道：「我知道。」

朱五絕問道：「你幹不幹？」

金糊塗笑了笑，反問道：「他交給你的又是甚麼任務？」

朱五絕笑道：「愚夫婦的使命比較簡單，他要我們擒捕朱五絕交給他發落。」

金糊塗不禁笑了起來。

接着，尚工、尚食也說出了她們所負的任務，前者受命殺死名鏢師「滿天星佟盛」，此人是名揚全國的「長安鏢局」的總鏢頭；後者受命行竊珍藏於皇宮中的一把古劍：「太阿」，此劍原為楚王之物。

朱五絕道：「這兩件任務也不大好辦，尤其是殺死佟盛這一件。」

尚工姑娘問：「佟盛武功很高麼？」

朱五絕搖頭道：「不，以尚工姑娘這樣的身手，要殺佟盛易如探囊取物。」

尚工姑娘道：「那怎說不大好辦？」

朱五絕笑道：「難的是：要妳平白無故去傷害一條人命，妳下得了手麼？」

尚工姑娘道：「如果佟盛也不是甚麼好東西，我為甚麼下不了手？」

朱五絕道：「對那些綠林黑道來說，佟盛的確不是好東西；但對須要保鏢的人來說，佟盛的『長安鏢局』却是信譽卓著，十分可靠。」

尚工姑娘淡淡一笑。

金糊塗道：「五絕，我還有一件很傷腦筋的事，那天在禹廟，新武林街長要我去取少林方丈智空禪師的首級，給我的期限是兩個月，再過三天我若辦不到，他就要殺我女兒，你看如何是好？」

朱五絕問道：「你會將此事與少林方丈談過沒有？」

金糊塗搖頭道：「沒有。」

朱五絕道：「爲何不去？」

金糊塗兩眼一瞪道：「去幹甚麼？我既無意殺害智空禪師——」

朱五絕接口道：「你應該去少林寺與他商量商量，說不定他有解決之策。」

金糊塗一哼道：「除非他把項上人頭給我，否則會有甚麼解決之策？」

朱五絕道：「弄個別人的首級，請少林方丈僞死舉喪，也許可以騙過他。」

金糊塗眼睛發亮，頓足道：「對呀！我怎麼沒想到這一層！」

朱五絕道：「時限僅剩三日，現在來不及了。」

金糊塗道：「不，還來得及！」

朱五絕道：「此處距離嵩山少林寺甚遠，往返最快也要三天，你自信可在期限之內趕回覆命麼？」

金糊塗道：「不能，但我可以要求延期幾日。」

「向誰要求？」

「當然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怎麼要求？」

「我與『武林一條街』的連絡方式，就跟昨夜『新武林街長』所指出的完全一樣，我可以立刻趕去洛陽城隍廟，在殿壁上留下暗號，然後去洛陽古棧等候，當他們的人現身與我相見時，我就告訴他們少林寺戒備森嚴，我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機會，請求延期數日，我想他們會答應的；只要延期幾天，我就可趕去少林寺和智空方丈商量安排。」

朱五絕問道：「受命殺死翁長與這一件，又該如何應付？」

金糊塗道：「金陵距此甚遠，所以新武林街長給我的期限是一個月，等處理完了『金糊塗』的事，再來處理『宋劍虹』的事尚不爲遲。」

朱五絕點頭道：「這樣也好，在未獲那兩個小孩的下落和尚未與嫦娥姑娘取得連繫之前，咱們就這樣與他虛與委蛇一番，拖過一天是一天。」

他接着搓手嘆道：「可惜林歌形踪不明，要是他也在場的話，事情就好辦一些了。」

金糊塗道：「正是，不知新武林街長交給他甚麼任務，竟然一去無踪……」

尚宮姑娘忽然開口道：「你們五人都離開了那困龍谷，新武林街長若離開該處，你們如何掌握他的行踪動向？」

金糊塗一呆道：「正是，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咱們該留下一人守在谷外監視他們的行踪才對呀！」

尚工姑娘道：「昨夜離開困龍谷時，我想到了這一層，後來一想，反正咱們今後隨時可與他們連絡，所以又覺沒有必要監視他們的行踪。」

朱五絕道：「不要緊，那翟二龍雖說困龍谷將廢棄不用，可能不是眞話，那座絕谷易守難攻，新武林街長也許不會馬上離開，萬一離開了，那也沒關係，咱們如今都是他麾下的一品武士，以後見面的機會一定還有。」話聲微頓，繼道：「現在咱們先來研究一下，新武林街長交給我和尚儀姑娘的任務並無嚴格期限，所以我們兩個不必急着去覆命；現在最要緊的是尚工、尚食二位姑娘的任務——二位姑娘有何打算呢？」

尚工姑娘道：「他限期一個月要我交上佟盛的首級，一個月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反正既已決定不殺人，不理他就是了。」

尚食姑娘接着道：「他也給我一個月的期限竊取『太阿』古劍，我看也不用理他了。」

朱五絕道：「好，既然我們都不去執行任務，咱們有何理由去洛陽與他們連絡見面？」

衆人啞口無言。

過了一會，金糊塗才開口道：「這樣好了，我立刻動身趕去少林寺，如能獲得智空方丈的同意配合，我便弄個首級回洛陽騙騙他們，屆時你們一起喬裝埋伏在洛陽古棧，他們的人一出現，你們便暗中跟踪，若能跟到『武林一條街』，形勢將對咱們有利，那時再決定行動步驟。」

尚宮姑娘點頭道：「如此甚佳，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雲英姑娘的神智一直不能清醒，這該怎麼辦呢？」

金糊塗沉吟有頃，道：「我知道洛陽有位名醫，只不知他能不能治癒雲英姑娘之病……」

尚宮姑娘道：「不管怎樣，總得試試看，咱們不如將雲英姑娘送去洛陽，找個地方住下來，這樣既便於延醫治療，也便於行動。」

衆人贊成其說。

×　×　×

兩天後，一輛馬車開入洛陽城。

爲恐被「武林一條街」的人發現，他們一行八人再經喬裝，進得洛陽城中，立刻投入一家小客棧。

然後，金糊塗向朱五絕說道：「新武林街長命令我去殺害少林方丈智空禪師的期限，明天是最後一天，我打算今天就去請求延期，現在你要負責辦好兩件事。」

語聲微頓，接下道：「頭一件：咱們二男七女同住一家客棧很容易引人起疑，不宜長住，你立刻去租一間房子，不管好壞，越偏僻越好。」

朱五絕道：「好的，第二件呢？」

金糊塗道：「租得房子後，明天便搬入居住，然後你便去北大街請一位姓華的名醫爲雲英姑娘治病。」

朱五絕問道：「你這一去不再返回客棧了？」

金糊塗道：「新武林街長規定咱們與他連絡的方式是先去城隍廟的殿壁上畫個圓圈，然後去北大街的洛陽古棧住下等候；我不知道此去將有甚麼樣的發展，攪不好便回不來，所以要先交代交代。」

朱五絕道：「要是明天我們搬出這家客棧，而你還沒回來，你如何知道我們租居之處？」

金糊塗道：「這很簡單，你租得房子之後，便把地址寫在這家客棧的後面牆上，這樣我不論何時返回，一看便知。」

朱五絕道：「好，你去吧！」

於是，金糊塗恢復本來面目，悄悄溜出小客棧，找到城隍廟，在殿壁上畫了個



圓圈，隨即轉到北大街的洛陽古棧投宿下來。

這天入夜時分，他剛要出房去吃東西，忽聽房門「篤篤篤」敲了三下，他一聽敲門的聲音很慢，給人一種詭秘之感，推測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來了，當下吸了口氣，才開口道：「誰？」

「是我，請開門。」

陌生的聲音！

金糊塗上前打開房門，只見站在房門口的是個面貌威武滿面于思的老人，便假裝一怔道：「你找誰？」

「找你！」

老人說着一脚跨入房中，反手掩上房門，衝着金糊塗咧嘴一笑道：「你是金劍葫蘆客？」

金糊塗點點頭道：「是的，閣下莫非是……」

老人笑道：「不錯，街長命我來和你相見——人頭帶到了？」

金糊塗道：「沒有。」

老人目中精光一盛道：「沒有？你可知道違抗命令的後果？」

金糊塗道：「我沒有違抗命令……」

老人道：「那爲甚麼沒有人頭？」

金糊塗輕咳了一聲道：「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在下先要請教一個問題。」

老人道：「說。」

金糊塗說道：「閣下有沒有去過少林寺？」

老人道：「去過。」

金糊塗道：「既然去過，那麼閣下應該知道要在少林寺中殺死一個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少林方丈智空禪師。」

老人道：「別人也許很難辦到，你金劍葫蘆客應該不難。」

金糊塗道：「閣下太誇獎我了，我金糊塗是八，不是神。」

老人微笑道：「你且把困難之處說給我聽聽。」

金糊塗指了指自己一頭染黑的頭髮道：「爲恐引人注目，我在上嵩山之前，就先將滿頭白髮染黑，然後我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裏潛入少林寺，不料少林寺戒備之嚴，超出我想像之外，也許『武當三老』的被殺使他們提高了警覺，他們竟在全寺每一個地方懸掛燈火，幾乎每隔三五步就有一盞氣死風燈，我約略估計，全寺不下一千盞之多！」

老人微微一笑，說道：「這很不利於行動。」

金糊塗道：「正是，看到那種情形，我那敢闖入，我若是强行闖入，一定會被發現。」

「於是你打了退堂鼓？」

「是的，第二天，我喬裝爲騷人墨客上山遊寺，打算在白天下手，到達寺中時，我要求在寺中住幾天，他們答應了，安排我在客房住下，却又派了個小沙彌侍候我，寸步不離的跟着我，表面上說是侍候導遊，其實是在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你怎麼辦？」

「我不便拒絕，只好讓那小沙彌跟着，他帶我遊寺遊山，但很多地方明白告訴我不可以去，在那種情況之下，我眞是一籌莫展，後來我要求謁見智空禪師，打算見到他時，猝然下手……」

「結果呢？」

「他們說方丈不在寺中，有事下山去了。」

「眞的麼？」

「我猜是假的，可是我不便表示懷疑，因爲我只是個遊客，並沒有非見智空方丈不可的理由。」

「結果計劃又落空了？」

「不錯，我在寺中住了三日，實在無機可乘，只好辭別下山。」

「然後呢？」

「然後，我在山下買了許多乾糧，於當天深夜再上嵩山，躲在寺外附近等待機會，晝伏夜出，希望伺機潛入寺中，但是一連十幾天過去了，全寺每於天黑之後都是點起燈火，將全寺照得如同白晝，而且處處有少林弟子巡守，那種防備之嚴密，即使是一隻鳥飛進去也逃不過他們的耳目，你說我有甚麼辦法呢？」

「爲甚麼不公然指名挑戰？」

「幹甚麼？」

「你應該有能力殺死智空禪師。」

金糊塗苦笑一聲，搖搖頭道：「閣下想得太天眞了，少林寺是中原武林技藝發祥之地，寺中七十二藝就如一座包羅萬有的武庫，每一代都有非常傑出的高手出現，以高手如雲來形容少林寺是絕不爲過的；你說我有能力殺死智空禪師也許是事實，但說不定寺中一個地位低賤默默無名的和尚就可輕易擊敗我，總之少林和尚個個能武，而且人數多達數千人，你說我單獨一人能够在衆多少林和尚面前殺死他們的掌門人麼？」

老人詭笑了一下，說道：「說完了沒有？」

金糊塗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老人笑道：「不錯，你說的都是事實，問題是你根本就沒去少林寺！」

金糊塗心頭好像挨了一記重拳，愕然道：「你說甚麼？」

老人冷然道：「我說你根本沒有去嵩山少林寺！」

金糊塗忿然道：「豈有此理，你有何證據證明我沒去少林寺？」

老人道：「當然有證據，我們曾派人化裝爲香客前往少林寺，他在那裏等候好多天，前天發回消息，說你沒去。」

金糊塗爲之心驚肉跳，抗辯道：「這是胡說，我喬裝上少林寺，他當然看不出來！」

老人道：「他的報告：過去一個多月中，沒有一人去過少林寺。」

金糊塗道：「這是謊言！少林寺乃佛教聖地，每年前往朝拜的人很多——」

老人打岔道：「不錯，但過去一個多月大雪封山，一般人都不敢在那個時候上山！」

金糊塗呆了。

在這之前，他想出了許許多多搪塞的理由，就只沒想到他們竟會派人去少林寺監視自己的行動，而自己未去少林寺已被他們派去之人查個一清二楚，還有甚麼詭辯的呢？

老人見他已啞口無言，才嘿嘿笑道：「金糊塗，你可以走了！」

金糊塗好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神情沮喪已極，自我解嘲的扭扭嘴道：「甚麼意思？」

老人道：「街長有令，恢復你自由之身。」

金糊塗道：「我女兒呢？」

老人獰容一笑道：「這還用問麼！」

金糊塗慌了，忙道：「慢着！我……我……罷了！我承認剛才說的都是假的；請去告訴街長：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我保證將智空禪師的首級帶來便是。」

老人道：「你以爲街長有這麼大的耐性？」

金糊塗低頭道：「我錯了，希望街長原諒我這一次，只要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我一定將智空禪師的首級帶來覆命，絕不食言。」

老人神色冷峻的注視着他，過了好一會，才問道：「你這一個多月都在哪裏幹些甚麼？」

金糊塗垂頭喪氣道：「在下不敢隱瞞，這一個多月，在下一直在到處尋找『武林一條街』，希望能救出小女，可是，眼看期限到了，我怕街長下令殺害小女，只得編造謊言……如今既被查出，我自知錯了，只求再給我一次機會，爲了救我女兒，他奶奶的，我金糊塗只好豁出去啦！」

老人道：「好吧，我就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時限是半個月，過了第十五天，如果沒有智空禪師的首級，你女兒就死定了！」

金糊塗大喜道：「謝謝！謝謝！」

老人問道：「見到林歌沒有？」

金糊塗搖頭道：「沒有，在下也在找他，始終不知他去了何處——他也還沒交差麼？」

老人冷哼一聲道：「不錯，街長交給他的使命，他根本沒去執行，現在他們的期限也快滿了，我就不信他如此不重視兒子的性命！」

金糊塗默然不語。

老人道：「還有那朱五絕，他的任務只完成了十分之一，忽然也沒了消息……哼，你們若以爲街長好玩弄，那就大錯特錯了！」

金糊塗道：「就這麼一次，下次不敢啦。」

老人道：「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金糊塗問道：「閣下能代表街長答應再給我一次機會麼？」

老人點頭道：「能！街長愛才若渴，很希望你能誠心誠意加入『武林一條街』，因此吩咐我再給你一次機會，是最後的一次機會！」

金糊塗道：「是，是！能否賜告閣下大名？在『武林一條街』担任何職？」

老人一笑道：「我是少林和尚。」

金糊塗一怔道：「你……你是少林和尚？」

老人道：「若干年前，老夫曾在少林寺落髮出家，只因寺中規律太嚴，我吃不了那種苦，乃又下山還俗……」

語聲一頓，又道：「老夫再告訴你一件事，當年我還是少林和尚時，天天見到智空方丈，所以我對他非常了解，你可不能弄個假人頭來騙我啊！」

金糊塗心頭一陣抽緊，忙道：「不敢，不敢。」

老人道：「你留在這房中，明天一早才可離去，我走了！」

說畢，以和尚的姿態對金糊塗合十一禮，開門退了出去。

× × ×

次日，金糊塗結帳離店，不敢去與朱五絕等人見面，立即出城，首途少林寺。

他現在只有在心裏禱告，希望昨夜守在洛陽古棧外面的尙寢姑娘能順利的跟踪那老人，進而發現「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如此或能扭轉乾坤……

同時，他希望朱五絕能派人將一切情況通知自己，因此他故意慢慢而行，第一天中午只走了五六十里，來到偃師縣城，即進入一家酒館打尖。

偃師是一座古城，昔年武王伐紂，於此築城息偃戎師，因以爲名。

金糊塗在酒館中獨坐一隅，慢慢喝着二窩頭，一面注意觀察出現在自己四周之人，因爲他斷定「武林一條街」必然會派人跟踪監視自己的行踪，而在此種情況之下，朱五絕或那些姑娘如不查而輕率現身與自己相見，那就糟了。

不過，他沒有發現可疑人物。

直到快要酒足飯飽之際，忽見一個小叫化閃入酒館，逐一向座中食客乞討；金糊塗發現他在乞討時有意無意的瞄了自己幾眼，心知有異，當下不動聲色的等着他過來向自己乞討。

不久，小叫化果然趨至他的座前，伸出雙手乞求道：「大爺行行好，大爺量大福大……」

他的掌心上，托着一張摺成小方塊的白紙！

金糊塗掏出幾個小錢放入他掌心，順手拿起那小方塊的白紙，很巧妙的納入袖子裏。

小叫化連連哈腰稱謝，又轉去向別的食客行乞，後來才被堂倌趕出去。

金糊塗不敢立刻取出白紙來看，繼續吃食，將桌上的酒菜吃光之後，才付帳而出。

然後，出城上路。

這是一條官道，四野廣闊，是跟踪者最不易隱藏的地方。

金糊塗四望一眼，見附近無人，才取出摺紙展開來看——

一、昨夜與你見面的老人是城隍廟的廟祝。

二、請注意一個年約三十歲的漢子，他長着一對招風耳，他在跟踪你。

看了白紙上這兩行字，金糊塗感到徬徨了，暗忖道：「武林一條街既然派人尾隨，那麼我到達少林寺後的一切行動自然也瞞不過他，既然如此，我還去少林寺幹麼？可是，我若是不去，他一定會報告上去……」

這是個很頭痛的問題，爲了救女兒，他甚麼都可犧牲，可是要他去殺害少林方丈智空禪師，說甚麼也下不了手……女兒不能死，智空禪師不能殺，想弄個假首級又顯然騙不過武林街長，這該如何是好？

他一邊走一邊想，走到一處樹林夾道之處，忽然折身鑽入林中，隱去不見……



過了約莫一刻時之久，來路上來了個招風耳的漢子，這漢子走到樹林邊，忽然住足抱着肚子道：「他媽的，怎麼忽然肚子疼了？」

一面說，一面解褲帶走入林中，假裝要出恭的樣子。

但是，進入林中後，他並沒有解褲蹲下，雙手提着解鬆了的褲子在林中轉來轉去，看樣子是在挑一個「理想」的地方，其實一對賊眼却在瞟來瞟去——他在尋找金糊塗！

「喂，你在找甚麼啊？」

金糊塗忽然在他身後出現。

招風耳的漢子冷不防駭了一大跳，回頭一看是金糊塗，忙道：「我肚子疼，要出恭……你老兄是誰？在這林中幹甚麼？」

金糊塗笑道：「咱們殊途同歸。」

漢子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問道：「你……你說甚麼？」

金糊塗道：「我剛剛也在此出恭。」

漢子「哦」了一聲，提着褲子走去一邊蹲下，口中喃喃罵道：「他媽的，只不過吃了幾塊肥肉，肚子就疼起來了。」

金糊塗站着不走，含笑問道：「你貴姓？」

漢子道：「我姓李。」

金糊塗道：「幹甚麼的？」

漢子含糊道：「在城裏幹活……」

「哪個城？」

「偃師縣城呀！」

「你要回城去？」

「不是，我娘生病，回家去看看。」

「你家在哪裏？」

「咦，老兄問這些幹麼？」

「不能問麼？」

「素昧生平。」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何況你我同在一處林中出恭也算有緣，大家應該認識認識。」

「哦……」

「你家在哪裏？」

「在前面不遠的李家村上。」

「眞巧，我也要去李家村，咱們一道走吧。」

「不不不，你老兄先行，我出恭很慢，要個把時辰才能完畢。」

「不妨，我等你。」

漢子一聽，表情更加不自然，爲了表示不願與金糊塗同行，故意冷下面孔。

金糊塗笑道：「你是李家村的人，一定知道李大善人這個人，他最近身子骨還好麼？」

漢子淡淡的答道：「還好。」

金糊塗哈哈大笑起來。

漢子面色一變道：「你笑甚麼？」

金糊塗笑道：「笑你太嫩！」

漢子瞪目道：「甚麼意思？」

金糊塗道：「看你的模樣好像也練過幾年武功，可惜智力不高，我只不過輕輕搔你一下，你的狐狸尾巴就露出來了。」

漢子情知已被識破，連忙起身要打緊褲帶。

金糊塗臉色一沉道：「蹲下去！」

漢子愕然道：「甚麼？」

金糊塗目中迸現殺氣，冷冷道：「你還沒解出，站起來幹麼？」

漢子佯裝怒道：「噯噯，你這人怎麼了？肚子是我的，我解得出解不出與你何干？」

金糊塗厲聲道：「蹲下去！」

漢子當然知道他是誰，也當然知道他的能耐，一見他聲色俱厲，滿面殺氣，心中一怯，不敢反抗，又蹲了下去。

金糊塗展顏一笑道：「這就對了，你該知道我金糊塗的脾氣，只要乖乖聽話，便可少受痛苦。」

漢子哭喪着臉道：「老兄，我可沒有得罪你，我身上也沒多少銀子，總共只有一兩七錢，這還是向我東家借來的，要給我娘治病，你行行好，高抬貴手，千萬不要——」

金糊塗笑着打斷他的話道：「再說下去，我割下你的舌頭！」

漢子頓時噤若寒蟬。

金糊塗問道：「城隍廟那位廟祝叫甚麼？」

漢子還想裝蒜，但見金糊塗目光嚴厲如刀，只得要求道：「金……金大俠，你讓小的站起來說話好麼？」

他光着屁股蹲在地上，甚覺尷尬。

金糊塗冷冷道：「回答了我一些問題，我自然會讓你起來。」

漢子一臉苦澀道：「那……那廟祝姓易，是前幾個月才到洛陽的，小的也不知道他的底細，只知他武功很高，一到洛陽，就把我們老大制服了。」

「你們老大是誰？」

「洛陽一霸范大海，我是他的手下，叫李兔兒。」

「那麼，你老大應該知道那姓易的底細吧？」

「他也許知道，但他守口如瓶，只一再吩咐我們幾個兄弟要老老實實接受那姓易的老廟祝的差遣。」

「姓易的要你跟踪我，怎麼交代？」

「他說你要去少林寺殺人，要我暗中尾隨，隨時將你的行動報告上去。」

「如何報告上去？」

「飛鴿傳書。」

「鴿子呢？」

「我藏在那邊的樹林中。」

「起來。」

「是。」

漢子如聞大赦，起身束好褲帶，但一對賊眼瞟來瞟去，似乎想奪路而逃。

金糊塗冷笑道：「想逃走麼？我讓你先跑出百步再追你，要是追不上，我金劍葫蘆客五個字讓你倒寫，不過若被我追上，那麼我就要你那對招風耳！」

漢子低頭不語。

金糊塗道：「你眞叫李兔兒？」

漢子點點頭道：「是的。」

金糊塗道：「你帶了幾隻鴿子？」

李兔兒道：「五隻。」

金糊塗道：「走，去拿過來。」

李兔兒舉步前行，走到前段樹林中，從草下取出一個竹編籠子，籠中果然有五隻信鴿。

金糊塗把竹籠子接過來，笑問道：「剛才你叫我『金大俠』，這表示你已知道我是誰，是麼？」

李兔兒道：「是。」

（未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疲態畢露，他遠遠看見一個青年狀似瞑目支頤凝思，及至近前一看，原來此人已死。他是誰？在逍遙山莊內發生如此離奇命案，兇手是誰？夏侯長空是否認識他？這些問題，李秀一時想不出來。不過，他主要是想知道夏侯長空在不在莊內。當他正在忖想之際，一個少女飄然而至，李秀遂以這些問題相詢，少女不但不答，竟放出三枚蝴蝶鏢打向李秀，但均為李秀以劍撥落，少女即拔劍攻來，李秀揮劍迎戰，只一會，李秀胸部已受傷，原來此女是夏侯長空之妹明珠，因憐惜李秀人劍出衆，見李秀受傷，聲言立即去找夏侯長空設法搶救……

## 風雨前夕

（第二十八章：由黃鷹執筆）

　李秀淡然一笑，沒有回答，夏侯明珠也沒有多說什麼，轉身掠出。

　才掠出丈許，夏侯明珠的身形突然一頓，「鯉魚倒穿波」倒掠而回，左手一揚，十二枚蝴蝶鏢射向李秀，右手劍同時刺向李秀咽喉。

　與之同時，倒在李秀身後那個死人亦復活，雙眼暴張，右手往面前棋盤一抹，黑白數十顆棋子暴雨般飛射，襲向李秀的後背，左手接一掠，那面棋盤一彈而起，霍霍地在他的掌心旋轉，他的身形那刹那亦已拔起來，托着旋轉的棋盤緊追在棋子之後，襲向李秀。

　他與夏侯明珠配合得恰到好處，暗器兵器同時襲到，截斷了李秀的所有生路。

　好一個李秀，那刹那劍勢展開，右手蝴蝶鏢，左手如鶴嘴，啄去了下盤射來的八顆棋子，身形同時一個鐵板橋迅速往後彎倒。

　他接拒不下的棋子蝴蝶鏢從他的身上射過，避得雖然險，還是避過了。

　夏侯明珠的劍與那個死人的棋盤刺砸下來的時候，李秀已然倒竄出丈外，只留下那個小囊在原來置身的地上。

　夏侯明珠身形落下，以劍挑起了那個小囊，嬌笑道：「堂堂神劍山莊的主人怎麼也懂得這種技倆。」

　李秀若無其事道：「劍飛送給我這個滿儲蘇木水的小囊，一再提醒我這並非一場光明正大的決鬥，可惜我經驗不足，未能發揮這個小囊的妙用。」

　夏侯明珠道：「你的確經驗不足，否則又怎會想不到好像我這樣的用劍高手一劍刺出，必定已算準了角度距離？」

　李秀道：「也許我根本就不以為你是一個用劍高手。」

　夏侯明珠一張臉立時沉下來，李秀接道：「幸好我總算還能夠看出你的相貌與年紀實在有一段距離。」

　夏侯明珠詫異的輕「哦」一聲，抬手撫着面頰道：「你從那兒看出的？」

　李秀道：「這其實一半是一種感覺，還有的一半亦是由此而來，第一眼看見你，我便有這種感覺——你與黃金、白銀夫人並沒有多大分別。」

　夏侯明珠笑起來。「你真的感覺到我已經那麼老了？」

　李秀道：「這所以看見你作出那種少女模樣我便不由一陣惡寒。」

　「從你的面上我可是一些也瞧不出來。」夏侯明珠笑接道：「還說你怎樣忠厚，原來是條小狐狸。」

　李秀目光又自二人面上一轉，道：「風聞夏侯長空座下有生死雙侍，生的活色生香，死的有如殭屍，大概就是兩位了。」

　夏侯明珠一瞟身旁那個死人，道：「他看來雖然有如殭屍，到現在仍然是個活人。」

　死人冷冷的接道：「看見我的活人卻已經很多變成殭屍。」

　他非獨面色蒼白如紙，木無表情，了無生氣，冷冰冰的有如死人，語聲亦是冷冰冰的，而且很遙遠，彷彿來自幽冥。

　李秀一笑道：「只是很多，並不是全部。」一頓轉問夏侯明珠。「夏侯長空到底是你的什麼人？」

　夏侯明珠嬌笑道：「我真的複姓夏侯，由認識他的那天開始，一直都是叫他做大哥。」

　「大哥」有時只是一個尊敬的稱呼。

　李秀道：「可惜你不是他真正的妹子，否則將你留下來，要見到他便沒有這麼麻煩。」

　「這實在可惜得很。」夏侯明珠伸手一掠鬢邊的秀髮。「現在你就是能夠將我留下，要見到他還得經過逍遙仙子的八道禁制。」

　李秀又笑了。「原來她說的都是謊話。」

　夏侯明珠道：「這當然是因為她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一個老實人。」

　死人冷冷的接道：「公孫敬已為你打開了生死玄關，真氣循環不息，你怎會疲倦到這樣子？」

　李秀一怔道：「他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死人道：「到處都有我們的秘密暗橋，他怎能夠瞞過我的耳目？」

　李秀心念一動，道：「現在他怎樣了？」

　死人道：「見到他你不就知道了。」

　李秀追問：「人在那兒。」

　死人嘴唇一動，好像要說出來，語聲還未出口，他扣在右手的棋盤突然脫手，帶着一下急勁的破空聲飛刺李秀。

　夏侯明珠同時發動攻勢，蝴蝶鏢先出手，人劍緊接射出！

　死人的身形刹那亦展開，半空中一雙袖劍在手，當頭向李秀扎下。

　他們這一次的攻勢更凌厲，配合得更緊密，李秀卻也化解得更險，劍先展，一點接下了那個棋盤，左掌接一托，那個旋轉着的棋盤便到了他的左掌之上，繼續在旋轉，旋飛了射來的蝴蝶鏢。

　他身形接轉，避雙劍，左掌旋轉着的棋盤脫出，旋進了那雙袖劍間的空隙，「奪」地嵌入死人的胸膛，終於停下來。

　死人慘叫，倒翻了出去，撞倒了一張石橖，滾倒地上，一滾不動，雙眼仍睜着，但已沒有了神采，一張臉反而紅起來，有如一般活人一樣。

　他活着的時候面色像一個死人，現在死掉了，面色反而與活人無異。

　好像這樣怪的人倒也不多。

　與之同時，夏侯明珠的面色卻變得有如白紙般，咽喉一股鮮血隨着他倒飛的身形飛濺三丈，倒在月洞門邊。

　她的生命亦隨着這一股鮮血飛去……

× × ×

　月洞門便是那個小湖，一道九曲飛橋飛越湖面，通往建築在湖水的一座水閣，橋是朱紅色，水閣却是白石所砌成，門窗都掩上。

　湖面上荷錢田田，碧綠一片，點綴着數座石燈，小巧玲瓏，風景頗也優美。

　李秀無心欣賞，左右一看，眼前就只有那座水閣一幢建築物，伸一腳往飛橋上一試，便要走過去，也就在這時候，一下淒厲已極的鴉啼聲突然傳來。

　李秀應聲望去，只見湖邊的一座高柳上，棲止着一隻奇大的烏鴉，頸上雙腳都繫着一個金鈴，一雙眼睛盯着李秀，充滿了邪惡。

　與這隻烏鴉的目光接觸，李秀不知怎的竟然打了一個冷顫。

　烏鴉的眼瞳立時彷彿又多了一種揶揄的神色，又一聲啼叫，雙翼一展，「拍拍」地向李秀飛撲下來，三個金鈴同時一齊搖動，「叮叮噹噹」，懾人心魄。

　李秀劍出鞘，一劍劃出，迎向飛撲下來的烏鴉。

　這一劍隨便使來，威力也甚大，烏鴉却無動於中，繼續撲下。

　李秀心念一動，不等劍尖迎上烏鴉，人劍便倒縱了出去。

　烏鴉「呱」一聲啼叫，雙翼一展一歛，緊追着李秀，鈴聲更懾人。

　李秀一縱三丈，後背已撞上牆壁，也就貼着牆壁，再向右側掠出，旁邊都是高柳，幾株非常接近牆壁，幸虧李秀反應敏銳才沒有撞上去。

　烏鴉緊追不捨，越追越近，雙翼猛一展，疾撞了過去，眼看李秀閃避不了，那知道那刹那李秀身形一折，從兩株高柳之間閃過，再繞到了另一株高柳後面。

　烏鴉亦從那兩株高柳之間穿過，却不防第三株高柳正擋在前面，一閃不開，半邊身子便撞了上去。

　火光一閃，霹靂一聲，烏鴉立時血肉橫飛，那株碗口粗的高柳亦被火藥齊中炸斷，倒向李秀。

　斷柳還未倒在李秀的身上，便已被李秀的

劍挑開，他隨又打了一個冷顫。

幸好這種烏鴉只得一隻，若是成羣飛來……李秀不敢想像。

一個金鈴從烏鴉腿上脫落，飛上了半天才「叮叮噹噹」地墜下。

鈴聲過後，周圍又回復死寂，李秀吁了一口氣，再往飛橋那邊走去。

第一道禁制絕無疑問就是那隻帶火藥的烏鴉，第二道禁制又在那裏，又是什麼？

× × ×

飛橋看來很結實，李秀一曲又一曲，走到了第五曲仍然有這種感覺。

結實也就是安全的意思，李秀却仍然步步爲營，以常理推測，飛橋上也應該設有禁制才是。

禁制到底在那裏？李秀不覺回頭望一眼，這一眼便令他整個人呆住。

在他後面的四曲飛橋赫然正在緩緩的沉進湖裏，也就在他一呆之際，在他前面的四曲飛橋亦沉向湖裏，不是緩緩的，而是一下子四分五裂，疾倒了下去。

然後是他脚下的飛橋，亦是一下子四分五裂，所有的安全感亦在這下子完全消失。

李秀的反應很敏銳，身形立即往上拔起來，與之同時，他眼角瞥見了閃爍的火光，耳裏亦聽到了連串的霹靂聲响。

那都是來自那些石燈，之後就是一點點銀光閃閃的東西飛來。

——暗器！李秀却瞧不出那是什麼暗器，也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暗器。

他的劍施展「八方風雨」，一劍如千鋒，整個身子都裹在劍光內！

「噹噹」的暗器射在劍鋒上，强勁無比，李秀的劍雖然沒有震脫，方位已然被震亂，一點銀光立時劍光中射進，穿透了他的左臂。

血霧飛濺，那剎那李秀只覺得一陣灼痛，接一陣痲木的感覺，身形亦被帶得往前一衝，他的一口眞氣亦盡，直往下墮。

他的眼角隨又瞥見了閃光，湖水裏赫然張着一張奇大的金屬網。

田田荷錢遮蓋下，難怪他之前沒有發現這張金屬網的存在，也是飛橋散落水中，盪開了缺口，他現在才有所發現。

不過剎那，他總算能夠當機立斷，長劍及時一沉，搶在身前，點向那張金屬網，「錚」的一下輕响，金屬網收縮，那之上赫然嵌着無數倒鈎，若是掉進網中，也不知將會變成怎樣了。

李秀的身形也就藉那一點之力再拔起來，凌空掠向湖中其中一座石燈。

才落下那座石燈便往下沉去，李秀身形再起，掠向第二座石燈，這一次他先已作好了準備，一口眞氣，身形一落，雙脚一頓，在那座石燈被他頓得沉下同時，天馬行空般橫跨湖面，直撞向湖中水閣。

「嘩啦」一聲，一扇窗戶碎裂，李秀却沒有直衝進去，及時在窗框上穩住了身形。

沒有襲擊，一陣拍掌聲却在閣中响起來，接一聲喝采：「好，好本領。」

李秀心頭又一凜，循聲望去，看見了一個「人」，一個奇大的「人」。

那個「人」坐在閣中，高逾丈八，若是站起來，也不知有多高。

他坐着，左手掌着一卷書，右手支着一支帶鞘的長劍。

拍掌的當然不是他，李秀那剎那亦已看清楚那只是一個石像。

他雖然已見過公孫敬巧奪天工的彫刻技術，見過公孫敬彫刻出來的石像，從紋理看出眼前那個石像亦是出於公孫敬雙手，但目光落在石像的面上，還是大感詫異。

石像顴高頰削，眼睛深陷，鼻高而尖，雖然沒有額色辨認，但仍然一看便知不是中原人氏。

「夏侯長空？」李秀脫口一聲。

「石像是，我不是。」聲音是方才的聲音，一個人接從石像後轉出來。

李秀目光及處，又是一怔。

那個人相貌雖然與石像不一樣，但亦是深眼高鼻，有異於中原人氏。

他的膚色很白，一頭金髮，眼睛赫然是青碧色，衣飾亦不同中原人氏，白底金邊，披一襲金紅色的披風，甚是威武。

「但我在這兒也是姓夏侯——」他一脚踏在一張椅子上，似笑非笑的望着李秀，一頓接道：「夏侯清風。」

李秀道：「夏侯長空在那裏？」

夏侯清風道：「劍尊當然在劍尊谷內。」

「可是……」

「中原武林任何人的說話你都可以不相信，我的說話你却是不必懷疑。」夏侯清風的眼神充滿了自信，驕傲還有一點兒揶揄不屑。

李秀心頭一股熱血湧上來，沉聲道：「我並不否認中原武林也有敗類，但只是一小撮，大部份中原武林的人都是頂天立地，言而有信的英雄豪傑。」

「你當然也是的了。」夏侯清風突然笑起來：「天頂不到怪不得，怎麼你連脚也立不到地上。」

「這當然是爲了防備你等卑鄙小人所佈下的卑鄙陷阱。」李秀索性坐在窗框上。

夏侯清風笑容一歛，道：「也許你還未知道你口中所謂卑鄙陷阱原就是你們中原武林中人設的。」

李秀道：「這等敗類無論做出什麼來都不足爲怪，但我也絕對肯定未必全是他們的主意，現在站在我面前的也不是中原武林中人。」

夏侯清風仰首道：「坐享其成的當然不是他們。」

李秀轉而問道：「你們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夏侯清風反問道：「你們不是一直都認爲劍尊谷目的在爭霸武林。」

「難道不是？」

「你們這等目光短狹的武林中人，除了爭霸武林之外還懂得什麼？」夏侯清風又大笑起來。

李秀沉默了下去，他出道時日雖短，但所見所聞，中原武林中人的確是大都無時不在想着如何揚名立萬，又如何稱霸武林。

夏侯清風笑接道：「你們一個個也就爲了要爭霸武林各顧各，什麼九大門派，三大世家，想起我就要笑。」

他笑着又道：「我也絕不否認你們中原武林的武功高深奧妙，但這又怎樣，各有各傳的，少林歸少林，武當還武當，要不是父子兄弟至親，總有些私底下藏起來。這些年來各門各派的武功散失了多少，我倒不以爲這樣下去，中原武林的武功還有多少能夠流傳下來。」

李秀聽到這裏，不由暗歎了一口氣，他實在不能不承認夏侯清風說的都是事實，時至今日，這種壞習慣非獨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更加惡劣。

少林七十二種絕技現在到底還有多少種剩下來，能夠練成功的少林僧人又有多少個？

武當的兩儀劍法據說亦已殘缺不全，其他的門派……

李秀沒有勇氣想下去，夏侯清風大笑了一會繼續道：「這對我們來說都最好不過，即使



我們這一次失敗，將來的再走這條路一定會更加容易，總會有成功的一天……」

李秀沉聲道：「你們的目的在取天下？」

夏侯清風道：「這才有意思，也顯得我們目光遠大。」

李秀道：「你們絕不會成功的。」

夏侯清風大笑，李秀接道：「我們平日看來雖然一盤散沙也似，但每當異族入侵時都能團結一致，將外寇逐出中原，這之前例子…」

「我們還是不要說得這麼遠，說目前好了，」夏侯清風洋洋得意地。「到這裏來的，除了你，還有什麼人。」

李秀道：「還有……」

夏侯清風又截道：「神劍山莊一夥，鄧飛龍父女，還有嗎？」

李秀說不出話來，夏侯清風笑接道：「我們啊，中原武林精英已網羅殆盡……」

李秀冷笑道：「都是下三濫……」

「三大世家又如何？」夏侯清風又大笑：「皇甫、慕容世家已經爲我們網羅，南宮芙蓉既死，南宮世家亦等於滅亡，到現在爲止，我們仍然一個個活得好好的，來來去去死的都是你們中原武林的人。」

李秀由心寒出來，語聲更低沉：「那你就不該在我面前出現。」

夏侯清風道：「你是不知道我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一頓又接道：「鄧飛龍父女與你們神劍山莊所屬現在應該爲慕容摧花所阻，他們縱然能夠擊倒慕容摧花亦必須付出相當代價，何況還得過逍遙仙子一關，要等他們來助你，是沒有希望的了。這件事在今天也應該告一段落，好讓我回去覆命，你們雖然人不多，惹起的痲煩可眞不少。」

李秀道：「你也只是一個人。」

夏侯清風道：「你趕了三天路，又負傷，以傷疲之身，如何敵得我這以逸待勞之劍。」

他一抖披風，抽出了腰間掛着的劍。

那支劍有如蜂尾針，既尖又長，順勢一劃，「獵」然有聲。

李秀目光落在那支劍上，夏侯清風即時招手。「下來，過不了我這一關，你們休想看得到劍尊。」

李秀從容躍下，反手以劍柄封住了左臂的三處穴道，眞氣運轉。

夏侯清風左手叉腰，雙脚右弓左箭，蜂尾劍往鼻尖眉心一比，一落，指着李秀。

李秀劍護胸前，道：「請——」

夏侯清風應聲欺上，身形如箭，劍亦是箭一樣，弩箭！李秀劍急封，一封之下，夏侯清風的蜂尾劍已纏上他的劍，圈撥穿插，尋隙抵暇，眨眼間，經已刺出了百多劍。

李秀都接下，倒退了七步，劍眉一皺，道：「少林達摩劍法？」

夏侯清風笑應道：「是達摩劍法轉來，經過改良，已變得簡單俐落。」

說話間劍出不停，突然變成了武當兩儀劍法，只是簡化了很多，更直截了當，而由於劍身的細長，彈性大，招式的變化特別靈活，變化之間出現的變式，尤其是出人意料。

李秀抓不住這柄蜂尾劍的變化，一退再退，身旁的柱子與他的身形移動同時，出現了一蓬又一蓬的劍洞。

夏侯清風大笑不絕，緊追不捨，姿勢也因爲取得優勢，份外美妙。他的身形並沒有太多的變化，雙脚弓箭交替，變化更少。

李秀是否已留意到這一點？

× × ×

大道那邊，慕容摧花亦是佔盡上風，與他交手的是鄧飛龍，他以逸待勞，若非與南宮芙蓉一番比拚，內力損耗得太多，還未能夠完全恢復，這時候應已分出勝負。

鄧飛龍一雙分水刺在手，盡量放棄採取主動，打到這時候，仍然感到很辛苦。

他非獨要應付慕容摧花那條黑棍的攻擊，還要小心那條黑棍的變化。

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他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南宮芙蓉的被殺，一見這條黑棍還是頓起疑心，好像一條這樣的黑棍實在不適宜用作兵器，除非棍內另藏變化。南宮芙蓉年紀雖然大，一直以來都是待在南宮世家內，江湖經驗當然是不能夠與終日在死亡威脅下的鄧飛龍相比。

黑棍的變化終於又出現了，這次是慕容摧花以本身的內力硬硬將之摧破，那條金綫與之同時出現，一條金蛇般迅速射向鄧飛龍眉心。

時間、角度、距離這一次他一樣拿捏得非常準確，惟一算漏的，只是鄧飛龍的經驗。

鄧飛龍一樣閃避不開，但他的左掌總算及時擋在眉心之前，注滿了眞氣。

他練的雖然不是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橫練功夫，那隻左掌在注滿眞氣之下仍然皮革般堅韌，金蛇却還是「嗤」的一聲一射而入。

鄧飛龍暴喝，反掌，剎那抓住了那條金蛇，也阻住了那條金蛇的前射之勢。慕容摧花那剎那不由一怔，鄧飛龍隨即怒鵬般凌空撲前去，以掌中金蛇勒向慕容摧花的脖子。

他的左掌鮮血淋漓，幾乎齊中被那條金蛇割斷，但仍然穩定。生死存亡，也就決定在他左掌的這一勒之上！

## 第二十九章（由司馬翎執筆）

## 致命一擊

慕容摧花呆了呆，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在性命攸關的搏鬥之際，剎那間的疏忽都足以造成無可挽回的失敗，何況是這致命的一呆。

但是也怪不得慕容摧花，因爲她從來也沒有想到有人能以這條金綫作爲武器來攻擊自己的，那是他精心研製的的獨門兵器，上面淬滿了劇毒，沾膚無救，柔韌堅實。而且運用靈活，就像是一條金色的蛇，本身已具有生命，能針對敵手的動作而作適當的攻擊。

號稱爲天下第一技擊名家的南宮芙蓉，就是在這條金綫下斃命的。可是，慕蓉摧花再也沒想到它會被人抓住。

綫身細而堅韌，名刄利劍都砍不斷，而且又淬滿了沾上就致命的劇毒，誰會去用手碰它呢？金蛇纏上來時，慕容摧花還來得及用手去推擋，只是他突然想到上面的劇毒是沾不得的，即使他自己沾上也同樣的無藥可救，因而呆了一呆。

就是這樣一呆的躭誤，他想再做什麼都來不及了，他只感到頸子上一陣切痛，這是他在塵世間最後的一絲感覺，而且心中居然電光石火般地興起了一個想笑的念頭。他是嘲笑自己，製作這件兵器時，爲了求取它能天下無敵，他用盡一切心思，務求其盡善盡美。

然後，他看見一個個的高手在這件兵器前倒下，尤其是用它殺死南宮芙蓉時，他曾感到無限的滿足。當時，他就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當有一天，我殺盡天下高手時，我一定用它來結束我自己的生命，而後我要毀了它。

這樣才能保持它的無敵盛名，讓塵世間永遠記住這一件沒有被人破解的利器，使它比干將莫邪、魚藏、昆吾等歷史有名的兵刄更爲有名。

沒想到今天，它沒等天下所有的高手飲刄伏屍脚下，却先找上了自己，要了自己的命。

在這種方式下，算不算被人擊敗或是破解呢？慕容摧花沒時間去探討這個問題，他只有

剎那的生命了，必須用來做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毀了它。他不能留它在人間，連劍尊夏侯長空想獲知它的製造之秘也被他拒絕了，也有不止一次，他曾衝動地想用它來跟夏侯長空對搏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將這位劍尊也伏屍腳下，只是他沒有敢那麼做，因爲夏侯長空並不是以武功來制他的，除非他不想活了，否則只有永遠地屈服於劍尊之下。

不過，他也把夏侯長空放在名單上的最後第二人，除去了夏侯長空，就該輪到自己嚐嚐金錢上毒藥的滋味了。

慕容摧花並沒有嚐到自己的毒藥滋味，因爲那條金錢很快就切掉了他的腦袋，但是他那無頭的屍體的手中還握着那支黑棍，也還有一點餘勁捏了一下其中某個部位，然後只聽見轟然一聲霹靂巨震，以及滿天紛飛的血雨。

當血肉的碎渣將方圓幾丈內舖上一層紅色時，整個戰場都顯得安靜了下來，慕容摧花、鄧飛龍、那支詭異的黑棍、那條如蛇般的金錢，以及鄧飛龍手中的那對分水刺都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慕容摧花是個暴烈的人，他殺人時手段暴烈，用以殺人的毒很暴烈，用以毀滅的炸藥也一樣的暴烈。

鄧飛龍不愧爲五湖龍王，他的技藝從未臻於絕頂，可是他竟憑着豐富的經驗，跟這個劍尊谷第一殺手與慕容世家的絕世高手慕容摧花拚成同歸於盡。

每個人都呆呆地站着，連鄧青青也不例外，他們似乎都難以相信看到的一切，而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也沒有人能眞正地了解一切如何發生的。良久之後，鄧青青才哭喊了一聲：

「爹……」

蹲下去想從血肉殘渣中將父親的殘骸收拾起來，可是却無從着手，因爲這些血肉殘渣都被炸得太碎了，分不出誰是誰的了，她固然想要把父親的殘骸收拾起來，却又不願意沾到慕容摧花的一點殘骸！

就在她茫然不知該如何下手時，一個平淡而冷漠的聲音道：「站開一點，慕容摧花的兵器上淬有劇毒，沾上肌肉就必死無救，這些血肉殘渣上早已沾滿了毒！」

那是白銀夫人的聲音，她已取下了那銀色的面具，也脫去了銀色的衣衫，顯出了本來的面目。眉目依然姣好，肌膚也依然晶瑩奪目，只是已沒有那種妖異的美艷，只有一片冷漠的美與一種淒艷的肅穆……

認得她的人都能記得她是鄧夫人，鄧飛龍的妻子，像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樣，沒見衰老。

鄧青青嘴唇動了幾下，很想叫出那個娘字，但是却無法出聲，因爲這個白銀夫人太年輕了，年輕得看上去最多只比她大上一兩歲，怎麼樣也不像是自己的母親。

白銀夫人冷漠地道：「你們快去接應李秀，他被夏侯清風追逼着到劍尊谷去了，李秀的神劍九大式若已練就，還可以跟夏侯長空一拚，但如若先與夏侯清風力拚，那就毫無生望了。」劍東兄弟們都緊張起來，靈芝忙問道：「夫人，夏侯清風又是什麼人？」

「夏侯長空的族弟，有時也是他的化身，樣子跟夏侯長空差不多，但劍技尚差一籌，雖然他不如夏侯長空，可是放眼中原，恐怕沒幾個人能是他的敵手。」

靈芝一驚道：「又是慕容摧花，又是夏侯清風，劍尊谷中怎麼會隱藏着這麼多高手！」

白銀夫人冷冷地道：「劍尊谷能在幾年之內席捲武林，懾伏八大門派，制服三大世家，將黑白兩道的霸權一把抓下，又豈是偶然的事，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辦得了的！」

「這麼說，劍尊谷內還有很多好手了？」

白銀夫人搖搖頭：「不多了，在征服的過程中，總也免不了要犧牲的。而且，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當利用價值差不多時，他們自己也剪除了不少！」

「這麼快就對自己人開刀了？他還沒有席捲天下呢！」

「差不多了，你看看那些當世高手，一個個都對劍尊谷俯首聽命，就知道他已經掌握了九成天下！」

劍東立刻道：「至少還有我神劍山莊沒有被他征服！」

白銀夫人頓了一頓，然後才道：「李慕雲好算計，輕生就死，却留下了一個好兒子和一批好徒弟，老實說，憑你們初時的那點氣候，夏侯長空根本沒有放在眼裏，而且李慕雲也眞會裝蒜，活得窩囊，死得窩囊，使得夏侯長空對他的神劍招式根本不屑一顧，才容得你們慢慢地精練成長，若是他早知你們能有今日的成就，決不會容你們活到現在，他是個十分愼重的人，決不給對手一點機會的！」

她的語氣中已經流露出一絲激動，也有一絲欽佩，但神情仍是漠然的，劍東兄弟與靈芝等人都不禁心神激動，熱淚盈眶，心中感到旣驕傲，又傷感，靈芝以充滿了敬仰的聲音道：「主人是個很偉大的人，他爲了天下安寧、爲了武林所作的犧牲是無人能及的！」

白銀夫人身軀微微一動，却冷笑了一聲道：「李慕雲自己要做完人，却叫別人來負擔罪惡，我最不原諒他的地方是他選我做殺死他的兇手，他的劍術高出我許多，却故意由我一劍刺中他要害……」

劍東等人已經在幾個人口中得到引證，知道了神劍李慕雲確有就死之心，故而對白銀夫人如此的說話，都已消除了恨意，只是不明白李慕雲爲什麼要就死，可是這個問題却也立刻有人答覆了。

「妹子，這却怪不得他，他那時實在是活不下去了，夏侯長空在向他逼取神劍之訣，他如不死，遲早也難脫老怪的毒手，力敵不足以抗，而這幾個孩子也慘了，神劍之訣也無法悄悄地流傳保存了！」

這是黃金夫人的聲音，她不知何時，也悄悄地來到了，而且及時地接上了這番話。白銀夫人仍是憤然地道：「他要死就死好了，爲什麼要死在我手中！」

黃金夫人一嘆道：「因爲他確是對妳充滿了歉意的，再者，你們互結的那一場孽緣是出於夏侯老怪的擺佈，他只有在懺悔的心情下受妳一劍而死，才不會引起夏侯長空的懷疑，否則他以任何方式自戕，都無法使夏侯老怪怯疑而保存劍訣的。再者，還有最大的一個原因，他是感到愧對飛龍兄，死在妳的劍下，使鄧兄能够消除一點對妳的誤會，他還是希望能挽回你們婚姻的。」

白銀夫人不作聲，低下了頭，臉上却有着一種無以名狀的表情，黃金夫人又深深地一嘆道：「妹子，經過這麼多年的煎熬與折磨，妳也應該把心胸放寬，更應該懂得感情的眞諦了，男人們心中，義的份量往往是比感情重得多的，李慕雲、鄧飛龍，他們都是偉大的男人，跟他們一比，我們都太渺小了，當年妳若不是那麼任性，我若不是那麼執着，夏侯長空就無法利用我們，逍遙仙子那女妖怪的邪術也無所用其極了！」

白銀夫人也輕嘆一聲，然後看看地下的血跡道：「我一向都是個任性的人，對做過的任何事都不後悔，我不否認，我心中一直只愛着一個男人，只是遺憾被妳捷足先登去了，婚前我爭不過妳，婚後我也要爭一下，所以即使沒有逍遙仙子施術，我也要那麼做的！」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妹子，當着孩子妳何必這麼說呢！而且妳又置飛龍於何地呢？」



白銀夫人道：「我不怕說，我也沒有什麼愧對鄧飛龍的地方，他娶了我，並不是爲了他愛我，只因爲我是妳的妹妹，長得跟妳有幾分相似，妳知道嗎？他經常對着我喊妳的名字，所以我一氣之下，生下了一個女兒後，也把她取了妳的小名叫青青，讓他叫個够。」

黃金夫人不禁一怔：「什麼，青青是妳跟鄧飛龍所生的女兒，不是慕雲的？」

白銀夫人冷笑道：「當然不是，我在懷孕幾個月後，才跟李慕雲相好的。」

「那妳爲什麼騙我說是慕雲的骨肉呢？」

「爲了氣氣妳，妳以爲替李慕雲生了個兒子，就可以獨佔他了，我要妳難過一下，說我跟李慕雲也有了個女兒。」

黃金夫人呆了半天，才苦笑一聲道：「妹子，妳這個玩笑可開得大了，尤其是對鄧飛龍太不公平了。」

白銀夫人冷笑道：「鄧飛龍自然知道青青是他的骨肉，他們父女倆的脚底心都有一朵梅花形的紅色胎記，這是他們鄧家的獨家標記，冒充不了的。」

黃金夫人一頓後才道：「原來是如此，那倒是我錯怪他了，我一直以爲他明知青青是慕雲的骨肉，却聽任青青與秀兒的感情發展下去，我還罵他太卑鄙，故意要造成他們兄妹逆倫的慘劇來報復慕雲呢。」

白銀夫人冷笑道：「報復李慕雲？那才是笑話呢！他們兩個人之間的感情之深，連我這個做妻子都忍不住要吃醋呢！李慕雲娶了他最心儀的女人，他說李慕雲比他一切都强，跟妳才是最佳的匹配，李慕雲又搶了他的老婆，他居然說是我故意誘惑李慕雲的，他相信李慕雲不是那種人。」

劍南激動地道：「主人義薄雲天，本來就不會是那種人，鄧前輩對他生死不渝的信任，更是男兒間道義相交、肝膽相照的友情至極的表現……」

白銀夫人輕輕一嘆道：「以前，我最恨的就是這兩個男人，兩個人都跟我有過親密的關係，我却沒有得到任何一個人，現在這兩個人都死了，我也無所謂什麼愛與恨了，但鄧飛龍畢竟是我的丈夫，我有義務爲他收拾殘骸，這兒交給我吧，你們快去接應李秀吧……」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劍東等三對夫婦急急地去了。只有青青、劍飛與黃金夫人還在原地沒動。

黃金夫人道：「劍飛！爲什麼還不去？」

劍飛頓了一頓才道：「夫人！小的還有最後一個疑問，當主人最後受劍瀕死前，小的曾經聽他叫了一聲青青！」

「小的一直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

黃金夫人道：「不錯！他確那樣叫過！」

黃金夫人輕輕一嘆道：「我想他是向我解釋他所以輕生的原因，也是向我祈求寬恕的意思！」

劍飛道：「可是主人只叫了一聲，什麼也沒說！」

黃金夫人道：「那已經够了，劍飛！你應當知道我們之間的感情，心靈之間早有默契，不必太多言語的，他見到我跟劍尊谷主在一起忍辱偷生，就知道我不但完全原諒他，也體會到他的苦心了，事實上我從來也沒恨過他！」

劍飛點點頭道：「旣然夫人明白了，小的就放心了，因爲鄧老爺更有一封信，今天才交給我，說的也是這一切，小的怕夫人對主人還有所誤會……」

黃金夫人一笑道：「劍飛，鄧老爺子跟慕雲只是朋友，我跟他却是心靈相通的夫婦，還用得着鄧老爺子來解釋嗎？有誰比一個妻子更了解她的丈夫？」

白銀夫人却長嘆一聲道：「有的，我雖是鄧飛龍的妻子，但却是最不了解他的人。」

她看見青青還站在原地，耐不住叱道：「妳怎麼還不走，李秀在那兒跟人拚命，若是他能活着跟夏侯長空交手，妳是最能幫助他的人，因爲我把天竺劍法的優劣之處都悄悄地傳給妳了，雖然妳自己功力不足，無法奈何那老妖怪，但妳若能及時提醒李秀一聲，也許很有用處的。」

青青頓了一頓道：「我……想我在秀哥兒心中，沒有那麼重要，最近他似乎變得有些討厭我。」

黃金夫人道：「那恐怕要怪我們所有的人，因爲我們都以爲妳是他同父異母的姊弟，怕你們不明就裏，越陷越深，現在旣然明白了究竟，沒有那層顧慮了，妳就該好好地幫助他，青青！妳對他很重要。」

劍飛也道：「是的！青姑娘，少主雖是故意在疏遠妳，但我看得出他心中很痛苦。」

青青的臉紅了，紅得很奇怪，而且她什麼也沒說，跟劍飛也急急地走了。

黃金夫人看在眼中，不禁深深地一嘆道：「幸虧青青是鄧飛龍的女兒，否則會很糟，看來這兩個孩子之間的關係頗不尋常呢，鄧飛龍也是的，我責問他的時候，他爲什麼不肯明說呢？」

白銀夫人冷笑道：「他見了妳的面，心就亂了，若是你們兩個人單獨相對，他整個呆了，恐怕連妳說的什麼話他都沒聽見，又怎麼回答妳呢？」

黃金夫人搖搖頭，輕輕一嘆，大概是眞有此等情形，白銀夫人忽又一嘆道：「我這一生中，什麼都不如妳，一直被妳壓着，女兒不如妳的兒子，可是我終於有一點能强於妳的了，我問妳，李慕雲若不死，他與慕容摧花決鬥，兩人勝負誰屬？」

黃金夫人想了一下道：「論武功，慕雲或能稍勝，但是慕容摧花的兵刃太邪，招式太詭異，出手太兇，而慕雲的劍招失之於仁，恐怕會吃他的虧。」

白銀夫人道：「若只是論武，李慕雲勝算較多，如是拚生死，則死的一定是李慕雲，這個說法妳承認嗎？」

黃金夫人想了想道：「我承認。」

白銀夫人得意地笑道：「可是鄧飛龍居然殺死了慕容摧花，證明他比李慕雲要略强上一點。」

黃金夫人一嘆道：「妹子，這時候妳還爭這勝負幹嘛？」

白銀夫人平靜地道：「我不是爲自己爭，我是爲鄧飛龍爭，李慕雲雖然死了，却留下了一個好兒子，一羣好傳人，替他保住了神劍山莊的榮譽，而鄧飛龍這一死，很可能一無所有了，連唯一的女兒都要屬於李家去了！」

她的聲音、她的神情，突然變得很空洞，好像是在敘述一個與她無關的故事。

同時，她也從身邊取出了一具革囊來放在地上，然後用手掬起一捧捧的血肉殘滓，放進革囊裏。黃金夫人在她掬起第一把時，曾經想阻止她，但是還沒開口前，她的手已經觸及了血肉，就乾脆不開口了。

一直等革囊中盛了有半囊的時候，黃金夫人才道：「妹子！這些血肉是沾有劇毒的！」

白銀夫人很平靜地道：「我知道，慕容摧花說這種毒無藥可解，恐怕是騙人的，不過他死了，誰也不知道這毒是如何配的，倒眞的是無藥可解了。」

「妹子！妳是決心求一死了？」

「是的，我在塵世間已經沒有活下去的意

義了，而且我感覺到我對鄧飛龍多少有點虧欠，祇有如此補償他了！」

黃金夫人不禁默然，片刻後才道：「妹子！有什麼我可以爲妳盡心的嗎？」

「等毒藥把我化成這皮囊一半大的時候，請妳把我也裝進去，生不能同夢，死後却能合囊，也算夫妻一場了！」

「可是這囊中所貯的並不全是鄧飛龍，還有慕容擺花！」

白銀夫人笑了起來：「姐！妳實在太執着了，如果我與飛龍有心在一起，別的人能介入我們中間嗎？我認爲在整個宇宙天地間都是我們兩人的世界，又何況是一具小小皮囊呢？」

黃金夫人也呆了一呆，然後道：「是的！妹子，妳一向是個洒脫的人，敢恨、敢愛，想怎麼做就怎麼做，妳比我看得遠，也比我想得透澈。」

白銀夫人淒然地一笑道：「姐！我並沒妳說的那麼洒脫，我也有看不開的地方，比方說，爲了我這副容貌，我付出的代價太大了，其實，我所愛的人已逝，徒留這花容月貌，又付以誰！想來實在很愚蠢！」

黃金夫人在一邊盤腿坐了下來，默然不發一言，白銀夫人又等了一陣後道：「姐！妳不必去了。那些人的勝負、生死、榮辱，原都是與我們無關的！」

「與我們無關？我可以這麼說，妳却不是，妳在夏侯長空身邊，忍辱苟活多年，不全爲了他們吧！」

「是的，我是爲了他們，掩飾他們、暗中曲護他們，現在把一切都挑明了，就沒有我的事了！」

「誰勝誰負，妳也不關心了嗎？」

「我關心有用嗎？若是秀兒敗了，他再也沒機會了，若是他勝了，也用不着我去關心。」

生活起居，有青青照顧他，重建神劍山莊，有劍東跟靈芝他們。」

白銀夫人也點點頭：「姐！以後妳將如何安排呢？」

黃金夫人道：「我想最大的可能是找個深山古刹，青燈貝葉，把自己埋葬起來！」

「那是一種很寂寞的日子。」

「沒什麼，我早就習慣了，從慕雲死去的那一天，我也把自己埋葬進了墳墓！」

白銀夫人又頓了一頓，然後道：「姐！我心脈開始痲痺、血脈開始凝凍，我快去了！」

「妳去好了，我會照妳的意思安頓妳跟飛龍的！」

「謝謝妳了，姐！只可惜皮囊中所貯的東西是有毒的，否則我倒是希望能洒入五湖，那是飛龍最希望的歸骨之所，遺憾的是不能達到他這個願望。」

「人生又豈能完全如意的！」

兩個人都不再說話，靜坐着像兩尊石像，然後，其中的一尊倒下，慢慢地萎縮、消溶，發出絲絲的白氣，而遍地血肉殘渣早已化爲白氣爲山風吹散了。

黃金夫人站起來，用劍尖在白銀夫人蛻化的地方，挑起了幾撮泥土，裝進革囊中，然後她用劍挑起革囊，荷在肩上，輕飄飄地走了。

自始至終，她沒有回頭看後面一眼，那是劍尊谷的方向，似乎那兒即將或已經發生的一切，都與她無關了。

× × ×

李秀踉蹌地向前衝着、逃着，他受了傷，傷口在不斷地流血。然而他的逃逸並不狼狽，並無敗象，仍然是充滿了驕傲、充滿了鬥志，他的劍仍然握得很緊，他那張年輕的臉似乎變得成熟、堅毅，像是一尊永不倒下的巨靈！

夏侯清風在後面緊緊地追着，不斷地變更着姿勢，以備作致命的一擊，却始終未能攆上部位。

他已經有些不耐煩了，不止一次，他想加快脚步，衝上前去，攆上距離，發出那致命的一擊，把李秀一劍刺穿，活生生的釘在地上。

可是，他却始終未敢造次，因爲這個受傷的年輕人，就像是一頭入了圍的困獸，儘管已經逃不掉了，却仍然具有反噬的能力，而且還能一口咬死人的！

已經到了這個程度，給他咬上一口，豈非太不上算了，所以，夏侯清風只有咬緊牙齒，一步不放鬆地緊迫追擊着，他心中已經作了決定，等他追上了那小子，決不一劍宰了他，要慢慢地折磨他，讓他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亭台、樓閣、樹林、門戶，一段段地滑過去，在衝過最後的一道關口後，終於來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巨型建築之前，它像殿宇，又像廳堂，更像是一座寺廟。建築的形式以及色彩都不像中土所有。

只有閣上正中間一塊大金匾上四個字，却是道地的華夏文字——劍中至尊。

閣前是一座白石的平台，晶瑩如玉，十分寬廣，而且四周都站列着一排排的執劍武士。

他們的劍是金色的，身上的甲衣也是金色的，一片耀眼的金色，顯得氣勢很雄壯。

李秀奔上平台，意圖闖進閣內去時，一列武士立刻移身挺劍把他給攔住了，而李秀却也沒有試圖硬闖，從容地停了下來，轉身向後，恰好迎住了追蹤而至的夏侯清風，長劍輕掤，凌厲的劍氣把夏侯清風反逼得退後一步。

當他略有慌亂地把那一劍化解開，略帶喘息地看向敵人時，不禁大爲吃驚，因爲李秀變得莊嚴無比。

夏侯清風是個魁偉的巨漢，李秀至少要比他矮上了一個頭去，可是兩個人對立之際，却像是比李秀矮了很多。夏侯清風有一種很奇突的感覺，像是在面對着另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堂兄夏侯長空，眞正的劍尊谷主。

夏侯清風身高在七尺以外，劍藝出神入化，曾經挫敗了無數高手，但是他只要一站在夏侯長空身前，就有一種熠然不敢逼視的感覺。

奇怪的是現在面對着李秀，他也有了類似的感覺，這個年輕的劍手在氣勢上似乎就高出他很多。

夏侯清風搖了一下頭，強自鎮定了一下心神，才掙出一聲呼滅，然後一劍刺了出去。

這是他最得意的一招攻式，他也用上了全力，這一劍曾使天下羣豪懾伏，萬劍稱臣，威力無儔。

可是今天，在李秀面前，却不知怎的，竟變得軟弱無力了，劍勢未及一半時，他已經發覺不妥了，在這一招天衣無縫的凌厲劍招中，他居然找到了有三處破綻。他努力想撤回劍式，像彌補那些缺失，但是却沒有機會了，李秀的劍水一般地淌了進來，一股涼意，透進了他的身體，他看見李秀的劍刺進胸膛，也感覺到那支劍穿出了他的後背，使他定在那兒。

他的眼睛瞪得很大，李秀的臉上却十分冷漠：「我要鬥的不是你，是夏侯長空，但你糾纏不休，我只好殺了你，我逃走不是怕你，而是因爲你告訴我，進入劍尊谷，要通過逍遙仙子所佈的十道埋伏，我闖過四道，不得不承認那很有點門道，我不想多費力氣，所以我佯裝不敵，一路逃進來，誘使你追擊，有你在一起，那些埋伏的人不會發動機關，我才可以留下足够的精力一搏夏侯長空。」

劍抽出，人倒下，夏侯清風呼出了最後一口氣。犯了這個大錯他倒不在乎一死，只是他很遺憾無法知道李秀與夏侯長空一戰的結果。

（未完．下期由諸葛青雲執筆）



武俠長篇故事

#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應了淮上三子之邀，入座之後才知丁裳等一大羣武林老前輩均在座，席上，管照夕推席而起，直問淮上三子關於雁先生的去向，淮上三子見管照夕如此狂妄，但又不能不作解說，遂編造一個情節搪塞，但管照夕却指出他們的不是，並提出和淮上三子比鬥，以替雁先生復仇，同時還出示了雁先生當年所佩的「霜鐔劍」，至此淮上三子只好答應和管照夕比個高低，管照夕出手前還提出雙方來下一個賭注，若是管照夕輸了，他就得面壁深山六十年，不問世事，若淮上三子其中一人輸了，他們就得死。在座各上都爲管照夕揑一把汗，不知管照夕有什麼奇招絕技，能制得了這淮上三子，淮上三子之一的無奇子和管照夕交手了，無奇子武功的確厲害，管照夕幾個照面已知對方絕非庸手，但他緊記雁先生所關照自己的那一式怪招，在千鈞一髮之際急施一招，在場各人均看不清管照夕是如何下手的，而無奇子已噗聲跪倒在地，抖成一團。這剎那，全場各人皆驚奇萬分……

## 連敗三高手 得報恩師仇

原來方才在照夕和無奇子對招的第五招時，丘明眼看得手這一剎那，感到腦後的一絲尖風，正是向枝梅翠簫中巧藏的獨門暗器「紅雲散花針」。

這種暗器體積極小，眞和牛毛差不多，通體深紅，只要中人，立能在血道之中順血而行，眞是厲害無匹，向枝梅因其過於狠毒，所以平時輕易不用。

她把它巧妙設計在翠簫的第九個洞孔之下，用時只須用手輕按洞口一極小白點，機鈕自開，再一運氣一吹，這種紅雲散花針，就會如電而出，可眞是令人防不勝防，因其體積過小，平日置於掌心，尚不易看出來，更何況疾馳於空中？

向枝梅此刻想來，認爲方才自己是「多此一舉」，其實她那裏知道，不是她那「紅雲散花針」暗驚了無奇子丘明一下，管照夕不死必傷。

這時候場上大亂，赤眉子葛鷹，飛雲子葉潛，見拜兄受制於人，驚魂落魄之下，一左一右往管照夕兩側飛來，管照夕雙手在無奇子肩頭上一按，身如怪鳥也似的騰身而起，他因得有雁老秘授，在騰身之剎那，雙手各以食指，在無奇子主筋氣眼上，輕輕戳了一下，無奇子只覺身子一軟，由不住兩手往地上一垂，借以支着身子，他全身抖得更厲害了，冷汗涔涔而下。

葛鷹和葉潛，各自伸出了一臂去摻他們的這位大哥，可是丘明這一剎那，竟然連話都不能夠說了，他只是吶吶道：「不行……不要動我……」

葛葉二人嚇得忙鬆下了手，再低頭一看丘明，竟連衣服都爲汗濕透了，他兄弟二人不禁更是大吃一驚，才知拜兄竟爲對方點了筋了。

武功上拿穴，點穴，固是厲害，可是能者往往都擅解法，算不上什麼太厲害的威脅，可是獨有一種「點筋術」，却是極少爲人知道的手法。

這種功夫厲害的是各門手法不同，譬方說，武當的點筋術，傷了少林門下，少林非得搵武當獨門解法不治，同樣少林傷了武當門下亦然。

淮上三子是北派天竺，他三人都是點筋高手，可是管照夕這種點法，他們竟是無法解開。

赤眉子葛鷹十分暴怒，厲聲道：「小輩，你僥倖勝了，我兄弟絕不食言，你何故欺人過甚！這豈是俠義本色！」

照夕哂然一笑道：「你們淮上三子也太驕傲了，我只是煞一煞你們的威，叫天下英豪都看一看，一向自以武林盟主自居的淮上三子，今夕折在一個青年手中。」

他哈哈大笑着，神態跋扈萬分。

要在方才，他這種話，勢必會引起衆人嘲笑，可是這一刻，沒有一個人出聲，葛鷹和葉潛兩張臉都成了紫醬顏色，赤眉子葛鷹怒喝一聲道：「你只要把我拜兄解開了，我兄弟少不得還要一一請教幾手高招。」

管照夕有意令他三人今夜丟一個大臉，他胸中實有十分把握，勝券在握，不禁

冷笑道：「赤眉子，你莫非還不服氣麼！老實說，今夜我要是沒有制服你們三人的把握，也不會來此現醜了，葛鷹！你這裏來！」

這狂傲的青年說着話，一塌腰已把身子竄起來，直向那絲瓜架子上落了下去。

赤眉子葛鷹在衆目之下，那能丟這個臉，他見管照夕騰身向花架上落去，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好小子，要是在輕功騰縱上和我較量，你還差一手！」

他猛的怪嘯了一聲，雙袖後拂，用「疾趕浪」的輕身功夫，嗖！嗖！起伏之間，已竄上了瓜架，身形向下一落，可正趕上了步眼。

這位淮上三子中的赤眉子，在羞忿盛怒之下，頓起殺機，足尖一點架樑，雙掌齊出，他口中悶哼了一聲，那絲瓜木架竟自吭吭一陣顫抖，隨着他那石破天驚的重掌力，已自發出。

這怪老人落身，擰身，塌身，運力，推力，發力，幾乎是同一個勢子。

在座高人，都不盡暗暗叫了一聲：「絕！」

他們同時也都爲着這個青年捏一把冷汗，可是那胸有成竹的管照夕，早已有了準備，他的騰身上架也正是他一種誘式！

身後勁風一響，他並不回身，只把雙掌向前一伏，全身大車輪也似的掄了一圈，單手一提用「白猿墜枝」的絕頂輕功，把整個的身子都懸了下去。

赤眉子大掌力，呼呼的蕩了過去，就如同是起了一陣旋風也似，把瓜架上的葉子捲起了一大片，隨空飄舞，赤眉子卻是因爲用力過猛，收不住去勢，吱！吱！吱！一連跑了三根架子，才算拿樁站穩。

管照夕不由暗自驚心，他們淮上三子，果然沒有一人是好惹的。

動手過招，講究的是「快」「狠」「準」，三者缺一不可，赤眉子葛鷹一招撲空之下，已知不妙，果然那半懸着的管照夕，又是一個大車輪，不過這一次卻是往上面翻過來的。

身似狂風飄絮，掌如浪打礁岩，兩股勁力，直逼葛鷹背後兩處「玄機穴」上打來。

葛鷹數十年以來，在武林中以輕功見長，一身出奇超衆的騰縱功夫，確實在武林中，無出其右者。

此時陡聞背後風聲，憑直覺已可知道是奔向處而來，他足尖一點，用「潛龍昇天」的招式，霍地拔身而起，管照夕足下蹦跚而過。

他不由吃了一驚，默默念着昔日雁先生傳授自己武功時，囑咐自己對赤眉子的方法，那是無論如何要逼對方上騰時才好下手的煞手功夫。

此刻葛鷹身子雖是上騰，可是吃虧的是，自己却是背朝着他，那雁老人所傳的一招「鷹愁翅未落」，却是用它不上。

管照夕倏地向前一伏，他已意識到赤眉子在空中必有極厲害掌力發下來。

手鈞一髮之間，照夕是一踩架上橫欄，用「懶驢打滾」的閃身招式，咚吱吱翻出了丈許以外，身形未定，已雙掌齊出，把內家掌力發了出去。

果然赤眉子在空中用「五雷擊頂」的掌功，直直的劈出了一掌。

這兩種掌力在空中甫一交接，只聽見吱吱一陣響，那五丈見方的巨木瓜架子就像大風裏的柳樹一樣，左右搖了好一會。

可是動手的管照夕，只覺前心一陣發甜，雙眼金星亂冒，他長吸了一口氣直壓丹田，總算這口血沒有吐出來，可是已不禁通體炙熱如焚。

好在是夜晚，又離着衆人這麼遠，誰也沒看出他的臉色，他確實知道，自己掌力較赤眉子葛鷹，實在差着一段距離。

另一面，那空中的赤眉子，在施出最拿手的掌力而未見效時，他內心的驚嚇情形，却也是可想而知，身形向下一落，冷笑道：「小子！你還打麼？」

驚恐、失望的管照夕，何肯如此干休？他雙手一按架欄，反竄而起，用「野馬出林」的輕功，反由赤眉子葛鷹頭上掠了過去！

赤眉子冷哼了一聲，單膝微屈，出右手用「上天香」的厲害手法，駢四指直揷照夕下腹，整個身子却用「犀牛望月」的式子，向前縱去。

這種姿態，確是美觀十分，而赤眉子大袖飄然，做來更是翩翩若仙。

管照夕身在空中，出一足尖，用足尖點赤眉子葛鷹的「天靈穴」，見他的掌來，突施出「按臍力」，分一掌直向下捺去，赤眉子是久經大敵之人，自然知道這一式的厲害，慌忙向前一蹬，瓜架上立刻吭喳喳的一聲暴響，狠狠地幌了一下，管照夕身形，早已大鳥也似的掠了過去。

他身子乍一下落，已知道時機不再，此刻的赤眉子是背朝着自己。

猛然見他身形下塌，雙掌平推而出，這種「排山運掌」的力量，看了實在是驚人已極。

赤眉子陡然一驚，不及思索之下，本能的用「一鶴冲天」身法，倏地拔起有五丈七八。

午夜月色之下，他這種身勢，就像是一隻極大的怪鳥，身形是快捷無比。

可是管照夕掌力並未發出，赤眉子這一騰身可算是正合了他的心意，他暗嘆道：「雁先生神算眞是如神，此刻再不傷你，怕是沒有機會了！」

他推出的雙掌，向後一帶，整個身子跟蹤而起，一雙手臂，即是大開，活似一隻大鷹。

可是他騰起的高度，較諸赤眉子，却是差多手，赤眉子身形如流星下墜，以爲正好下了，不由猛出了雙掌打下，就在這時，那騰身的照夕，忽然雙脚疊踹，倏地又上竄了丈許。

一上一下之間，管照夕反倒是昇在了赤眉子葛鷹之上，就見他的雙臂忽地一交叉，也不知道是怎麼着向外一分，那赤眉子口中倏地「吭！」了一聲，就如同殞星也似的，猛的墜了下來，在場之人，只以爲他是落勢，誰也沒有想到，身在空中的他，已爲照夕的「分筋錯骨手」點傷了腋下氣岔二門，赤眉子現在的感覺，就和他拜兄，完全是一樣了。

管照夕搶前墜下，霍的一抖手，就像接西瓜也似的，把老人身子接在了手中。

他凜然的直立着，對着手中的赤眉子



葛鷹微微一笑道：「葛大俠受驚了！」

赤眉子怒目赤紅的看着他，全身連連顫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照夕把他輕輕放在他拜兄無奇子丘明身邊，赤眉子自知氣岔二門被對方點開，如一個時辰之內，不能以內功重新封鎖，一輩子都將要落成殘廢之身，所幸，他內功深湛，雖如此，尚能勉強坐起。

當時一句話不說，只緊盤雙膝，垂目運氣調息，本身也是汗跡淋淋。

座上十數人，連眼睛都直了，這麼多人，竟沒有一個人出一點聲音，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臉上表情，更是驚嚇離奇，就連冼又寒也看得陣陣心驚，心說：「看起來，這孩子確是得了雁老頭的眞傳，否則那會有這種本事。」

而且方才照夕用來制勝丘明及葛鷹的幾手功夫，冼又寒不要說會，眞連見也沒有見過。

鬼爪藍江何嘗不看得目瞪口呆，她小聲問冼又寒道：「想不到這小子這麼厲害！他這手功夫，是你傳給他的麼？」

冼又寒茫然的搖了搖頭，臉色很紅，實在的，這是他作師父的悲哀，徒弟本事比師父還大，並不罕見，可是奇怪的是，照夕離開他不過年把時間，這麼短的時間裏，竟會有這些奇遇，這眞是太令人驚奇了。

鬼爪藍江不由苦笑了笑，說道：「你我還算聰明的，要不然……」她那雙老蒜皮的眼睛，向冼又寒一瞟，「哼！」了一聲，冼又寒更不禁羞得臉色通紅。

他們隔壁的冷魂兒向枝梅，這時也悄悄向雪勤道：「這孩子那來這麼本事，妳知不知道？」

江雪勤睜大着一雙眼睛，驚喜得連連搖頭，她的一隻手不自覺的抓住向枝梅的手，緊緊地搖撼着，她實在禁不住內心的狂喜……

她太高興了，冷魂兒冷眼旁觀，心中洞悉了一切，暗暗嘆息道：「一個人愛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這丫頭丈夫死了沒一會，方才還像怪傷心，這會見了管照夕，又高興成這樣……」

想着心裏已暗暗有了主張，暗想着等酒宴之後，自己要把管照夕留下，江雪勤不好提這個事，自己不妨爲她探聽一下，如能把這門親事定下豈不是好？

她心裏這麼想着，不由微微笑了，她偶然看了藍江一眼，却發現那個老婆子，也正在微微的笑着，她並不知道，那鬼爪藍江，正像她一樣，也爲着徒弟打着如意算盤的呢！

管照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無奇子赤眉子二人制服掌下，全場頓時眞是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不對他從心眼裏佩服的。

這時，就連飛雲子葉潛，也是心裏陣陣吃驚，他再也不敢那麼狂妄了，當時走前了一步，臉色鐵青，全身微微顫抖着道：「管照夕，今夜你的鋒頭也算是出盡了，你這一身功夫，老夫也眞是拜服了，可是……」

他臉色越發難看，身上抖得更厲害了，可是他仍然接下去道：「可是我兄弟向來是這麼一個硬脾氣，不見黃河心不死，管照夕你有本領，乾脆連我也一塊料理了，我淮上三子要丟人就丟一個大人，以後江湖上也就永遠沒有我兄弟的份……管照夕！你說好不好？」

這老兒邊說邊抖，邊抖還邊往照夕身邊上湊，那股勁可眞像有點是要皮臉，倚老賣老的樣兒，照夕不由後退了一步，淮上三子已除其二，對付這最後一人，他更有必勝的把握。

當時臉色微沉，苦笑了笑道：「葉老前輩，我看不必了。」

葉潛此刻見自己兩個拜兄，一舉手之間，竟敗在對方一個青年手中，當着這麼多人面前，這個人他如何丟得起！想到了淮上三子一世的英名，飛雲子葉潛一時眞想失聲大哭，他跺了一下脚，顫抖着聲音道：「不行……姓管的小子……你要折辱我們，就折辱一個够，你畫出道兒來吧，我老頭子要拚就給你拚個底，你……」

說着話，這老頭臉上的淚，刷刷地可一直往下淌着，朱砂異叟南宮鵬和三個素來不錯，當時忙上來用手拉了他一下，一面嘆道：「葉老哥，何必呢……唉！算了！算了！」

南宮鵬一面說着，一面對着管照夕苦笑道：「小俠客手下留情，算了吧！大家都是武林中人，俗云寃　宜解不宜結，你老弟威風也够了！」

照夕不自然的嘆道：「南宮老前輩……你是不知細……」

才說到此，那飛雲子葉潛已大聲吼道：「甚麼手下留情，誰要他手下留情！沒有你的事，你不要管。」

他猛然把南宮鵬推到了一邊，睜着紅紅的一雙眼睛向着照夕冷笑着，那樣子眞像是怒到了家。

南宮鵬本是一番好心，想不到反倒弄了一個無趣，一時頻頻苦笑，連連搖頭嘆息不已。

管照夕不由正色道：「飛雲子，你要知道，我今夜來，完全是爲了雁老先生復仇來的，我是有十分的把握能够勝過你們才來的，你……」

葉潛跺了一脚說道：「你說怎麼打法吧！」

管照夕由雁先生處，得悉他最擅長的是一身小巧功夫，巧打神拿，暗器，都有極深的造詣，爲人也最氣傲，生就一副不服人的脾氣。

所以雁老特別傳授了他一個「二指燈」的小巧功夫，及「指劍」的暗器打法。

這兩種功夫，都是雁老人別出心裁的發明，傳授照夕時，更是細心已極，務使管照夕手法爛熟爲止，他相信這兩種功夫，定能令飛雲子葉潛心服口服，所以管照夕此刻才會如此神色泰然。

飛雲子既一再見逼，照夕不得已冷笑了一聲道：「葉潛！你口口聲聲，要給我比試功夫，莫非此刻你竟不知道你已經輸了麼？」

葉潛怔了一下，桀桀笑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這是你們管門此武的規矩？哈哈！」

照夕冷笑了一聲，伸出了一隻握住拳的手來，大伙的眼睛，可全都完全集中在他這一隻手上，葉潛變色道：「這是作甚

麼？」

照夕慢慢張開了掌心，吶吶道：「你自己看看再說。」

衆人看時，照夕掌心是一截兩寸多長的白色髮辮，尾梢梢還繫着一圈紅綫。

飛雲子立刻臉色一陣慘白，他口中「哦！」了一聲，猛然後退了一步。

照夕啞然道：「飛雲子！你看看，我要是取你的性命，不是易如反掌，你還要給我拚麼？」

葉潛本能的往後摸了一下，果然腦後的小髮辮子少了一截，他不禁倒吁了一口冷氣，一時眼都直了，他眞不曉得管照夕怎麼得的手。

他抖瑟的叫了一聲：「天……」

只聽見「噗通！」一聲，他就坐下了，管照夕又笑了笑道：「如果你仍不服氣，請看你的帽邊，飛雲子，我對你確實是够客氣了。」

葉潛一隻手慢慢摘下了帽子，在帽沿兩邊，發現兩口銀光閃閃的小劍，左右各一，都是一半插入帽內一半露在帽外，那小劍體積極小，長短不足一寸，看來却是尖銳十分，飛雲子認識這種暗器名喚「指劍」，用時藏於指甲之內，只一彈出，可是能施這種暗器之人，非要眼力，指力，都要有相當功夫者，才能開始着手練習，是一種極不易練成的厲害暗器。

這種指劍，是專打敵人身上穴道的暗器，可彈指間制人于死命！

想不到這管照夕，竟也練成這種功夫，自己是暗器的老手了，中了人家的暗器居然還不知道，只這個臉，看往那裏放。

到了這時，飛雲子葉潛實在也沒有狡辯的餘地了，他面色如土的長嘆了一聲道：「我飛雲子一生傲骨，今夜算是服了你，管照夕，從今以後，江湖上永遠沒有淮上三子這三個人了……」

他一邊說着，眼淚只是簌簌的淌個不停。

管照夕沒有想到，他居然會哭，當時倒是失了主張，冼又寒這時見徒兒任務巳達，不由走下了位來，冷冷的笑着道：「三位前輩，既都敗在你的掌下，你也莫爲巳甚，莫非還要讓丘葛二兄在一邊坐一輩子麼？」

照夕直到如今，對於自己這位師父，還是怕得很，冼又寒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那是從很早以前，就深深的留在照夕的心中，他聽了師父的話，不由躬身向師父行了一個禮，遂自走到無奇子丘明的身旁，伸一掌在他命門上微微輕撫了一會，連按三掌，只見無奇子丘明身子向前一靠，口中微微叫了一聲。

一旁諸人見狀，都不由驚叫道：「啊！他醒了！」

照夕這時又轉到葛鷹面前，依法泡製，葛鷹也是打了一個噴嚏，遂自醒轉。

照夕後退了五六步，目光炯炯的看着他們三人，此刻二人相繼醒轉，其實他們內心都很清楚，只是全身軟麻不堪，不能着力而已。

方才照夕對付葉潛的事，他們心裏都清楚，此刻三人對望了一眼，俱都輕輕嘆息了一聲。

無奇子丘明由地上慢慢站起來，把沾滿了灰塵的一襲秋衣抖了一下，對着管照夕苦笑了笑道：「從此以後，我淮上三子在江湖上永遠除名……」

照夕很想安慰他們幾句，可是一想到雁先生當年所受的委屈，他的心立刻變得跟石頭一樣硬，他仍然是一句話不說，臉色也是不喜不怒。

丘明這時雙手抱拳，對着四下衆人連連揖着，臉色更是難看巳極，他說：「各位朋友都看見了，想不到我淮上三子，今夜竟全敗在這個少年手中，我三人方才與他巳有言在先，此後六十年內，我三人再不復出，要找一深山古洞面壁靜坐了此殘生，各位老朋友同我三人今夜一別之後，將永無再見之期……」

他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葛鷹和葉潛，也都面如死灰也似的低下了頭。

丘明忽然望着照夕笑了笑道：「少俠客一身功夫，確是令我兄弟衷心拜服，我們自認輸得口服心服……可是有一事，不知少俠可肯通融否？」

照夕躬身道：「弟子只是受命而來，如今任務既了，老前輩有言請說無妨！」

丘明仰天長嘆了一聲道：「今夕中秋，又當高朋滿座，愚兄弟此一別，今夜和各故友無異永訣，不知少俠客可否容我兄弟添酒回燈，與各老友盡情歡樂一宵，明日把家中事稍作託咐，後日一早，定當遵約入深山面壁終身，不復外出，少俠客以爲可行否？」

照夕微微一笑道：「老前輩言出必行，後輩尚有甚麼不放心的，家中瑣事衆多，老前輩只要在本年內遵言而行，即算守約矣，何必急在一二日。」

無奇子丘明不由嘆了一聲：「少俠客能出此言，還見高明，不過我兄弟也實在用不着躭誤過久，十天足矣！」

照夕慨然點了點頭，後退了一步，苦笑着抱了抱拳說道：「如此晚輩走了。」

丘明趕上前一步，喚道：「少俠請稍待！」

照夕劍眉微皺道：「後輩實巳不勝酒力，要轉回客棧休息了！」

無奇子吶吶道：「老夫有一事心中不明，請少俠見告，我兄弟也好心安！」

照夕淡淡笑道：「只我所知，無不奉告。」

丘明老臉通紅道：「少俠客果是親眼見到了那位雁老哥麼？」

照夕不悅道：「自然是眞的！」

這時一邊的葛鷹却冷冷一笑道：「管照夕，你這話實在叫人難以置信，不錯，我兄弟當初，實在是太對不起……所以今日才會落此報應，管少俠你可否親自領我兄弟同去一見那位雁先生，我們要當面向他謝罪！」

大家的目光又都轉在管照夕身上，管照夕不由微微怔了一下，他低頭想了想。

這時赤眉子面上巳帶出微微冷笑神色，照夕不由肯定的點頭嘆道：「我如不領你三人去，你們定會以爲我管某是假傳聖旨無中生有……」

他鼻中哼了一聲，道：「這麼吧！後日清晨，請在府上候我，我自來此領你三人去見雁老前輩就是了。」

他說着對三子深深一拜，遂走到了冼



又寒身邊不由退後了一步，只見照夕目含痛淚道：「弟子背師之舉，務請恩師恕罪，實是雁先生再三關照，囑咐弟子不可輕易露出，今弟子此間事了，只待領淮上三位前輩面謁雁老後，定當至大雪山拜見恩師侍候些時，當面領罪，此刻師父尚有何囑？弟子也好一一的拜領遵行？」

冼又寒想不到他如今對自己，仍是如此恭敬，又因藍江託囑在先，不由盛氣全消。

當時忙伸臂把他拉起來，微微嘆道：「這都不能怪你……唉！雁先生與淮上三位老友，昔日那一段過節，却想不到今日仍有餘波，更想不到居然會應在你的身上……這眞是天意……」

說着，他揮了揮手，嘆道：「你自去吧！」

照夕躬身行了一禮，才又向一邊的藍江、向枝梅、應之元等等一一行了禮，最後才對着雪勤、丁裳，看了一眼，尤其是江雪勤，他幾乎不敢和她目光相接觸，他怕看她目光之中的那種憂鬱的情焰，像似要使自己內心在一觸之下，完全燃燒了。

二女却是用深情的眸子，牢牢的向他注視着，他連眼皮也不敢撩一下，只抱了抱拳道：「二位師妹多多保重，後會有期，愚兄去了。」

他說着猛然轉身就走，二女見他要走，都不禁內心焦急，偏偏在衆人面前，她們一句話也不敢說，一時都不禁黯然神傷，花容變色。

忽然，一個粗啞的喉嚨大叫道：「慢着！老弟！」

照夕回過身來，見應之元巳朝着自己微笑着，他目光由二女身上溜向了自己，嘻嘻道：「老弟！你現在住在那裏呀！有功夫，找你那裏聊聊天。」

向枝梅和藍江都不由豎起耳朵，照夕不疑有他，笑道：「應老前輩如有雅興，今明兩日請至『安平客棧』找我就是。」

應之元目光又向江丁二女一掃，嘻嘻一笑道：「知道了，你去你的吧！」

照夕又雙手一抱，朝四下一揖，遂又向淮上三子一抱拳道：「三位老前輩請自重，後日弟子再來，再見了！」

淮上三子各自哭喪着臉，抱了抱拳，就見這年青人，身形如箭頭也似的突然拔空而起，起落之間，巳經消失不見。

衆人目送着照夕離開之後，想起這少年一身武功，都不禁嘖嘖稱奇。

這時幾個小廝果眞又添酒回燈，又重新備上了幾個菜，無奇子丘明不由朝衆人抱拳笑道：「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來！老朋友們！我們來開懷痛飲一番。」

他又回過頭，對兩個拜弟一笑道：「兄弟！想開一點，我們巳這把子歲了，還圖些什麼！今夜乘着好朋友都在這裏，我們不能叫人家笑話咱們！來！喝酒！」

葛葉二老，俱都知道大哥表面如此，內心其實比自己二人傷心，他們各自苦笑了笑，都不忍再提這件事情，於是相繼落座，一時杯觥交錯，好不開心。

這些老朋友們，都知道淮上三子心情，誰也不願多提令他們傷心的事，雖然各人都巳喝得差不多了，也都打起精神來陪他三人作最後之樂。

直到月上中天時候，還沒有一些散意，最可憐的是雪勤和丁裳二人。

二女到了此時，那裏還有心情吃喝？一顆心早就跟着照夕跑了。

她二人的師父，也早都看出了她們的心情，冷魂兒向枝梅不忍見徒兒如此，遂盈盈自位上立起，向淮上三子淺笑道：「小妹師徒，都不勝酒力了，因爲與友人約好有事，此刻不得不向主人告辭了。」

淮上三子各自由位上站起，想要勸阻一番。雪勤早巴不得如此，立刻走下位來，向枝梅亦連連彎身道：「三位老兄請留步，我師徒自去便了。」

這時各人也一一與枝梅寒暄話別，丁裳見雪勤走了，心中更是再也忍不住，當時輕輕拉了藍江一下，紅着臉說道：「師父！我們也走吧！」

鬼爪藍江正有此心，只是不好立刻就走，等到向枝梅師徒二人都走遠了，淮上三子送客回轉後，藍江才呵呵笑道：「三位老朋友，我老婆子也不行了……也要帶着徒弟先走了，我們住的地方太遠了，還要趕好一大段的路呢！」

無奇子丘明搖頭道：「不要緊，我這裏有地方住，妳們師徒不要回去了。」

鬼爪藍江還沒說話呢，丁裳巳急得脫口而出道：「不行……」

後來發現人家正在用眼睛在看着她，她就不禁的又把頭低了下去，臉也紅了，藍江遂又向淮上三子點頭笑道：「不要客氣了，我們不敢打擾，三位老朋友多多自重！」

三子又一起把她們送到了門口，冼又寒本來也想走的，藍江却用眼睛盯着他道：「你慌什麼？跟着我們作什麼？」

冼又寒嘻嘻一笑，再爲其他人一拉，他就留下來了。藍江帶着丁裳出了大門，丁裳一出門就催道：「快！快！師父咱們走快點！」

藍江呵呵一笑道：「走這麼快幹嘛呀，也不是去說親家呀！」

丁裳不由一時玉面通紅，羞得連頭都不敢抬了，藍江不由放聲大笑了起來，她拍拍丁裳的肩膀道：「好孩子別急，這事情師父一定得給妳辦成功，他是住在什麼……客棧呀？」

丁裳小聲道：「安平客棧！」

藍江怪笑了一聲道：「對！安平！安平！還是妳腦子好，記得清楚，走！我們現在就去安平客棧去！」

丁裳爲師父說破了心事，一時又喜又羞，當時還裝迷糊道：「去那兒幹啥？」

藍江心裏說：「好個小丫頭，妳還給我裝傻！」

當時咯咯笑道：「妳要嫌煩，咱們就別去了！」

丁裳忙道：「不煩！不煩！」

一抬頭，却見鬼爪藍江一雙眸子正盯着自己，滿臉笑容，丁裳不由嬌哼了一聲，舉起手就要打師父，藍江邊退邊大笑道：「好姑娘，妳自己不害臊，還要打師父呀！快走吧！天可不早了！」

她說着身形陡然拔起，直向山下馳去，丁裳遂也展開了功夫，緊緊隨着師父追去。

她們去得快不是麼？嘿！還有比她們

更快的呢！安平客棧的伙計老張，方把門板往門上按的時候，看着那個年青的客人遠遠的回來了，他就放下門，哈着腰老遠的叫道：「相公你才回來！過節好！」

這個公子只是撩了一下眼皮，遂自神色黯然的走進了店門，老張就打着燈籠到前面去領着路，一面還嘀咕着的道：「今晚上月亮可比往常亮多了，剛才『快我頤』送了百十個月餅，託我們櫃上賣給客人吃，相公您要是喜歡……」

他發現這年青的客人臉色不善，就臨時把話止住了，頓了頓又接道：「有五仁、蛋黃、還有棗泥餡的，有蘇式、廣式，還有道地的北京翻毛、捉漿……」

青年人擺了一下手，他也就不再接下去了，而且他才發現，這相公一件挺漂亮的長衫上，竟被火燒得前後左右都是窟窿眼兒，他心裏更奇怪了，大節期的，也不好開口問，遂把這相公帶到了後院那間講究的房裏去，心裏犯着嘀咕！

管照夕進房之後，老張就招呼着別的伙計打水泡茶，他就又打着呵欠去上他的門板去了。

想到了方才的一切，照夕就像做了一個夢似的。

他本來應該很高興的，因爲他已經完成了心願，可是他又爲何如此不開心呢？說起來主要的還是因爲楚少秋的死，想不到江鴻一句戲語，今日倒成了事實，他不是爲自己悲哀，而是爲着江雪勤今後而傷感，他眞不知雪勤往後該如何？

他把外面長衫脫下來，推開了窗子，從這裏可以看見中秋的光明月亮。

他心裏對這個問題，一時眞是不知如何，其實這並不關他什麼事，可是如果往深的地方想，又似乎對自己很有關係。

他只是心裏發着怔……

對門一間空花的小窗戶，開了一小半，一個女孩子，正瞇着眼睛，偷偷的瞧着他。

這女孩一身大綠緞子衣裳，頭上梳着一條大辮子，一雙青緞子繡花鞋，很像個大府裏的丫環。

在她身後一張大綳子床上，一個全身紫衣的姑娘，正支着頤，皺着眉，蜷着一雙腿在發怔呢！

那小丫環看了一會，回過頭來喜道：「七小姐，一點不錯，是他回來了，他一個人在看月亮呢！」

牀上的姑娘，眨動了一下密鬚的睫毛，半喜半憂的嘆了一口氣道：「有什麼用呢！他已恨透了我，恐怕一輩子也不理我了……」

她說着，眞有點想哭，那小丫環就走到她跟前，輕輕皺着眉毛道：「不會的！管公子絕不是這種人，小姐忘了，他從前對你可好着呢！」

紫衣少女下了牀，用手攏了一下散亂的雲髮，搖了搖頭道：「文春，從前是從前，這一次他已對我寒透了心，是不會再理我們了。」

她一面說着，一面輕輕走到窗前，隔着窗子，看着那個正在賞月的青年，想到了昔日執一段膩情，雖然那只是短暫的半日時光，可是却在自己純潔的心田裏，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

看着他，白雲尚雨春，不由淚兒簌簌淌了下來，她輕輕的咬着下唇想：「他一定不會再理我了，只看那一天他對我的樣子就可知道了……可是我怎麼能捨他而去呢？

「我的心，早已依附着你的心而存在……我的影子離開了你的影子，只怕也會爲風吹散了……照夕，你眞的就這麼不理我了……」

她低下了頭，又想到了自己，是如何決心的放棄了偌大的家產，如何的洗心革面的解散了組織，如今，除了隨身有限的旅資之外，自己主婢二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有了。「這些！又爲了什麼呢？又爲了誰呢？」

望着照夕英俊的面影，她眞有說不出的感慨，她嘆息了一聲，說道：「文春，把窗子關上吧，別給他看見了，怪不好意思的……」

文春慢慢關上窗子，也嘆了一口氣道：「七小姐，不是我說妳，這幾天妳眞的變了，想一想妳過去……那是多麼英雄呀；現在呀……唉，算了，我都不忍心說下去……」

雨春玉臉一紅，當時用手抹了一下腮上的淚，強作笑臉道：「妳知道什麼！我們現在可不能比從前，說句不好聽的話，從前那是當強盜，現在我們怎麼能再耍橫呢！就說稱英雄，又去給誰稱呢？」

文春眼圈紅紅地，雨春遂又嘆息了一聲。「文春，以後妳跟我，可不能夠再和以前比了，以前人家看了咱們一眼，咱們就許把他們的眼珠子給挖出來當泡踹，可是以後就是人家打咱們，咱們也不許隨便還手。」

文春翻了一下眼皮，很不服的道：「那是爲什麼？」

雨春苦笑了笑，道：「不爲什麼，就是我們要變一個好人。」

文春挺了一下腰，插口道：「可是，好人也不能挨揍呀！」

尚雨春心裏惦記着對窗的管照夕，可沒心事給她多說，只皺了皺眉道：「我這是譬方說，誰還眞的揍咱們？唉！妳就別再煩我了，我已經夠受的了！」

文春咬了一下指甲，吶吶的道：「小姐，我知道妳全是爲了管照夕，我想他不能這麼沒良心，我們主婢大老遠找來了，他不見咱們不行，小姐妳等在這裏，我這就去找他去。」

尚雨春忙拉住她道：「妳可不能瞎胡鬧，要是他知道了可不好。」

她臉色微微紅了一下道：「現在還不到見面的時候，他要是不理咱們，可是丟臉。」

文春怔了一下，才又嘆了一口氣坐下了，尚雨春黛眉微蹙道：「妳是知道的，我這一生只愛他一人，要是不能嫁給他，我是不想活了……我有我自己的主見，妳可不要給我……」

她說着眼淚在眼睛珠子裏直轉，文春不由十分同情的點着頭，她跟着七小姐有七八年了，平日主婢之間情如姐妹，雨春作案，她算是最得力的助手，而且這小姐腦子靈活得很，點子也多，要是給她看上了一宗買賣，怎麼也逃不了。



飛蛇鄧江的那宗買賣，就是她踩的盤子，扣留鄧江的兒子，也是她出的主意。

却想不到雨春回去之後，竟會突然遇到了管照夕，那夜雨春回去之後，哭了個昏天黑地，文春再三詳問，她才把遇到照夕的經過前前後後說了一遍，文春當時也不由懊喪不已，二人細商之下，這才決定了，把所有資產變賣一空，完全救濟窮人，決心洗手不再爲盜，一切停頓之後，尚雨春這才帶着隨身小婢文春，到處尋訪照夕，她要找到他時向他表明心跡。

此時灰衣人管照夕的大名，在江湖上誰人不知，而且風傳他和點蒼山淮上三子定了約會，江湖上把這捕風捉影的事，形容得天花亂墜，白雪尚雨春主婢二人聽到了這些傳說，商量之下風塵僕僕的直奔點蒼。果然，她二人很容易的找到了照夕的踪跡，主婢二人暗暗隨着照夕住店，那粗心的管照夕，竟沒有發現她們一點踪影。

尚雨春本來是心懷滿腔熱望，暗想着只要一見到了他，定要向他表明心跡，把自己如今立場向他吐訴一番，看看他如何處置自己。

誰知見面之後，她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情虛，反而不敢現身與他見面了。

望着他那挺俊消瘦的面頰，尚雨春眞有說不出的委屈，其實，她千里迢迢來此，好容易找到他，又豈能當面錯過？她有她的想法。

第一，她要想知道，照夕住在這店裏的原因，如果自己冒失現出身來，照夕如念舊情，相見歡晤自是不免，否則豈不令其不快，如果爲此破壞了他的好事，更令自己不安。

第二，當着文春，她多少有點害羞，萬一要是人家不理自己，那可有多丟臉。

有了以上兩個理由，所以尚雨春，暫時壓制內心激動，強制着文春不要冒昧，她自己却想好了，一待夜靜更深之後，自己再親自潛到照夕房中，那時好說要給他歹個明白。

在雨春來說，已經是非他不嫁了，可是他呢？尚雨春要把一點特別表示清楚，萬一對方眞要是對自己沒有意思，只要他眞正表示一句話，自己也就好死了這一條心了。

她靜靜地躲在牀上，翻着一雙大眼睛，望着几上的殘燭，文春坐在牀邊上一針針的繡着花，遠處鐘鼓上鐺鐺鐺響了三聲，雨春翻了個身子道：「睡吧！天可不早了！」

文春擱下了活，伸胳膊打了個呵欠，就問小姐還有事沒有，尚雨春搖搖頭，文春也倦了，就躺下睡了。

這客棧裏，漸漸都靜下了。

看門的伙計老張，把門上好了之後，在櫃上帮着賬房算賬，尤其注意的是客人賞下的小賬，因爲那是有他一份的。

櫃枱一支大紅燭，照着他的影子，在粉白的牆上幌來幌去。

前院裏，除了他們兩個人以外，是再沒有別的人了，雖然有算盤的聲音，可是聲音很低，這是前院，後院可就更靜了，唱小曲的大姑娘，喝酒的客人，也都已靜下來了。

整個的客棧，完全是一片的死寂，只有着明亮的月光，撒在院子裏面，撒在了瓦上，就好像染上了一層雪也似的。

忽然——

牆頂上冒起了兩個人影，俱是青巾紮頭，略微往牆內望了望，飄身而落，那是冷魂兒向枝梅和江雪勤，難怪身子就輕得像兩隻翩然的燕子一樣。

她們輕着脚步，向前行了幾步，冷魂兒向枝梅悄悄的道：「妳去看看，他是在那一個房裏？」

江雪勤微微點了頭，嬌軀騰起，很靈巧的在一處窗上，向內窺視了一下，她用手，輕輕在一個窗戶上點了一個月牙形的小口，湊目其上，立刻使她臉色緋紅，暗暗啐了一口：「晦氣！」

跟着從另一邊，望着師父只是扭着身子，向枝梅騰身過來道：「是這間麼？」

江雪勤搖了搖頭，臉色更紅道：「師父，還是妳老人家去找吧，我不去了！」

向枝梅立刻知道怎麼一回事了，她不由臉色也是一紅，當時皺了皺眉，道：「那末，我們就不要一間間的看了，想他此刻還未睡，來！待我招呼他出來。」

雪勤正在奇怪，不知師父要怎麼喚他出來，却見向枝梅彎腰從地上檢起了幾粒黃豆大小的石頭，微微對雪勤笑道：「他的耳朵靈，聽見聲音一定會出來的。」

雪勤不禁認爲師父這種想法很是高明，只見冷魂兒玉指彈處，小石子就如同小孩子玩的玻璃珠也似的，每一間房子瓦面上，都落下兩粒，發出「得！得！」小而清脆的聲音！她們這麼一間間找下去，果然把牀上的照夕驚動了，他猛的由牀上翻身而起，由枕下掣出了長劍，一個縱身已來到門前，倏地一開風門，身形如同一片雪也似的飄了出去。

立刻兩條人影，一左一右落向了他的身邊，管照夕身形向外一擰，用「潛龍昇天」的輕功絕技，陡然把身形拔了起來，却聽見一聲輕笑道：「管少俠休要驚嚇，是我師徒來了！」

照夕身形本已騰起，聽到了這句話，在空中「細胸巧翻雲」（按：細胸爲鷹之一種），倏地折了一個個兒，又飄飄地落了下來。

他仔細向二人一端詳，不由面上訕訕的彎腰道：「原來是向老前輩和江姑娘來了，後輩多有多開罪了！」

雪勤只是脈脈含情的注視着他不發一語，冷魂兒却以手按唇，悄聲道：「管少俠休要多禮，此處不是講話之處，少俠可容我師徒入內一談麼！」

照夕躬身說道：「正要懇邀，二位請進！」

他縱身過去把門打開，冷魂兒淺笑着點了點頭，卒先入內，雪勤也跟着進房。

照夕把桌上油燈擰得十分光亮，又倒了兩杯茶，雙手奉上，訕訕道：「前輩及姑娘請用茶，實在簡慢得很！」

冷魂兒接過了茶杯，淡淡笑道：「少俠不要客氣，我們也談不上是什麼客人，不必見外，老身正有事要與少俠奉商……」

照夕內心通通直跳，他似乎已體會到，這話定與雪勤有關，他眞連眼皮也不敢擦一下，當時吶吶道：「前輩有話但說無妨，弟子只要能爲，無不盡力。」

向枝梅嘻嘻一笑道：「眞不愧是雁老高足，好爽快。」

照夕臉色一紅，却見向枝梅面色漸漸嚴肅，她稍微頓才道：「管少俠，我們全是武林中人，我們說話用不着遮遮掩掩：：這件事在我心裏，眞不是一天半𠄎的了，今夜難得有此機會，我師徒也就不避羞恥，專來造訪……」

照夕心胆皆戰，他連連點頭道：「是……是……」

冷魂兒哂然一笑，鳳目向一邊粉頸低垂的徒弟瞟了一眼，又向照夕轉了一下瞳子，才道：「管少俠，我今夜來，是爲我這徒弟說媒來了。」

照夕俊臉一陣發熱，雪勤更把頭轉到椅子後面去了，冷魂兒看到這裏秀眉微舒，遂道：「你們本是青梅竹馬，當初又有海誓山盟，後來雖然她嫁給了楚家……」她嘆了一聲，接道：「可是……老實說，那並不是她的眞心，也有她的苦衷……」

照夕不禁有些悲從中來之感，他顫抖了一下，道：「老前輩不要再說了……我明白……」

一邊的雪勤更不禁珠淚滾滾，香肩連聳，冷魂兒看到這裏，不禁長嘆了一聲，一持反倒默然，她暗感慨道：「這眞是一持情痴，孽……我一定要成全他們……」

他由位子上站起來，淺笑道：「我今夜來此，爲你們正了名份，只待擇日完婚，我也了却一樁心願。」

照夕猛的抬起了頭，可是他目光接觸到那哭得如淚人兒似的雪勤，他再也不能說什麼了，他吶吶道：「老…前輩……」

冷魂兒笑了笑，探手袖中，摸出了一串明珠，淡淡笑道：「這就算是我徒弟的一件信物……」

方說到此，窗外破竹也似的一聲啞笑道：「好呀！向家姊妹，你腿倒快啊！」

衆人不由大吃一驚，向枝梅倏地收珠於袖，後退了一步！叱道：「誰？」

却見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太，滿面慈容的立在窗前，一隻腿正跨進來，向枝梅不由臉色一紅笑道：「原來是藍老婆子，嚇了我一跳……」

鬼爪藍江嘻嘻冷笑道：「向家妹子，你不是已和朋友約好有事麼？怎麼來這裏呀？」

向枝梅一攤手淺笑道：「是呀！這不是正來談事情麼？你來幹嘛呀？」

鬼爪藍江嘿嘿朝着一邊的照夕直冷笑，她忽然回過頭叫道：「丁丫頭，幹嘛不進來呀？」

外面傳進丁裳抽搐的聲音道：「師……父……我們回去……吧……」

鬼爪藍江啞着嗓子道：「胡說……回去？我還要問個清楚呢！進來！快！」

管照夕眞恨不能有個地縫讓自己鑽了進去才好，當持眞是有苦難言，遂見一個纖細娉婷的影子，慢慢推門進來了，正是丁裳。

藍江就好像到自己家一樣，一指椅子道：「坐下，不要怕，也不要害羞，這不是害羞能解決的事情！」

冷魂兒秀眉微顰道：「你們是來打架還是怎麼着？」

藍江嗞牙道：「你先不說話行不行？」她說着轉動身子，看着管照夕，嘻嘻一笑道：「管少俠，這就是你不對了！」

照夕眞有點發毛，他怔怔的道：「怎麼是……我不對……」

藍江沙啞着喉嚨，怪笑了一聲道：「你還裝傻，我問你，你預備把我們丫頭怎麼樣？快說！」

照夕抽筋也似的動了一下，吶吶道：「這……這……」

藍江由椅子上跳起來，照夕只以爲是撲過來打人，不由嚇得一哆嗦。

出乎意料之外，這老婆子却滿面笑容的說道：「得了！你也不要再爲難了。」「吙！丫頭！快拿來！」

她朝着丁裳一伸手，丁裳却低着頭，慢慢的伸手遞過去一件東西，也是一串珠子。

鬼爪藍江笑着接過，一面遞向照夕道：「吙！拿過去，就這麼點事，月底我送徒弟過去，你請不請喝酒都沒關係。」

照夕不由大吃一驚，當持身子像觸電也似的往後縮了一下，藍江方一瞪眼，另一隻其白如玉，春葱也似的玉手，也伸在照夕眼前。

這隻手也有一串明珠，向枝梅的聲音，笑道：「凡事有個先來後到，老姐姐妳還得退後一步，來！管少俠快放下，月底以前，我送徒弟過去。」

藍江不由一翻怪眼道：「咦！老妹子，你打聽清楚沒有？到底是誰先？我在一個月以前，就和他定下了。」

冷魂兒不由怔了一下，可是她立刻爽俐一笑道：「那你太遲了，我們丫頭從小就和他後花園私定了終身的。」

藍江不由一張醜臉，成了豬肝顏色，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口中結結巴巴道：「不……不能吧……」

兩個姑娘都成了淚人兒也似的，心中也都恨照夕薄倖，雪勤咬了一下牙，流淚說道：「師父！我們走吧！沒什麼好說的了！」

丁裳也揉着眼道：「人家是老資格……我們走吧……嗚……」

向枝梅和藍江更是妳看我我看妳，那串珠子更是收下不好，不收也不好，爲難之態不亞於她們徒弟！

向枝梅轉了一下眸子，收回珠串，微微笑說道：「老姐姐！這是他們小孩的事，我們也不能硬作主，這麼吧，我們問問他自己，讓他自己作一個決定好了，你看如何？」

鬼爪藍江冷笑了一聲道：「好！就是這樣。」

她二人目光一起盯向照夕，空氣就這麼沉靜了下去，管照夕這一霎那，眞如同是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苦笑着由位子站起來，雙手朝着藍江以及向枝梅深深一拜道：「二位老前輩請不要逼迫弟子了……我……我……我眞不知該如何是好……」

二人都不由一怔，向枝梅巧笑頻頻的道：「這有什麼呢？你放心說好了，愛情是不能勉强的……你說沒關係。」

藍江深恐對她不利，馬上接口笑道：「是呀！如果有的愛情已成了過去，而不能彌補的話，還是忘了它好，那麼！我徒弟……怎麼樣？」



照夕吃吃道：「這……這……我實在不知道……」

冷魂兒向枝梅對藍江這種當面刻薄的話，十分不滿，她翻了一下眼皮道：「老姐姐，你這話怎麼說呢？」

藍江冷笑道：「你那句愛情不能勉强，又是什麼意思呢？」

向枝梅陡地一挑秀眉道：「愛情不能勉强就是不能勉强，這還用得解釋嗎？」

鬼爪藍江頭上白髮鶴立而起，用着更冷的聲音叫道：「過去的愛情就是過去的愛情，妳莫非也聽不懂麼？」

向枝梅數十年沒有對任何人動過眞怒，此一刻她竟感到有些受不住了，她一整面容，目閃精光的看着藍江，半天才淡淡一笑道：「老姐姐！妳是想給我打架嗎？小妹我倒是無所謂的……」她說着雙手相互着一抱，退後了一步，藍江大脚進了一步，氣得全身直顫道：「妳無所謂，莫非我就有所謂了？」

最溫柔的人，也可能就是最暴燥的人，只是在平持，很不容易爲人發現而已。

冷魂兒向枝梅，外表是個最溫柔和藹的人，事實上，她本性非常任性暴燥的，只不過幾十年的邊疆生活，把她鍾鍊成另一典型的人物，可是這並不是說她已經把先天所具有的那種個性改變了！

老年人很不願意發怒的，可是老年人的怒火往往也是最厲害的，一發即不可收拾。

鬼爪藍江、冷魂兒向枝梅，這兩個老一輩的人物，本有深篤的交情，可是這一刹那，却各自爲着自己的徒弟，而彼此反目了。

向枝梅在聽過藍江這句，更具有挑撥性的回答之後，竟感到勢非動武不可了。

她倏地作色道：「這麼說，妳是要給我動武了？」

藍江豈甘示弱，只見她黑牙一錯，嘿嘿怪笑道：「好！好！這是妳先說的，我老婆子久仰妳，以一手蝴蝶散手打遍武林，今夜我老婆子倒要領敎妳這功夫。」

向枝梅哂笑道：「我們到院子裏去如何？」

藍江冷笑道：「奉陪！」

然後，兩條比箭還快的影子，一齊穿窗而出，她們兩個人的徒弟，也不禁大吃一驚，各自對看了一眼，互相跟踪而出。

管照夕眞急得想哭，當持重重地跺了一脚道：「使不得……」

他慌忙縱窗而出，月光之下，已見二姥打作一團，但聞掌風呼呼，衣襟獵獵，這種身手，眞可說是當今江湖上絕少罕見的！

雪勤和丁裳二女，都急得圍着場子轉，她們二人是誰也插不上手，口中都不禁低低的叫着師父！師父！照夕無奈何之下，身形往場中一縱，用「雁翅手」向外霍地一分，口中道：「二位前輩請住手！」

向枝梅和藍江俱身形向外一展，沒有被照夕手臂擋着，她二人對這少年，實在是不敢輕視，只看他掌伏淮上三子的那幾手功夫，實在是高出自己多多，此刻照夕這一出手，二人立刻担心到是帮助對方，心内全是一驚，身形騰開，目光全往照夕望去。

管照夕深深一拜，幾乎要哭的道：「這全是弟子之罪，二位前輩若要動手，請儘管打我就是了。」

藍江嘿嘿一笑道：「好小子，你倒說得好，那這事情如何解决呢？」

向枝梅也是笑哈哈地像是沒事人一樣的，遠遠的睨着他，倒看他如何處置。

照夕對於二人這種喜笑的樣子很是驚喜，因爲一刹持之前，她兩人尚還拳來脚去，這一會倒現出一副不相干的樣子。

他尷尬的搓着雙手道：「二位前輩，婚姻大事，不可草率而定，弟子還要禀明父母之後才能決定……請暫先寬容幾日如何？」

藍江和向枝梅眉頭都不禁皺起來了。

照夕苦笑道：「弟子何德何能，竟蒙二位前輩如此垂青，更蒙二位姑娘錯愛，敢不盡心結納，只是……」

他說着稍微頓了頓，却見一邊的雪勤和丁裳，四隻剪水瞳，直直的視着自己。

他口中的話愈發說不下去了，一持只急得汗流浹背，頻頻苦笑，向枝梅幌了一下身子道：「只是怎麼樣呢……說呀？」

老實說他愛雪勤的心是一直沒有變的，雖然江雪勤已是嫁過人的女人，可是那實在也影響不到他對她的愛情，因此在鬼爪藍江師徒未來之前，向枝梅和他談到雪勤和他之間的婚事，他內心早已應允了。

唯一令他還有一點猶豫的是，雪勤夫死未久，此刻定親難免受人物議，再者自己似乎應該禀明父母及師父一下，誰知就在這持，想不到丁裳師徒竟來了。

看到了丁裳，想到了她素日的恩情，他的心大大起了愧疚，如今這姑娘竟避羞拋恥，親自來委身自己，自己怎能使她傷心？自己有什麼理由不要她？

「不愛她？哦…是的……不是的！」

他自己也攪不清楚，他承認他和丁裳之間有感情，但似乎距離着婚姻還有一段距離，其實也不能這麼說……總之！他對丁裳從來沒有存著「佔有」之心，相反地，對雪勤却早在數年以前，就一直把她作爲理想的終身伴侶的了。

可是因爲「陰錯陽差」「造化弄人」的結果，雪勤的感情凍結了，而丁裳的尖銳攻勢，却有「勢如破竹」之勢——現在，他絕不敢大聲說一句「我不愛丁裳」，因爲那也是違背良心的。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兩個佳人都是峨嵋杏目的糾糾英雄，要想同效英娥，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這種話，他也說不出口。

另外，他還有一個極大的秘密，一直在內心醞釀着，那也是阻止他不敢存如是之想的因素之一。

面對着二老二少四個女人，他實在是不知如何才好，因爲一句話雖可引一方進天堂，一句話却也能帶另一方入地獄，而在照夕來說，任何一方的痛苦，也是他自己本身的痛苦，都不是他的本意。

他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心內陣陣發急，最後他心一硬，暗想：「我寧可一世不娶，也不能令她們任何一方羞辱。」

他又想到自己本已下定决心一世浪跡，不作娶妻之想的，此刻却爲何又期艾至此，難以決定呢？

（未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八

# 怒闖鬼門關

羅唐納・文

唐龍奉命出動，穿了橡皮套的飛行衣裳，還有激光槍，紅外線夜間攝影機，闖入鬼門關，搜索卡登博士訓練的鬼兵，險些被鬼爪抓下來。

## 鬼門關係北非大峽谷

雷加拉博士在美國死亡谷地面之下二百呎的太空署秘密武器基地召見唐龍，兩人很悠閑的交談，雷加拉博士說：「關於月球怪客卡登博士的身世，我們查探多時，懂得他的秘密更多了，他確實係希特拉納粹黨的中堅份子，不過，德國崩潰的時期他仍是很年輕，沒有甚麼作爲，奇怪得很，戰後他才變成一個十分活躍的人，到處鼓吹德國係世界霸主的理論，他比較別的德國軍官更加危險，因爲他躲在月球上面，而且掘到很珍貴的鑽石礦，把它賣掉，就有說不出那麼多的鈔票，可以利用它在地球上面製造各種秘密武器，甚至組織軍隊。」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上次我們摧毀他吩咐虎形人薩多巴製造的金光炮，就是一個例。照情形看，他必然死心不息，想盡辦法製造另外一批金光炮的，故此我們必須在那些秘密的武器沒有製造成功之前，把它毀滅，美國海外情報局的工作人員，現時已經密切注意這件事，稍爲有甚麼風吹草動，便即向總部報告，奇怪的是這一點，最新的一項報告所說的秘密武器，並非槍炮，而是活生生的人。」

他偶然停頓下來，唐龍衝口而出的問：「人是有血有肉的，怎能够把他稱爲秘密武器呢？難道卡登博士有本領使他變成機械人嗎？」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的想法十分接近事實，不過，卡登博士想製造的秘密武器雖然不是機械人，却與機械人無異，因爲那些人的腦袋失效，沒法思索，只是奉命而行，沒有痛楚之感，更加不會怕死，那就等於變相的機械人，別輕視他，僅有三幾個失去靈魂的傢伙，不足爲患，要是那些人有兩三萬個，有如螞蟻，向一個都市進軍，那是很危險的，我們很想了解這事情的眞相，你可否到非洲北部的鬼門關走走？」

唐龍說：「雷加拉博士，我係你的屬下，你叫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不必徵求我的意見，我想問問你，我在非洲走動過幾次，從來沒有聽見過鬼門關這個名稱，它是否綽號？抑或地圖上面眞的有這麼一個城鎭？」

雷加拉博士說：「地圖上面是否有這個地方呢？一時之間難以回答，或者特別大的非洲全圖有它的名字出現，亦未可料，普通的地圖就肯定說沒有它了，因爲它不是大城小鎭，只是一個巨大的峽谷。」

唐龍說：「它稱做鬼門關，一定是很有趣的地方，並且含有恐怖的意味，是也不是呢？」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從地勢看，它既然是大峽谷，有如地面裂開，逐層向下伸展，越深越是黑暗，一定是古怪多端，十分有趣的了，假如置身其間，相當可怖，那是意料中事，我想派你到那邊去，北非有一個新興的國家，叫做馬里，面積有一千二百平方里，人口只有五十萬，叫做鬼門關的大峽谷就在它的西南部，人跡罕到，它的首都巴馬科，係我們在北非活動的基地，希望你帶羅美莎去，酬金是一百萬美元，你們並非單人匹馬攻鬼門關，只是看看它是否卡登博士在那邊訓練鬼兵而已，你們遠遊歸來，不必立刻動身，休息三幾天也不要緊。」

唐龍很是興奮，說：「我一直對大峽谷很有興趣，相信此行一定很愉快的，如果你對鬼門關以及鬼兵有甚麼特殊的資料，請你賜告。」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我正是想你看看一些幻燈片以及由空中拍攝的小電影，最好現時就放映給你欣賞，使你對馬里大峽谷有些印象。」

在太空署秘密武器基地裏面，有一間規模相當闊大的電影院，可以放映大電影或小電影，亦可放映幻燈片，唐龍跟隨雷加拉博士走進電影院裏，坐定之後，雷加拉博士打了一個手勢，燈光熄滅，在銀幕

上面，開始看到一些幻燈片，它是不會動的，撮要介紹馬里的名勝古蹟以及軍事基地，此外，還有兩套短片，每套十分鐘，以小電影姿態介紹大峽谷形勢，其中有一截是在黑夜拍攝的，用紅外綫由直昇機拍攝，顯示出那個大峽谷比較美國黃石公園根龍大峽谷更加險峻。

放映大峽谷的影片之後，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毀了奧拔荷島金光炮陣地，立了大功，論理你可以得到三個月的假期，可惜現時我們急於調查鬼門關訓練鬼兵的情形，你曾經在根龍大峽谷生擒鐵臂人，比較別人更加熟習大峽谷的氣溫變化，且又懂得如何避開毒蛇，逼於派你到那邊去，記得這一點，你深入鬼門關只是看看而已，不必跟他們交手，再者，你此行只有十多人，決非鬼兵的對手，切勿輕舉妄動！」

因爲雷加拉博士多次提及鬼兵，唐龍忍不住向他問：「博士，你們有沒有關於鬼兵的資料，拍攝下來呢？」

雷加拉博士說：「有些資料，可惜它並不完整，其中有部份資料是在海地拍攝的，它可以說是另一地方的鬼兵，至於馬里大峽谷的鬼兵，沒法獲得成套資料。」

說完，他就叫人把另一些資料放映，先行在銀幕上面出現的一些大酒店以及炮台之類的古老兵器，然後順着山路拍攝山脚的沼澤地區，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看得見的景物係海地遊覽區以及幽深莫測的沼澤地帶，這兩種地方截然不同，加起來就是海地這個國家的全部特徵，有力量吸引遠方的遊客。

「海地最高之處，風景秀麗，各種享受都不會缺少，到中美遊玩的人都喜歡到那邊逛逛，然後走到山脚最低的盆地，看看沼澤區，那個地方有許多古時的樹根，起伏如龍，叫做寃鬼脚，把它掘取，晒乾研成粉末，投入食物或飲品，吃了它的人，就會迷失本性，有如行屍走肉，每天只吃少許，喝水却相當多，任由別人支配，整天工作，且又不要工資，故此當地人士把他們稱做桑貝，它是海地的土語，意思係活屍，這種人只能活五年就會死去，活着的時候却有很大氣力，不能給他們吃鹽，因爲有鹽到肚，他們便會恢復原來的思想行爲，急急忙忙的逃走，故此當地土人把鹽看做毒藥，那些人如果接受軍事訓練，能够打仗，便是鬼兵。」

唐龍聽了，欣然點頭，說：「以前我也聽見過關於桑貝的傳說，但却沒有看見過眞的活屍，現時有機會看到，自然覺得他們異常可怖，眞的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假如在馬里大峽谷有這種動物出現，當然它是鬼兵了，因爲海地距離非洲有萬里之遙，根本上定會沒有腦袋的活屍，絕對不會走得那麼遠。」

說到這裏，唐龍把主題落在鬼門關上面，多問一句：「博士，剛才我看到的景色非常陰沉，帶着殺氣，確有資格稱做鬼門關了，可是，你讓我看到的大峽谷相當長，並且深不可測，我不知道那一截峽谷係鬼門關，關於這點你可否解釋幾句？」

雷加拉博士說：「問得好，只就可惜偸拍小電影的人已經喪命，說清楚點，不妨這樣對你說知，聯邦統計調查局的地形地勢分析專家，看過該片十多次，他們也沒法很正確的指出鬼門關是那套影片裏面的某一截，故此，我也沒法回答你提出來的問題。」

唐龍說：「原則上我已接受命運的挑戰，剛才你說過大概有十多人同行，他們扮演什麼角色？是否全部係特務份子？」

雷加拉博士說：「我打算叫你掛起一間影片公司的招牌作幌子，你係導演兼男主角，羅美莎係女主角，其他的人全部與拍電影有關，你們此行是替紐約電視台拍攝此風景爲主的短片，那就掩人耳目，比較安全。」

唐龍聽了，問：「你還沒有告訴我他們是否特務，可否賜告？」

雷加拉博士立卽答道：「沒有一個是特務！」

## 鬼兵咬了一口立刻喪命

唐龍聽了，略有所悟，認爲雷加拉博士盡量替他們二人爭取安全，然後這樣安排，假如全部遠征北非拍照的隊伍都是特務，很容易被人識穿，發生危險，故此，他要多問一句，雷加拉說個明白，他然後放心。最後，雷加拉亮燈叫他向一幅巨型的地圖凝視，把地圖上面的紅點筆記起來，較大的紅點是基地，較細的紅點是分站，全部係自己人，因爲那幅地圖不能够落在別人之手，故此雷加拉博士要他用眼睛去看，用腦袋去記憶。

唐龍對於「深入記憶」這一門功課練習已久，他很輕鬆的辦妥此事，然後分手，雷加拉博士說：「唐龍，現時你已經負起這個任務，不能够中途罷手了，你到外邊活動三幾天，然後回來，到時我再把另外一些事情告訴你。」

唐龍離開了他，回到羅美莎的身邊，說：「我們有幾天的假期休息，跟住再到外邊去，幹另外一種特殊任務，我知道你很想跟我同行，先向雷加拉博士請示，碰碰運氣，他果然批准，還說此行不論成敗，給我們二人的酬金共一百萬美元，這些錢是够我們盡情花費了，你想到甚麼地方渡假呢？」

羅美莎嫣然一笑說：「唐龍，你眞好！」跟住又說：「像你這種人壞透了，到歐洲的大都市旅行，担心你被外邊的女人拖走，還是到尼斯湖去看看蛇頭龍吧。」

唐龍沒有固定的地點渡假，既然她這麼說，便卽搭航機到英國的尼斯湖。

這個湖長十一哩半，中間有些地方特別闊，又有些地方特別窄，湖水最深之處係一千二百呎，照計它並非很深，但因傳說中的蛇頭龍多次在湖中露臉，故此吸引了許多好奇心特別强的遊客，因此變成静中帶旺的渡假區。

兩人在湖邊別墅租了一間房，租一個星期，享受人生樂趣，有話便談，十分快活，談到蛇頭龍，羅美莎頗有感觸，說：「我被高靈吞博士囚禁在海底的玻璃屋，經常看到頭扁身圓的巨大爬虫，游泳到窗外，有時牠還睜大一雙眼向我注視，跟住張開了血盆大口，牠們跟我相隔只有五呎，由於隔了一塊透明的玻璃，看來就像是牠們剛剛在我的眼前出現，初時我十分驚



嚇，後來，我逐漸不怕牠們了，反而很有興趣欣賞牠們的動作。

「其實那種叫做魔蛇的爬虫只是海蛇，不過體型巨大而已，後來我才知道牠的飼料混和了月球背面的石塵，那邊永恒沒有陽光照射，輻射綫特別强，故此海蛇吃了它就變成龐然大物，如果我不是隔開了鋼質的透明玻璃，當然被牠一口吃掉，在那種地方過活，每一天都是活在噩夢裏面，眞是可怕！」

唐龍說：「現代的戰爭已經發展到變成科學家之戰了，沒有科學家，根本上沒有鋼質玻璃，也沒有魔蛇或魔龍！將來如果眞的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相信那時必然有許多更新奇的秘密武器推出，沒有一個地方作戰場，我還隱約地感覺到現時那些科學家已經展開異常兇猛的決鬥！」

羅美莎笑了笑說：「唐龍，你的預感素來靈驗，你認爲他們在甚麼地方決鬥呢？在海上？抑或在陸地？又或在空中？」

唐龍說：「當然在陸地，我還可以清清楚楚的告訴你，決鬥的地點係北非靠近撒哈拉沙漠的鬼門關！」

羅美莎臉色一變，說：「唐龍，你說得這樣肯定，我們的最新任務必然是鬼門關了，我們必須再度前往人鬼不分的地方走動，等於走出一個噩夢之後，走進另一個噩夢，眞是可怕！」

她只是說到這裏，覺得唐龍聽了可能發生反感，立刻把說話的態度改變，很嬌媚的向他睨了一眼，說：「唐龍，只要我們兩個人永遠厮守在一起，就算走到世界的盡頭，我仍是很高興的，它只是叫做鬼門關吧了，不見得係眞的地獄入口，我何必担心？反正那種地方另有一股吸引力，令人留戀，到那邊看看可以增加見識，我更加不必憂慮。」她的語氣變換得眞快，即使是假的，也叫唐龍聽了興奮，故此他向她甜甜一笑，用笑聲傳達心聲。

笑了笑之後，唐龍忽又很鄭重的說：「羅美莎，你認爲鬼門關那個地方並非地獄的入口，那就對它太過輕視了，我不妨對你說知，它眞眞正正是地獄的入口，因爲那個大峽谷另外一邊，有許多沒有人類心智反應的傢伙活着，叫做鬼兵，如果我們抵達該地，豈不是等於走進了地獄？」

羅美莎笑嘻嘻的說：「不要緊，就算眞的是走進地獄，有你作件，我仍是臉露笑容。」

×　　×　　×

當時他倆只是隨意閒談，她這樣說，亦係信口開河的講幾句，料不到出動的前夕，太空署雷加拉博士召見，那就不是開玩笑那麼簡單了，原來鬼兵在大峽谷許多處躲起來，隨時出擊，他們的口中有劇毒，不管是誰，給鬼兵咬了一口，就像是給響尾蛇嚙咬，可能在三十分鐘之內喪命，他們的唾液有毒，因爲他們的血有毒，對於毒蛇，現時可以注射防毒針，由於鬼兵所含的毒素至今仍未化驗出來，無法預防，故此他們比較毒蛇更加可怕。

此外，雷加拉召集各人一齊在地下電影院欣賞鬼門關的奇景時，很鄭重的說：「我們在美國根龍大峽谷走動，往往看見一些頭大尾細的石柱，有幾十呎高，屹立在谷口，十分壯觀，有許多人走近它拍照，留爲紀念，那種柱狀石塊係天然的岩石，不會突然傾倒，鬼門關裏面有同類形岩石，它是可以跌落的，稍爲高聲叫喊，也有問題，原因是聲音由低處廻旋，逐漸升高，越高就越加有力，瑞士的雪山多次引起雪崩，無非有人在山脚大聲叫喚同遊的伴侶，故此你們入馬里大峽谷之後，必須緊守的一個原則就是禁止喧嘩。

「另一方面，在根龍大峽谷的高層與低層之間，有路可通，鬼門關那邊却是上下各層互相隔絕的，無路可通，必須用繩子把自己從高處吊下來，由於較低的裂坑比較細，簡直看不出來，加上了光綫矇矓，萬一踏錯了半步，跌進深淵，等於跌進地獄，暫時我們還沒有徹底調查得到那個大峽谷最深的地方是否深不可測的裂坑，直達地球核心，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有人跌下去，必死無疑，故此你們進入危險地帶，先行把長繩繞過每一個人的身體中部，就算滑了一脚，仍然不會跌下更深的地方。」

說完了這些，雷加拉博士介紹各人互相認識，還說唐龍係這個探險隊伍的團長，副團長係黑炭頭雷蒙，又把羅美莎介紹給他們認識，說她是探險隊伍唯一的女人，由於整個探險隊擺出拍電影短片的姿態，她係片中的女主角。

最後，雷加拉博士申述，他們此行只是偸拍人鬼不分的活屍究竟有多少數字，是否有人加以訓練，變成一隊兇悍無比的軍隊，別的事情不必理會，不必傾全力跟鬼兵作戰。

各人分手之前，還在太空署的地下餐廳很痛快的喝酒，吃了個飽。

## 刊登廣告求見黑棺先生

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他們一共十八人，包括唐龍，羅美莎以及法國人雷蒙在內，乘搭遠程的民航機，由賭城拉斯維加斯的機場起飛，目的地是南非的鑽石城機場，他們打算落機之後在當地歇脚，添購繩子軟床等物，三天後，離開鑽石城，在陸地搭旅遊巴士到非洲中部的核心地區「剛果」，再由剛果北上，直到靠近撒哈拉沙漠爲止，又再向北走，最後的一個目的地係「馬里」的首都「巴馬科」。

雷加拉採取迂迴曲折的旅程，無非想掩人耳目，沿途都有新型的旅遊巴士，除非撞車，絕無危險，不過，他作如此安排是另有作用的，他希望唐龍抵達鑽石城之後，暗中跟以色列的鑽石大王愛恩坦聯絡，並向愛恩坦求助，這種想法只有唐龍一個人知道。

航機抵達南州的「博次安納」，在鑽石城機場降落，十八個人早已預訂鑽石大酒店，各自找到他們的房間，入內歇息，單獨唐龍例外，他走進當地唯一的報紙「南非日報」刋登一段四寸高的廣告，只有一句：「黑棺先生，我們決定跟你交易，請打電話跟我聯絡。」下面刋登唐龍的酒店房間電話號碼。

那時愛恩坦已經躲起來，沒有人知道他躲在甚麼地多，他甚至離開了鑽石城，故此唐龍採取用廣告聯絡這個方法，希望跟他接觸，這樣做是很安全的，即使有人

冒充黑棺先生，也不知道接聽電話的人是誰，也不知道打電話的時候是否先要講一句暗語，唐龍這樣做是很安全的，廣告刊出之後，他就整天留在酒店房間裏面，只有羅美莎作伴，下午四點鐘，電話機嗚嗚的响，唐龍接聽，對方第一句就說：「我不是你想找的黑棺先生，不過，我係白棺先生，也許你仍想跟我談談，故此我打電話給你，希望你是唐龍。」

那些話就是暗語，證明對方確是鑽石大王愛恩坦，另一方面，唐龍就從他講話的口音也得到證據，認為他確是愛恩坦，然後約定在甚麼地方見面，到了下午五點鐘，唐龍抵達白石磷磷的「博次安納墳場」，有一個人在墳場附設的小餐廳恭候，他就是愛恩坦。

兩人都相信沒有孝子賢孫在黃昏的一段時間到墳場獻花的，因為墳場在六點鐘關門，更加沒有人去，那時唐龍就入內，在餐廳落坐，只是看見愛恩坦一個人，有點詫異，說：「這個地方十分幽靜，想談些機密的話，再好也沒有了，使我驚奇的是這一點，餐廳裏面沒有侍役，也沒有收銀員。」

愛恩坦說：「這是自助餐廳，只有幾種餐可以吃得到，你把銀幣投入，等候五分鐘，便有一碟餐送出來，吃完了你就把碟子放在枱上好了，有一件事情更加有趣，到了下午六點鐘，它自動關門，任何顧客如果不能夠及早離開，便會關在餐廳裏面，直到翌日上午八點鐘它自動開門，才可以走出來，我暫時不便露臉，故此要在這個地方請客，請你原諒。我們有五十分鐘可以留步，邊吃邊談，沒有人走進來的，想說甚麼就說甚麼，我們先行決定吃那種餐吧，慢慢再談，此外，你還可以選擇一杯飲品，或者喝酒。」

過了一會，兩人眞的是一邊吃一邊談了，愛恩坦先開口，有點焦躁的問：「唐龍，你此行當然是負有秘密任務的，我可以知道它是甚麼嗎？如果你認為可以講述一部份，請你透露幾句，反之，你認為不便講述，我不會懇求你把它說出來，不過，在我這方面看，我却是很想知道全部內情的。」

唐龍聽了，很快回答：「愛恩坦先生，你不單是並肩作戰的戰友，還是我的好朋友，我怎會把這個任務說得半吞半吐呢？請你細心聽聽，這是我整個任務的實際情形，我用人格保證，句句屬實。」

唐龍果然把雷加拉博士叫他組織北非探險隊的過程說了一個詳細，當然他把眞正的目標講述，讓愛恩坦知道他們此行只是想搜查證據去證實卡登博士那些人是否躲在神秘的地區訓練鬼兵，此外，唐龍又把鬼門關這個地方說出來，跟着問：「愛恩坦先生，你在非洲那麼久，究竟有沒有一個地方叫做鬼門關的？」

愛恩坦想了想，說：「我一向住在南非，但對北非相當陌生，儘管如此，我仍知道馬里這個國家有一座凶險無比的大峽谷，那個峽谷的入口就叫做鬼門關，其實鬼門關這個名稱也是有來歷的，你想不想聽聽它的來歷？」

唐龍點頭說：「我急於獲悉。」

愛恩坦說：「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人死亡，死屍太多了，沒有那麼多的泥地安葬，故此有些人喜歡用火葬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另外一些人死前吩咐家人替他舉行天葬，把屍體放在石台上面，任由大鷹飛下來啄食，一個月後，把大鷹吃剩的骨頭燒個清光，這兩種方式只能使一部份屍體得到安息，如果碰上了饑荒，瘟疫或者流血戰爭，屍體的數量突然增加一百幾十倍，便要另想辦法，不知道那一個部落的非洲土人偶然發覺馬里大峽谷有許多深淵，索從把死屍投下去，此後，就使石人谷改稱鬼門關，暗指越過了石人就是投屍的深淵，這個故事對你是沒有甚麼帮助的，我只是聽到就說而已。」

唐龍相當興奮，說：「不，它是有帮助的，最低限度使我知道鬼門關眞正的入口就是以前石人谷的入口，我很想多問一句，讓他稱做石人谷，是否谷口眞的有一兩個石人站着。」

愛恩坦苦笑一下，說：「我早已說過，我很少到北非那邊走動，關於鬼門關的傳說，只是無意中聽到而已，故此石人谷的入口是否眞的有石人屹立，如果有石人，它係天然生成的大石？抑或係人工雕刻出來？我沒法回答，最好你們到了首都巴馬科，向當地响導查問，假如你們本身有人熟識北非的地勢，那就更好，他可能比較你懂得更加清楚。」

唐龍說：「是的，我們的探險隊確有一個人熟識北非，叫做雷蒙，可惜他是法國人，我不懂法語，不容易跟他交談。」

愛恩坦忽然眉心一皺，說：「唐龍，我有些奇怪，為甚麼你剛剛在南非打贏了一仗，把羅小姐從劍海救出來，殺了許多條碩大無朋的海蛇，你只是休息了幾天，便要長途跋涉的回到非洲來？再者，你此行的任務不過想搜索證據去證實北非是否有人訓練鬼兵，那是無關重要的，雷加拉博士却認為它十分重要，而且認為它十分緊急，然後派你去，眞的是使我感到出乎意外。再從深處推想，假如他認為此事十分重要，何以只派十多個人啓程？坦白點說，我對你主持的冒險隊並不樂觀，看來你們很想找到鬼兵的營地，眞的找到，必死無疑，你們有的只是手槍和佩刀，怎能跟土人作戰？只是一隊懂得徒手拋擲長茅的土人，已經十分有把握使你們喪命，何況鬼兵係土人當中最兇悍的戰士，能夠用口咬死人？我實在替你們担心。」

唐龍很冷靜的說：「愛恩坦先生，別忘記，這是命令，我是無法選擇去留的，雷加拉博士叫我到了鑽石城必須跟你晤敍，希望你從旁相助，故此我急於跟你見面談談，如果你有甚麼地方可以帮忙我一臂之力，請你賜助。」

愛恩坦沉思一會，說：「唐龍，我只有一種助力，用鑽石公司的裝甲車把你們十八人送到馬里的首都巴馬科，餘下來的各種活動，我自問無力相助。」

唐龍說：「這樣的帮忙已很有份量，最低限度可以避免旅遊車被匪帮爆炸。」

## 墳場餐廳的土製炸彈

唐龍胆包天，當然不怕旅遊車爆炸，事實上旅遊車並非經常爆炸的，他故意這



樣說，等於說笑，殊不料在那一間墳場餐廳忽然發生意外變化，使他們受到爆炸的威脅，這樣巧合，認眞出奇。

那時唐龍剛剛閉嘴，他突然發覺墳場餐廳的鐵門自動靠攏，大感詫異，伸手向大門那邊指了指，說：「愛恩坦先生，鐘點還沒到，為甚麼鐵門自動關閉？」

因為愛恩坦背着鐵門坐下來，故此他看不到，給唐龍說破，他猛吃一驚，轉身急走過去，企圖阻止它，已經遲了半步，很快他就發覺鐵門已經閉合。

就在那一瞬，唐龍忽然又看見窗外有一條火藥綫貼地燃燒，大聲說：「愛恩坦先生，快些走到酒櫃那邊，就快有一個炸彈爆炸！」

他邊說邊走，愛恩坦沒有走到大酒櫃之後，已經聽到刺耳的槍聲，跟着有打鬥聲，最後，有一個女子口音在窗外呼叫，唐龍定神一看，隔住玻璃窗的鐵花，他瞥眼看見羅美莎，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當心，有炸彈！」

羅美莎哈哈大笑，說：「炸彈的綫已經被我踏熄了，放炸彈的人點藥引的人也被我拔槍擊傷，倒在地上，沒法動彈，很快我就可以把那個沒有爆炸的炸彈移開，你們暫時安全，不過，天色逐漸暗下來，你們關在餐廳裏面，怎樣辦呢？」

唐龍大聲說：「羅美莎，快些依我的指示去做，首先把炸彈放在三十呎過外的一塊碑石背後，跟着拔槍對準任何一個打開了一半的玻璃窗向鐵花射擊，打斷了交叉之處，我就可以把它拗斷，由窗口逃生了。」

卡登博士最新的「雷電激光坦克」，橫行沙漠，無堅不摧，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用十八個飛彈在極短的距離出擊，其中有一個飛彈擊中它。

羅美莎照做，唐龍不單是臉露笑容拗開鐵花，還讓他的朋友先走一步。羅美莎看見第一個從窗口爬出來的人是鑽石大王愛恩坦，不覺嚇呆了半截：愛恩坦明白她的心理，湊近一點說：「羅美莎小姐，我想看看被你制服的人，是否僅得一個？」

羅美莎說：「是的，就是在右邊倒地打滾的一個！剛才他還是不斷滾動的，現時他寂然不動了，可能發生變化，我的手裏有槍，還是由我走過去看看吧。」

她即說即做，走到那邊，定神一望，吃驚說：「愛恩坦先生，他死了，臉色變黑，十分難看。」

愛恩坦哼了一聲，走前兩步，看了看，說：「這傢伙是鑽石礦場的管工，叫做鐵頭勞洛，大概他出動的時候已經帶了山埃或者其他毒藥，失手被擒，即時服毒自殺，勞洛不是特務，只是被人用錢收買，假如他眞的是特務，一定身上有槍，所用的炸彈也不是礦坑之內用來炸石的一種，起碼用手榴彈。究竟誰逼他幹這一套呢？非徹查不可！」

那時唐龍也走近了，他接口說：「愛恩坦先生，不必細心調查了，想炸死我們的人就是高靈吞博士。」

「你怎樣知道？」愛恩坦說。

唐龍很快回答：「我自信沒有看錯人，在毛里裘斯島上面由高靈吞主持的海洋生物研究院之內，我看見過他，後來我攻入劍海，也看見過他，顯然他係卡登博士的爪牙，失手立刻服毒自盡，總算是一名硬漢！這傢伙必然是躲在鑽石大酒店裏面聽候差遣的，他看見我匆匆走出來，便即跟踪，僥倖我們在電話交談所說的墳場餐廳，被羅美莎偶然聽到，她太過關心我了，帶槍趕到墳場來，及時踏熄炸彈的藥引，不然的話，我們兩人可能被炸死了，眞是幸運！」

愛恩坦向羅美莎說：「羅小姐，你剛才看見我大吃一驚，好像見了鬼，大概你曾經參加送殯的行列，以為我已經溺斃，驟然看見我，故此猛吃一驚，多謝你的關心！既然我的一舉一動沒法瞞過卡登博士那邊的人，我不必再躲在墓裏了，索性恢復本來面目，請你明天跟唐龍先生一起到鑽石礦場一敍，到時我們再談，現時我謹以萬二分的誠懇向你表示敬意，由衷的感謝你救命之恩。」

那天的驚險遭遇告一段落了，愛恩坦除了設宴欵待他倆之外，還送一枚很大的鑽石指環給她，另外叫人護送唐龍的探險隊十八個人離開鑽石城，往北方走，一直送到馬里的首都巴馬科為止。

## 响導認為大峽谷有鬼

唐龍等人雖然表面上看來好像替美國的電視台拍電視短片，其實他們想拍的是鬼兵，由於大峽谷裏面有高有低，十分險峻，他們逼於僱用最高的响導，以五百美元一天的代價找來，此人喚做「哥勃克」

，據說他有的是夜光眼，夜間沒有燈火也可以見物，此外，還因他是馬里土生的人，熟識各地形勢，曾經三次走進鬼門關再走回來，故此他的身價大增，唐龍也覺得他很有份量，且又可靠，對他另眼相看。

他們在黎明啓程，離開首都「巴馬科」之後，開始向東走，隨後轉向北方，直到他們看見大峽谷爲止，只是這一截路，已經走了整整的一天。

夜裏，他們紮營歇宿。在火光之下喝了點酒，幾個重要的人展開關於鬼門關的閒談，哥勃克說：「我不知道爲甚麼有些人那麼興奮走進鬼門關去，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鬼門關裏面眞是有鬼！」

單是這麼一句，已經使在火光旁坐着的人暗吃一驚，法國人雷蒙向他望了一眼，問：「你是否看見過鬼？」

哥勃克搖了搖頭，說：「我怎會看見過鬼？如果有一隻鬼站在我的視綫之內，我看見它，它也看見我，我早已死在它的手上。」

雷蒙說：「既然你沒有見過鬼，你怎樣知道鬼門關裏面眞的有鬼？」

哥勃克說：「我是天生一對貓眼，能够夜間見物，故此在營帳外邊有鬼出現，別人看不見它，我可以看見一些黑影移動，我大叫一聲，發槍射擊，黑影就此消失，這是我認爲那個地方有鬼的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係同行的朋友自動從高崖跳下去，有時在危險的地方行走，有些人忽然消失，凡此種種，都使我對鬼門關望而生畏。」

雷蒙哈哈大笑，說：「哥勃克，你的話不過反映出你疑心生暗鬼吧了，希望這一次進入鬼門關，你指導我們向有鬼的地方拍照，眞的拍了幾幅鬼照片！」

唐龍雖然不相信世界上有鬼，聽了這番話，他也覺得不安於心，低聲問羅美莎說：「我聽見的話，你也聽見，我站在哥勃克的一邊，他並非危言聳聽，記得這一點，有許多人聚在一起的場合，總是較爲安全的，切勿單獨走向危險的石角。」

跟着唐龍補充一句：「石角就是伸展到遠處的劍形岩石，站在高處向下俯瞰，有時覺得眼花，可能站不穩，或者站在不穩定的石塊，跌了一跤，那就完了，眞的有許多人滑脚由高處跌下，不可不防。」

羅美莎突然豎直了頸子，伸長耳朶，說：「唐龍，你有沒有聽見由大峽谷傳出來的怪聲呢？它很似狠叫，又像是幾百人聚在一起呻吟，說不定那種聲響是從人類咽喉透出來的，聽了覺得心悸。」

唐龍說：「俗語有云：長風幽谷，變化萬千，那些恐怖聲響正是風聲吧了，大峽谷的石崖有時出現大大小小的裂洞，洞中還有洞，拖得很遠，狂風吹進去，一定要左穿右插，繞了幾個彎才可以吹出來，在較遠的地方聽到這種聲響，自然感到心亂如麻，覺得它是垂死的哀鳴。」

哥勃克忽然轉身，說：「唐先生，你很有見識，它眞的是一些半死半活的人，正在發出垂死的哀鳴。」

唐龍說：「哥勃克，你是否指海地土人稱做桑貝那一類活屍而言呢？」

哥勃克很鄭重的說：「我指的正是桑貝！」

## 沿着繩子降落鬼門關

談談說說，夜色漸深，各自歸寢，只有兩個人在火光之下荷槍守衛，這種任務是輪流担任的，只有四個人不必做，他們是唐龍，雷蒙，羅美莎以及哥勃克。

整個探險隊，這四個人最重要，他們必須有足够的精力應付各種突然發生的變化，夜裏必須睡得酣暢，故此不必守衛。

翌日天色還沒有亮透，他們已經拔營走進大峽谷，唐龍以前多次走進美國印第安人霸佔的大峽谷，並不覺得稱做鬼門關的峽谷有甚麼可怖，不過，走了三天，他就逐漸感到有一種隱形的壓力出現，沉住氣對哥勃克說：「現時我們兩人走在最前綫，甚麼話也可以說，不愁背後走着的人聽到，我想問問你，爲甚麼四方八面沒有異動，我却逐漸覺得空氣中有一股强大的壓力，有時使我喘不過氣，儼如大禍臨頭呢？」

哥勃克說：「這種隱形的壓力確確實實是存在的，並非迷信，我眞的担心整個探險隊死個淸光！首先我要對你說知關於氣溫方面的事，我們天天向東北走，照旅程看，如果沒有阻碍，頂多隔一個星期就走到撒哈拉沙漠的邊緣，日前中午的氣溫是華氏表一百零三度，如果我們到了大沙漠的邊緣，氣溫熱到一百一十度過外，實在不容易支撑，我是個响導，很明白這一層道理，到達人類沒法支持的一種高熱籠罩地區，石頭也會晒裂，每一步脚都可能踏在裂坑上面，突然跌進無底深潭，別說鬼兵了，單是這種必然發生的危險，也使我的掌心担一把汗。」

唐龍說：「你不怕狠嗎？」

哥勃克說：「前些時我們聽到狠叫，我懷疑它不是眞的狠，只是半死半活的桑貝！不管是活屍抑或狠，都是有形有質的，可能被手槍所殺，至於地勢上面發生的各種變化，都是防不勝防，故此置身於人間絕境，我反而不怕狠。」

他們不再談下去了，這番談話對唐龍沒有甚麼帮助，反而使他覺得更加煩躁，在另外的一晚，唐龍跟雷蒙以及羅美莎三個人一同在火光之下交談，唐龍說：「我們現在已經陷入僵局，除非有奇蹟出現，我們極有可能死在撒哈拉沙漠。」

羅美莎說：「爲甚麼你這樣說呢？即使我們沿着大峽谷向東北的方向走，距離撒哈拉沙漠仍很遙遠。」

唐龍說：「並非太過遙遠的，不過七天的路程而已，我們一直都不敢走向大峽谷最低的一層，想拍攝鬼兵的形貌，微乎其微，七天之後，我們就要向白晝氣溫達到華氏表一百一十度的撒哈拉沙漠挑戰，到時我們可以說是百份之一百失敗。根本上我們此行並非搜集關於大沙漠的資料，何必向它挑戰？」

雷蒙說：「逐漸走向大沙漠，氣溫一天天的加熱，恐怕我們沒有抵達沙漠已經全部病倒了，趁住我們沒有熱到倒下來之前，應該設法搜索鬼兵，不過，大峽谷到處荒凉無限，怎樣找尋鬼兵呢？毫無把握！至於你說走到大峽谷最低的一層，也許碰上了鬼兵，這種想法只是胡亂的猜測而已，照我所知，大峽谷根本沒有一層是最低的，它逐漸由高處往下伸展，一層又一層，越過地面這一層，仍要向下伸展，可能直入地心，假如我們找到了甚麼寶貴的綫索認爲逐層走下去就有機會碰上了鬼兵，値得去做，可惜我們甚麼綫索也沒有，難道毫無把握也要走下去嗎？」



唐龍冷然說：「雷加拉博士已經說過，卡登博士派人在北非一處極端隱秘的地方訓練鬼兵，準備一戰，他們決不會在戰爭爆發之前洩漏風聲，故此我們完全沒有機會找到甚麼綫索，至於我想走到大峽谷最低的一層，無非受到雷加拉博士的指點，他認爲大批鬼兵受訓之處必係最隱秘的地方，還說該地作鬼門關，顯然暗指它在十分低的一層了，直入地心，不足爲奇，我已經決定冒這個險了，希望你們不要阻撓，我只是一個人走下去，如果我找到甚麼古怪的東西，認爲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我可以施放信號彈，召喚你們多派一些人走下去，反過來說，我到谷底空無所獲，我仍會逐步爬上來的，到時我使用最長的尼龍繩子，希望你們在這個地方留下來，就算不再看見我，仍要留守三天再行定奪，倘若我有不測，由副隊長雷蒙指揮。」

唐龍係正隊長，他的說話就是命令，羅美莎想提出抗議，認爲他太過冒險，却又沒有藉口，至於雷蒙，恨不得唐龍就這樣做，更加不會阻止他，於是唐龍在翌日黎明就開始他單人匹馬闖入谷底的壯擧。

他身上有乾糧，水壺，佩刀，手槍，另有六柄小刀，信號彈，更須要的是兩百碼長的尼龍繩子，缺少了它，他就沒法把自己吊下去。他飄然而下，每隔一百碼就收回尼龍繩子，往下邊做另外一次的懸垂工作，這種爬山技巧是一般爬山者必須懂得的，即是說他把繩子打了一個繩結，使二百碼長的繩子變成一個繩套，向下懸垂的時候，逐步吊下去，每一步都有兩根繩子握在掌心裏，直到他置身於一百碼的低處，然後解開那個結，他就可以抓住繩子的一邊把它扯下來，很完整的一條繩子到了手，他再做另外一次往下爬的工作，當時唐龍使用這種技巧把自己吊下去，連續四次往下垂去，每次吊落二百碼，一共是下降四百碼，逐漸接近大峽谷低層的平原了，時間方面，亦已接近中午。

他認爲只是下降了四百碼，實在太短，他必須降落一千碼過外，趁着中午的陽光特別旺盛，他可以看到更深的裂坑，鼓足勇氣逐步降落，只是中途偶然停下來，吃些乾糧，喝點水，如是者一層又一層的降落，到了黃昏，他已經下降了一千二百碼，正如响導哥勃克所說，他只知道逐層降落，根本上他沒法分辨那一層係谷底，再又因爲最低的谷底仍有較爲細小的裂坑，他如果繼續降落，仍可這樣做，逐漸使他覺得困擾，他甚至覺得整個人寸寸肌肉疲倦不堪，必須休息，末了，他趁着夜幕低垂下來之前，選擇一個比較合理想的地點把背脊貼在石壁上面，閉着眼睛養神。

在迷惘中，他逐漸跌進夢鄉，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他給一些沉重的脚步聲吵醒，左手扭亮電筒，右手拔出佩刀。

在强光電筒照射之下，他發覺一頭狗熊直衝過來，他毫不考慮，揮刀急斬，黑熊吃了一刀，仍然直衝過去，唐龍學過中國功夫，刀法純熟，略爲閃開，劈出第二刀，反手再劈一刀，狗熊渾身是血，負傷逃去，唐龍緊握佩刀追過去，牠很快失踪，他所看見的竟然是一堆堆白骨，不覺心上一寒。他置身的地方係鬼門關內最低的一層，洞穴連綿，狗熊偸襲，殺退了狗熊，他所看到的竟然是白骨堆積如山，這種景象，就算他胆包天仍是心裏一陣陣發寒的，他不想追那一頭狗熊了，索性熄了電筒回到原來的地方坐下來，苦苦的思索。

他沒法再睡，勉强捱到天亮，便即利用五爪金龍把繩子拋上高崖，逐步扳登，十分吃力，他才勉强扳到原來紮營歇脚的高崖，羅美莎看見他，飛撲過去，跟他緊緊的擁抱。

## 危機四伏的地心洞穴

唐龍用很簡單的語調把他在鬼門關基層的石洞裏面所發生的遭遇說出來，然後講述他的想法，他認爲鬼門關內只有少許野草以及仙人掌之類的植物，沒法養得活一頭狗熊，由此可見此底層那頭狗熊一定有人飼養，此外，白骨洞曾經有幾百人喪生，可見那些洞穴曾經發生過惡鬥，雖然那些綫索跟鬼兵無關，既有可疑，便要走到下邊看看。

他以隊長的身份命令各人拔營，沿着高崖把自己吊下去，雷蒙雖然有些不滿，仍然照做。沿着尼龍繩子吊下去，他們降落的途徑各有不同，有一個人在半途因爲尼龍繩子被刀鋒似的崖石割斷，他慘呼一聲，好像斷綫風箏似的飛下來，粉身碎骨，這一宗意外事件影响到其餘的人胆戰心驚，動作更慢，有兩個人竟然要入黑然後降落到下邊，脚踏實地。他們在火光旁邊吃了一些乾糧，喝了點水，就在火的保護之下聚在一起，緩緩的進入夢鄉。

任何一次睡眠，他們都是派出兩個人輪流守衛的，輪到一個彪形大漢荷夫守衛的時候，他發覺火光照耀不到的黑暗之處，有一雙綠色的眼睛向他熠熠的凝視，他心慌意亂，搖醒身邊另外一個半醒半睡的同伴，問問這傢伙看不看見黑暗中的眼睛，兩個人都是懦夫，沒有再看便即發槍射擊，砰然一聲巨响，綠色的眼睛消失了，不幸的是槍聲太過响亮，從下邊迴環而上，一直升到高處，使巨石滾下來，途中壓着另外一些突出的岩石，越滾越大，有如雨點般從空中洒下，荷夫發覺情形不對，自管自的逃生，他的同伴走慢了一步，竟給亂石壓死，在石洞裏面酣睡的人，被那種天崩地裂似的聲响吵醒，想逃，不知道逃往那裏去，唐龍比較鎭定，大聲呼喝，制止他們不要逃走，說：「洞穴外邊那種震耳欲聾的聲响，反映出高崖有一部份倒坍，如果我們離開洞穴，一定被亂石壓扁，還是留着不動，比較安全，你們看得見的，火光消失了，顯然它被石頭壓熄。」

僥倖他勸告所有隊員不要東奔西走，死傷的數字才減少了些，儘管如此，事後檢討，大部份攝影器材壓扁，受傷的人有七個，另有一個人失踪，唐龍更加沉悶。

歸路已經中斷，他們不管是否決心冒險，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只是向前繼續行走

，希望死裏逃生，不幸中之幸還是食物和水，仍然可以使他們支持十天之久。

唐龍找個機會，召集所有隊員，說：「我們此行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假如此行還有多少收獲，那就是沿途看不見鬼兵或者活屍，也許這一項報告對雷加拉博士仍有帮助，不過，我們首先要解決的事情就是如何逃出石洞，如果十日之後我們仍然被困在洞穴之內，那就沒有機會向雷加拉博士報告，上次我在石洞之內曾經被狗熊襲擊，相信這些洞穴必有出口，我們能够看見天日的，不要灰心。」

話雖如此，唐龍自己也覺得沒有把握，哥勃克在另外一晚對他說：「唐先生，看來我們要死在洞穴之內。」唐龍吃一驚，問：「哥勃克，爲甚麼你這樣說呢？」

哥勃克說：「你沒有注意到，我們走着的石洞並非向上伸展，而是向下伸展，照我的估計，現時我們站着的地方已經低過地面百多呎，再往下走，必然是死路一條。」唐龍的眉心一皺說：「即使是希望甚微，我們也要掙扎難道束手待斃嗎？」

他下令各隊員注意洞穴之內分歧的路當中有沒有一條路是稍爲伸展到高處去的，立刻報告，至於向下伸展的路，必須放棄。」各人奉命揀路，因此越走越慢，再過兩天，然後勉强找到一條又窄又彎曲的路，向上伸展，他們逼於依照它指示的方向走，可惜空氣越來越加渾濁，有時熱氣從四方八面罩下來，分分鐘可以窒息，唐龍想盡辦法鼓勵他們，他的心裏却是一陣陣發抖的，末了，羅美莎突然暈倒，急救之後，脫離危險時期，但卻發燒發熱，胡言亂語，寸步難移，她病倒之後，唐龍的鬥志幾乎隨風而逝。

他覺得近乎絕望的時候，唯一可以做的活動就是坐在她的身邊，伸手按在她的前額，幽幽的道：「羅美莎，你不會死的，我一定把你及時送到醫院急救！」

這些話一次又一次的講述，雷蒙覺得討厭，說：「唐龍，你說一百句也是沒有用的，除非你用行動表現，到了最危急的生死關頭，你仍有勇氣拚一拚！」

唐龍沉住氣說：「怎樣拚一拚？」

雷蒙說：「我們都知道這個地方根本上就不是石洞，而是地面之下的深洞，因爲那些洞穴是由地心向上爆裂的，即使接近地面，沒有出口，空氣仍然渾濁，並且越走越窄，照我的估計，我們最近的幾個鐘頭不斷向高處走，現時已經接近地面，只是沒法找到出口而已，它根本沒有出口，故此找不到，如果你有勇氣拚一拚，不妨把僅有的少許炸藥放在最高的一處，把它引爆，說不定可以炸出一個大洞來。引爆的時候，我們只要退到距離它五十碼過外，便即沒有危險，就算岩石倒下來，未必把我們壓扁，我以爲這樣做有些賭博的意味，我願意把命運當作賭注。」

唐龍毅然說：「我們賭一賭吧。」

## 一聲爆炸死裏逃生

三十分鐘後，探險隊全部隊員撤退七十碼，羅美莎躺着的地方，距離更遠，把炸藥引爆之前，沒有人能够預測它有甚麼變化，炸藥爆發，地心搖動，龐大的聲響把他們震撼到昏迷不醒，不過，十分鐘之後，他們逐漸醒覺，有一個人大聲呼叫：「我看見了星光！」

他們總算是死裏逃生，不過，從地穴走出來之後，馬上遭遇到一個難題，他們的處境仍是很不利的，說不定他們在地穴走動的時候已經越過鬼門關，進入撒哈拉沙漠，那邊寸草不生，不知道要走多少路然後才能跟附近的村莊接觸，他們沒有水，且又不辨方向，怎麼辦呢？那一個用高價僱用的响導哥勃克伸手在地上抓了一把沙，放在鼻子旁邊使勁的嗅吸多次，說：「這是撒哈拉沙漠的邊緣，似乎係石屋山附近。」唐龍聽了，很是興奮，說：「哥勃克，你再說一遍好嗎？假如這個地方眞的是石屋山附近，我們仍有一綫生機！」

哥勃克說了又說，然後問：「唐先生，你大概滿意了吧？石屋山只是那邊的岩石特別古怪，有許多塊巨大的岩石係正方形的，有如屋子，故此稱做石屋山，根本上它沒有房屋，難道你有些朋友住在方形的岩石之內嗎？」唐龍不理會他，自管自的說：「快些天亮吧，最低限度我可以趁着一綫曙光辨認石屋山在那一個方向。」

沒有人知道他打算怎樣做，到了晨光曦微之際，北方有一個淡淡的黑影，從地平綫升起來，確是正方形，唐龍喜出望外，叫他們立刻拔營，盡快走到石屋山前面，又叫人把羅美莎放在担架上面輪流扛着走，看來他好像很有把握脫險，雷蒙向他問，他懶得回答，一意孤行，到了距離石屋山仍有五百碼之遙的一處，唐龍就吩咐他們在地上放置一堆衣物，把它燃燒，目的是設法弄一堆火。

更奇怪的事情還在後頭，火光熊熊高燃，唐龍忽又把它熄滅，甚至把最珍貴的水洒在火堆上面，使它熄得更快，不過，火光剛剛熄滅，他又設法使它燃燒起來，如是者一次又一次的幹下去，他十分焦躁，來來往往的走動，希望有奇蹟出現。

有些隊員担心他過份奔波勞碌，弄到神經錯亂，想勸告他別這樣做，看見他手裏有槍，不敢開口，索性讓他好像演戲似的演下去。兩小時之久，天色完全明亮，他們這一小撮人在火光之前或坐或臥，顯然是極度疲倦了，突然看見有三個人從遠處走過來，握着手提的機槍，爲首的人走到十分近的距離，站定脚步，大喝一聲，問：「我想跟你們當中最有份量的人談幾句，請他走出來！」

唐龍應聲而出，對方說：「你是誰？認識甚麼人？」唐龍毫不思索的說：「我叫唐龍，是由美國太空署派來的，我只是認識一個人，他是太陽神之子阿波羅！」

對方歎呼了一聲說：「先生，你是我們的人了，有甚麼需要，請你說出來。」

局勢變化得那麼快，他們都感到絕處逢生，到了那一瞬，响導哥勃克才知道他們並非拍電視短片的人，大驚失色，趕快湊近唐龍，怯怯的說：「唐先生，我是你的朋友，並非你的敵人！」唐龍安慰他幾句，說：「哥勃克，你這樣聰明，當然明白你應該怎樣做，如果你把此行的所見所聞忘得乾乾淨淨，回到巴馬科，照常做你的响導，決不會惹禍上身。」

唐龍獲救了，石屋山係美國海外保安



局的一個據點，那些人眞的住在方形石洞之內，不過，入口係另外一處，沒有人想得到石屋山有人居住，故此他們十分安全，救出唐龍以及其他的隊員，立刻拍發密電碼，向最近的一處空軍基地報告，派出一架運輸機，把他們送到首都巴馬科，唐龍透過總部負責人哈門的帮忙，把羅美莎送到最有聲譽的巴馬科醫院急救，醫生說她可以活下去，但却在三幾天之後她的體溫然後恢復正常。唐龍逼於留在巴馬科，暫時沒有甚麼事情做，他只是找些消遣算數，至於他的內心，却是念念不忘狗熊和鬼兵的，他直覺到那一隻狗熊能够在地下的洞穴生存，必然有人飼養，養活狗熊的人又跟鬼兵有關，但却始終沒法找到適當的解釋可以把兩件事情聯結在一起。

有一天，他從酒店走出來，偶然到總部走走，剛走進去，負責人哈門就對他說知，有一個人把一個大皮箱送來，並且是開了箱蓋看過，皮箱之內放置的東西是個橡皮套，一封短信，聲明由他親手拆閱，他引以爲奇，拆信看看，才知道那個橡皮套子係最新的秘密武器，附有激光槍，另有低空的飛行裝備，也許他需要它，故此急急忙忙的送來，署名是「黑棺先生」。

## 闖入第三重的鬼門關

唐龍看了，喜出望外，對哈門說：「黑棺先生就是以色列鑽石大王愛恩坦，亦即美國保密局友邦的一個重要人物，以前講過，如果他有新的武器，立刻送來。」

跟住唐龍徵求哈門的意見，他想再到鬼門關出口之處，帶了有紅外光設備攝影機，希望看到更精彩的東西，請求哈門相助，哈門答應了，當晚就用戰鬥機把唐龍送達石屋山的戰友那邊，取得聯絡，唐龍在深夜由石屋山起飛，以低飛姿態出現，沿着沙漠的邊緣拍照，果然不出所料，他發覺有三十多隻狗熊，又發現有幾百個好像活屍的傢伙，人鬼不分，後來他怕行踪被人發覺，用機槍射擊，證明地面有人守衛，他的激光槍十分厲害，突圍而出，回到石屋山，聯絡戰鬥機返巴馬科總部，講述一切，就在凌晨搭航機飛往埃及首都開羅，轉乘另一航機飛向美國的死亡谷。

他終於拍攝得到關於鬼兵的活動，但却未能證實那邊是否有大批活屍，至於狗熊，顯然是用來看守鬼兵的，但見有人逃亡，便即把他們撕開，分爲兩段。

那些照片可以給太空署雷加拉博士看做寶貴的參考，他吩咐唐龍暫時留下來，聽候更新的任務，唐龍留了下來，翌日的晚上，忽又發生新的變化，需要乘搭航機返太空署報告一件事，與他有關，在醫院之內接受治療的羅美莎突然失踪，她的病牀留下一封信，寫明「面交唐龍」，唐龍拆閱，它寥寥數語，講及鬼門關，認爲唐龍上次夜探鬼門關未能深入，如果他想救羅美莎，應該再去一次，更爲深入，她晚上躺在銅棺之內，等候他降臨，署名是「高靈吞博士」。唐龍怒不可遏，向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說：「高靈吞這個人太過卑鄙了，我要親手殺他！」

雷加拉博士說：「你只是倚賴那一件飛行的衣裳，未够份量，我有一種更新的秘密武器，可以使你穿上了它變成機械人，因爲它外邊罩住鋼甲，機槍沒法傷害你，你急於救人，今晚即可起飛，我用遠航的軍用運輸機把你送到該處上空。另一方面，你救了羅美莎在沙漠走出來，仍有另外一批人掩護你，對方出動雷電激光坦克，仍是不會傷害你的，你一百個放心！」

他眞的是當晚乘搭軍用運輸機起飛，再到石屋山，再由戰友掩護，二十多人殺奔鬼門關的第二重，可是，他們抵達該處，那晚唐龍看到的狗熊和鬼兵都找不到了，唐龍說：「我要單獨殺入鬼門關的第三重，先行變成鐵甲人。」他穿了鐵甲，高二十呎，儼如巨人扭開了噴射氣體的掣，由低空可飛入第三重的鬼門關。

突然，他看見十六盞探射燈把强光射在一件物體，似是銅棺，他立刻降落，果然發覺羅美莎睡在銅棺裏，喜出望外，幸而鐵甲人力大無窮，那雙鐵手抓起了銅棺，便即飛上空中。就在這時，有一陣笑聲出現，它正是高靈吞博士的笑聲，高靈吞博士向空中播送他的笑聲之後，說：「唐龍，你果然中計，快些投降吧，鬼門關有兩個魔神把守，你插翼難飛，即使你闖得過，你也沒法逃出我的雷電激光坦克。」

唐龍不理會他，朝原路飛回去，半途果然被兩條激光追逐，有如一座山似的巨型機械人攔住去路，它就是魔神，因爲唐龍並非站在地面，而是在空中飛行，他很巧妙的避過激光，並且用激光槍反攻，十分幸運，他居然分別擊倒兩個魔神，逃出鬼門關，可惜他的燃料不够，逼於降落，逐步行走。

那個鐵甲人十分笨重，一雙鐵手又要抱住銅棺，走動得更慢了，很快就給雷電激光坦克追上，唐龍以爲必死，殊不料石屋山的戰友早已得到雷加拉博士密令的指示，作傘形分佈，但見坦克駛來，一齊發射飛彈，十八個飛彈以不同的方向在短短的距離出擊，雷電激光雖然犀利，沒法一齊把它擊落，中了一個飛彈就發生爆炸，坦克裏面的人化作飛灰。

唐龍把羅美莎送到一個秘密基地醫院，由專科醫生悉心診治，大有起色，他稍爲放心，搭航機回到美國死亡谷太空署，向雷加拉博士報告一切，慨然說：「博士，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你叫我們到鬼門關拍照的目的，無非想誘卡登博士出動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它就是雷電激光坦克，請告訴我，世界上是否眞的有『鬼兵』這一回事呢？」

雷加拉博士說：「將來或者有這種奇異的兵團，暫時它只是一種沒有腦袋的活屍而已，儘管如此，它仍是很有用的，因爲它永遠不會叛變，氣力很大，且又不要工資，用狗熊去看守它，那就大大的出乎意外。」

無論如何，唐龍再建一功，摧毀奥拔荷島金光炮陣地之後，勇破鬼門關，再把雷電激光坦克擊碎，總算壓抑卡登博士企圖控制地球的兇焰，不過，這個混世魔王的力量很大，爪牙密佈，他的兩種秘密武器失效，還有第三種更完美秘密武器推出，威脅全人類，欲知其詳，請繼續閱讀下期本刊。下期預告：「太空爭霸戰之九：「天宮奪寶」。

# 諜海亡魂

諜海風雲錄

金剛·文　丁岡·圖

## 揑造謊言　混身巨艦

「中尉，抱歉打擾你，不過有你的任務呼叫！」

倪世盛中尉恨恨地將書甩開。衝着駕駛艙右邊那張呆滯平板的臉孔吼道：「他媽的！巴傑，每次我在興頭上你都要來攪局！」

巴傑俯身拾起了那本小說，封底的那幅畫是一名裸女，正在滿室黏溚的密間裏掙扎着，巴傑將視綫的焦點集中在那裸女尖挺的乳峯上，嘖嘖連聲道：「眞沒料到你也會愛看這種低俗的小說！」

「低俗？」倪世盛的面孔痛苦地扭曲在一起說：「你非但干涉我的私生活，還把自己想像成我私人的文學評鑑家。他們爲了什麼老是遣派一些毫無時代感的老古董來作我的副駕駛？」他深長的嘆了口氣，在駕駛座上，挺直了身子，從駕駛艙的擋風玻璃掃視着那碧藍的大洋。

這架美國海岸防衛隊的巡邏機，已經執行四小時又廿分冗長而無聊的例行巡邏飛行任務。這項任務長達八個小時，主要對北大西洋海域的冰山進行測驗追踪。

在這架四具引擎的噴射機上，倪世盛共領有十位機員。四位在駕駛艙負責領航及駕駛，另六位機員則在後貨艙專司雷達掃描及操作各類精密的電子儀器。倪世盛瞄了瞄腕上的手錶，輕輕推動着操縱桿，飛機轉了一個平滑的圓弧，筆直地朝着紐芬蘭的海岸綫飛去。

突然，倪世盛的耳機咯咯作響：「有事嗎？」

在飛機黝暗的貨艙裏，大副哈柏志正專心一意地凝視着雷達幕。雷達幕上的螢光，把他的臉龐映射出一片陰綠。「在雷達幕上截收到一個奇怪的反射訊號，距離十八浬，方位三四七。」

倪世盛扭開麥克風的發話鈕說：「老哈，那訊號到底是什麼？你不要故弄玄虛好不好？」

「就雷達上所顯示的輪廓來看，應該是一座冰山，但就訊號的強度來看，又較一般的冰山強出太多。」哈柏志回答着。

「好！待咱們去瞧瞧！」倪世盛蹙着眉頭對巴傑說：「把航綫定在三四七。」

他握着一具高倍望遠鏡，調整了焦距，緊握着鏡筒，在這浩瀚的大洋裏搜索着……他看見了，那是座雪白、高聳的冰山，安詳莊嚴地徜徉在碧藍的大西洋裏。

「史隆，你以爲如何？」倪世盛透過麥克風諮詢着，史隆——機上最資深的冰山學家——正透過駕駛艙後一扇半掩的貨艙門，凝神地注視着。

「乍看之下，似乎並無奇特之處，」耳機裏傳來史隆呆板平直的聲音：「這是一座平闊的冰山，山巔有一處平台。依據粗略的估計，它的高度約爲兩百尺，重達一百萬噸。」

倪世盛緊咬下唇，似乎陷入了沉思；他轉過頭來對巴傑說：「我們現在的飛行高度是多少？」

「一千呎。這種高度，我們已經保持了好幾個鐘頭了。」

冰山巨大尖聳的身軀，就像是一艘艨艟巨艦，正張帆揚風，鼓浪前進。巴傑減低了飛機的速度，飛機略向右傾，輕巧地滑出了一個圓弧，如此圍繞着冰山飛行，已經三匝了。

「老哈！我什麼名堂也瞧不出來，冰山光溜溜地像個新生嬰兒的屁股。」倪世盛說。

「中尉，那下面有點蹊蹺。」哈柏志又在賣關子。「雷達幕上有一個明顯的光點，那是……」

「機長，我想我看到了一個黑色的陰影。」史隆的聲音插了進來，打斷了老哈



的話。「位置在冰山西面的水綫下方。」

「下降到兩百呎！」倪世盛對巴傑下達了這個命令。他依然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下方的龐然大物。飛機的時速，已低到廿海浬。「再飛近一點！」倪世盛聚精會神地，輕聲地說着，「降到一百呎！」

他的瞳孔逐漸地睜大了，眼神中流露出一種莫名的神采，他看到了一樣東西，他竭力地試圖去劃分那究竟是僅是一種幻覺，還是事實。他終於肯定地認定那是一種人爲的東西。他舉起了對講機，喃喃地說：「史隆，你看到了什麼嗎？」倪世盛的聲音像是晨嵐般地浮遊在清冷的駕駛艙裏。

「我看見了。」史隆刻板的聲音，從對講機中傳了過來，「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那分明是一艘船，像是幽靈般的陷在冰山裏。」倪世盛回頭望了巴傑一眼，甩了甩腦袋，似乎想清醒一下自己混亂的思緒說：「我也無法勾劃出一個詳細的輪廓，只能依稀分辨出船首和船尾的部分形像。但是我敢肯定的指出那的的確確是一條船。」

他摘下了護目鏡，豎起了右手的大姆指，巴傑吁了一口氣，會意地點了點頭，拉起了操縱桿，飛機昂着機頭，飛離了平波如鏡的大西洋。

「中尉！」倪世盛的耳機裏，傳來了哈柏志的聲音，他傴着身子，會神地凝視着雷達螢光幕上的一個閃亮的白色光點。「這艘封閉在冰山中的船，船身的長度總在一百廿呎左右。」

「看起來像是一條廢棄的拖網魚船。」倪世盛用力磨擦着他那被凍僵的面頰，希望能加速血液循環。

「我們是否需要向紐約防衛總部申請派遣一支搜救小組？」巴傑認眞地問着。

倪世盛緊抿着下唇，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說：「稍安勿躁。搜救船隊依我之見，還是免了。在這種天氣情況下，是不可能有生還者的。待我們在紐芬蘭降落之後，再擬一份詳盡的報告好了！」

大夥兒都陷入了短暫的沉默，直到對講機中傳來了史隆渾濁的聲音：「機長，我們對冰山再繞行一次，我想用染色劑投擲在冰山上，以茲識別。」

「好極了！史隆，就這麼辦。你等我給你信號。」倪世盛顯得有些興奮，轉而對巴傑說：「把飛行高度，保持在距離冰山尖峯三百呎的高度。」

龐鉅的波音噴射機，依然以時速一百哩的低速繞行着，就像是一隻史前的大怪鳥，正在它的棲巢盤旋。後貨艙的艙門正在敞開着，史隆雙手高舉着一瓶盛滿了一加侖紅色的染色劑的瓶子，等待着倪世盛的一聲令下。信號終於來了，史隆將瓶子朝着那雪白的龐然大物，用力地扔了出去。瓶子在半空中懸浮了一陣子，然後筆直地朝着冰山落去，愈變愈小，僅剩了一個小點。然後，瓶子像是一顆子彈似地，撞擊在冰山上。冰山好似一隻被擊中的白色猛獸，而紅色的染色劑正如鮮血般地從傷口汩汩流出，染滿了雪白的皮毛。

「正中紅心！」倪世盛手舞足蹈，高興地嚷着。「搜索小組一定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它！」但是一股突如其來的憂慮，緊鎖住他的雙眉。他凝望着那艘冰山封閉的船身，不禁悵惘的說：「眞不知道他們究竟遭到了什麼樣的噩運？」

倪世盛在駕駛座的椅背倒下，整個人幾乎平躺着。他終於將思緒平復下來。「巴傑！除非你想把咱們都泡在攝氏三度的海水裏，你最好趁我們燃油枯竭前，把這架笨重的玩意兒飛回去！」他噙着狡黠的笑意，威脅似地說：「可別再來煩我！」

巴傑衝着他莫可奈何的瞪了一眼，聳了聳肩推動着操縱桿，飛機又再度朝着紐芬蘭的航路上，疾然飛去。

× × ×

這架海岸防衛隊的飛機，終於消逝在地平綫的遠方。而震耳欲聾的引擎聲，亦再度被陰冷的空氣所吞沒。而當這座高聳入雲的冰山，一年前從格陵蘭的冰河中崩裂下來後，似乎就一直寂然地漂遊在浩瀚寧謐的大洋裏，而從未被文明侵擾過。但在它潔白的身軀上，却殘留下鮮紅、文明的信號。

突然，就在冰山的水綫上方，有了輕微的，但是却可以明顯覺察出的動態。兩個模糊的身影，逐漸的清楚地變成兩個碩壯男人的體態。他們正舉步，朝着飛機消逝的方向行進着。他們身着白色的雪衣，如果不細心觀察，在五十呎開外，是幾乎覺察不出他們的形跡來的。

他們耐心地停佇在冰山上，豎起了耳朵聽着，眼睛不斷地在天空中搜尋着。直到他們確信巡邏機將不再飛回時，他們方滿意地相視會意地點了點頭。其中一個男子跪在冰上，用雙手扒開了積覆的薄冰，露出了一具無綫電收發機。他豎直了十呎長天綫，調整着頻率。他的手指僅在發報鍵上，輕輕地拍送了幾下；因爲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早有一個人，正用相同的頻率在截聽着。回答的電訊，也幾乎在同時傳送回來。

× × ×

郭士基少校，瑟縮地佇立在艦橋上。寒冷透骨的海風，吹拂在他刻劃着四十一年歲月痕跡的面頰上；他不自覺的繃緊了牙齒，把嘴裏的那支玉米桿作成的烟斗咬得吱吱作響，雙手深深地插在防風大衣的口袋裏。十八年來，他堅守在海岸防衛隊的工作崗位上；但是這北大西洋酷寒的三月天，却依然令他有些不自在。

厚重的風衣壓在他矮小碩壯的身軀上；褐黃色的頭髮，像稻草般的披散在他的額頭；碧藍的眼睛，如鷹隼般地炯炯有神；而嘴角上始終掛着一抹自負的笑意，因爲在他四十一歲的英年，即膺任海岸防衛隊設備最新的巡邏艦——「卡托瓦班號」——的艦長。他像是鬥鷄似的叉着雙腿，挺拔地直立在艦橋上。在他身後隨侍着一位虎背熊腰的軍官。郭士基連頭都不回的說：「在這種惡劣的天候裏，就算藉着雷達助航。也無濟於事！」他的聲音陰冷、清脆，就像是三月天裏的海風。「能見度只有一哩！」

杜雅穆上尉——「卡托瓦班號」的副艦長——回答說：「以目前艦身顛簸的程度和風速來看，那架直昇機的駕駛員，妄想在降落台上降落。莫非他是神經病，要

不然就是巳經爛醉如泥！」

「有些人就是不知死活！」郭士基悻悻地說着。

「在直昇機一飛離聖約翰時，我就把險惡的天候通知駕駛員，警告他並且建議另覓會合點。沒想到除了一聲禮貌的道謝外，居然對我的警告置若罔聞。」杜雅穆的聲音中有着一絲不悅。

陰霾的天空，開始飄洒着雨水。時速廿五浬的强風，將雨滴吹拂在甲板上，發出了急驟而清脆的拍擊聲。甲板上的船員紛紛彎着身子，急促的奔跑着去穿上他們的雨衣。所幸目前的氣溫仍在攝氏四度左右；否則降到冰點以下，則整艘巡邏艦，就會被覆蓋在積冰之下了。

當郭士基和杜雅穆披上他們雨衣的當兒，艦橋上的麥克風傳來了一陣機械式的聲音：「報告艦長，我們在雷達幕上，已經鎖定了直昇機的方位，正在引導着它進場。」

郭士基拿起了對講機：「知道了！」他緊鎖着的雙眉，憂心忡忡地對杜雅穆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你是說，他們甘冒生命危險，也要冒然一試，這其中有文章？」杜雅穆狐疑地問着。

「難道你不以爲然？」

「我也有一種不祥之兆。不過最讓我百思莫解的是，這項任務要我們待命，並且引導這架民間的直昇機降落。但是命令却由華盛頓總部直接下達。通常類似這種的任務，在程序上都是由紐約的分部下達的。」

「總部的命令裏，也太過含糊了！」郭士基不悅地沉聲說着；「居然連這些人的身份都沒有說明。不過，他們遲早會發現，他們的旅途恐怕不會是一段平穩、舒適的航行。」

半分鐘後，直昇機模糊的輪廓，從西方灰暗的天際中穿透出來——那是架民用的雙人「利斯Q五五」型直昇機，性能優越，時速可達二百五十浬。

郭士基抓起了對講機咆哮着：「警告駕駛員，艦身在穿破十呎的浪頭時，要他不要嘗試降落；否則本艦對他任何危險、瘋狂的行爲，概不負任何責任！」

等了約莫幾秒鐘，他依然目不轉睛的盯着直昇機，手中揑着話筒說：「有回音嗎？」

麥克風中先是一陣雜音，接着傳來了無綫電員的聲音：「報告艦長。駕駛員說，他對您的忠告，衷心感激。此外他希望您在他降落的瞬間，能派人去固定直昇機的起落架。」

「這個神經病倒蠻有禮貌的！」杜雅穆謾罵着。

郭士基的雙手緊握着船舷滑輪的索具，他似乎有些緊張與無奈。「那個禮貌的神經病，很可能會把船砸個洞！」他拿起一具擴聲筒吼着：「索大副，準備一些兄弟，要他們在直昇機降落時，固定它的起落架。還有，要搶救小組隨時待命。」

「卡托瓦班號」無法逆風駛向，因爲如此一來，艦身必定會迎浪起伏，直昇機將會被顛簸的甲板拋擲而撞毀。但是若是將艦舷迎向澎湃的海浪，又會使艦身劇烈地左右搖幌，使直昇機無法穩定地在狹窄地降落台上降落。基於多年技巧和經驗的累積，加上這些日子來駕駛「卡托瓦班號」的心得，郭士基當機立斷下達了命令；將船身置於下風處，並且機動調整航向。

鮮黃的直昇機，穿透了陰霾的雨幕，以三十度的俯角，正對着艦首，在强勁的海風中搖幌着，駕駛員減低了速度，用他高超的技術，將直昇機懸盪在一百呎的半空中，就像是一隻纖弱的蜂鳥，在降落台的上方，頂風飄浮着。駕駛員精確地估算艦身每一次被巨浪激起的高度和時間。出其不意地，當艦身被浪頭打到最高點的瞬間，駕駛員關熄了引擎，直昇機在艦身開始隨着海浪傾斜沉落前，輕巧地落在「卡托瓦班號」的降落台上。

巡邏艦上的五名水手，迅速冒着勁風奔向直昇機，固定起落架，免得飛機在顛簸搖幌的甲板上，被吹覆在洶湧的大西洋裏。直昇機的旋轉葉，隨着熄火的引擎，緩慢地旋轉着，而終趨於靜止。駕駛艙門打開了，兩個人影，躍出了機門。

「他媽的；瞧他們氣定神閑，若無其事的樣子！」杜雅穆恨恨地說着。

郭士基的肌肉依然緊張地繃着。「他們的後台和底牌最好硬一點。要不然，有他好看！」

× × ×

兩分鐘後，郭士基已端坐在友誼廳的大廳中，他冰冷的雙手環捧着一杯熱氣騰騰的咖啡。杜雅穆領着一個人走進了大廳。那人身形略顯臃腫，鼻樑上架着一副無框的眼鏡，除了兩耳上方一小撮蓬鬆的白髮外，他的頭已經全禿了，活像電影中那些神經質的科學家。他有一張圓嘟嘟的臉孔，和藹慈祥；褐色的眼睛，洋溢着一片盈盈笑意。他伸出了右手，迎了上來說：「郭艦長，幸會！敝姓韓，韓諾威，很抱歉給您添麻煩！」

郭士基站起了身子，握着手說：「歡迎您登臨本艦，韓博士，請坐，來杯咖啡好嗎？」

「咖啡？我實在無福消受，不過來杯熱可可倒無妨。」

「白萊廸！」郭士基喊着。一個身穿白色夾克的侍從，慌慌張張的從厨房中跌跌撞撞跑出來。他朝郭士基敬了個禮說：「少校，什麼事？」

「給我們的貴客來杯熱可可，再來兩杯咖啡給副艦長和——」郭士基止住了話語，用狐疑的眼神朝杜雅穆身後瞥了一眼說：「韓博士的駕駛員呢？」

「他要確定直昇機確實固定妥了就來！」杜雅穆的臉上似乎有些不悅，眼神中閃動着一抹警示。郭士基未予理會，他轉向白萊廸說：「好了！就這樣吧！順便把咖啡壺一塊兒帶來。」

韓諾威用手掠了掠他蓬鬆稀疏的白髮，笑着說：「能離開那架要命的直昇機，眞是太舒服了！」

郭士基依然正色地說道：「駕駛員在這種惡劣的天候中，冒險飛行，實在有些鹵莽從事。適才降落的瞬間，眞是千鈞一髮！」

「不過，這趟危險的飛行，的確有其必要性！」韓諾威的口吻像是一個慈祥、和藹的小學老師。「你、你的船員和這條船正肩負着一項艱鉅、神聖的任務。而這項任務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分秒必爭。」他一邊說着，從上衣的口袋裏掏出了一張小紙片，遞給了郭士基說：「在我解說這項任務的性質時，我必須要求你將巡邏艦的航向，立即定在這個新坐標上。」





直昇機輕巧地降落在「卡托瓦班」號的降落台上。

郭士基接過了紙片，但是却瞄都不瞄一眼說：「很抱歉！韓博士，欠難從命，我所接到的總部的命令，只是接應兩位，命令中却沒有提到你有權指揮本艦的隻字片語。」他犀利的眼光，透過騰騰的熱氣，盯在韓諾威的臉上說：「你到這裏來眞正的目的是什麼？你究竟是什麼身份？」

「放輕鬆點，艦長，我又不是來從事破壞的蘇俄間諜。我只不過是『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所聘請的海洋學家而已。」

「我對你個人並沒有成見。」郭士基平淡地說着。「但是這裏仍有一個疑點，未能澄清。」

「也許我能幫得上忙。」一個柔和但是權威堅定的聲音，廻蕩在空盪盪的大廳裏。

郭士基的眼神掠過了門檻，落在一個瀟洒的身形上。健康的膚色，魁梧的體態，碧綠的眼睛，泛着個性及智慧，穿着一件藍色的飛行夾克，正對着郭士基禮貌的欠了欠身，露出了一排潔白雪亮的皓齒。

韓諾威似乎看到及時雨似的，高興的說：「郭艦長，容我介紹『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的專員——畢德凱少校。專司擘劃總署的特殊任務和行動。」

「畢德凱。」郭士基又低述了一遍，他朝杜雅穆瞥了一眼，皺起了眉角。杜雅穆聳了聳肩，攤了攤雙手，一副從未聽聞的模樣。「畢德凱？會是去年在希臘偵破海底大走私案，使私梟一網成擒的英雄人物？」

「實在不敢邀功，我不過是參與其事而已。」畢德凱謙虛地說着。

「一個空軍軍官，介身在一項海上特殊作業任務裏。」杜雅穆譏誚地說着：「你有點撈過界了吧！」

畢德凱臉上始終帶着一絲和善的笑意，回敬了一句：「那些登陸月球的太空人，不也都給你們海軍包辦了嗎？」

郭士基開始有些侷促不安了。他似乎有了一種預兆：眼前的兩個人，一個是國家顯赫的研究機構的科學家——這巳經不太妙了；另一個是個空軍軍官，却躋身在一些危險但是重要的海軍任務裏——愈來愈複雜了。而今天這兩個燙手的山芋，却好牛就在眼前——這下麻煩可大了。

「艦長，我必須提醒您，我必須儘快趕往我剛才給你的地點！」韓博士的語氣中，似乎有了一絲不耐。

「不行！」郭士基淡淡的說着。「我無意要打官腔，但是我有回絕二位請求的充分理由。身爲艦長，我僅接受來自華盛頓總部以及紐約支部的命令。」他頓了一頓，給自己又斟了一杯咖啡。「如今，我的命令上，僅言明要我接應二位。至於進一步的合作或是指示，命令上隻字未提，恕難從命。」

畢德凱碧綠的眼神，掃射在郭士基木然、似塊花岩崗的臉上。他像是一個雕刻家，正在端詳着一塊岩石，思忖他鋒銳的鑿子，應從何處鑿下他的第一槌。

「韓博士給二位的坐標，事實上是一塊非比尋常的冰山的位置。」畢德凱壓低了嗓門說。

郭士基的神色中，掠過了一絲好奇：「少校，恕我冒昧，敢問你所說非比尋常的定義嗎？」

畢德凱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吊他們的胃口，神色凝重而嚴肅的說：「冰山底層裏，覆蓋了一艘蘇俄的拖網魚船。船上有蘇俄最新穎、最靈敏的電子裝置，涵蓋了蘇聯在西半球的整個偵測網。」

郭士基入神地，連眼睛眨都不眨一下聽着。

「六個月以前，」畢德凱繼續說，「一艘蘇俄拖網魚船——『諾夫哥羅號』——駛抵格陵蘭外海三浬附近，偵測空軍在狄斯哥羣島的彈道飛彈基地。經過空中偵照的過濾與證實，「諾夫哥羅號」是一艘裝載了當今最精密的電子監聽設備，專司情報蒐集的間諜船。船上有卅五名接受過

高度訓練的人員；這其中甚至包括了女性。船始終停泊在格陵蘭的公海上，久而久之，我方空軍的飛行員，在天候惡劣的返航途中，還把它視爲一個地標，一個明顯的檢查點。通常，蘇俄的間諜船，在執行了卅天的任務後，都有其他的船隻來接替其任務，但是『諾夫哥羅號』却整整待了三個月。海軍情報署對於換防的延誤，頗表疑惑。但是就在着手進行調查的當兒，在一個雷電交加的風雨夜，『諾夫哥羅號』離奇地失踪了。而且一直等到三星期後，接防的情報船方姍姍到來。這種勤務上的空檔與漏洞，在蘇俄的監聽網中是前所未聞的。」

畢德凱按熄了香烟，繼續說：「『諾夫哥羅號』返航蘇俄有兩條必經之路，其一是經由波羅的海，回航列寧格勒。其二是經由巴尼海峽折返莫曼斯克。但是英國和挪威都再三證實『諾夫哥羅號』都未曾路過上述的水域。所以它必定是在格陵蘭和西歐的海域中，離奇地失踪了。」

「那爲甚麼海岸防衛隊，後來沒有被知會有這種事發生，至少我從未聽說過有甚麼蘇俄的間諜船失踪的情報。」郭士基滿腹狐疑的問着。

「華盛頓方面也持相同的疑點，何以蘇俄對『諾夫哥羅號』的失踪保持緘默。唯一足以採信的理由是蘇俄官方不希望任何西方國家尋獲這艘最先進的間諜船。」畢德凱解釋說。

郭士基的嘴角掀動着，露出一抹諷刺的笑意：「畢少校，你總不會要我去相信『諾夫哥羅號』是藏身在一座冰山之下吧？那簡直是無稽之談，無法令人置信！」

畢德凱依然沉着地說：「艦長，事實上，就是貴隊的一架飛機在北緯四十七度三十六分和西經四十三度十七分的位置，偵測到一艘外型與『諾夫哥羅號』酷似的拖網魚船冰封在冰山裏。」

「不錯，就你所說的位置來看，『卡托瓦班號』是附近水域中，距其最近的一艘搜救船。但是何以我的命令中，沒有任何具體而微的指令？」

「華盛頓方面，本意是要將此事公諸於世，但是詳細的報告和細節却一直遲遲未到。不過，目前刻不容緩地是要先蘇俄而能尋獲那艘間諜船。艦長，你應該不會不明白這艘船的情報價值吧？」畢德凱說着。

「可是，這項任務的適當人選，應該是一些精通電子儀器和傳譯密碼的能手。派二位前來，顯然有失週全。」郭士基軟化了，他已經從强硬的態度轉而對整個離奇的故事，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畢德凱鷹隼般的眼光，環視了室內的每一個人之後，悠然的說：「這就是我們故佈疑陣的地方。蘇俄在諜報方面，不能以等閒視之。如果任何軍方的飛機出現在這個罕有船隻的海域裏，將會立即使蘇俄起疑而打草驚蛇；而『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則是一個斐聲國際的知名學術團體，經常在罕無人烟的水域中從事研究工作。」

「那麼你的專長是……？」

「我精於在任何北極圈的天候下，駕駛直昇機。當然，韓博士，無須我贅言，乃是當今冰山的權威專家。」

「我明白了！」郭士基若有所悟的說：「韓博士想必是要先探究冰山的特性，然後再由情報署的人着手偵察。」

「對極了！」韓博士附和着說；「如果在冰山下的果眞是『諾夫哥羅號』，那麼我的任務就是去探尋一條最便捷、安全的通路，穿過冰層進入『諾夫哥羅號』。你知道冰山是相當詭譎的，就像是切割鑽石一樣，估量上稍有誤差，或使用鋁熱熔劑的不當，都會使整個冰山，在頃刻間傾覆、瓦解。」

郭士基端詳着畢德凱，他心境似乎開朗了，嘴角也綻開了笑意。

「杜副艦長！」

「長官？」杜雅穆有些吃驚。

「全速駛向北緯四十七度三十六分西經四十三度十七分，另外拍電通知紐約支部我們的動向。」他依然將目光盯在畢德凱的臉上，冀望着他表情變化。但是畢德凱却是木然的坐着，淡淡的說：「我建議你最好不要驚動紐約支部。」

「我倒不是懷疑你甚麼，少校。」郭士基的聲音有些許歉意。「但是我總不能不向支部報告我的行踪。」

「可以，但希望你不要透露我們的目的地。此外，還麻煩您向『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的華盛頓總部致電，告之：韓博士和本人已安抵此間；同時，待天候許可，我們將繼續啓程前往雷哥賈維克。」

郭士基挑起了眉角說：「冰島？」

「那是我們最終的目的地。」畢德凱解釋着。

郭士基似乎想繼續追問下去，但是却打消了這個念頭，聳了聳肩說：「我想兩位一定累了！」他轉向杜雅穆說：「韓先生請委曲一下，先住在輪機長的臥室裏，畢少校則暫時和你擠一擠。」

四個小時後，畢德凱躺在一張狹窄的鋪位上，他週身倦怠，亟欲昏沉入睡，但是汹湧的思潮，却在他腦海裏盤旋着。一個星期前，他和一位冷艷性感的紅髮美女，倚在加州新港的和煦陽光裏。夜晚，他們依偎在旅館的迴廊上，他一手環摟着她的纖腰，一手握着沁涼的威士忌，迎着月色，眺望着海上點點歸帆。而此刻，他却蜷曲在擁塞的艙房裏，窗外北風怒號，大西洋該死的三月天，他心想，他一定是一個自我虐待狂，要不然他怎麼會自告奮勇來担當這個艱鉅的任務呢？而這個幾近瘋狂的任務的幕後策劃人則是「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的署長——海軍上將桑達柯。

「很抱歉把你從加州緊急召了回來！」桑達柯，短小精幹，有着一張歐洲人的輪廓，手中舞動着一支七吋長的雪茄，像極了一根指揮棒。「爲甚麼海軍不管這檔子事，海岸防衛隊也踢皮球，到頭來還是攬在我們身上。」

「距海岸防衛隊發現那座冰山迄今，已經四天了，那個龐然巨物，現在恐怕已經漂流到亞速爾羣島附近了。韓諾威博士曾經精確地計算過海潮的流速，把冰山的位置縮小到卅方浬的範圍內。更何況防衛隊已經用紅色染色劑標示了冰山的位置，



應該不難找到它。」

「尋找冰山是一回事。」畢德凱愼重地說着：「但是用直昇機降落在冰山上，那又要另當別論。當然這裏有一個更方便，更安全的方法，那就是用——」他最後一個字尚未脫口，桑上將就打斷了他的話：「不行。如果冰封在冰山中的沉船，一如我想像中的一般重要。除了你和韓諾威，任何人都不得接近距離冰山五十浬的半徑範圍之內。」

門栓的開啓聲，打斷了畢德凱澎湃的思潮。他睜開了一隻眼睛，韓諾威正推開了門，閃身進來。他碩壯的身軀在狹小的空間裏，吃力地移動着，好不容易才擠到畢德凱床前的一張椅子裏。他喘着氣說：「我等了良久，才找到藉口來找你。」

「藉口？」

「是啊！他們像防賊似的看着我，要不是郭艦長告訴我，要我來請你一道來用晚餐，否則我倒還眞是寸步難行呢！」

「爲甚麼要找藉口？我們又沒作甚麼見不得人的事。」

「還說呢！要是海岸防衛隊發現我們拐了一條他們最新的巡邏艦，不把咱們槍斃才怪！」

「你知道直昇機的缺點，續航力太小，『卡托瓦班號』是這個水域中唯一有加油和起降設備的艦艇。何況，那份從華盛頓防衛隊總部拍出的假雷報，也是你的傑作。」畢德凱諷刺的說着。

「你的表演也不差呀，也眞虧你想得出來，甚麼蘇聯的拖網間諜船，精彩極了！總之，你、我都脫不了干係，我眞担心要是郭士基那精明的老狐狸要是發現了我們的詭計怎辦？」韓諾威憂心忡忡的說。

「船到橋頭自然直，又何必杞人憂天呢？」畢德凱輕鬆地說着。

× × ×

太平洋、印度洋、甚至靠近北極的冰洋，都各具其獨特的個性。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當這些海洋的氣候發生變化前，它們都會有一些徵兆，唯獨大西洋，就像是一個脾氣古怪的女人，老令人捉摸不到，特別是北緯十五度以北的海域尤甚。碧波萬頃、清澄如鏡的洋面，在瞬間可能會變成鼎沸翻騰、濁浪滔天的地獄。有時這種多變的性情，也常令人喜出望外。黃昏時分的濃雲勁風，意味着暴風雨的前奏；但第一道晨曦劃破魚肚白的長空，却是一片安詳、寧謐。「卡托瓦班號」就是這樣滑進了這宜人的海景裏。

畢德凱睜開了惺忪的睡眼，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杜雅穆渾圓的臀部，他正哈着腰，就着一個小水槽在刷牙。畢德凱歪着頭打量了一番說：「還蠻性感的嘛！」

杜雅穆轉過身來，滿嘴的牙膏，口齒不清的說：「嗯？」

「沒甚麼，早安。」畢德凱揮一揮手，他從床鋪上坐了起來，側耳靜聽着，引擎的聲音正穩健地響着，空調器中正吹送着暖氣，艦身平穩地在大西洋裏滑行着。

「少校，你可以下床了。再過一個半鐘頭，我們就將到達你所標定的搜索區了。」杜雅穆和善的說着。

畢德凱一骨碌從床上翻了下來，匆匆盥洗，穿上了飛行衣，手上挽着夾克對杜雅穆說：「咱們先吃早飯去！」

他們穿過了狹窄擁塞的通道，進入了餐廳吃罷，一名水手傳令說，艦長正在艦橋上等着要見他們……

郭士基仰起了頭，望了一眼說：「少校，早哇！在船上的感覺如何？」

「床稍嫌小點，不過早餐太棒了。」

郭士基嚴肅的面龐上綻開了一絲笑意：「你覺得我們這間中央控制室怎樣？」

畢德凱作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掃視，這間房子中佈滿了各式的雷子儀器、閉路電視機的螢幕，電腦、開關掣、各個指示燈都在閃動着，像極了星際電影中的佈景。他不覺讚嘆的說：「眞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他不經意地說着：「高空雷達、低空掃瞄儀、最新型的『羅蘭』導向系統、高頻和超高頻的通訊網、還有電腦坐標導航。艦長，容我說，『卡托瓦班號』應該長留在大西洋中，担當搜救船隻。蒐集氣象資料、協助海洋生態研究。如此方能使她一千三百萬美元的高昂造價得以最大的發揮，而船上的十九名軍官、一百六十名水手也才不辜負當初在達拉威爾苦心設計的北門造船廠。」

畢德凱一口氣說完了這些話，除了韓諾威之外，中央控制室的每一個人，似乎都詫異地張口結舌，郭士基和杜雅穆更不在話下。「諸位不必驚奇，研究船隻是我的興趣之一。」但是畢德凱的聲調中，依然掩不住一絲傲意和雀躍。

「太不可思議了！」郭士基不禁漸漸地對眼前這位少校有着一份激賞，也愈發

畢德凱看看電報，心情鎮定得多了。



（怒闖鬼門關故事唐龍勇鬥鉄甲人場面）

〔鬼門關〕出入口，有兩個特別巨型的鉄甲人守衞，沒有一個人能夠活着走出來，唐龍企圖把混世魔王消滅，逼得施展渾身解數，跟這兩個鉄甲人搏殺，如果他沒法闖過這一關，地球上面的人將會遭受一次有史以來所未有發生過的浩劫，全球四十億人都會同歸於盡。

摸不透他的底細。「你眞是誠如你自己所說的，只是一個直昇機駕駛員？」郭士基再也抑不住心中的疑慮。

「艦長，請相信我和韓博士，絕對沒有一絲一毫的惡意。你實在是多慮了！」

郭士基陰鬱的眼神，盯在畢德凱眞率的臉上，他用冰冷的聲音說：「你們冒然地登艦，沒有任何書面的手諭，也沒有任何電訊證實你的身份。除了一紙總部語意含昧的電報，任何人，只要洞悉我們的呼叫信號，都可能拍發這種電訊。」

畢德凱心頭一驚，他不得不佩服這位反應靈敏、思慮周全的艦長，一語道破了他的雕虫小技。他正在納悶要如何措辭，來轉換話題，一名水手送來一份電訊，化解了這窘迫的場面。郭士基接過了電報，仔細的、逐字逐句的讀着，他臉上的表情更加困惑了，他雙眉緊鎖，緩緩將電報遞給畢德凱說：「你似乎總會帶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畢德凱強抑心頭的那份錯愕。他想，這下底牌要被揭破了。現在除了硬着頭皮接下那封電報外，他已經無暇再去捏造一個天衣無縫的謊言了。電報上寫着：

『覆電：

韓諾威博士——加州海洋學院院長。

畢德凱少校——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專員。其父為參議員畢喬治。

此二人負有攸關國家安全之特殊任務，希貴艦給予一切可能之援助。重覆：給予一切可能之援助。並轉知畢德凱少校，桑達柯上將囑其注意「性冷感的女人」』

這封電報是由海岸防衛隊的司令官簽署的，畢德凱心裏笑罵着：「桑達柯這個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但是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他的愼密周全及時解圍，心裏也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

郭士基再也瞥不住了說：「我無意去打聽你們任務細節。不過桑上將要你小心『性冷感的女人』，到底是甚麼意思？」

「其實那也沒甚麼！」畢德凱心裏覺得好笑，但是他還是煞有介事的說：「那只是上將要我們結束了偵察任務後，須即刻轉往冰島。」

郭士基半信半疑地僵立着。韓諾威突然興奮地嚷着：「棄船的位置，一定在這兒！少校，我們應該即刻起程才是。」

「好的！十分鐘內，直昇機就可以待命昇空了！」

「我們現在已到達巡邏機偵測到冰山的海域，依據我的推算，冰山將在明天左右漂流到墨西哥灣流的邊緣。依據巡邏機所估算的冰山噸位，它正以每小時一千噸的速度溶化中。要是遇上溫暖的墨西哥灣流，它的壽命不會超過十天，問題的癥結在於棄船會在何時脫離溶解的冰層，說不定早已漂游開去。希望它還在那裏。」

「直昇機的航程大概是多少？」畢德凱問着。

「約九十海浬。」

郭士基望着畢德凱說：「你們起飛之後，我會將航速減低到目前的三分之一，保持一〇六度的航向。依你估計，要多久，我們能在集合點會合？」

「三個半小時應該足夠了。」

「四個小時。四個小時後，我會在浮冰羣接應你們。」郭士基似乎很體諒的說着。那封電報顯然已發生了作用。

「如果任何一艘出沒該地區的蘇俄間諜拖網魚船，發現『卡托瓦班號』非比尋常地巡弋在例行航綫以外之水域，就會使我們功虧一簣。這也是我們決定採用直昇機的原因。」

「好吧！這是你們的獨腳戲。不過，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在……」郭士基望了望腕錶說：「十點半以前折返艦上。」

× × ×

「情況有些不妙。」引擎巨大的噪音迫使韓諾威一定要扯了嗓門大叫。「我們早應該找到冰山才對。」

畢德凱核對了時間：「時間很充裕，我們還有兩個小時。」

韓諾威顯得有些焦灼和急燥，手中持着高倍望遠鏡在浩瀚的大西洋中搜尋着。

「你有沒有發現任何與我們所要找的冰山相似的冰山？一個小時前，我們曾飛越了一座外表酷似的冰山，但是却沒有發現紅色染色劑的標誌。我的信心都開始動搖了！」韓諾威沮喪地說。

「會不會是風向改變了，而把冰山吹離了軌道。」

「這種可能性太小了，你知道冰山水面以上的體積僅及整個體積的八分之一。就算是廿浬的勁風，也難奈何它分毫。這些冰川中崩裂下來的冰山，堅硬無比，魚雷、八吋的艦炮、鋁熱炸彈，對冰山來說不過是蚍蜉撼大樹，小蚊叮牛角罷了。」

畢德凱將直昇機以陡峭的角度，閃避附近一些體積較小的冰山，他再度仔細地核對着海圖。他們搜索半徑已涵蓋了近兩百方浬的遼闊海域，却毫無所獲。直昇機繼續巡察着浮冰羣。

「我找到了！」韓諾威突然興奮地叫了起來。匆匆忙忙地把望遠鏡交給畢德凱說：「快看，總不會是我老眼昏花吧？」

畢德凱把穩了直昇機，朝韓諾威所指的方向飛去。他用望遠鏡仔細地查看。

「你找到了那紅色染劑的標誌嗎？」韓博士焦灼地問着。

「像是香草冰淇淋上的一砣草莓。」

這時，畢德凱突然注意到水中的另一個黑影，懷疑是蘇俄的潛水艇。

「那倒不至於。」畢德凱將直昇機折返了一百八十度，再度飛向冰山。「我們在四分鐘內就可以降落在冰山上，而他們可能還需要花上半個鐘頭。在時間上，我們是佔優勢的。」

「要是蘇俄人看到我們也在冰山附近飛繞，他們是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的。」韓諾威憂心忡忡地說。

「其實，他們早注意到我們了。遲遲不敢動手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敢冒然挑起一件國際糾紛。他知道我們會保持無綫電聯絡。而且大西洋的這一邊，是我們的地盤。他們不至於笨到不懂『强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何況衆目睽睽下，他們也不敢在公海上行兇啊！」

直昇機緩緩地降落在冰山上層一塊廿呎、寬約十五呎的平台上，整座冰山上毫無生意。他們縱身躍下飛機，一股颯颯的洋風，迎面拂來，捎來了北大西洋的一片死寂。（未完）


註册商標
凱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凱金丹
じきんたん